

陈独秀著作选编

1897–1918

第一卷

主　编　任建树
副主编　李银德　邵　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独秀著作选编

1897–1918

第一卷

主　编　任建树

副主编　李银德　邵　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陈独秀著作选编》编委会

目录

扬子江形势论略[①]

按一统舆图，自江口至四川长寿县以东，曰扬子江。自长寿县以西至叙州府以东，曰大江。自叙州以西渐折转而南以及云南，又折转而北以至塔城关，曰金沙江。自四川边界至扬子江口，以水道计之，约一万里。扬子江由长寿县东，流迳夔州府与湖北宜昌府交界，其地巫山诸峡，俯瞰江流，且千崖悬壁，无路可缘，江如悬瀑，迥异常流，斯固一人守御，万夫莫伐矣。又东至荆州，荆州居中国之中，为荆吴之咽喉，自昔争中原者，必首争荆州为得失，以其居长江之上游也。宋赵鼎谓荆襄左顾川陕，右控湖湘，下瞰京洛，三国所必争。宜以公安为行阙，而屯重兵于襄阳，运江浙之粟，资川陕之兵，经营中原，计无出此。迨襄樊既失，蒙古将阿里海涯曰：荆州西眺梁益，南控交广，据江淮上游，欲得湖南，不得不下荆州也。于是宋之湖南、两粤无全城矣。蒯越说刘表曰：南据江陵，北守襄阳，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武侯谓先主曰：用武之国也。鲁肃说孙权曰：帝王之资也。晋杜预举荆州而吴之沅湘不保。宋初荆南归命而南唐南汉遂不支。靖康既失中原，而荆南无恙犹得藉以图巴蜀襄宛，国朝亦为重镇，设将军驻防于此。然地势平衍，无险可扼，襄阳不守则北危，夔陕不固则西病，若萧梁元帝、后梁萧琮、十五国之萧铣，有明验矣。且府城在江东岸，地形恃水为防，德祐初，一旦水涸，蒙古来攻，江陵遂陷。江道不甚宽，地又沙渚，每蜀江涨，辙圮水少又涸，万一襄夔不守，不获已而论荆州江防城守之要，是宜开浚江道，驻以重兵。虎渡河自南岸入江，其口宜防，恐其由此入澧沅进袭公安，扰及湖南之境。江东岸临玉露口之龙山亦宜设防，以扼其进袭府城之路。又南下为郝穴，江流甚险，中皆小沙浮洲，随潮移动，逐年易形。潮落则行舟之

---

① 原件系木刻本，藏安庆市图书馆。编者作了标点。是现在见到的陈独秀第一篇作品。

处，宽不过数丈，深不过三四尺或四五尺，舟过须请本地之滩师操舟。上六十里尤恶，是处，宜屯驻数营，使之探悉水势之深浅阔狭焉。又南流九十里，折北迳石首县西，又东流，又南流，又北流，又折南流，又东北流至刘家沟，为石首、监利分界处，江道折叠迂回。刘家沟西出一水，直西达郝穴。夏月舟行，由此较外江约捷百里。又自刘家沟东折南流，又东北，又东南，迳监利县西南，又东南，又东北，又东南，迳车湾，又南而西，又南入湖南境，又折而东，又折而北，又折而东南，又折东，迳岳州府北，西南合洞庭湖水。（湖口入江处距汉口三百九十余里，距岳州府城十六里又三分里之二，南岸多小山，湖面长二百里，宽一百里，为中国名湖之最大者。湘沅资澧并名〔各〕小支之水皆汇归焉。湖中水师当另议，下仿此。）湖水迳岳州城西，而北入江，曰三江口，由荆州至此，江道既窄且曲，至此始宽。岳州府城建于洞庭湖束口，东岸夔荆而下岳州，亦大都会也。府城北枕江，西南阻湖，东南阻山，当江湖三派之会，绾荆鄂二州之冲。江之东西，湖之南北，颇为要害。湖南得之足以规取荆鄂，淮南得之足以包举湖南。且地势越重山跨巨湖，城垣三面巩固，无容设防。宜于象骨山设炮台二座，以绾江湖之分流，于府城西南面之南津港，屯泊战船（其处二十四西尺至三十西尺，甚便泊船，按西尺合中尺九寸余），以防其由西岸入江，进袭府城之路。岳州一段江中，有磨盘石（近有西人布勒克斯登查得此石在江之中界，为最险之处，四月没□入水面，五月中距水面下一尺，三月中旬现出水面西四尺），舟行迳此，必近右岸白沙崖以避之。又前行十里，亦必行近右岸以避。又河沙淀，又东北迳道人矶，又东北迳湖南临湘县，西北左岸为临湘矶，右岸为杨林矶。又东北，右岸为螺山，左岸为鱼矶、鸭阑矶，江道忽阔忽窄，沿矶窄处仅里半又六分里之一。又东北至新堤镇，距汉口三百十六里又三分里之二，为汉口与岳州间最大之市镇。五六月间，江水泛涨，新堤南北面皆一带汪洋。对面有大浅滩，二三月间常现，凡行此段江中，必近左岸。距新堤以上三十三里又三分里之一，近右岸黄石崖处，有隐石，是宜避之。又东北，距陆溪约十三里又三分里之一，有数小山高六十西尺，舟近宜行于水道之中界，或稍近左岸，右岸有浅滩也。距此以上，一带小山，北面亦多浅滩，仅深十五西尺，此为汉口至岳州之第一浅滩。又东至陆溪口，陆溪乃吴蜀屯此以规荆州之地，旧口已绝，新口掘于发逆。由此顺流可达蒲圻、崇阳、通城诸县。又自陆溪东流，

行见左岸间，有甚宽港口，其对面有数浅沙滩。及行至红色石崖时，又宜近右岸，过此又宜行近左岸。又北而西至簰州，西出一水南流，曰新滩河口，北通赤野湖。又北由汉水达汉口，西合观音湖、沙〔沂〕湖达沔阳。沔阳因河为濠，明太祖既定武昌，曰安陆、襄阳，南北襟喉，英雄必争之地。然今日当以沔阳为干，而以安陆、襄阳为枝，固守沔阳乃图进取，庶得其宜耳。由新滩口西南三十里达平坊。由平坊至沔阳陆路一百里，水路百余里。又由簰州北而东至邓家口，又南二十里至火嘴，又折北至鳊鱼套，江道环行湾曲，西人名法马湾，距汉口八十六里又三分里之二，湾曲约八十里。火嘴距对面江仅里半又三分里之一，六月间江水发涨，两岸通流，深西四尺至十尺，且流行甚疾。由鳊鱼套又东北至金口，距汉口约五十里，迳斧头湖可达咸宁。金口对面有沙淀，三月间即现，必近岸可以避之。又北至沌口赤野湖，由此通江。又东北至汉口，为汉水入江之口，顺水而行，湖北北境诸县皆可达也。自新堤镇至此，皆两岸平原。惟距汉口上之四十六里又三分里之二，左岸有大军山，右岸有淮山。又北十余里，右岸有小军山，又北十余里，临沌口有临嶂山，然皆草面不甚高，除此皆两岸低平。三月中旬，水漫两岸，六月间尤甚。汉阳城垣建于江之北岸大别山岭，可自山巅俯视武昌、汉口一带。武昌城建于江之南岸，城内有凤凰山、蛇山，山岭亦可周视一切。岳州而下，武汉又一大都会也。荆襄关南北之大局，而武汉又荆襄之咽喉，扼束江汉，唇齿吴豫，二城交错，势成犄角，汉阳较武昌尤要。武昌仅南岸一府，而汉阳则江汉总汇，可通八府也。武汉沿江均不宜设置炮台，何则？二城遥立江岸，倚城设立炮台，一朝有战，则城市全冒敌火，今日炮弹之利，固非昔比矣。师船宜在汉河屯泊。汉口对面，冬月深六十六西尺，税关处深四十二西尺，七月间涨高三十六西尺，水力甚大，均不便泊船。由武汉东北下数十里，曰沙口，为武湖、牛湖诸水入江之口。又东南下数十里至阳逻，东西当荆扬之要会，南北为荆豫之通津。宋人守此，元人不得攻鄂，其后阳逻失，鄂遂降元，以其为武汉之门户也。阳逻北倚袁家湖，南西皆临江，北道为界埠，中有数小山错杂，三面巩固。若于阳逻安置炮台，其造台设炮诸法式见扬子江筹防刍议第八条。再屯陆军于界埠，以防其由陆绕攻台背，则阳逻之台无隙可乘矣。（凡设台设防之

处，须察左近有无敌人可以登岸之处，可绕攻台背以成夹击捣虚之势，或地形显露，敌人于远处眺望，可以测准遥击者。）距阳逻司城有低角，对面之处有一石，四月后即沿〔没〕入水中，船行于此，是宜避之。由阳逻东南行，可由水道中界，又东南宜近右岸，以避白虎山左岸一带浅滩。又东北折南流，小洲罗列（曰新洲、曰搭帽洲、曰牛王洲），又南，西人名曰百的息，水道至此，须刻刻留意行近右岸。又东南迳黄州府塔之对面，亦必偏向右岸。又东南至武昌县，可行水道中界。武昌县西北有即亭山，周十里，与西山相接而中断，其间谓之退谷，山东南瞰武昌，北与黄州隔江遥对。唐时汴将朱友恭攻翟章于武昌，为浮梁于樊港（即今樊口，在武昌西，为梁子湖入江之口），凿山开道，射以强弩，遂据武昌。宜于退谷基址，稍增高，于上安置炮台，使台顶与山平，炮台倚山为护，炮弹可及敌舰，敌弹难伤台堡。此处若为敌所据，则武昌不击而下矣。武昌以北，有二露石，一高十八西尺，一高十西尺，凡由此迳过，必行于二石北面。若夏月水涨时，二石俱没，行船最宜留意。由此迤东至巴河，巴河东北可达罗田，又南迳数小洲（曰戴家洲、曰新淤洲、曰笔架洲），至弹指夹，中多浅滩。东岸有回风矶，江道渐窄，又东南至石灰窑，江道又窄，石灰窑对面有数隐石（前有西人轮船名理者触之，乃名以理石，十二月石上水深西六尺），又东江道极窄，南岸有西塞山，高一百六十丈，周三十里，嵘竖枕江，惊波如截，隘若关塞，若于此设置炮台，则江道既窄且长，敌断难越。山又高峻，炮弹俯击，但炮台不宜设在山顶，致使敌人测准遥击，宜于山半开一台基，凭山为护，山高峻又不易乘隙。山南有狮子流涎山，东有十里山，绕道而来甚属不易。又折东南下为道士洑，江面乃稍宽，又东南至伟源口，为伟源湖入江之口。又东南迳蕲州西，又东南至马口，折南迳田家镇至富池口，由此口可达兴□□□。由田家镇渡江，陆路达兴国州六十里，自道□□□此，两岸皆小山环列，江中尚东岸山麓，形势高下不平，距岸二里皆为平原。东流北面江岸间高角上有八层之塔，舟行遥见此塔，宜近东岸，方可避以上所言之浅滩。东流城垣对面，近西岸有一带浅滩，可近东岸以避之。又北迳黄石矶，宜行水道中界，可避两旁之浅滩。又北至杨家套折东流西，有皖口可达潜山。又东迳安庆，江心有洲曰对面洲（西名格里斯麻斯洲，即此），省城东西南门三面临江，地势平蹙，无险可

扼，惟上而小孤、马当，下而天门、采石，为全省长江之门户。距省城东五十里为前江口，为长江转北之角，旧有炮台，然台之松弱，不徒不能经炮弹，并不能受枪弹。且台孤立平岸，四面受敌，易中敌弹。长江由此而北，而东迳栏江矶，又东迳太子矶，江面甚宽，北岸为枞阳镇。前江口炮台既难得力，万一以省城重地交通江淮，宜就近防卫，不如移前江口炮台于枞阳镇之七里矶。由枞阳内河，北可达桐城、庐江，西可达高河埠、青草塥（怀桐潜三县分界处），以攻安庆之背，且扰及桐、潜境。若枞阳有备，是可绾枞阳河口，江面虽辽阔，而七里矶之对面有太子矶，偏江之南岸，高三十西尺，江流险急，且有长浅滩，轮船行此必距矶六百西尺。太子矶西南又有栏江矶，三月间没入水中，十一月间见顶上石面小树一株，十二月则全见，露石排列，敌舟至此必不能近南岸，冒险以避北岸之炮弹，且台能倚矶为险，左近皆平原，可以瞭及，敌人亦不能登岸绕攻其背。又东迳池州府北，江心有数洲排列（曰崇文、曰凤皇、曰古夹、曰裕生、曰乌落），又东至梅根港，一曰钱溪，江岸不甚宽，下临回洑，又有横浦可以藏舟，此乃临敌时出奇守险之所宜知也（晋王子勋举兵江洲时，张兴世曾败刘胡于此）。又东迳大通镇，折北迳六百丈，泛盖其深有六百丈云。又北迳铜陵西，江面甚宽。又北迳凤凰颈，折东迳荻港，江流颇险要。又折北三里，有板子矶，矶之四周，水性旋流。东岸为旧县镇，尚无隐险。右岸对面，水深三十西尺至四十八西尺之处，最便泊船。环镇有数大山，又北迳无为州东，州城去江不远，口港甚多。惟神塘一口，为之要冲。又东流折北迳芜湖县西，芜湖距金陵一百七十三里又三分里之一，县城距沿江五里，南有青弋直贯皖南，西有裕溪可达皖北，故先主谓孙权曰：江东形势，先有建业，次有芜湖，盖亦滨江要冲也。此段江内可行水道中界，又北迳东西梁山（合名天门山，设有陆营驻扎），江面至此忽稍窄，过此又宽，立栅置寨，历代恃为重镇。且两山犄角，东梁山面向下游，西梁山面向上游，可以互为援应。西梁山东南北三面俱临江，东梁山又有内河环绕，可恃为濠，于此坚守，无论上下游之敌皆难飞越。又北迳太平府西金柱一关，为皖南之门户，宜屯重兵。又北迳采石、牛渚，江流最险。采石山俯瞰江心，明初诸将欲向牛渚，太祖欲先登采石，遂克牛渚下太平路，山之四周皆水环绕，无虑袭攻，此山炮台须设德国之起落旋

转钢甲圆筒炮架，以便兼顾上下游。屯兵牛渚，亦可以绾和州之门户诸险，乃上而安庆，下而金陵之关键也。又北滁河自全椒东流达江，又北流入江苏江浦境。又东北迳三山（王浚楼船直指三山，即此地），又东北迳金陵城西而北，金陵北枕长江，南连重岭，诸葛武侯之所谓钟山龙蟠，石城虎踞，帝王之宅者也。然南朝数代享年不永者，盖以金陵形势不在金陵，宋李纲之所谓必淮南有藩篱形势之固，然后建康为可都也。何则？太平、金柱不守，则泾、旌、南、太不可保，而徽、甯动矣。芜湖不守，则江北之安庆，江南之池州危矣。天门不守，则和州、含山、巢县必不保，而庐、凤震矣。镇江不守，则江北之扬州，江南之丹阳、金坛、句容诸邑必不完矣。诸郡不保，而金陵难孤立矣。况上而牛渚、采石、天门，下而京口、金焦，尤为金陵之门户。金陵对面泊船处，为草鞋角，与江东桥港口之间，水深四十二西尺至六十西尺，底为软泥，近岸六百西尺可泊大船，大江由此又北迳浦口，浦口角有小炮台（离岸稍远必不能得力，宜去之），之〔似衍字〕近处水甚浅。又北而东，又稍折南而东，两岸旧有炮台，皆孤立平岸，处处可以绕攻台背，存之无益，不如弃之。近炮堤之草鞋夹西北面有泥浅滩，又东至划子口，又东至瓜埠河口，由此均可达六合。又东迳仪征县南，又东稍南迳数洲，又东至镇江府。府城滨江南岸，府西江水南出一支，曰京口，绕城西而南，东入于江。北固山环绕城东北，北瞰江流，蒜山在城西三里，隔京口之水，此山昔时宽广可容万人。宋元间渐沦入江，今西津渡口孤峰复立岸上，旁有银山别阜曰玉山，与金山对峙，金山道光间犹宛在水中，近时与岸连为角嘴，如独石卓立，宋韩世忠曾邀兀术于金山，伏别队于玉山，贼至擒其两骑。金山东十里，府城东北，又有焦山排立江心，分水道为二，山旁有隐石，距水面下十四西尺。右岸又有石远伸入江，且水性旋流甚疾，能推船旁行，以致遇险。舟船迳此，多行山南水道中界。韩世忠曾屯八千人于此，邀兀术渡江北归之路。焦山对面南岸有象山，山在北固东，滨江与焦山对峙，若登此山，可窥焦山虚实。查镇江一带炮台，颇不甚佳，新河口炮台，尤为无用，欲击下游，乃为象山山石所阻。象山有暗台一座，布置未佳，焦山二台犹嫌近后都天庙之台，其炮上挂线之路，制造未精，如能整顿得法，象山台可以兼顾长江之南北二支，且能西顾北固府城。焦山之台可以击

江之北支，以保都天庙之沙头镇河，都天庙之台亦可保长江南北二支，且可守八濠口以扼入运河扬州之路。若再于北固山屯以重兵，于金口泊以弹舰，再于近丹徒口之鱼山东面小山之上安设炮台，于丹徒沟亦造一台以御上岸之兵，新河口炮台宜移从原台往西，用击焦象间水道，则诸险交错防御密矣。府西迤南岸金、玉、银、蒜诸山地非不佳，但值开炮之时，弹子低斜下坠，势必撞击镇城，且山皆狭窄难造护墙。北岸瓜州一口，地势颇佳，宜左右各造一台，以保运河兼防上岸之兵及击下水之船。总计近舟〔丹〕徒口之四炮台，以保长江南支，当以鱼山之台为主台，象山、焦山、都天庙、新河口迤西瓜州口诸台，可保长江北支，兼击下水，当以焦山为主，然后设德律风、电灯，使各台消息全通，联成首尾之势，能如此布置，而金陵之门户始固。自焦山至运河口对江左岸之间，有泥沙浅滩，其最宽处约五里，近金山处水深五十四西尺，府城对面处深九十西尺，甚有深至百二十余尺者。由焦山东南迳丹徒口，江心数洲横列，曰补生、曰益课、曰连山东。又东南迳谏壁口，此南唐卢肇所谓自京口至谏壁皆系要冲，宜立栅广备御者也。又东北至三江夹，又东南至圌山关，江心有太平洲分江道为二。其南岸冈峦滨江，迤逦约五里半，其山大都甚陡，山背尤甚，无绕攻台背之虞，山高之中数约有三十余丈，江面阔只三里余，其北岸系平原，宋时置寨以抗金人，明代设营以防倭乱。历代兵争号为长江内户，今所有各炮台系旧式不足敷用，其东方一台，虽稍优又背倚山壁，至圌山西北对岸之营夹江口之两台，且距圌山已远，不得与主台联络护助，敌来可以次毁也。若夫圌防形势布置之法，扬子江筹防刍议言之甚详。又东南流至江心，有黑沙、中兴沙、长沙之西岸有黄山，俯瞰江流，亦江防之要津也。且孟河环绕山北，守此可扼敌之由孟河上岸以攻圌台之背。又东南迳江阴县而东北，县城在江南岸，倚江为险，自昔为控守重地。鹅鼻嘴江面既窄且长，敌难逃越，查自吴淞至金陵江面之窄且长者以此为最。此段窄江距江阴城北下游五里，其南岸石山滨江，迤逦约有六里，其间峰峦起伏，更有两处山嘴凸出江边，江面尤窄，只阔二里余，且山随江岸迤斜，西首之山向前，东首者缩后，能使一带炮台会击而不相碍。其山背亦有山嘴向后面陆路凸出，于此设台可遍击山后全地，以制敌人绕攻台背（设防置台之法俱见《扬子江筹防刍议》），君山雄峙县城东

北，必屯重兵，可卫县城，亦可为沿江台背之应援。东北又东南至通州南狼山，五阜在通州南十五里，绝江而渡，八十里抵福山。由山旁之福山港南三十六里达常热〔熟〕、昭文。又南达苏州九十里，狼山、福山在昔为控守要地。然江面辽阔，衡以近日江防情形是固不可胶固也。此段江中，深浅变迁不一，狼山左右尤甚，行船甚属不易。又东江面极宽，又东南海门、崇明俱在江心，分江为南北二道，是为扬子江口。崇明本沿海一岛，自西北至东南长约百六里又三分里之二，宽约十六里余至三十余里，距吴淞口北约七十三里又三分里之一，其处入江之口，曰北洪、曰南洪，均在崇明之南，为崇宝沙所隔，虽大舰亦可畅行，北洪未有炮台，南洪则颇有防御，其江面最窄处在宝山与崇宝沙西北沙尖之间，尚有七里余，其南岸有三台，长江进吴淞口处有吴淞台、南石塘台。另有一台，在狮子林下，距吴淞十六里，去诸台太远，未能犄角。且崇宝沙无台，则他台皆成虚设，当以崇宝沙西北沙尖以为主台，可以兼顾北洪进路，再于下游南石塘、吴淞一带之台，切力整顿，既扼南洪进路，且能兼顾吴淞口以遏敌船掩入吴淞江，登岸攻我上游台背。崇宝沙为四面受敌之地，非用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为台不可。其造台设炮诸式详见扬子江筹防刍议。崇宝沙为咽喉扼要，无论如何需□，如何经营，此防断不可弛，果能如法布置，迨至大敌当前，方有把握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江口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申〔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

扬子江为东半球最大之水道，绵亘五省，便于商运。东京以后，兵争重地，洎咸同间，粤逆蜂生，蠹流江表，曾胡诸公初出山时，即以通靖长江为平荡东南之重计，卒不越其算中。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勉付梨灾，愿质诸海内同志，共抱杞忧者。

光绪丁酉冬怀宁陈乾生自识。

光绪丁酉(1897年)冬　署名：怀宁陈乾生众甫

安徽爱国会演说[①]

我等今日方开演〔说〕会，议阻俄约事，适湖北学生转寄来北京师范、仕学二馆学生与各省学堂公函，言之沉痛，恐诸公阅鉴难周，兹特照原函讲读一通。

读毕复泣告诸君曰：

俄约七条，各报遍载，诸君谅已见之，其约之横暴无礼处请略言之。

该约第一条即东三省官制中国政府不得擅改。以本国政府改本国官制，与俄何与？其阻之者有二意：一夺中国设官之权，一阻中国革新内政故耳。

第二条为不准将东三省开辟口岸与各国通商。通商不通商，应为中国主权内自由之举动，他国何得干涉？俄之为此者，欲独占东三省，恐他国之稍分其利益也。

第三条为东三省矿产须独归俄人开采。一国财源，矿业居其大半；俄取东三省矿业，不啻全取东三省矣。

第四条为铁路归俄兵保护。东三省铁道沿途已为俄兵保护，今复以此为言者，欲于铁道之地皆归俄兵占领耳。

第五条为东三省练兵必须延请俄人。兵权占政权之大端；俄人此计，欲夺兵权，且使中国出人出饷，其狡如何！

第六条牛庄关税当归俄人管理。各省税司延用外人已为失计，然尚由私聘，非由其政府逼迫者；今俄人挟其国力以取此，是俄人直自取牛庄关税耳！

---

① 1903年5月17日，安徽爱国人士在安庆藏书楼举行拒俄大会，有三百余人参加，“众情跃踊，气象万千，由陈君仲甫开演。……词情慷慨，满座唏嘘。”并发起组织爱国会，“立经全体赞成”。会后，安庆地区学生“勃发忠义，走相告语”，为反对沙俄侵占东三省，“多有不上课者”。（见1903年5月25日和30日《苏报》）

第七条为俄于各省城设商务局。商务所包者广，一设商务局，三省地方各事皆归彼族辖治矣。

诚如是约，举凡政权、商权、矿路权、兵权、税权，均归俄人之手，则东三省已非我有，而且要我以设官练兵，是犹之田已卖而还要纳税也。

我政府若允此约，各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若不许，则必与俄战。我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

俄人虐待我中国人已非一日。仆游东三省时，曾目睹此情形。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言。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将二百人全行击毙。俄官设验疫所于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放。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

不但俄如是也，凡亡国之民，如印度、波兰无不如此。各国将来瓜分我中国，其惨状亦何堪设想！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外国人性质，只争荣辱，不争生死，宁为国民而死，不为奴隶而生。其性质相异如是，其现象亦各自不同。故各国人敢于出死力以侮我中国者，皆云中国〔人〕无爱国心，只知贪生畏死，虽如何辱之，彼亦不敢反抗，即瓜分之，中国人决不敢多言。呜呼！我国人果真如此耶？抑彼族妄言耶？思之当一大痛哭。

我等今日当力戒此弊，辟平日跑反之狂言，当尽死守土地之责任；除平日为己之私见，当守合群爱国之目的；改平日骂官之浅见，以振独立尚任之精神。现在俄约事急，我等当就力所能及，筹一切实办法。诸君必各有高见。

据仆之意，有三要件：

第一消息。如此次俄之密约，已在前月，本月初上海始知之，沿江沿海今始遍传，再入内地，不知何日始可得此消息！若欧美、日本各国，

前月已喧传于各报。中国人尚不知之，其何以防之？

第二思想。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击，以私见蔽其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

第三体魄。我全国之人皆奄奄无生气，若长此不振，即以农、工、商、矿等实业，亦必战败于生计界，而不可以生存；况欲执干戈卫社稷乎！

我等虽人少力薄，但能依此三要件，筹出切实办法，于国事终不无影响。

呜呼！此事关系全国存亡，全国人尚淡视之，殊令人寒心。即以皖垣而论，赴此会集议者不过二百余人。计此等漠视国事之徒，约分四种：

第一种，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绝不肯兴办公益之事，惟思积款于外国银行，心中怀有执顺民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国终必亡。波兰卖国贵族私通敌兵，攻击义师，前车可鉴也。

第二种，只保身家，不问国事，以国家之兴衰治乱，皆政府之责，人民何必干预。不知国事不支，岂政府独受其累！各人身家又焉能保？全国中无深谋远虑之绅商皆此类也。

第三种为似开通而不开通之士流。以空言无益，贵行实事。此论极是，但其并不能实行，较之空言尚可发人思想，犹居其下流也。

第四种草野愚民，不知俄约之迫，并不知瓜分之说，其爱国思想更何由发达？全国中乡鄙农民皆是也。

凡我国中人士，十有八九不出此四种，国安得不亡！种安得不灭！全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庶使后世读中国亡国史者，勿谓此时中国无一人也。此即今日开会本意。

诸君如有高见，望剖爱国热肠于大众之前。如再迟疑，稍阅时日，求如今日之集议演说，恐亦梦想不得矣！噫嘻，痛哉！乞诸君快赐教。

1903年5月26日 《苏报》 署名：陈由己

附：安徽爱国社拟章①

宗　旨

一、本社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

义　务

一、同人入社，当顾定目的，各尽责任。凡一应利国利群之事，皆量力之所及，徐图建设。

办　法

一、同人公举职员如下②：会计干事一人，经理出入帐目。书记干事一人，经理通信纪事。体操干事一人，经理体育之事。报务干事一人，经理新闻各事。

一、同人公举投票，多数为决。

一、本社职员每年改举一次。

一、入社之人须由本社社员绍介，送志愿书于社所，经同仁允准，方可书名为定。如有不守社规，于本社名誉有损者，即当众决议除名；宗旨不合自愿出社者亦听。

一、本社创办伊始，经费无出，社员均须量力捐助。如有急公好义之君子，捐助巨款在百元以上者，本社当推为名誉员。

一、本社会期，分寻常、特别两次。寻常会议每季一次，若有要事，开特别会议一次。

一、本社现办之事，分二次如下：

---

① 安徽爱国社拟章，由爱国会公举陈仲甫、潘赞华等七人，"立时起草，向众宣布。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结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云云。"（见 1903 年 5 月 25 日《苏报》）爱国社成立不久，即被安庆知府满族桂英所解散。（见 1903 年 6 月 7 日《苏报》）

② 原文"如左"。凡此均改为"如下"。

甲、出报，另具专章。

乙、体育，每日习体操以二小时为率。惟学堂已有体操者，星期合操。

一、拟章初立，本待改良，如有不妥之处，当随时修改，但以多数赞成为决。

规　　则

一、本社既名爱国，自应遵守国家秩序，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致涉叫嚣。

一、本社员素谓群谊，当视全体为一体，视全国如一家，务各互相敬爱，见以至诚。名士骄矜之态，小人倾轧之习，一切屏除。

一、凡体操会期，必须人人到场。倘实有事故，可先期报明，违章不报至三次者除名。

一、凡议各事，均登本报，以示无隐。

一、除星期外，社员仍宜各励实学，不得常至各处聚谈，荒嬉学课。

戒　　约

一、戒不顾国体。

一、戒浮不当幕嚣实事。

一、戒洋烟、嫖、赌一切嗜好。

一、戒主张各人自由，放弃国家公益。

一、戒盲昧仇洋。

1903 年 6 月 7 日　《苏报》

哭汪希颜[1]

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吴君茂良以事亡于海上故兼悼之)。

寿春倡义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1903年8月9日 《国民日日报》 署名：由己

---

① 汪希颜(1873—1902)，安徽绩溪人，维新志士，为汪孟邹(芜湖科学图书社、上海亚东书局经理)之胞兄，病逝于江南陆师学堂。为汪原放之父。陈、汪两家过往甚密。

题西乡南洲[1]游猎图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豖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1903年8月17日 《国民日日报》 署名：由己

① 西乡南洲，即西乡隆盛(1829—1877)，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大臣、军事家、政治家。

座右铭联[①]

推倒一时豪杰，
扩拓万古心胸。

2003年10月安徽教育出版社《陈独秀诗存》 署名：独秀

① 1903年，汪孟邹在芜湖开办“科学图书社”时，墙上曾挂过陈独秀写的这幅“座右铭”联。

开办《安徽俗话报》[1]的缘故

唉！人生在世，糊里糊涂的过去，一项学问也不懂得，一样事体也不知道，岂不可耻吗？就是有钱的，天天躺在家里，陪着娇妻美妾，吃的珍香百味，好不快活。但是不通时事，若遇有兵荒扰乱的时候，那里可以避乱，那里可以谋生，那里是荒年多盗，那里是太平无事，这都要打听的一些真实的消息，才好保得身家性命哩。若说起穷人来，越发要懂得点学问，通达些时事，出外去见人谋事，包管人家也看得起些，却是因为想学点学问通些时事，个个人都是要上学攻书，这岂不是一桩难事么？但是有一样巧妙的法子，就是买几种报来家看看，也可以学点学问，通些时事，这就算事半而功倍了。但是现在各种日报旬报，虽然出得不少，却都是深文奥意，满纸的之乎也者矣焉哉字眼，没有多读书的人，那里能狗〔够〕看得懂呢？这样说起来，只有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写在纸上，做成一种俗话报，才算是项好的法子。所以各省做好事的人，可怜他们同乡不能够多多识字读书的，难以学点学问，通些时事，就做出俗话报，给他们的同乡亲戚朋友看看。现在已经出了好几种：上海有《中国白话报》，杭州有《杭州白话报》，绍兴有《绍兴白话报》，宁波有《宁波白话报》，潮州有《潮州白话报》，苏州有《苏州白话报》，我都看见过。我就想起我们安徽省，地面着实很大，念书的人也不见多，还是没有这种俗话报。皖南皖北老山里头，离上海又远，各种报都看不着。别说是做生意的，做手艺的，就是顶刮刮读书的秀才，也是一年三百六十天，坐在家里，没有报看，好像睡在鼓里一般，他乡外府出了倒下天来的事体，也是不能够知道

---

① 《安徽俗话报》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是陈独秀。该报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十五日创刊，到次年八月被查封，其间有三个多月，因故未能出版。现在见到一至二十二期，是三十二开本的半月刊，由上海东大陆图书局印刷，芜湖科学图书社发行，报社也设置在该社。据专任该报《教育》栏写作的房秩五(署名"饬武"、"浮渡生")回忆，《安徽俗话报》"自甲辰正月出版，每月二册，风行一时，几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埒"。

的。譬如庚子年，各国的兵，都已经占了北京城，我们安徽省徽州、颍州的人，还在传说义和团大得胜战。那时候若是有了这种俗话报看，也可以得点实在信息，何至于说这样梦话呢？我因为这个缘故，就约了几位顶相好的朋友，大家拿出钱来，在我们安徽省，来开办这种俗话报。我这种俗话报的主义，是很浅近的，很和平的，大家别要疑心我有什么奇怪吓人的议论。我开办这报，是有两个主义，索性老老实实的说出来，好叫大家放心。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况且现在东三省的事，一天紧似一天，若有什么好歹的消息，就可以登在这报上，告诉大家，大家也好有个防备。我们做报的人，就算是大家打听信息的人，这话不好吗？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我这两种主义，想大家都是喜欢的，大家只管放心来买看看。不是我自己夸口的话，这报的好处：一是门类分得多，各项人看着都有益处；二是做报的都是安徽人，所说的话，大家可以懂得；三是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还有多少好处，一时也说不尽。读书的人看了，可以长多少见识，而且本省外省本国外国的事体，没有一样不知道，这真算得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了。教书的人看了，也可以学些教书的巧妙法子。种田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年成好歹。做手艺的看了，也可以学些新鲜手艺。做生意的看了，也可以晓得各处的行情。做官的看了，也可以明白各地的利弊。当兵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的虚实。女人孩子们看了，也可以多认些字，学点文法，还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歌儿。就是有钱的人，一件事都不想做，躺在鸦片烟灯上，拿一本这俗话报，看看里边的小说、戏曲和各样笑话儿，也着实可以消遣。做小生意的人，为了衣食儿女，白天里东奔西走，忙了一天，晚上闲空的时候，买一本这俗话报看看，倒也开心，比到那庙里听书、烟馆里吃烟，要好得多了。我说的这些好处，大家如若不相信，再请看看后头的章程，便可知道详细了。

《安徽俗话报》的章程

一这报的主义，是要用顶浅俗的话说，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

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并不是说些无味的白话，大家别要当作怪物，也别要当作儿戏，才不负做报人的苦心。

一报里面的文章，共分十三门：

第一门论说，是就着眼面前的事体和道理讲给大家听听。

第二门要紧的新闻，无论是本国的外国的凡是有了要紧的信息，都要照实登出。

第三门本省的新闻，凡是安徽地方的治乱，工艺的盛衰，年成的好歹，学堂的光景以及各种奇怪的案情，都打听得清清楚楚告诉大家。

第四门历史，是把从古到今的国政民情，圣贤豪杰细细说来，给大家做个榜样，比那三国演义、说唐、说宋还要有趣。

第五门地理，凡是本省的外省的本国的外国的山川、城镇、风俗、物产都要样样写出，但不是什么看坟山、谋风水的地理，大家别要认错了。

第六门教育，这门又分为二类：一是读书的法子，好教穷寒人家妇女孩子们不要花钱，从先生也能够读书识字通点文法；一是教书的法子，好教做先生的用些巧妙的法子，不至误人子弟。

第七门实业，无论农工商贾，凡有新鲜巧妙的法子，学会了就可发财的，都要明明白白告诉大家。

第八门小说，无非说些人情世故、佳人才子、英雄好汉，大家请看包管比水浒、红楼、西厢、封神、七侠五义、再生缘[①]、天雨花[②]还要有趣哩。

第九门诗词，找些有趣的试〔诗〕歌词曲，大家看得高兴起来，拿着琵琵〔琶〕弦子唱唱，到比十杯酒、麻城歌、鲜花调、梳妆台好听多了。

第十门闲谈，无论古时的现在的本国的外国的凡是奇怪的事，好笑的事，随便写出几条，大家闲来无事看看到也开心哩。

第十一门行情，我们徽班的生意，在长江一带要算顶大了，现在我要将本省外省本国外国各种的行情打听清楚告诉大家，全望主徽班的格外大发其财，我才欢喜哩。

---

① 再生缘。长篇弹词。又名《华丽缘》、《孟丽君》，宣扬女子才学，肯定妇女敢于挣脱某些封建礼教束缚的思想和行动。

② 天雨花。长篇弹词。叙述晚明御史左维明与郑国泰、魏忠贤斗争的故事，对封建妇女不幸遭遇也有反映，但对明末农民起义则加以诋毁。

第十二门要件，凡是各种的紧要章程、条约、奏折、告示、书信、游记都要用俗话写出。

第十三门来文，若是列位看报的做了俗话的文章送来，本报也可以选些好的登出。

一这报每月出两本，到了初一、十五就可出报，风雨无阻。

一每本二十页，若是列位看报的说我俗话做得好，日后再加几页或每月多出一本也可以的。

一每本定价，零卖每本大钱五十文，全年二十四本大钱一千文，半年五百文，本省邮费在内，外省全年另加邮费洋二角。

一如有人愿作代派处的，至十份以外，概提二成酬劳，但要先付报费然后寄报。

一本报的本钱全靠各处同乡捐助，如有关心乡谊的官绅捐钱帮助本报，凡捐数过洋五元的，敬送本报一年，并将捐助诸公姓氏写在报后作为收据。

一各项绅商的告白，都可以代登，收价格外便宜，临时面议。

一时势逼迫急于出报，所以章程门类都订得不很完全，以后还望各位同乡常常指教。

1904年3月31日　《安徽俗话报》第一期　署名：三爱[①]

① 何之瑜将署名三爱的《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和《瓜分中国》两文编入《独秀丛书总目》；新中国成立初期，汪原放的手稿《亚东六十年》，曾明确指出三爱即陈独秀；《房秩五回忆"俗话报"诗一首》中，也写道："三爱为故人陈仲甫主办《安徽俗话报》笔名也。"

瓜分中国

唉嗟！这是怎么好呢？我们中国人，又要做洋人的百姓了呵！这样大祸临门，别说住在深山僻县的人，连影儿也不知道，就是省城和通商码头的人，也未见得个个人都晓得十分清楚，这不是要活活的急死人吗？现在正在过新年，大家都是欢天喜地的，我单单要说些这样不吉利的话，这不是讨大家的厌吗？唉！但是祸已临头，却顾不得什么讨人厌不讨人厌，也要老老实实告诉大家，好赶紧有个预备哩。这件事非同小可，就是因为俄国占了奉天省，各国都替中国大为不平，说俄国无缘无故的占人家土地，实在无理得很，以为这回中国一定要和俄国打战了。那晓得中国官，最怕俄国活象老鼠见了猫一般，眼看着他占了奉天，那敢道半个不字。各国人看见中国这样容易欺负，都道中国一定是保不住的了，与其把这个肥羊尾子，让俄国独得，不如趁早我们也都来分一点儿罢。因此各国驻扎北京的钦差，私下里商议起来，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这名目就叫做“瓜分中国”。照他们的瓜分图上，说是俄国占了东三省，还要占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德国要占山东、河南；法国要占云南、贵州、广西；日本要占福建；义大利要占浙江；这靠着长江的四川、两湖、三江几省，就分在英国名下了。听说前几个月英国人就送一张瓜分中国图给两江制台看看，并指着图上长江各省要归英国所有，就向两江制台要挟三件事体：一是英国要派一员大总督，驻扎南京，管理沿江各处的地方；二是要在瓜洲口驻扎大兵；三是要在沿江一带要紧的地方，修造炮台。要照这样办起来，就合俄国在东三省一样，这沿江几省，就干干净净的进了英国的荷包里吗？若想拦阻他，不答应他这样办法，自必要大动干戈，两下里见个输赢。唉！不是我自家看不起自家的话，我们中国现在的兵力，要和外国打战，那是怎能彀打得胜呢？长江几省算是南京的兵

顶多，兵数到有一两万，却都是操练不精的。那班带兵官，别说是打战的本事了，那不吃鸦片烟不克扣军饷的，到有几个呢？那南京以下各处，更有什么着实的营盘，就是江阴、圌山、镇江各处的炮台，也很不坚固，要想靠这些炮台拦阻外国兵轮，就算是望梅止渴了。若说起安徽的兵来，更是不中用，全省这们〔么〕大，兵数不过一万。这一万人还是些老弱残兵，打土匪也有些费事，若是外国兵马一涌而来，那里抵挡得住呢？除去了兵，那班做官的、读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衙门的和些妇女孩子们，到着兵临城下的时候，更是没法抵挡的了。这样看起来，难道外国兵来了，我们就顺手归降他不成吗？我想稍有点人味儿的，那个肯做外国顺民呢。唉！到了那个时候，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算无法可设，不如趁着外国兵还没有来的时候，偷点空儿，大家赶紧振作起来，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①]，或是办团练，或是练兵，或是开学堂学些武备、枪炮、机器、开矿各样有用的学问。我们中国地大人众，大家要肯齐心竭力办起事来，马上就能国富兵强，那还有怕外洋人欺负的道理呢？大家若还是象现在这样于国家有益的事，一件也不办，只晓得个个人躲在家里舒服，要知道英国兵一声进长江破了城池，那时候还能彀舒服吗？别说穷人到了那时，没有饭吃，就是有钱的绅士和做生意的人，也是国亡家破四字相连了。说起读书的人，都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硬要饿死。至于妇女们，更要受洋兵糟踏，那些话我也不忍说了。就是他不马上来占城池，他只要南京驻了大总督，要紧的地方修了炮台，那时我中国练兵收税，样样都要听他的号令，这就把中国的官民人等，一把捏在他的手掌心里了。只要各处矿山上铁路上教堂里，中国人有一点不如他的意，马上他就调些兵来横打横杀，中国人只得忍气吞声，性命活象稻草一般了。到了这个时候，再想练兵造炮，和他论个长短，是比现在还要难一万倍了。唉！大家睡到半夜，仔细想想看看，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各保身家不问国事，终久是身家不保，做亡国的百姓好呢？！

1904年3月31日 《安徽俗话报》第一期 署名：三爱

① 原文为“无的钱出力”。

醉东江　愤时俗也

眼见得几千年故国将亡，四万万同胞坐困。乐的是，自了汉；苦的是，有心人。好长江各国要瓜分，怎耐你保国休谈，惜钱如命。拍马屁，手段高，办公事，天良尽。怕不怕他们洋人逞洋势，恨只恨我们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

1904 年 3 月 31 日　《安徽俗话报》第一期　署名：三爱

哭何梅士

海上一为别，沧桑已万重。
落花浮世劫，流水故人踪。
星界微尘里，吾生弹指中。
棋卿今尚在，能否此心同。

1904年4月15日 《警钟日报》 署名：由己[①]

① 1902年，陈独秀第二次东渡留学日本。这年他在东京加入革命团体青年会时，即用这个名字。（见房兆楹：《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

论安徽的矿务

唉！我们中国人，只知道恨洋人，杀教士，到是洋人把我们中国人的命脉弄著去了，我们中国人还是不在意里哩。你道什么是中国人的命脉呢？就是各处的矿山了。列位呀！要晓得矿山是地下的宝贝，全国的精华，无论那一个，都是要自家开采，不肯让别人家来开的。世界上只有我们中国，好像是一个傻子财主，祖宗丢下来许多好产业，被旁人占去了，他也不知道发急的。我们中国别的省份，暂且不论。只说我们安徽省，矿山很多，只是自家不肯开采，以至各国人看红了眼睛，都想来吃一块唐僧肉。前一期这报上，本省新闻里那一条全省矿山被卖的情形，列位都是看见的了。照那样看起来，这十五州县的矿山，都被聂抚台送进洋人的荷包了。唉！这笔大家产，送把洋人不算，还要惹下后来无穷的大祸哩。他们洋人，占人家的土地，灭人家的国度，其先总是哄著那地方的官民，开采几处矿山。他既开了矿，必定又要造运矿的铁路。既开矿山，又造铁路，那两下交涉的事体，自然是一天多似一天。只要两下里有个参差，那洋人必定借保护商务为名，调些洋兵来驻扎矿山铁路左近。到了洋兵来的时候，他们那种强梁的举动，还用再说吗。也不必说俄国灭波兰，英国灭印度那些惨事。想列位没看过外国史书的，说起来也是不知道，只单看看眼前的东三省，当初也不过是让俄国开几处矿山，造一条铁路。东三省的人，都看着不在意里，那晓得到了拳匪乱起，俄国只借保护矿山铁路为名，调来大兵，就把偌大的东三省占住了，算是他的土地。中国的官民，都要听他的号令。到了现在和日本相争，更是把东三省的人，糟踏得不堪了，这都不是当初让他开矿造路的结果么？现在我们安徽省，又把矿山送给洋人来开采，只怕和东三省害了一样的病，这岂不是惹下后来无穷的大祸吗？我们安徽人无冤无罪的，弄下这样大祸，只怪前任聂抚台，不知怎么糊里糊涂的，给安徽

人留下这样大祸。当初他私自把这些矿权送把洋人，瞒了安徽人，可怜安徽人那能知道，到了现在，才有人看穿了，说起闲话来。在北京的安徽京官们，说道聂抚台巴结洋人，把我们安徽人的产业，当礼物送了，我们是断断不依的。又听见本省候补的人说，是个什么候补官姓姚的，和聂抚台什么一个会说洋话的儿子，不知道两个人，怎么鬼弄鬼，在聂抚台面前替洋人说合这件矿事，把安徽人卖了，还说他们各人得了五万银子的中资，所以这样替洋人出力。像这些话，到处哄传，要是真有此事，实在可恨了。但是他们做官的，干了这些黑心的事体，他糊笼糊笼，走了就没事。我们安徽人，是走不了的，祖宗的坟基，子孙的产业，世世代代都要在这里过活，也能彀跟着他们一块儿糊笼吗？总要打算一个挽回的法子，把我们安徽人子孙万代的产业，弄得清清亮亮，稳稳当当，才是道理。但是现在木已成舟，这十五州县的矿山，都已经订了合同，让英国人和巴西国人开采，虽说是还未咨准外务部，但各省督抚，都有总理各国事务的官衔，既然是抚台和他们订的合同，如何能不算事呢？至于说是前任抚台的事，现任抚台不认，这更是说小孩子话了。那洋人只晓得是中国的抚台和他订的合同，他就要照着合同办事，他到不管你什么前任现任，和什么姓聂的姓诚的。照这样看起来，要想把那些合同作废，不准那洋人来开采十五州县的矿山，恐怕是望梅止渴了。况且矿山乃天地间自然之利，埋在地下，实在可惜得很。自己国的矿产，自己不肯开采，又不许旁人开采，也不是道理。各国人都知道中国矿多，久已就想来开采了，却好庚子年议和的时候，那和约上又明说，准其各国人的中国开矿。从今以后，还想将矿产埋在地下，万万年都不许外人开采，你看是能不能呢？依我看起来，各省的矿山，自己开采，是第一件要紧的事，不让洋人开采，还是第二件要紧的事。办了第一件，就自然没有了第二件。若是只办第二件，不办第一件，那二件，也终久是办不成的。我们安徽人，要是从前不信风水的邪说，拿出钱来办了第一件，大家早已发了大财，又何至有现在第二件的难办呢？我看现在还是赶紧办第一件要紧，那第二件自然是不办而办了。从前湖南，也有好几处要紧的矿，被无耻的绅士，私下里卖给洋人开采，后来旁的绅士知道了，连忙拿出钱来，一面创设全省开矿公司，一面请赵抚台和洋绅商量，将卖

去的矿山收回。洋人看见湖南人自己立了公司要开，而且平日也赏识赵抚台能替百姓办事，便答应赵抚台退回了矿山。现在湖南全省的矿山，都归湖南矿务公司开办，没丝毫利权，在洋人手里了。我们安徽要想挽回这十五州县的矿事，也只有照湖南这样办法最好。我们安徽的矿，不止这十五州县让了洋人，还有沿江一带的煤矿，因为百姓们拦阻，地方官封禁，就有些糊涂绅士，串通洋人出头开采的。若是立了全省矿务总公司，像这些煤矿，都可以归公司开办，何至勾引洋人出头呢。就是这十五州县大矿罢，乘着限期未到，洋人未来的时候，公司里赶紧拣那有名的矿山，一齐买下来，归公司开办。到了洋人来开办的时候，要紧的矿山，都已为公司所有。他虽有开矿的合同，怎奈无矿可开，活像老婆死了，还收着一张庚帖，有什么用处呢？但是有些人说这样办法虽好，怎奈没有钱，如何能立公司，这便是巧妇也不能做无米的饭了。唉！我想这样话真是放狗屁。我们安徽有三千多万人，除下妇女一半，再除下老幼贫苦的一千万人不算，其余的壮丁，每人出五角钱，也有三百万元，还说无钱吗？这全省的矿产，是关系全省人子子孙孙的事，各人问问心看，这五角钱应该出不应该出呢？说起有钱的来，我们安徽人百几十万银子的财主，该有多少，各家拿出些须来，也不伤神，况且开矿还是赚钱的事，并不像拿钱做好事有去无来的。唉！有钱的人现在不肯出钱，办全省的正经事，定要叫利权落在洋人手里，闹得后来和东三省一样，那时众人受苦不了，就是剐守财奴的肉做元子吃，也是不济事的了。

1904 年 4 月 30 日　《安徽俗话报》第二期　署名：三爱

安徽的煤矿

东流县·清水塘…草煤………山价五百元

西华岭…同…………同

兔形……铁煤………不知…………和洋人合股

马家墩…草煤………同……………同

贵池县·独山……有煤油……山价二千元…同

粟子牌…草煤………山价一千元

柘岭……同…………不知…………和洋人合股

和岭……同…………同……………同

宿松县·毛狗岭…烟煤………山价二百余元

荆桥庄…铁煤………不知…………山主筹款挂洋旗开采

沙坡山…草煤………同……………租给洋人开采

高家洼…烟煤………同……………纠葛未清闻洋

人已付五百元

太湖县·冷家铺…焦煤………同……………洋人打算开采

新昌……烟煤………同……………同

怀宁县·官塘冲…草煤………同……………洋人开而暂停

大凹山…同…………同……………德商已开数万吨还未停

青阳县·插花山…草煤………不知…………洋人打算开采

甘家冲…同…………同……………同

庐江县·盘石岭…同…………同……………通裕公司打算开采

马鞍山…同…………同……………同

广德州·牛头山…烟煤………同

宣城县·某山……未见煤……同……………前和日本人合股现拟作废

繁昌县·好几处…未知………同……………外省人用土法开采

照以上所查考的看起来，安徽省的煤矿，也着实不少。但是十州县内二十几处，就有十七处，或合洋股，或挂洋股，或挂洋旗，中国人独自办得妥当的却很少。你看那高家洼和和岭的合同，都不勾引洋人出头，才能彀开采么？唉！我们中国人，自家开自家的矿，何必定要勾引洋人出头，这不是开门揖盗吗？但是列位要知道他勾引洋人，是有两层原故的，一是吓乡下人，一是吓做官的。怎么是吓乡下人呢？原来我们中国人，是深信地理风水的，看见人家开山挖矿，便疑心和他家的坟山有碍，就是相隔好几里路，都要去拦阻，说是挖断了他祖坟的来龙。还更有整城整村的人出来拦阻，说是挖断了他全城全村的来龙，便无情无理的蛮闹起来。若说是洋人来开采，他们便不敢乱闹了。怎么是吓做官的呢？原来各处开矿的，大半没有领得执照，仅凭山主的标业契纸。那地方上无赖的人，见他开矿发财，便起邪心，藉个事体，和他兴讼，不说地界不清，就说有害风水，地方官遇了这些事体，不是以封禁二字了案，就是多分几成归官，才准开采。要是有洋人出头的，官便不敢这样办法。凡是中国商人，禀请本地州县官，或省城商务局，要开矿山，那做官的无不百般扭难，总以滋生事端四字批驳不准。要是洋人去领开采的执照，那官场便双手奉上，并不敢稍迟一刻。因此民间都知道官怕洋人，于是或卖或租或合股，都找洋人出名，甘心情愿，分几成利给洋人，作为保护之费，洋人也落得稍费唇舌，便坐分利益了。可见那些勾引洋人开矿的人，不是被乡下人和做官的逼迫得不能不如此，也未必肯白送钱给洋人哩！

1904年4月30日《安徽俗话报》第二期　署名：三爱

夜梦亡友何梅士觉而赋此

故人一别流水东，我悲朝露齐翁童。
理为万劫不复值，胡意梦中忽一蓬。
谈笑颜色一如昨，我亦知尔为鬼雄。
自言回航为恋西方之彼美，相援忽堕沧海中。
舟师大呼急相救，已果鱼腹难为功。
感君悲念特一致，告以友谊自此终。
我闻尔死死于东京脚气病，警疑欲问辞复穷。
此时相见不忍别，坐对惟有明双瞳。
促膝犹在东大陆书局之楼上，撒手刹那千界空。
迩今书局已迁徙，我亦长辞故地毋乃与尔同。
神州世变日益急，方以病亡为尔惜。
今知拯弱横葬沧海东，男儿壮举何悲泣。
况复捐躯从知己，同种同心此爱一。
我惊此梦百感来，灯火不温人语寂。
吁嗟呼，众生九道相轮移。
动植石沙流转何离奇，与尔有缘得再随。
不知尔为何物，我为何物在何时。

1904 年 5 月 7 日 《警钟日报》 署名：由已

恶 俗 篇

我们中国希奇古怪的坏风俗，实在是多的很，一时也说不尽，现在我拣那顶要紧的，顶有关系国家强弱的，说几件给列位听听。列位要是觉得我的话说得有理，不说全改了，就是能改去一半，那怕把我的嘴说歪了，手写断了，我都是心服情愿的。以后每册一篇，按期说来，列位听着。

第一篇 婚 姻 上

古人说得好，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朋友，有朋友然后有君臣。照这样说起来，夫妇乃人伦之首，为人间第一件要紧的勾当，若无夫妇，便没世界。偏偏我们中国人，于夫妇一事，不甚讲究，草草了事，往往不合情理。所以我这恶俗篇上，把婚姻一篇，放在头里。你道中国人婚姻的坏处是什么呢？就是不合情理四个大字。世界上无论什么事件，都逃不出情理二字，况是男女婚姻大事，更是不消说的了。可恨我们中国人，于婚姻一事，自始至终，没有一件事合乎情理。待我把那些不合情理的事，分为上中下三篇，细细说来。

第一是结婚的规矩不合乎情理。原来人类婚嫁的缘由，乃因男女相悦，不忍相离，所以男女结婚。不由二人心服情愿，要由旁人替他作主，强逼成婚，这不是大大的不合情理吗？你看中国人结婚的规矩，那一个不是父兄作主，有一个是男女相悦，心服情愿的吗？唉！开店的人倩〔请〕个伙计，还要两下里情投意合，才能相安。漫说是夫妇相处几十年的大事，就好不问青红皂白，硬将两不相识，毫无爱情的人，配为夫妇吗？若是配得两下里都还合式哩，就算是天大的幸福，但要相貌、才能、

性情、德性，有一样不如式，便终身难以和睦，生出多少参差。那守规矩的人，不是毫无爱情，难以生育，就是郁抑成疾，除死方休。那不守规矩的人，还要闹出许多新鲜笑话儿来。像这样事，想列位的本家亲戚朋友邻舍中间，也眼见过很多，耳闻得不少罢。只是人人都说那班女子不守本分，我却不敢说这样不合情理的话。“巧妻常伴拙夫眠”，岂不是天地间一桩不平的恨事吗？这都是结婚由父兄作主，不问男女二人愿意不愿意的好结果。还有些男女的好歹，连父兄也不知道，那从小儿说亲和指腹为婚的，不都是这样么。只因攀扯人家的富贵，或是恋了亲戚的交情，孩子没有一尺长，便慌着说媒定亲，到后来是个瞎子也不晓得，是个哑子也不晓得，是个疯子、傻子、瘫子、跛子都不晓得，是个身带暗疾不能生养、不能长寿的也不晓得，男的是个愚笨无能的也不晓得，是个无赖败家的也不晓得，女的是个懒惰泼辣的也不晓得，是个流荡不顾廉耻的也不晓得。唉！你想男女婚姻，乃终身大事，就是这样糊涂办法，天下做老子娘的，岂不坑害了多少好儿好女吗?！这还罢了，我们安徽有几处，还有一种最可恨可杀可怜可哭的坏风俗，就叫做什么等儿媳。这等儿媳的规矩，是因为没有儿子，就娶下一位媳妇，等着儿子。若是等到二十多岁儿子还不来，那媳妇才可以择配他人，算是开笼放雀了。最可惨的是那媳妇一直等到十八九岁，那儿子到来了，只是“十八岁大姐周岁郎”，那媳妇也少不得守十几年青春活寡，才能够成亲婚配。你道这是天地间何等不合情理的惨事哩！现在世界万国结婚的规矩，要算西洋各国顶文明。他们都是男女自己择配，相貌才能性情德性，两边都是旗鼓相当的，所以西洋人夫妻的爱情，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到。中国男子待女人，不过是养着他替我生儿子罢了。女人待丈夫，不过是靠着他穿衣吃饭罢了，所以女人没有好衣穿、好菜吃、好首饰戴，便有埋怨男人。男人没有儿子，便要娶妾，恩爱钟情的夫妇，普天下能有几人呢？就是日本结婚的规矩，虽有由父母作主的，也要和儿女相商，二意情愿才能算事。那有像中国强奸似的这样野蛮风俗呢?！“但愿天下父母心，爱惜人间儿女苦。”虽难仿西洋的章程，也要学日本的规矩，而今而后，再莫办这样不合情理的事了。

1904年5月15日　《安徽俗话报》第三期　署名：三爱

第二篇　婚　姻　中

第二成婚的规矩不合乎情理。原来成婚是人生一件大事，人人都说是喜事，我也说算是喜事。成婚的日子，亲戚朋友，本家邻舍，都来送贺礼，吃喜酒，大家热热闹闹，有文有礼，本是一桩大喜事。但是其中有三桩事，却实在不合乎情理。第一桩是淘气的事，第二桩是伤心的事，第三桩是受罪的事。两下里既然结了亲，男女二人，要心服情愿，这是不消说的了。就是两边的家庭，也是情投意合，没有什么不合式了。偏偏我们中国人做事，真是出乎情理之外，亲事都已经说好了，到了接亲的时候，女家为了聘礼，男家为了嫁妆，还要大闹一场。无论男家的聘礼怎样好，女家总是不合式，纵然男的懂得大体，不讲究这些小事，那里边一班女太太们，也定要吹毛求疵，寻点小毛病来吵闹。倘若媒人从中说了谎话，衣服首饰礼物等件，有一样前言不符后语，更要闹得天翻地覆，把那班王八蛋做媒的儿子，头都骂来了，腿都跑匾〔扁〕了，肚子都气大了。这时候男女两家，就和仇人一般，那男家见了嫁妆不好，也是要说闲话的，即便嘴里不骂出来，那冷言冷语，姑娘过了门一年半载，还有难免的，这不是淘气的事吗。到了过门的日子，鼓乐喧天，正是一桩喜事，谁人不应当眉开眼笑呢？偏偏一家的老老小小，都要张开大嘴痛哭起来，好像死了人一般，这不是伤心的事吗？说起受罪的事来，即更是不合情理的很。新妇过门的时候，穿大红、戴凤冠、系玉带，好像粧〔装〕殓死人一般。另外头上还要披一块大红方巾，浑身上下通红，手脸一点儿也看不见，乍一见真真有些吓人。坐的那顶大花轿，上下四旁，没有一点空儿出气，轿门还要锁住，那身体弱的人，便要闷个七死八活。上下轿的时候，自己还不能随便走，必定学那瘫子似的，要好几位牵亲太太扶着上轿下轿。进了门，下了轿，又不能爽快进房，还要将地下铺的两条红毡子，前后掷换，名叫做“传红”。那新人小小的三寸金莲，已经是寸步难移了，还要踏着一双厚底的男鞋，名叫做“同鞋到老”。一步一步挨进房里，夫妇相会，并不说话，只是低着头，二人都呆子似的坐在床沿上，名叫做“坐帐”。坐了片刻，又有人牵了去，拜天地、拜祖宗、拜堂、

拜花烛、拜床，满屋拜得团团转，真是令人头昏脑晕。这还罢了，还有"闹新房"的规矩，更是可耻得很。成婚三日以内，不分尊卑长幼亲疏内外的人，都可以想些新鲜奇怪的法子，来糟踏新人。那一班表弟兄和同学的朋友们，更是要拿烟送茶，捏脚看手，胡行乱语，无所不至。可怜那新人任人怎地糟踏，只得合着眼，低着头，半句话也不能说，好像犯了什么大法，应该任人陵辱的一般。我们中国人，平日很讲究什么规矩礼法，到了这闹新人的时候，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跑进来轻薄一番，真真有些不雅。大家反是相习成风，不以为怪，不知道那做新人的真是受罪不浅了。以上所说的三桩事，有一桩合乎情理吗？第一桩，结婚以男女相悦为真正第一件正经，和旁人并没相干。若父母从中需索聘礼，便是将女儿去换礼物了，这是合乎情理吗？第二桩，成婚本来是喜事，家里反当丧事哭起来，好像实在不忍教女儿出嫁的样子，其实女儿也未必有这样心思。到了临上轿的时候，还要哭哭啼啼，拉拉扯扯，惟恐早一刻，总要缠到半夜天明，这是合乎情理吗？第三桩，平日也是那个人，做新人也是那个人，怎么到了做新人的时候，就应该给人家糟踏呢？况且世界上人，男女平权，毫无差别，怎么女人就这样下贱，应该听众人陵〔凌〕辱，不敢违拗，比妓女还不如呢，这是合乎情理吗？我想以后读书明理的青年男女，必不肯遵守这样不合情理的规矩了。

1904 年 5 月 29 日 《安徽俗话报》第四期 署名：三爱

第三篇 婚 姻 下

第三不能退婚的规矩不合乎情理。我在第一篇上，说过结婚的规矩，总要男女相悦，自己作主，才合乎情理。我说出这话来，读书明理的青年男女，说我这话有理的，大概不少。但是有一班年老的人，以为男女结婚，要由自己作主，恐怕男女混杂，生出多少笑话儿来。况且中国女子，毫无学问，就是自己作主，也未必拣得着有才德的女婿，到〔倒〕不如父兄作主，替他尽心选择的妥当。他们这样说，虽不合乎世界上的公理，按之中国的真情，却也不大错。若是除了自幼儿结亲的风俗，等男

女都长大成人，由父兄尽心替他择婚，择得了合式的，再和男女二人相商，商量妥当了，方才结亲，这法子还勉强可以行得。至于成婚后不能退婚的规矩，更是大大的不合乎情理了。原来结婚的事，无论是自己择配，或是父兄替他尽心择配，断没有个个都择得合式，不走一眼的。若是配定就不能再退，那不是有误终身么。列位想想看，我们本家亲戚朋友邻舍之中，象那有才有德的姑娘，许配了一位愚蠢无识的姑爷，也是有的；许配了一位吃喝嫖赌败家荡产，不能养妻室儿女的，也是有的；还有许配了一位吃鸦片烟、做扒手，无所不为的，也是有的。你想一位有才有德的姑娘，定要终身婚配这样的不成器姑爷，不许退婚，岂不是活活的要他死在十八层地狱吗。也有一位有才干有学问的男子，配了一位极丑陋极愚蠢不能管家立业的老婆；或者是一位才貌双全的才子，配了一位一字不识的蠢妇；或者是一位忠厚老实的丈夫，配了一位淫荡泼辣的婆娘。这样的男子，配了这样的女人，不能退婚再娶，也算是终身恨事了。平常合股做生意的，皮〔脾〕气不同，还必定要拆伙，何况是夫妇大事，相处至少也有三四十年，若是配屈了，二人便和对头一般，如何能勉强拘在一处，终身不得其所呢？所以现在世界各国的法律，男女不合，都可以禀官退婚，各人另择嫁娶，以免二人不和，勉强配为夫妇，随后弄出不美的事来。他们西洋各国有学问的人，讲究退婚的道理，说退婚的规矩，有两层大大的好处：

一是增进人类的幸福。原来人生在世，惟有夫妻搭伙最久，若是遇不着恩爱钟情的夫妇，便是终身的晦气。女子嫁了混账不成器的男人，跟他受罪一生，就是有财主娘家可靠，也不是长久之计。若遇了不贤惠的嫂嫂弟媳妇，说起闲话来，更是无味得很。要遇了像这样的男人，都能退婚改嫁一个合式的，岂不是大大的幸福吗。男子娶了一个泼辣不规矩的女人，或是好吃懒做，或是不孝父母，或是胡行乱为，倾家败产，人家家道兴衰，全靠着妇人当家，配了像这样的女人，怎能够有起家的道理呢？若能退婚再娶，岂不是人类的幸福吗。

一是保全国家的安宁。夫妻配合得不当，成了仇雠，时常闹气，那一家必不安宁。若家家都不安宁，那一国如何能安宁呢？若是夫妇不睦，都可以退婚，另择合式的嫁娶，那全国的才子佳人，都各得其所，家

家没有了怨气，便于国家也自然要添一段太平景象了。

照这样说起来，一国的法律，若没有退婚的例子，于国家治乱，都很有关系哩。我们中国的律例，女子不好，男子虽有七出的权利，男子不好，却没说女子可以退婚，这不是大大不平的事吗？天生男女都是一样，怎么男子可以退女人，女人就不可以退男人呢？岂是女子天生的下贱，应该受男子糟踏的吗？男女不合式都可以退婚，这是天经地义，一定不可移的道理了。我们中国还有一样坏风俗，说起来更是可恶得很，女人死了，男人照例可以续弦，人人不以为奇。男人死了，女人便要守寡，终身不能再嫁。要是有钱的，还可以过日子，只有些穷寒人家，小儿细女，你说不改嫁，所靠何人呢？还有些体面人家，男人死了，女人要想嫁人，那娘婆二家亲戚，必定要出头逼着他守寡，说是体面人家女人改嫁，惹人笑话。殊不知留在家里，后来也要弄出笑话儿来，到〔倒〕不如爽爽快快大大方方的改嫁的好。若是夫妻恩爱得很，丈夫死了，女人不肯改嫁他人，这也是他的恋爱自由，旁人要逼他嫁人，这本是不通的话。但是他自己本来愿意改嫁，若是拘了守节、体面、请旌表、树节孝坊种种迂腐的话，不能改嫁，真是冤沉苦海了。

1904年9月24日 《安徽俗话报》再版第六期 署名：三爱

第四篇 敬菩萨

唉！人生在世，弄钱是不容易的，辛辛苦苦弄的几文钱，除了衣食而外，完纳国税，教育子弟，到〔倒〕是正经。偏偏我们中国人，无论穷富老幼，都要白费银钱，办些无益的事，好像把钱丢在水里响都不响。你道是什么事呢？就是敬菩萨了。那佛教的道理，象这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不生不灭的金刚佛，我是顶信服的，顶敬重的，但是叫我去拜那泥塑木雕的佛像，我却不肯。因为那佛像是人做成的，并不是真佛，真佛的经上，明明说无我相，我们反要造一个佛相来拜，岂不是和佛教大相反背了吗？至于白费些银钱，来烧香敬佛，更是不通的事。佛教最讲究讨饭觅食，搭救众生，那肯叫天下人都因为敬菩萨烧香烧穷了么。偏偏我

们中国人，不问佛菩萨喜欢不喜欢，只管烧香打醮做会做斋，也不晓得花了多少有用的银钱，那里有丝毫益处呢。那班敬菩萨烧香的偏偏烧得高兴，烧什么灶神香，烧什么土地香，烧什么城隍香，烧什么药王香，烧什么火神香，烧什么观音娘娘香，烧什么送子娘娘香。还有一班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群结伴的去到九华山、汪洋庙，朝山进香，花费许多冤枉钱，无非是想发财发福，求子求寿。其实香烧过了，钱花尽了，还是不发财，不发福，不得子，不长寿的，也不知有多少。那有钱的花几文，还不算什么，只可怜的是一班穷人，东挪西借，典当衣服去烧香敬佛的，可怜肉包子打狗，有去无来，把有用的钱财，只供给着那班和尚们，养得肥头胖脑的，钱多了还要吃鸦片烟嫖婊子哩。这还是不算，还有那世家的姑娘们、少奶奶们、姨太太们，或是到庙里烧香，或是请和尚道士来家做斋，或是容留那尼姑们，来家念经化缘，穿房入户，弄出种种的笑话儿来，其名是敬菩萨，其实是恭维了活菩萨，这都不是烧香敬菩萨的好结果么。说起打醮来，更是花钱多得很，按年按季的，都要打个什么太平醮，那一乡打醮，那一乡各家都要摊捐，那一街打醮，那一街各家都要摊捐，好像钱粮国课一般，一家也不能免。打起醮来，或是三天三夜，或是七天七夜。顶阔气的，还有什么七七四十九天大醮，花费的银子，总有好几万。问起有什么益处来，大家都说打了醮，就可免一方瘟疫火烛之灾。哈哈！这样话真说得可笑，要知道瘟疫火烛之灾，并非是菩萨降下来的，乃是人住的地方，吃的东西不干净，才要起瘟疫病。天气干燥，人家不小心火烛，才至于起火。若果真瘟疫病是有瘟神作祟，必定要打醮请下菩萨，方才能赶去瘟神，这便是那菩萨必定要人打醮请请他，才肯出头替人驱邪消灾。像他这样装腔作势，若果众人不打醮请他，他便听着瘟神在世上胡闹不成么。那火灾若果是火神降下来的，必定要打醮请请火神，才能免灾，要是不打醮请他，他便要把火烧人家，象这样混帐王八蛋的火神，还应该敬重他吗？要说因为人做了恶事，瘟神火神就要降下灾难，那去恶行善就是了，也何必要打醮来拍菩萨的马屁，难道菩萨也合好恭维贪贿赂的赃官一样吗？人做了恶事，打醮请请菩萨，就可以饶过吗？我看打醮是白花钱有损无益的事，不过是好着那班首事们从中落几文钱养老婆孩子罢了。说起做会来，更是可笑得很，

有什么雷祖会，又有什么火神会，又有什么关帝会，又有什么观音会，又有什么土地会，或是大家凑钱，或是会中积有公款，年年做起会来，无非是叫几个和尚道士吹吹唱唱，大家吃吃喝喝罢了。高起兴来，还要唱几本神戏，专点那打樱桃卖胭脂，唱着开心，哈哈，想必菩萨也喜欢看这样的淫戏，不然怎么不发气呢？至于那出城隍会，各城各镇，热闹非常。那看会的男男女女，堆山塞海，那班出会的儿子，忙得大汗披头，其名是敬重菩萨，其实是借此偷看妇女。抬着一个泥塑木雕的鸟城隍，满街乱串，家家都要恭恭敬敬，摆起香案，跪着迎接，以为城隍菩萨有多大的灵验，可以保佑众人，不能得罪他的。殊不知城隍并没什么灵验，那小小的黄黑脸儿，乃是人用檀香做成的。那块檀香，平常也无人尊重，到了做着城隍菩萨的头，人人就要对他磕头，都说他有灵验。安庆城隍菩萨穿的袍，常时被庙官的儿子，偷着去当银子过鸦片瘾，城隍都不能制住他，你看城隍有什么灵验呢？若到了兵荒扰乱的时候，大家弄得妻离子散，平常那一个不敬重菩萨，也不知受了多少香烟，到了这个时候，那些鸟菩萨，可能来帮助一点儿么？若说众人应该有难，所以菩萨不来搭救，怎么那班鸟土地、城隍、药王、火神、如来、观世音、四大金刚、三尊大佛，也都是泥菩萨下水自身难保呢。唉！你看平日大家烧香敬佛，打醮做会，何等高兴，仔细想想看，岂不是上了大当吗？说起做斋来，那也不是一件荒唐事么。死了人，已经是倒运了，加上还要做斋，又是破财的事，观一个灯，做一个拯济，连经钱、火烛、香纸、火食，总要用上好几吊，拜一回忏，放一堂焰口，总要用上十多吊钱。要是产妇死了，破血污池跑桥，用钱还要多些。自古道和尚是色中饿鬼，既然出了死人的惨事，还要破费些钱财，请这班饿鬼来在家中，吹吹唱唱，你道成何事体。要说为人在世，做了恶事，死后必定要做斋念佛，超度亡人，解了罪恶，才能够超升天堂，这样话真同放狗屁一般。漫说天地间没有什么菩萨，就是有什么菩萨，人做了恶，只要做做斋请请他，便可以解罪，那有钱的人，生在世上，大可以无恶不作，只要死后多做几回斋，多念几堂经，就没了罪。如果有这样趋炎附势的鸟菩萨，那真是没有天理了。我看断无此理。所以无论有菩萨无菩萨，人有罪无罪，死后都不必做斋念佛。就是有菩萨，你无罪又何必要做斋来解，若是有罪，就是做一百堂斋，也

是解不脱的了。可见做斋也是一件白花钱，毫无益处的事。你看我们中国十八省的人，那一处的人，不喜欢烧香打醮做会做斋，无非是想求福消灾罢了。唉！一年到头，十八省的人，为着这四件事，也不晓得用了多少钱，耽搁了多少时日，闹出了多少笑话，难道个个人都得了福，消了灾么？我看不但不能消灾得福，还因此得祸哩！我们中国人，专欢喜烧香敬菩萨，菩萨并不保佑，我们中国人，还是人人倒运，国家衰弱，受西洋人种种的陵辱。那西洋人不信有什么菩萨，象那烧香打醮做会做斋的事，一概不做，他反来国势富强，专欺负我们敬菩萨的人。照这样看起来，菩萨是断断敬不得的了，不如将那烧香打醮做会做斋的钱，多办些学堂，教育出人才来整顿国家，或是办些开垦、工艺、矿务诸样有益于国，有利于己的事，都比敬菩萨有效验多了。

1904 年 7 月 13 日　《安徽俗话报》第七期　署名：三爱

第五篇　妇女的装扮

我想如今中国的妇女，一生一世，在黑暗地狱中，受极重的刑罚，如同犯重罪的囚犯一般，但是妇女们受这个刑罚，风俗习惯已久，大家不知不觉受惯了，所以拿受刑法的苦境，像快乐的，越是大富大贵的女人，越是高兴受大刑法。这个刑法也不是衙门里的刑法，就是家里的刑法，谁知这个家里的刑法，比起那衙门里的刑法来，还不知重过几倍哩。衙门里的刑法，若罪不至于死，受了三年五载，就有出头日子，讲到家里的刑法，是永远无满限的了。列位要知道我所说的是甚么刑法，待我慢慢地一样一样说出来，给列位听了，就可明白了。第一样便是脚镣的刑法。列位看我们中国的妇女，拿一双脚缠的像粽子一般，皮开肉烂，不管痛，也不管痒，但晓得缠得极小，任凭你行走如何不便，也不去管他，比犯重罪的囚犯，装钉脚镣，还要苦得几倍哩。我拿缠脚的妇女们，比钉镣的犯人，不是嘲笑他们，真真活象的呢。第二样便是手拷〔铐〕的刑法。甚么手拷〔铐〕呢？便是妇女们手上所带镯头，好比得犯人的手拷〔铐〕，我看见富家的妇女，两只手带了十来只镯头，都是翡翠的、玳瑁

的、金银珠嵌的、白玉金镶的，带了有四五斤重笨，伸手吃饭都不便，洗脸穿衣也不便，垂下了两手，动都不能动，这个样儿，不活象犯人带的手拷〔铐〕一般么？第三样是两只耳朵。穿了两三个孔儿，挂了几只圈儿，越是有钱的，越挂得多，耳朵挂得皮开肉烂，也不晓得痛痒，一心要他人称赞一声好看。唉，这个刑罚，便是衙门里犯罪的犯人，不曾见过的。列位想想做妇女们，犯了甚么大罪，要受这个刑罚，吃这般的苦呢？第四样是链条锁头颈的刑法。我见女人家头子上，都要套上一条兜兜链。这条链是甚么意思呢？我倒晓得的，不过是男子面前要好看罢了。哈哈，我好笑这般妇女们，只为要讨男人喜欢，便把自己当做犯人，当做牛马，还不晓得，倒大家高高兴兴，讲究链条的长短粗细，姑娘说嫂嫂的链条是金的，嫂嫂笑姑娘链条是银的，姐姐道妹子的链条长，妹子说姐姐的链条粗，还要埋怨爹娘，办得不公平，倒忘却了自己活象犯人的模样，你们想想好笑不好笑呢？第五样是一面枷。这面枷并不是真枷，也是比仿的样子，便是做官做府的人家，最有钱的财主人家，做新娘的时候，披在肩膀上的披肩，列位看起来比做一面枷，像不像呢？那个披肩上，还钉了许多金银珠翠，玛瑙玉器，不说虚话足有六七斤重，压在肩膀上，头颈都不能动一动，背脊骨都不能曲一曲，这个模样，我拿来比做带枷，倒有七八分像哩。第六样是打皮巴掌。我看见我们中国的妇女们，四五十岁的老太太，二三十岁的少奶奶，十七八岁大小姐，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都要拿些胭脂和粉来搽脸。拿了胭脂粉，用两只手在脸上乱打乱拍，拍得通红，列位想这不像犯罪的人被差人打了皮巴掌一般么？况且粉里面含的铅质很多，最伤皮肤，久了比打着皮巴掌还厉害哩。咳，这六样打扮，我拿来比犯罪的人受刑法，样样都像，但是有些不明白的妇女们，听了我这些说话，都要骂我是放屁，说我是梦话。唉，各位姐妹们，不要动气，我也是一片好心，要劝劝你们拿这些装扮首饰的费，改做读书的本钱，要有益处多了。列位请看财主家的少奶奶大小姐，所用的首饰费，多的不下二三千洋钱，少的也有千几百洋钱，小户人家的姑娘媳妇，办些首饰，也要三十几元。每逢亲戚人家，婚姻喜事，或是出外烧香看戏，定要装扮得十分齐齐整整，满头插的是珠翠，浑身穿的是绸缎，如同花蝴蝶儿一般，休怪那般油头滑脑的人，射住两只眼睛，看个不住，

你们妇女们别要怪他不正经，我且请问你们做妇女们的，受了许多苦处，装扮得似蝴蝶儿一般，到底是给他人看呢，还是自己看呢？你们仔细想想，便明白了。咳，我想来想去，想这般妇女们的装扮，是甚么意思，一向有些不明白，想到如今，想出一个缘故来了。晓得了，晓得了，我中国的妇女们，还是几千年前，被混帐的男人，拿女子来当做玩弄的器具，这般妇女们，受了这个愚，便永远在黑暗地狱，受尽了万般的苦楚，一线儿亮光都没有，到如今越弄越愚，连苦恼都不晓得。相习成风，积非成是，像这样坏风俗，真是大有害于世道人心呀！

1904年9月24日　《安徽俗话报》第十二期　本篇未署名

国语教育

现在各国的蒙小学堂里，顶要紧的功课，就是“国语教育”一科。什么是国语教育呢？就是教本国的话。我说出这话来，列位必定好笑，以为只有人学外国话，那里有人本国话还不会说，也要到学堂里去学的道理呢？殊不知列位这样说，便说错了。所以必定要重国语教育，有两层道理。一是小孩子不懂得深文奥义，只有把古今事体，和些人情物理，用本国通用的俗话，编成课本，给他们读。等他们知识渐渐的开了，再读有文理的书。一是全国地方大得很，若一处人说一处的话，本国人见面不懂本国人的话，便和见了外国人一样，那里还有同国亲爱的意思呢？所以必定要有国语教育，全国人才能够说一样的话。照这两层道理看起来，国语教育，一定是要紧的功课了。你看我们中国小孩子读的书，都是很深的文法，连举人秀才，也不能都懂得，漫说是小孩子了，这是第一层道理。再说起中国话来，十八省的人，十八样话，一省里各府州县的说〔话〕，又是各不相同。若是再不重国语教育，还成个什么国度呢？就说我们安徽省，安庆、庐州、凤阳、颍州、池州、太平这六府的话，虽说不同，还差不到十二分。惟有徽州、宁国二府的话，别处人一个字也听不懂。就是这二府十二县，这一县又不懂得那一县的话。要是别处开个学堂，请这两府的人去当教习，还要请个通事，学生才能够懂得。不然先生只顾讲书，学生只好张了大嘴看着，那里懂得他讲些什么，你看可笑不可笑呢？所以我劝徽宁二府的人，要是新开学堂，总要加国语教育一科。即使做不到外国那样完全的国语读本，也要请一位懂得官话的先生，每天教一点钟的官话。本国话究竟比外国话易学些，若是学习三年，大约就可以够用了。免得官话一句不懂，日后走到外省外府，就像到了外国一般，实在是不方便哩。若是采择小孩子所懂得的古今史事，中外地

理，人情物理，嘉言善行，用各处通行的官话，编成课本，行销各处，这更是顶好的法子了。

1904年5月15日 《安徽俗话报》第三期 署名：三爱

说 国 家

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想到这里,不觉一身冷汗,十分惭愧。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我从前只知道,一身快乐,一家荣耀,国家大事,与我无干。那晓得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乐了,一家也就不能荣耀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我便去到各国,查看一番。那晓得世界上的国度,被外国欺负的,也不只中华一国。像那波兰、埃及、犹大〔太〕、印度、缅甸、安南等国,都已经被外国灭做属国了。推其缘故,都因为是那些国的人,只知道保全身家性命,不肯尽忠报国。把国家大事,都靠着皇帝一人胡为,或倚仗外人保护,或任教徒把持,大家不问国事,所以才弄到灭亡地步。再看那英、法、德、俄等国,人人都明白国家是各人大家的道理。各人尽心国事,弄得国富兵强,人人快乐,家家荣耀。照这样看起来,我敢下一断语,道:“当今世界各国,人人都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强。人人都不知道保卫国家的,其国必亡。”所以现在西洋各强国的国民,国家思想,极其发达。那班有学问的人,著出书来,讲究国家的道理,名叫做“国家

学”。这种学问很深，这种书也很多，一时也说不尽。其中顶要紧的，是讲明怎样才算得是个国家，待我讲给列位听听。

第一国家要有一定的土地。凡是一国，必不可无一定的土地，好像做一所房子，不可没有一片地基一般。你看天地间有悬在半虚空里的房子吗？漫说是偌大的国度，若是没有土地，更是万万不行的了。所以这土地，是建立国家第一件要紧的事。你看现在东西各强国，尺土寸地，都不肯让人，就是这个道理了。

第二国家要有一定的人民。国家是人民建立的。虽有土地，若无人民，也是一片荒郊，如何能有国家呢？但是一国的人民，一定要是同种类、同历史、同风俗、同言语的民族。断断没有好几种民族，夹七夹八的住在一国，可以相安的道理。所以现在西洋各国，都是一种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受他种人的辖治，这就叫做“民族国家主义”。若单讲国家主义，不讲民族国家主义，这国家到〔倒〕是谁的国家呢？原来因为民族不同，才分建国家。若是不讲民族主义，这便是四海大同，天下一家了，又何必此疆彼界，建立国家呢？照这样看起来，凡一个国家必定要有一定的人民，是万万不可混乱的了。

第三国家要有一定的主权。凡是一国，总要有自己做主的权柄，这就叫做“主权”。这主权原来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但是行这主权的，乃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一国之中，只有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了。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一国之中，像那制定刑法、征收关税、修整军备、办理外交、升降官吏、关闭海口、修造铁路、采挖矿山、开通航路等种种国政，都应当仗着主权，任意办理，外国不能丝毫干预，才算得是独立的国家。若是有一样被外国干预，听外国的号令，不得独行本国的意见，便是别国的属地。凡是一国失了主权，就是外国不来占据土地，改换政府，也正是鸡犬不惊，山河易主了。这主权岂不是国家一定不可少的吗？以上三样，缺少一样，都不能算是一个国。可怜我们中国，也算是世界上一个自古有名的大国，到了今日，这三样事是怎么样呢？列位细细的想想看呀！

1904年6月14日　《安徽俗话报》第五期　署名：三爱

中国历代的大事

汤武革命[1]

启王在位之时，国中没甚大事。启王以后的国王，虽多昏庸，幸而有各路诸侯辅佐，还不大错事，况且中国国势已定，四方苗夷各族，都已经被中国征服，不敢生心，所以也不至有外祸。随后到了禺〔禹〕王第十七代孙子夏桀为王的时候，便朝纲大乱了。桀王专听那宠妃妹喜的话，横征重税，搜尽百姓银钱，供那宫中滥费，种种虐民的暴政，都是自从轩辕老祖宗开国以来八百多年，未曾受过的。你看那全国人民，自然要切齿痛恨，反对朝廷了。那班在朝的大臣，见事不好，都劝王改过，收回各项不顺民情的政令，桀王那里肯听。当时诸侯有一位名叫成汤的，才略素广，也痛恨国王的暴政，因此得罪了桀王的人，都去投奔成汤。成汤又访得了一位贤人，姓伊名尹的，本在有莘地方耕田，成汤请得他来帮理政事。后来伊尹又去到桀王那里，想劝桀王改革弊政，以免革命的骚动，那晓得桀王还是置之不理，伊尹只得又跑回成汤那边。像这样跑来跑去，共总跑了五回，只是桀王冥顽不灵，绝无回心转意。伊尹看见无可指望了，便断了运动国王的念头，劝成汤赶紧倡义兴兵，废去昏君，免得同胞久受困苦。成汤见他言之有理，便大兴人马，直向京城进发，不几日革命军便破了王军，占了京城，将国王桀赶到南巢地方（就是现在安徽巢县），把从前桀王所发虐民的政令，都一齐废去。全国人民，重见天日，没一人不称颂成汤功德的。成汤便接了王位，子孙相继为王，称为商朝。将京城迁到黄河南岸亳城地方（现在安徽亳州），用伊尹做了

---

[1] 本篇为《中国历代的大事》的第四章。

宰相，在京城内外，设了些大小学堂，教育众人的德性才艺。这时候读书明理的人，大半是世家子弟，平民专心经营衣食，不暇求学，因此认识字的都很少，汤王设了这些学堂，到着实有益。汤王归天之后，六百多年，接王位的人名叫做纣的，又昏乱起来，全国民心，又各处汹汹，有个朝不保夕的样子。纣王便加收重税，招养兵卒，压制众民，不许议论国政。那晓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纣王这样政策，不但不能禁止，而且火上加油，越发激成民变。当日百姓最恨纣王的事，有五大件：一是搜刮民间银钱，供那宠妃妲己的浪用；二是杀戮无罪的人做成肉林，取那妲己笑乐；三是不许民间谈论国事，如犯朝旨不按国律，即行处死；四是纵容权臣飞廉和恶来等，欺压平民；五是收敛民间的米谷，堆在巨桥，不顾万民的饥饿。有一位大臣名叫比干的，劝王革去虐政。纣王那里肯听，他以为全国的土地人民钱财都是国王的私产，任便我怎样行为，谁人敢违抗呢。那比干屡次苦劝，纣王反动了怒，将比干斩首示众，满朝文武，都吓得舌吐三寸。有两位顶有名的贤臣，一名微子的，逃隐山林去了；一名箕子的，假装疯颠，辞官不做了。满朝没半个正人君子，揽权执政的，无非是飞廉、恶来一班狗党，国政更不堪闻问了。当时诸侯行政宽厚，最同纣王反对的，就是周文王。文王久有仿照商朝汤王废君救民的念头，只是纣王虽然暴虐，却有些勇略，兵多粮足，文王也只得忍气吞声，服从他的号令。有一天文王出外打猎，访得了一位贤人，姓姜名吕尚，表字子牙。这姜子牙的为人，与众不同，生平志气，只知有保国救民四个大字，除此以外的钱财官爵，都看做狗矢〔屎〕一般。俗人都笑他是呆子，所以到了六十多岁，还是穷苦不堪，天天在渭水河边，钓鱼度日。恰好遇了文王访贤，二人谈得情投意合，请他进京，商量兴兵伐纣，不幸大事未成，文王一病身亡。太子发就是随后称为武王的，照例子顶父职。这时纣王的政事，一天暴虐似一天，全国英雄，都来归附武王，象那太颠、伯夷、叔齐、闳夭、散宜生等，还有武王的两位兄弟，名叫周公旦和召公奭的，都是文武全才。武王便择了好日好时，拜姜子牙为军师，兴兵攻打纣王。向东走到了孟津地方，有八百多诸侯，带兵来会。到了京城南牧野地方，便和王军开战。王军都倒戈叛纣，纣兵大败，退入城中，寻了自尽。武王进得京城，便将纣王和妲己斩了首，挂在白旗竿上示

众，无罪的囚犯，一齐放去，并将积在巨桥的粟米，藏在鹿台的钱财，施放贫民。万民无不称快，武王便接了王位，改称周朝。

1904年6月24日 《安徽俗话报》再版第六期 署名：三爱

十四年共和[①]

一国非民智大开，民权牢固，国基总不能大安。徒只望君明臣良，那明君良臣活在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安宁，明君良臣一去，便是人亡政熄，国家仍旧要衰败下来。你看成康之世，国势何等强盛，成康死后，昭王接位，国家马上就衰乱了。各路诸侯，也都不大服王家的命令。王所行的政事，不洽人心，王南游到汉水，被人谋害了。穆王接位，颇发奋为雄，大得民心，诸侯畏服。王曾骑八骏马，西游昆仑山，闻徐戎作乱，复骑骏马，一天走千里，数日赶回，将徐戎克服了。随后又征服了犬戎（苗子的后裔），从此国内稍安。穆王第五代孙子，厉王接位的时候，便大用专制虐民手段，搜刮国民的财帛，以供国王的奢侈。国中诗人，作诗数王罪恶，劝王改过。王置之不理，复用那顶奸巧顶刻薄的一位荣夷公，做卿士，总揽国政，戕害国民，国民大愤。每回下一旨意，万民同声怨骂。召公虎劝王道：民怨已深了，王若不改，恐有大变。王不听，反大怒，设法觅得一位善于警察的卫巫，叫他带领许多无赖之徒，四下里明查暗访，如有二人，私聚在一处谈论国政的，便拿去斩首。这时王家派出去的暗察，遍地都是，国民一举一动，一言一听，都不得自由，真是敢怒而不敢言。厉王因此大喜，对召公道："你说有什么大变，你看我防得如此严紧，万民其奈我何。"召公答道："徒防无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即能防于一时，一旦决裂，其祸更大。"王仍不听，而且更加暴虐，防察一天紧似一天，赋税一天重似一天，国民莫不怒发冲冠，革命的暗潮，也一天涨似一天。国民正在惊涛怒潮之中，突有一班聪明的人，发出一种壮快议论，大声疾呼道：逐昏王！逐昏王！此言一出，好像春雷一动，

① 本篇为《中国历代的大事》的第六章。

百草发芽一般，国民无不揭竿响应，革命军大得胜利，无人肯替王出力平乱，不几日便直捣王都，围了王宫。王束手无策，仓皇出奔于彘（现在山西平阳府霍州的彘城）。太子靖藏在召公的家里，国民革命军，深恨厉王入骨，无所泄忿，便围召公家，想拿出太子靖，斩首泄恨。召公寻思道，国民革命军，逐去昏君，原属大义，我又何敢拦阻。但从前王行虐政的时候，我曾力谏，和王成仇，今使王太子死于我家，人将说我借公义以报复私仇，借公报私，大丈夫所不为。遂命自己的儿子，代替王太子，王太子才得逃脱了。厉王逃去之后，国民新创共和制度，不立国王，公举周公（周公旦的后人）、召公（召公爽〔奭〕的后人）二人，为全国国民的代表，协办内外一切国政，号曰共和。政体性质，仿佛和西洋人所说的贵族共和政体相同，时在孔圣人降生前二百九十一年，离黄帝老祖宗登位的那一年，刚刚一千七百四十二年。行了十四年，国内太平，家家富足，人人有道，史书上称做中国空前绝后的太平世界。

1904年7月13日 《安徽俗话报》第七期 署名：三爱

王政复兴[①]

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周召二公，本来有心复兴王室，看见昏王已死，国民仇恨王室的心事，渐渐怀忘，便乘机奉藏在召公家里的王太子，名叫靖的，登了王位，是为宣王，国民也无异言。却说这位宣王，自幼儿逃难出来，受过千辛万苦，生长召公家中，又受了召公多少教育，和那历代国王，生长深宫，不知世事的，自然是大不相同。所以登位以后，英明果断，要算是周朝一个贤君，加之又有周召二公尽心辅佐，自然政治修明了。初厉王乱国的时候，四方戎狄都乘势侵略中国，宣王登位，便点将出师，征讨四夷。当时西戎叛乱于西，灭犬邱、大骆二族。王便命大夫秦仲，去打西戎，秦仲大败，被西戎所杀。王便命秦仲的儿子，兄弟五人，子顶父职，统兵七千，再打西戎，把西戎打得大败，便把大骆、

① 本篇为《中国历代的大事》的第七章。

犬邱的地方，给秦仲的长子管理，称做西垂大夫（在现在的甘肃秦州地界），这就是后世秦朝开创的始祖了。北方的獬狁，也在是时内侵中国，逼近京师了。王便命尹吉甫北伐獬狁，赶出太原地方去了，方才班师回朝。这时南方荆蛮（现在两湖地方），也在那里蠢动。王命方叔带兵出征，那晓得方叔乃是征獬狁有名的一员猛将，荆蛮的人，闻说是方叔爹爹出征，都只得树了降旗。这时淮河南方的淮夷，也有些不服王化，王命召虎带兵，沿江东下，讨平了淮夷，以南直到海滨，都被汉兵征服了。王见召虎既平淮夷，但淮河北岸的徐戎，还没有归降中国，恐怕留下后患，乃调齐大兵，御驾亲征，拜太师皇父为统帅，郑伯休父为司马。另外带了仲山甫和张仲孝友两位贤臣，讨平了徐戎，一时四方归服。宣王得胜回朝，召集各路诸侯，会于东都，一来操练兵事，二来打猎取乐。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内修政事，外攘四夷，自从黄帝老祖宗打退苗人以后，要算得我们汉种人第二次征服异族了。

1904 年 7 月 27 日 《安徽俗话报》第八期 署名：三爱



地 理 略

本 国 大 略[①]

一海岸。我国海岸，本部和满洲，南北共长九千里，沿海一带重要的口岸很多。东北从满洲吉林省起，有海参崴（俄国占了）。向西南辽东半岛有大连湾（从前俄国占了，现在又归日本兵占了）、旅顺口（还是俄兵占了）、牛庄（俄国占了）。北京海湾里，有塘沽；向南山东半岛有烟台、威海卫（英国占了）二处；再南下为黄海，有胶州湾（德国租借九十九年），为中国第一好的军港；再南下为东海，有上海（各国公地），为中国第一通商大港，又有舟山（英国想占），很便于湾船；再南下为中国海，有厦门、汕头、香港（英国占了）、九龙（英国占了）、澳门（葡西占了）、广州湾等六个大口岸。

一地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地势平坦，水道便利，土壤很肥。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山西六省，多是山地。云、贵、陕、甘四省，更加干燥，不便耕种。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福建五省，虽多山地，却也肥沃。直隶、河南两省，虽多平坦，土地却不很肥。

一气候。我国气候，分为三段。北段乃黄河流域各省，天气很冷。南段乃西江流域各省，天气很热。广东在南段顶南的地方，正当热带，四季炎热，冬夏不分，且多瘴气。中段乃扬子江流域各省，天气温和，为我国第一乐土。但地势低下，潮湿得很。四季之外，春夏相交的时候，另有一季痗〔霉〕天好几十天。各样东西都要上痗〔霉〕，这时候风雨狠多。黄河北边，终年不很落雨；云贵二省，雨水顶多。

一物产。我们中国物产富足，各国都比不上。那顶要紧的，农产有

---

① 本篇为《地理略》的第四篇，原标题为《本国大略下》。

米、麦、高粱、豆、麻、丝、茶、棉花、竹、漆；矿产有煤、铁、金、银、铜、锡、铅、水银、朱砂、青矾以及各种珠宝宝石；各样树木鱼兽，无不俱全，而且很多。至于景德镇的磁器，江苏、浙江的丝绸，浙江、安徽、江苏的绿茶，云南的普洱茶和大理石，更算是世界上有名的物产。

一商业。我国出产虽多，可惜工艺不精，都是些粗货。所以商务虽盛，却是外国货进口的多，本国货出口卖给外国的很少。因此中国的银钱，都让外国人弄去了。我国本国的商业，黄河流域各省，做大生意的，都是山西人。做小生意的，都是山东人。扬子江流域各省，做生意的，多系徽州、宁国、宁波三处人。西江流域各省，做生意的，多系广东、江西、福建三省人。和外国通商的口岸，沿江沿海，共有营口、秦皇岛、天津、烟台、上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宜昌、重庆、岳州、长沙、杭州、宁波、温州、厦门、福州、三都澳、广州、汕头、琼州、三水、北海州等三十八处。此外广西的龙州，云南的蒙自、思茅，蒙古的买卖城，为四处陆路通商的市场。商务顶盛的地方，北方以天津为总汇，中部以上海、汉口为总汇，南方以广州为总汇。东西各国，来在我国通商的，有英、俄、德、法、美、奥大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荷兰、瑞典、丹马、秘鲁、巴西、孔戈、日本、朝鲜等十八国。但是我们中国人去到外国通商的，除日本、美国之外，他处极少，这岂不可恨么！

一交通。我国交通的道路，顶不方便。北方道路宽大，山岭稀少，马车还可以通行。南方道路不修，小车小船，均不方便。四川、贵州、广西、云南四省，山路险恶，行旅艰难。现在扬子江和各内河，通行火轮船。扬子江轮船的航路，上自汉口，下到上海。中国轮船公司，只有招商局，外国公司，有太古、怡和、大阪、临安、美最时五家。陆路的铁路，比轮船还快，行路运货，无不方便。现在将办的铁路，虽是不少，但只从北京到保定的铁路，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上海到吴淞的铁路，天津到塘沽的铁路，是中国自己造的。其余的像北京到汉口（归比国造），正定府到山西省城（归英国造），胶州到山东省城（归德国造），广东到汉口（归美国造），天津到镇江（归英、德两国造），上海到南京（归英国造），南京到河南信阳州（归英国造），缅甸国到云南省城（归英国造），安南东京到云南省城（归法国造），这几条要紧的铁路，都归了外国开办。行路虽很方便，但是

大权落在外国人的手里，真要制中国人的死命哩。所幸电报局，全国都有，权柄还都在中国人手里。自从光绪八年，天津到上海的电线办起。随后各省都安设起来，现在顶要的城池，大概都可以通电报了。寄信的法子，从前有驿站、信局二样，现在仿照外国法子，由国家办理邮政局，到是方便。只是本国邮政，要请外国人管理，实在是可耻得很哩。

1904 年 7 月 13 日 《安徽俗话报》第七期 署名：三爱

亡 国 篇

第一章 亡国的解说

“亡国”这两个字怎样解说？我们中国人懂得透的很少，先要懂得“国”字怎样解说，那自然就明白亡国是怎样解说了。这国原来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皇帝也是这国里的一个人。这国里无论是那个做皇帝，只要是本国的人，于国并无损坏。我们中国人，不懂得国字和朝廷的分别，历代换了一姓做皇帝，就称做亡国，殊不知一国里，换了一姓做皇帝，这国还是国，并未亡了，这只可称做“换朝”，不可称做“亡国”。必定这国让外国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权，被外国占去，这才算是“亡国”。不但亡国和换朝不同，而且亡国还不必换朝。只要这国的土地、利权、主权，被外国占夺去了，也不必要外国人来做皇帝，并且朝廷官吏，依然不换，而国却真是亡了。照这样看起来，我们中国，还算是一个国，还是已经亡了呢？依我说现在的国势，朝廷官吏，虽说还在，国却算是世界上一个亡国了。诸位若不相信，让我再将我们中国已经灭亡的现象，说给诸位听听罢。

第二章 中国灭亡的现象

上章所说的土地、利权、主权三样，被外国占夺去了就算是亡国，我们中国已经灭亡的现象，正是这三样呀！

一、土地灭亡的现象

土地是国家第一件要紧的东西。第五期报上说国家那一篇里也曾

说过，现在世界各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土，是尺寸都不肯让人的。常言道人人有三不让：一祖坟不让，二田地不让，三老婆不让。况且是一个堂堂皇皇国家，岂可随便将土地让给外国吗？我中国土地虽大，也挡不住今朝割一块，明朝又割一块，不上几年，这全国不要一齐割完了么。除现在各国总占的土地不算，今将北京政府，明明的订个条约，把中国的土地送给各国的列表于后。诸位请看呀！请看呀！！请看呀！！！

道光二十二年	英国	割取香港
咸丰八年	俄国	割取黑龙江省北境和吉林省东境
光绪二十一年	日本	割取台湾和澎湖列岛
二十四年	德国	租借胶州湾　以九十九年为期
二十五年	俄国	租借旅顺口和大连湾　以二十五年为期
同年	英国	租借威海卫和刘公岛　以二十五年为期
同年	法国	租借广州湾　以九十九年为期
同年	英国	租借九龙　以九十九年为期

以上所列的几处地方，不是我们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土，睁着眼睛让外洋各国占了么？况且香港、旅顺、胶州、威海、九龙、广州湾，是我中国五个顶好的海口，送了外国，尤其可惜。现在想在世界上算一个强国，通商行军，都必定要有海上的权力，因为现在五洲万国，都是海上往来，若一国没有海权，便活像人没有手足，不能行动了。但是想揽海上的权力，必定要大兴海军。想大兴海军，必定要本国沿岸，有顶好的海口，才好做海军的根据地，像那香港、旅顺、胶州、威海、九龙、广州湾，都是山围水绕，天造地设。祖宗遗留的海口，怎奈已经拱手让了他人。即使中国异日能够大兴海军，已没了绝好的军港，将兵轮放在什么地方呢？到〔倒〕是他们英、俄、德、法各国，在中国地界有了屯兵停船的军港，一旦有事，不是反客为主么。唉！我们黄帝老祖宗丢下来几千年的好江山，到了今日子孙们无用，糊里糊涂的让了外人。我每回北到天津，南到广东，路过外国占领我中国的旅顺、威海、胶州、九龙、香港这些地方，眼见得故国山河，已不是我汉种人的世界，既悲已往，又思将来，岂不是一件可恼可哭可惊可怕的事体么！

1904年7月27日　《安徽俗话报》第八期　署名：三爱

二、利权灭亡的现象

铁路、矿产、货物，这三样是一国顶要紧的利权。若是这三样利权灭亡了，那国里就是有皇帝，有官吏，也不算是一个国度了。列位弟兄们，听我将我们中国这三样利权，已经灭亡的现象，一一讲来。

（甲）铁　　路

现在世界上，万国交通，水有轮船，陆有铁路，瞬息千里，好像缩地法一般，所以现在各国，都拚命架造铁路。况且我们中国，地方着实大得很，东西南北，相隔都有好几千里，行路的人，都是用那小车小船，实在耽搁时日而且受罪得很。若是造了铁路，平日出门行路，运送货物，无不方便。至于和外国打起战来，运兵运粮，都要用铁路才好。譬如外国攻打中国北方，我们全国的精兵自然要调到北方，他若是变个方向，来攻打南方，用兵轮运兵，只要三四天就到了。我中国因为没有铁路，要想把兵再调到南方，至少也要十天，其间相差六七天，你看是怎么好呢。照这样看起来，我们中国要赶紧拚命在各省架造铁路，是一定不可移的道理了。所以从前的李中堂，现在的张制台，也曾极力请政府多造铁路，怎奈政府里的大臣，和民间的绅商，都不肯办铁路，说是洋鬼子的事我们不学。近来外洋人看见中国人不晓得自己造铁路的好处，便向中国政府纷纷请办各处的铁路。政府里那班大臣最怕洋人，也就不顾利害，把全国的架造铁路利权，一处一处，双手奉送了各国。现在据最近的查考，各国人所得在中国架造铁路的利权列表如下：

京津线	北京到天津	中国自造	已成	二百五十里
津榆线	天津到山海关	同	同	七百里
津沽线	天津到大沽口	同	同	
榆营线	山海关到营口	押于英国	同	六百里
东清线	哈尔滨到旅顺	俄国造	同	三千里
京张线	北京到张家口	俄国要造	未动工	
库张线	库伦到张家口	俄国造	未动工	三千里
正太线	正定府到太原	俄国造	已动工	四百里
芦汉线	北京到汉口	比国造	将成	二千五百里
粤汉线	汉口到广东	美国造	已动工	二千三百里

胶济线	胶州到济南府	德国造	已成	一千二百里
津镇线	天津到镇江	德英合造	未动工	二千里
津保线	天津到保定	英国造	未动工	
泽浦线	山西泽州到南京	同	同	
浦信线	南京到信阳州	同	已动工	七百里
沪宁线	上海到南京	同	同	
淞沪线	吴淞口到上海	同	已成	
宁沪线	宁波到上海	同	未动工	
宁汉线	南京到汉口	同	同	
滇缅线	缅甸到云南省	同	已动工	一千里
滇缅线	缅甸到顺宁	同	同	
海宁线	北海到南宁	法国造	未动工	
海云线	海防到云南省	同	已动工	
河龙线	河内到龙州	同	同	
闽汉线	厦门到汉口	日本国造	未动工	
京江线	北京到九江	美国造	同	

照以上的表看起来，中国自造的铁路狠少。英、法、德、俄、美、日、比七国，占得中国铁路的利权，有二十多条，而且都是些要紧的地方。俄、德占北方，英国占扬子江，美、法占南方，全国中往来要紧的大路，都让他们各霸一方。日后我中国就是有力量来造铁路，也只好在边疆小路，大埠通区已被洋人占尽了。现在各国谋富强的法子，都是以多造铁路，为独一无二的法门，他们侵占别国，也是以在别国承造铁路，为至妙极高的毒手。他铁路所到的地方，就是他国的势力所到的地方。你看我们中国，不到十年，十八省的铁路，都要造齐，热闹到很热闹，但是鸡犬不惊，山河变色，举目四看，十八省的火车，来往纵横，都是碧眼黄须人的世界了。大权既落在他们之手，日后我们中国人，只好帮他做做修路搬货的苦工，象那运货搭客无穷的大利，都归那洋人所得了。至于和他打起仗来，他更要用他的铁路，运炮运兵，到〔倒〕是反客为主，十分灵便。到那时我们四万万人民，便是束手听他糟踏。中华一片土，岂不拱手奉送他人了吗。列位若不相信，东三省就是个榜样。东三省自从让俄人造铁路以来，东三省的土地，还算得是中国的土地吗？东三省的人民，让那俄国鬼子，糟踏的还了得吗？现在内地十八省，那一省不有洋

人仿照俄国的主义，来造铁路呢。单说我们安徽，英国造的浦信铁路，岂不是走凤阳、颍州两府经过吗。唉！我们安徽人，个个还在睡觉哩，那里晓得我们安徽省，已经在英国人势力之下了，我哀我中国，我更哀我安徽。

1904年8月11日 《安徽俗话报》第九期 署名：三爱

（乙）矿　　产

一国里的财产，矿业要算是一大宗。我们中国的矿产，著名的多得狠，金、银、铜、铁，遍于全国，若是开挖起来，岂不是大大的一个富国么。但是这些矿产，现在大半都落在外洋人的手里，我看不到十年，中国的金银财宝，都要让他们搬空了。到那时候中国人都成了穷鬼，就是做矿工的人，也不过弄几个工钱糊口而已，大宗银钱，已被洋人弄去了。列位如若不信，待我将中国历年让给外人的矿权，一一说明于后。

山西省	孟县潞安泽州平阳府属的煤矿火油	英国福公司	限六十年
河南省	怀庆河南二府和黄河北各山的矿	同前	
云南省	全省铜矿和他矿	英法合办	限八十五年
四川省	六州厅县的煤火油铁等矿	英普济公司	限五十年
贵州省	平远县雾山的云母矿	法大罗洋行	限三十年
同省	印江县狮毛山的银矿磨岭的铁矿	法亨利公司	限四十年
广西省	上思州马尾岭的黑铅矿	法元亨公司	限三十年
福建省	建宁邵武汀州三府所属的各矿	法大东公司	限五十年
浙江省	严衢温处四府的矿	意大利惠工公司	
安徽省	铜陵县铜官山的铜矿	英华伦公司	限五十年
同省	潜山太湖宿松怀宁泾县繁昌六处	英人伊德	
同省	庐江凤阳定远寿州四州县的矿	巴西国人锡尼都	
同省	宿松县高家洼的煤矿	西班牙国通裕公司	
同省	贵池县和岭的煤矿	同前	

以上所列各处，都是著名的大矿，不已经落在洋人手里了么？山西的矿顶大，是山西商务局，送给英人的。河南的矿也不在少处，是河南巡抚送给英人的。云南的矿，是云贵总督送给英法两国人的。洋人每年还送二万两银子给云南的官吏哩。四川的矿，是四川保福公司的总办严翙昌，送给英人的。贵州平远县的矿，是天益公司，得十万银子卖把大罗洋行的。印江的矿，是宝奂公司总办曹允斌，送给法人的。广西

的矿，是天盛矿务公司总办马惟骥，送给法人的。福建的矿，是福建全省矿务官局，卖给法人的。浙江的矿，是本省不要脸的绅士高尔伊，每年得银十万两，便将四府的精华，卖把意大利国了。安徽的矿，是前任好抚台聂缉椝，送给外国的。列位呀！我中国的矿产，实在是富足得狠，若是自家开采起来，真是万世子孙使用不尽的财产。象这样的奇货，自家拘了风水的邪说，不肯开采，也难怪洋人都来垂涎，却好又遇了中国有这班好总督、好抚台、好总办、好绅士们替洋人出力，黑着良心，将本国四千年来祖传的金银财宝，你一处，我一家，私下里送了外人。这一班忘〔王〕八羔子，在外国到〔倒〕算是些忠臣孝子，在中国岂不是个大大卖国的汉奸么！我中国矿产虽多，也挡不住这班汉奸们送掉起来，实在是快得狠，大家这样纷纷乱送，也不用洋人带兵来瓜分，好一片锦绣江山，便自然自在的到了他的荷包里了。你看凡是一个国要富强起来，像那各处的铁路，各处的枪炮厂、制造厂，都是样样要兴办的，但是要办这些事，非有金、银、煤、铁各样矿产不可。我们中国的矿产既然落在外人手里，要想办那铁路、枪炮厂、兵轮厂、制造厂，拿什么来办呢，难道用纸做不成吗？一国没有铁路，运货运兵，都不方便了。一国没有枪炮厂、兵轮厂，怎能够敌挡外国呢？一国没有制造厂，工艺怎的能兴，国家怎的能富呢？所以〔一〕国的矿产若落在外国手里，那一国的死命，便也握在外人掌中。大利既去，大权既失，那时全国的人，只有供他奔走，仰他鼻息了，万世子孙，那有翻身的日子呢？我所以说中国失了矿产的利权，便是一种已经灭亡的现象，列位以为如何?!

1904 年 8 月 25 日 《安徽俗话报》第十期 署名：三爱

(丙) 货 物

世上无论一件什么东西，一好一丑，两下里比较起来，人人都要那好的，不要那丑的，这是一定的人情。人人欢喜那好的，那好的便一天一天兴旺起来，人人不要那丑的，那丑的便一天一天衰败下去，久而久之，便烟销〔消〕灰灭，不能生存在世上了，这是凡百东西好胜丑败一定的道理。照这样看起来，我们中国所出的百样货物，比较西洋各国的东西，那个好那个丑，列位都是知道的了。在下本来也想动用的东西，都用中国的货物，以免我们中国人的银钱，被外国人弄去了。但是中国的

货物，实在是不中用，非是在下无爱国心专门崇拜西洋人的话，实在是西洋货物，比中国的合用多了。譬如洋布、洋火、洋肥皂、洋蜡烛、洋针、洋钉、洋纸各项东西，列位有一个人不欢喜用的吗？我们中国自从道光二十二年，开五口通商以来，至今六十三年，洋货进口，一年多似一年。人人都知道我中国赔洋款的银钱，被洋人拿去不少，不知道这六十三年中间，那各国的商人，搬去我们中国的银钱，真是不计其数哩。我们中国人，虽有在外国做生意的，但是两下比较起来，历年总是外国进口货多，中国出口货少。据前几年洋关总税务司查进出口货的价值，列表于下：

年　份	进口货价值	出口货价值
光绪二十年	一六二，一〇二，九一一两	一二八，一〇四，五二二两
二十一年	一七一，六九六，七一五	一四三，二九三，二一一
二十二年	二〇二，五八九，九九四	一三一，〇八一，四二一
二十三年	二〇二，八二八，六二五	一六三，五〇一，三五八
二十四年	二〇九，五七九，三三四	一五九，〇三七，一四九

据以上所查的表看起来，每年都要少好几千万两银子，五年共少二万二千三百七十九万五千九百七十两。由此类推，通商六十三年，我中国的银钱，漏到外洋去的，这笔帐还算得清么？不说赔款和洋债的利息了，就是商务一项，年年这样吃亏，我中国人还有不一天穷似一天的道理吗？你道是什么缘故呢？无非是西洋货制造得好，人家愿买，中国货制造得不合用，人家不愿意要的缘故罢了。好的日渐兴旺，不好的日渐灭亡，这是天地间一定不移的道理。货物销不销，也逃不出这个道理。日本国从前未曾变法维新的时候，也是不知道考究工艺的学问，各种货物，都制造得不好，进口货一天一天多起来。随后日本商人，懂得这个道理，便大开工厂，仿造西洋各样货物，不到几年，国里动用的货物，一概是本国制造的。外洋进口货，一年少似一年，外国商人，想弄他们的钱颇不容易。到了近几年，不但日本本国人用的货物，是他自己造的，并且还能仿造各种西洋货，卖给中国、高丽、南洋各处，所以他能够国富兵强，不怕西洋人欺负。只有我中国，通商几十年，洋货日入，银钱日出，弄得国痨民贫，还不设法抵制。有钱的大绅大商，只知道买田做屋开店捐官，不肯拿钱开办工厂。读书的人，只知道教书谋馆做文章考功

名，也不肯讲求工艺制造的学问。举国昏昏，一天穷似一天。我看再过几十年，中国人所有吃用的东西，一概是外国进口货，那时中国人更不知要穷到什么鬼象。可怜呀！中国人的国灭了，连中国的货物都绝了种，你想这时候中国的人，还是快活不快活呢？列位仔细想想看，我也不忍说了。列位如若不相信，你就看现在的中国情形，各城各镇，都有几家专卖洋货的店，各人所用的东西，总有一大半是外国进口的货。近几年上海、通州、湖北、四川各处，虽设了几个制造洋纱、洋火、洋肥皂的工厂，然也出货很少，还不及洋货百分之一，怎能够挽回权利呢。至于做衣用的针和铁钉，人人都是用洋货。列位想想看，现在还有人用中国针和中国钉的么，这两样中国货已经是绝了种了吗！

1904 年 10 月 9 日　《安徽俗话报》第十三期　署名：三爱

三、主权灭亡的现象

一国有一国的主权，现在世界上，没有个没主权的国度。主权是什么呢？就是在国内办理各项政事，都有自己做主的权柄，决不受别国的干涉。就是在万国的交际上，按照万国公法，一国有一国的主权，那一国也不能够吃亏的，若被别国损害了一国的主权就是辱了全国，恐怕立刻便要翻脸。若是本国官吏，不知道保守本国的主权，让别国损害了，他的官儿立刻就做不妥。你道一国的主权，为何要这样贵重呢？原来一家都有一家的主权，若是自己家的事被别家侵害了，不由自家作主，尚且不能，何况是堂堂一个国度呢。若说起我们中国的主权来，在下真是含着眼泪不忍说了。为什么呢？我中国的主权，已经被东西各国夺尽了，到了今日，我中国那里还算得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呢。不过和女人孩子一般，听人家指挥播弄罢了。列位如果不相信，听我将中国一国的主权已经灭亡的现象，一一讲来，有心肝有血气的中国人听着：

（一）审判权。照万国国际公法上说：凡是自主国，在本国国内有完全审判的主权，无论是那一国的人，都要遵守他国的法律，犯了法都要归他国的官审判，按他国律治罪，惟公使是代表一国主权的人不在此例。若是外国人，归各本国领事管，不听所居留国的官审判，这叫做“治外法权”，意思是法权行到本国治外去了。所居留的那一国，让外国人有了

这样的治外法权，那国便叫做“被领事审判国”，老实说就是半自主国便了。列位你看我们中国，和各国所立的条约，不都是外国人归他本国领〔事〕管吗？现在世界各国之中，像这样的“被领事审判国”，只有土耳其和我中华两国。我中国更有可耻的，不但是在中国的外国人归他领事管，而且上海、天津这几处租界上的中国人，犯了罪还要归外国领事审判哩。你说我中国审判的主权，到〔倒〕是灭亡了没有呢？

（二）国防权。一国无论平时战时，都要设法防备敌国。譬如整顿海陆军，严守要隘，设这等种种的国防，以备不测，这是国家自卫上应有的权利，别国也不能够侵犯的。所以现在东西各国，国内也都防备森严，除非打败了战的时候，平日外国兵队，不能进他国境一步。若是有人，在他紧要的海口，测量形势，或是窥探他的炮台，拿住都要重重的办罪。至于别国的兵轮，要想开到他内江内河里去，更是万万不行的。就是停在他海口里，也要说明来历，并约定停泊几天。他允许进去，才能够进去，到了期限，就要开出，丝毫都不能含糊的。若是不依从他的规矩，便是侵犯了他国防的主权，他便以敌人相待，开炮轰打了。你看我们中国的国防，漫说沿海，就是内地的要隘，也听外人随便测量。漫说海口听外国兵轮随便停泊，就是长江里，也是任他出入上下，如入无人之境。长江一带各国的兵轮，你来我往，跑得比中国人还熟些。现在得一步进一步，还要跑进洞庭湖、鄱阳湖里去操水操，渐渐的有反客为主的势子，中国人那敢拦阻他，直同表〔婊〕子院一般，听大老官们随意进来玩要罢了。中国的文武大官，每逢外国兵轮过境，只忙着应酬接风，乘便还要讨讨好，想教外国人在政府里说他几句好话，便可以升官发财，那里管什么国防不国防呢。

（三）收税权。目下万国交通，断不能闭关自守，各国通商，彼此都有益处，原不必禁止。但是设关收税，各国都有自己做主的权柄，无论抽收若干，别国都不能干涉的。我们中国江海各关进口税，自从立约通商以来，定为值百抽五，至今不能更改。无论中国外国，没有这样轻的税则，至少也值百抽十，甚至有值百抽百的，中国关税这样轻，国家这样穷，要想把关税加重一点，外国都不答应。关是中国的关，加收关税，是中国主权分内所能够做的事，只因外国不准，便不能够加，这还算有收

税的主权么？再者各省的房捐铺捐，全中国人，没有一家不出的，独那些不明白国家大义的教民，倚仗着外人势力，不肯出捐，官也就不能奈何他，这不是中国失了收税权的凭据么。

（四）航路权。一国的内河，虽不能禁止外国的商船来做生意，但是本国人的航路权，外人是断乎不能干涉的。譬如英国、日本国，他们国的轮船公司，随便怎么做生意，别国人能干涉他么？都是我中国长江的招商局轮船，必定要和外国的太古怡和洋行，约定一样的船只，不能够独自加添。长江是我中国的长江，招商〔局〕是我中国的轮船公司，只有中国可以限制外国航路权，那有外国公司，能限制中国航路权的道理呢？至于内河的航路，也是各国一概通行，中国人小火轮，多半还要挂洋旗，才不受洋关和地方官的挑剔。列位你想本国的主人，不能禁止外客的航路权，这还罢了，反来本地主人，还要仗着外客的势力，才能够有航路权，这不是反客为主了么？

（五）设官权。设官理政，也是各国主权分内应行的事，无论怎样升降调转，都由各国政府自己做主，别国不能丝毫干涉的。只有我们中国，无论文武大小官员，只要不如外国人的意，外国人就可以叫中国政府，马上革职或是调到别处去。驻外国的公使，是代表一国主权的人，外人不能侵犯的。中国简放各国的公使，往往要和各国政府相商，他答应了，才敢放去。戊戌年中国驻德国的公使，放了黄公度，德人不答应，中国只得换别的人。至于说起税关的税务司来，税关是中国国家所设的，税务司是中国政府所派的，中国政府无论派什么人，都不与别国相干。偏偏中国全国江海关的总税务司，被英国人把持了几十年，全国的财政邮政，都归他一手包揽，政府不能够改换他人，列位你想这不是一桩希奇可怕的事么。

（六）货币权。货币乃是全国财政的机关，各国都是通用本国所做的货币，别国的钱，断不能在本国使用的。只有我们中国，外国的英洋本洋，一概通行。本国所铸的龙洋，缴纳钱粮国税，还不能用。至于天津、上海二处，外国的钞票，市面都能通行。这样事关系一国货币的主权也非同小可哩。列位呀！照以上所说的看起来，我们中国土地、利权、主权，那一项不是已经灭亡的现象呢！现在虽说是有四万万人，上

面的政府官长何等威风，下面的士农工商何等快乐，殊不知大家都落在外国人势力之下，还有什么威风快乐呢？事到如今，若说还没有灭种，还没有亡国，真是不害羞的话了。

1904 年 11 月 7 日 《安徽俗话报》第十五期 署名：三爱

第三章 亡国的原因(一)

照上一章所说的中国各种灭亡的现象，我中国是一个已经亡了的国，列位是知道的了。但是堂堂一个中华大国，怎么就弄得这步田地呢？凡百事必有原因，方有结果。若说起中国所以亡国原因来，这话却长得很。列位如不嫌烦，待在下一桩一桩讲出来，大家若以为然，便痛改前非，或者可以起死回生，也未可知哩。你道是那几桩原因呢？也不是皇帝不好，也不是做官的不好，也不是兵不强，也不是财不足，也不是外国欺负中国，也不是土匪作乱，依我看起来，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

第一桩，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我们中国，家族的制度，在各国之中顶算完备的了。所以中国人最重的是家，每家有家谱，有族长，有户尊，有房长，有祠堂，有钱的还要设个义庄义学。在家族上的念头，总算是极其要好了。个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做官原来是办国家的事体，但是现在中国的官，无非是想弄几文钱，回家去阔气，至于国家怎样才能够兴旺，怎样才可以比世界各国还要强盛，怎样才可以为民除害，怎样才可以为国兴利，这些事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一生所筹画的，不外得好缺弄钱回家买田做屋，讨小老婆生儿子，儿子念书发达，女儿许配财主婆家，这些事都无非为着一家，怎算是为官报国的本分呢。至于士农工商各项平民，更是各保身家，便是俗话所说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若和他说起国家的事，他总说国事有皇帝官府作主，和我等小百姓何干呢！越是有钱的世家，越发只知道保守家产，越发不关心国事。列位

呀！列位呀！要知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国若大乱，家何能保呢？一个国度，是无数家族聚成的，一国好比一个人的全身，一家好比全身上的一块肉。譬如一块肉有了病，只要全身不死，这一块肉的病总可以治得好。若全身都死了，就是你拚命单保这一块肉，也是保不住的了。我所以说一国大乱，一家不能独保，便是这个道理。你若定要说国事不与一身一家相干，我还要说一件事给大家听听。你不看庚子年拳匪闹事的时候，北方的人说这是国家的事，有皇帝作主，和我们百姓何干？南方的人说这是北方的事，与我们南方人何干？殊不知联军破了北京，被洋兵糟踏的，还是百姓，还是皇帝呢？被抢被劫破家荡产的，还是皇帝，还是百姓呢？议和之后，赔款四万万两银子，还是皇帝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还是百姓出的捐呢？乱事虽在北方，筹议赔款，南〔方〕几省到底摊了没有呢？像这等家国相关的道理，大家仔细想想便明白了。从前有一个古国，叫做犹太国，在亚细亚洲西方，只因犹太的百姓，但知有家，不知有国，把国里的事，都丢在脑背后，弄得国势渐渐的衰弱下来，随后被土耳其国灭了，一直到如今，犹太人东飘西荡，无国可归，到处被别国人欺侮，只因没有国家保护，只得忍气吞声，任人陵〔凌〕辱。即如去年，在俄国的犹太人，被俄国杀死的贫富老幼，也不知有多少，犹太人没有国家出头和俄人争论，真是哑子吃黄连，说不出来苦哩。我们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毛病，正合〔和〕犹太人一样。只知有家，所以全国四万万人，各保身家，一国的土地、利权、主权，被别国占去了，一毫都不知道着急。不知有国，所以看着保国救国的事，不是为非作事，就是越分办事，不知道家国相关的道理，所以道国家的兴亡治乱，与我身家无关。还有一班目无国法，丧尽天良的人，甘心替外国人当走狗，或是做汉奸，打探中国军情，告诉外国；或是替洋兵当引导，打中国人；或是替外国人出力，来占中国土地；或是贪洋人的财利，私卖矿山铁路的利权；或是倚仗洋势，抵抗官府，欺压平民；像做这等种种黑心的事，不都是因为不懂得爱国的大义吗？我所以说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是中国人亡国的原因哩。

1904年12月7日　《安徽俗话报》第十七期　本篇未署名

亡国的原因(二)

第二桩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俗话常说什么“靠天吃饭”、“万事自有天作主”、“穷通祸福，都是天定”、“万般由命不由人”、“听天由命”、“拗得过人，拗不过天”，像这般糊涂的俗话，也不知有多少，一时那里说得尽。总之以为世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个天命作主，人不用费一毫心，用一丝力的，若无天命，就是费尽心力，也是枉然。哈哈！这样话真是不通得很，譬如靠天吃饭这句话，人若是不出去做事弄钱寻饭吃，坐在家里，难道天上吊下饭得来吃不成吗？就是有柴有米放在家里，若是不用人力去煮，但靠着有命的不死，那米能够自然熟着跑到嘴里来吗？照这样看起来，无论什么事体，但知靠天命，不去尽人力，是断乎不能的了。偏偏我们中国人，无论何事，都是听天由命，不知道万事全靠人力做成的，因此国度衰弱到这步田地，还是懞懞懂懂的说梦话；说什么天命如此，气数当然，人力不能挽回。我想说这些话的人，并未尝出过人力挽回，何以晓得人力不能挽回呢？最可笑的，是有一班人说道：我中国现在虽是衰弱，不过一时气运不好，终有兴盛的日子，洋人不过一时横强，好比日中的露水，不能够长久的。唉！中国人也是人，洋人也是人，他何以该气运好要兴，我何以气运不好该败呢？我看断无此理。天地间无论什么事，能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兴旺，不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衰败，大而一国，小而一家，都逃不过这个道理。若是国家的事，人人都靠着天命，束手待毙，不去尽人力振作自强，便合那不出去弄钱做事，专等着天上吊下饭来吃的人差不多。这样国度，那里还有能够兴盛的日子呢?！我中国人都是听天由命，不肯尽人力振作自强，所以一国的土地、利权、主权，被洋人占夺去了，也不知设法挽回哩。我看日后洋人来灭中国，中国人做洋奴，扯顺民旗的，少不得又是这班听天由命的人了。何以见得呢？因为他们不信服有人力胜天的道理，专门听天由命，日后洋人若是得了中国，他们也就不会用人力来抵抗，只是抱定听天由命的主义，扯起顺民旗，做洋人的奴隶罢了。不但日后洋人来是如此，你看我的中国自古以来换朝的时候，那新朝的皇帝要出来

收伏人心，也都是用天命来压服人，所以皇帝叫做天子，上谕开首就是什么“奉天承运”，建国的年号，也是常用天字，像那天启、天命、天聪等类。试把中国二十四史细细的翻来一看，那一朝开创的皇帝，起兵要夺朝代的时候，不是用什么“天命有归”、“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等话头来笼络人呢？那班愚民，也就信他是有天命，还附会道他是什么紫微星下凡，又说是什么十八罗汉转劫，所以众人才不敢不服从他哩。他们信服天命有两种：一种是邪说，一种是势力。邪说是造些极荒唐的谣言，象那汉高祖赤帝子斩蛇，汉光武龙气的话一样，愚民便信服他是真命天子去做他的百姓。势力是什么话呢？那天本是无声无臭的，那班听天由命的人，究竟不知道怎样是得了天命的凭据，便把何人势力的大小，定天心的向背，那个势力大些的，就以为他是天命所归，就服从他做他的顺民。现在洋人在中国的势力，一天大似一天，有些人此刻所以不肯去做洋奴顺民，还以为是盛衰循环的道理，只望中国终有重兴的日子，倘若后来见中国终久不能兴盛起来，他却不怪中国人，不能尽人力振作自强，还要疑心到天命归了外国，便抱定听天由命的主义，自然死心踏地的去做洋奴顺民，不以〔为〕奇了。唉！照这样看起来，我中华几千年文明的大国，竟要被听天由命四个字，遗〔贻〕误大事了。列位要知道天是一股气，并没什么私心作主，专要洋人兴旺中国衰败的道理。命是格外荒唐的话了，俗话说得好：“祸福无门，为人自招”，那有什么命定的话呢？不过是算命的胡乱凑几个天干地支叫做命，骗骗饭吃罢了。我中国人到了这样时势，还要听天由命，不肯尽人力来挽回利权，振作自强，那土地、利权、主权，自然都要被洋人占尽。我们丢下不要的东西，旁人自然要拿去，这是一定的道理，那里能怪得天怪得命呢?!

1905 年 6 月 3 日　《安徽俗话报》第十九期　署名：三爱

东海兵魂录

现在世界上有一件顶大的战争，不就是日俄的战事么？俄罗斯国何等强大，那一国不怕他？这一战却被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论起国势来，俄罗斯也不弱似日本，只是日本兵士的性质，自古轻死好战，那全国一种尚武轻文的风气，日本人自称为“大和魂”，所以这回和俄国开战，人人都以捐躯报国为荣，拚命向前，俄兵敌挡不住，连战连败。因此日本军人（凡是当兵的做武官的，都叫做军人）的名誉，遍传各国，各报上所载日本军人的美谈，可泣可歌可敬可爱的事，实在是多得很，待我一样一样演出给我们中国的军人。做个榜样呀。

负伤渡河

当九连城大战的时候，有一某中队的一等兵，名叫山管松的，正在浮水过河，敌兵飞来一弹，穿通右边的手膀子，血流不止，他还是若无其事，忍痛随众过河，向敌军炮火猛烈的地方前进。夺得了东方的炮垒。随后又扒山过岭，追赶敌人的败兵，苦战一日，他没说一句受伤的话，到夜里全军停战，方才解开军衣，医治伤口，队长才知道他受了伤，其勇猛耐苦如此。

林夫人

海军大佐林三子雄的夫人，性情壮烈，不差似男子，自大佐出征以后，独守春阁，未曾滴过半点相思之泪。适第三次闭塞旅顺口的信息回国，举国欢呼，独夫人陷于悲惨的境遇，母病身亡，胞兄就是这次闭塞旅顺口，在初濑船上，丧了性命。香泪未干，不久又接了林大佐在金州战死的消息，他人以为林夫人不知怎样悲伤了，殊不知夫人接了大佐战死的信，马上到电报局打听详细的情形，举止谈论，没有毫丝笃乱悲伤之

色，日本人都说真不愧为武士之妻。

义父义子

步兵曹长姓富田名叫丰的，富田定静的次子年二十六岁，战死于南山之役，丰幼时尝自道："我为军人，必死于战场。"这回奉调从军征战，便大喜道：这才可以露男儿的真面目了，即忙回到乡里，辞过祖先坟墓，又告别父母朋友亲戚道"我此行原不望生还，我虽死亦无恨，愿两亲和诸戚友亦勿为我悲。"随后攻陷金州，又打南山，已经中了枪伤，还奋勇督兵前进。将要夺得敌人的炮台，忽来一弹，穿胸而死。丰父定静，年已七十，得了他的爱子战死的信息，并不滴一点英雄眼泪，人问其故，定静笑着答道："我之期望丰儿，和丰儿平生自负，原都是如此，有何可悲？且因捐躯报国而悲，那还算得是大丈夫吗？"

义母训子

预备步兵山田英道奉调出征的时候，英道的母亲呼英道站在面前说道："你父遭幕府的毒手，不肯受辱，在江户剖腹而死，全了武士的身分，你是这样人家血后，在战场该十分忠勇，方才不玷辱先人的名誉呀。"

无泪的烈女

烈女名叫多计子，现年三十五岁，乃步兵少佐大庭景一的夫人，少佐出征之时，夫人多计子在家专心教育子女，不幸少佐在分水岭阵亡，夫人得报大惊，又寻思到军人之妻，见良人死于战场，稍有悲伤，便是军人的大辱，自此发誓不叫人看见他有一滴哭夫眼泪，仍是教育子女一如平日。

一千勇士

前月日本运兵船没有用兵轮护送，走到海中，突遇俄国兵轮炮击，强弱不敌，又逃走不得。陆军中佐领知源次郎自知已无生路了，便带领兵士排列舱面，高唱日本国万岁，将军旗烧毁，以免为敌人所得。遗羞帝国，并同山县少佐，都拔剑剖腹自尽。将校兵士，随同剖腹自杀，或被

中敌弹而死的，有好几百人，另外还有四百人，赤身露体，跳入海中，还大呼日本帝国万岁，高唱军歌，这回死得如此义烈，不肯做降虏受辱的，共计有一千勇士。

军神

三月二十七日，日本舰队第二次闭塞旅顺口的时候，有一位中佐名叫广濑武夫的，坐福井丸奋身前往，临动身时曾题诗船上，誓不生还。当福井丸正进旅顺口时，将要下锚，中佐便叫兵曹长杉野孙七去到船舱，烧发爆药，杉野孙七忽被俄国鱼雷炮击而死，中佐还不知道。到了福井丸将要沉的时候，船上的人都下舢板船逃归本队，中佐因为不见了杉野，便去上船寻找，寻不着又下舢板，像这样上上下下寻找了三遍，福井丸已经沉下，海水平了甲板，中佐不得已，才坐舢板退走。不幸忽然飞来一炮，正打中了中佐，中佐全身便随炮弹飞落海中。只有铜钱大的两块肉，留在舢板船中，日本人听了中佐的凶信，无不哀其惨烈，至呼为军神。按中佐祖宗相传十几代，都是有名的武士，中佐幼时就立志要做一个烈烈轰轰的军人。方不玷辱先人的名誉，所以他生平眼中，只有军国二字，他事毫不关心。今年三十七岁，还不肯娶妻，中佐言道“军人有妻，极其累赘，一旦临事，此身当献于军国。无论何时，军人都当与死为邻，若一娶妻，便明明要叫他做寡妇，还是当初不娶的为妙。”中佐并不喜酒色，最好拳术，时以捐躯报国自负，这回果偿素志，真不愧为武门之后了！

弃妇从军

新泻县有个小林久二郎，和同村某姓女子，已经约为夫妇，本年二月初五日正在举行合卺之礼，忽奉召集出征的命令。媒人亲友，莫不为之失色，小林却很欢喜，从容说到：“奉军令去救国难，一刻也不能缓，我此番一去，决意以身许国，不愿生还。请以今日合欢之杯，痛饮生平壮别之酒。”说罢，自己先满饮一杯，更劝新妇也饮一杯，便得意扬扬，大踏步出门去了。

一死报国

自东京近卫师团下了召集的命令，二月十三日，有一宫泽米市，年二十六岁，来应命归队。队兵叫医生检查他的身体，因为他身体不合格，不许从军，放他回家。宫泽大失所望，垂头丧气而去，不多时又来到营中，对队长说道："我若半途而归，不得从军，有何面目回家去见父兄子弟乡党亲友呢？队长若断定不许我出征，我就在这里一死以报国。"意气极其壮烈，在座的都大为感动。

金州丸死难的壮士

本年四月二十五日，日本运兵船金州丸装载步兵一百二十九名，行到中途路上，遇着俄国五只兵舰，俄舰即发号炮，命日船停轮，日船不从，俄舰又发信号道"与其一时犹疑不决，全船的人员，都要送命，你等何不速弃你船，来归降我大俄国军舰呢。那船长和用人们，听信都纷坐舢板投降去了，惟有陆军将士，都安坐舱内，中队长椎名大尉，出来四面一看，知道已临绝地了。复回舱内，对众兵说道：敌人乃强大的舰队，我们都是陆军，势必不敌，大家各整武装，静心等死便了。众兵听了，泰然端身列坐，毫无忧色。不多时俄舰来一兵官，和两名兵，到舱里看见日本将士个个严然端坐，大吃一惊。随即下舢板去了。此时椎名队长又对众兵说道："我等死期已到，大家都当洁身自尽，不当受辱敌国，请齐声高唱帝国万岁，从容就死。"言还未了，忽听隔舱机器房里，轰然一声，潮水涌进舱内，乃知俄舰已发水雷，众人既已决死，但因眼见敌人攻击，不能报复他一枪一炮，死不甘心，于是众心一致，跳出船顶上将士排列，高唱一声"帝国万岁"和联队歌，一齐开枪，俄舰见了，大吃一惊，随即退后三百米远，且发来大炮鱼雷，打中船身，机器破裂，海水漫了船顶，众兵还站在水中发枪，枪弹完了的，便拔剑自杀，或两人对刺，情形十分惨烈。此时俄舰再发鱼雷，正中船身，船便分为两断〔段〕沉下，此次金州丸中壮士葬身海底的，共七十五人，漂流水面，遇救生还的，有五十四人。

1904年8月11日 《安徽俗话报》第9期 署名：三爱

黑　天　国[1]

第一回　犯朝纲身陷黑天国
受奇辱拳击巡警官

话说紧接中国属地蒙古地方，就是俄罗斯国的属地，平沙万里，人烟稀少，统名西伯利亚。这西伯利亚，东西七千多里，南北四千多里，近几百年来，俄罗斯收为属地，在那里修造铁路，开采矿山，以为进窥东亚地步。只是西伯利亚，本来是一片冰天雪地，穷漠荒郊，俄境的人，都不愿来受此苦役，因此俄政府设了一条妙计，专发配一班军犯，来此充当苦役，年长日久，逐渐增加，西伯利亚各城，变成了罪人的聚会之所了。俄国的刑残酷，世界各国所通知，至于监督西伯利亚配军的官吏，看待囚犯，更是捶楚鞭笞，苛虐备至。还有一椿极不平至可惨的事，你道是什么呢？原来俄国也是一个专制政体，君主贵族，独揽国权，严刑苛税，虐待平民，国中志士，如有心怀不服，反对朝廷的，便要身首异处，或者人犯众多，或者是罪证不确，无罪杀人，又恐怕外国人看了说闲话，便也一概发配到西伯利亚，充当极苦的矿工，受种种的严刑虐法，便是暗暗的置之死地。无论什么好汉，一到配所，便叫他呼天不应，插翅难飞。历年以来，那一班英雄好汉文人学士名姝闺秀，只因干冒宸严，一经发配到西伯利亚，便同活埋一般，能望生还的，千百人中，难得一个。其余葬身绝域，饮恨千秋的，至今也不知有多少。因此各国人都称西伯利亚叫做“黑天国”。

---

① 《黑天国》系陈独秀25岁时(1904年)所作，曾连载于《安徽俗话报》第十一、十三、十四、十五期上，笔名“三爱”，只写了四回，没有写完。原文无标点符号，亦不分段。原件现藏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

却说这黑天国的狱官巡警，个个都是至贪极暴的蠢物，比那阴曹十八层地狱的夜叉鬼，还要狞恶十倍。他们遵奉朝廷的密旨，待那得罪朝廷的囚犯，格外残刻，非到结果他不止。因此这班囚犯，受尽千辛万苦，奇冤莫诉，百口难言，种种可恨可叹可哭可怜的惨事，在下这一枝笔，一时也写不尽。现在单说一件极痛快极有情致的趣事。

在西伯利亚某处，有一所矿洞，名叫拿真士克，矿洞旁边，有一座监狱衙门，名叫欧客婆。有一年正当冬令初交，满天雨雪，由俄京送来机布府的囚犯一名，这囚犯年记〔纪〕约摸二十四五岁，生得仪表非凡，但是形容憔悴得很，身带枷锁，屈在小小的囚笼里面仰天长叹道："我好不幸，怎当发配到这等所在，你看这水流激石风吹落叶的声音呀，就是无情的溪流木石，也知道替我悲伤，难道……"。话犹未了，只见监狱官头戴风帽，身穿黑衣，手持文书，急命带囚中犯人进狱。这囚犯刚挨身入门，撇面见一凶汉，面上刺了逃犯两字，双手缚在背后，立在那里狂叫。监狱官便喝问何事，看守的巡丁答道："他乃是阿哥克船厂一名逃犯。"凶犯又大叫道："唉！我喉干，热病将死，那位善人，赐我一杯水。"喊声未绝，身忽扑倒地上。那巡丁毫不动怜悯之心，回看门外有一乘囚车，便将凶汉捆在车上。这时监狱衙门里，正在做天人会，官吏满堂，歌午〔舞〕弹唱，其乐无涯，只有那凶汉，喊得喉破，也不能够得一滴水。这时那新来的囚犯，只见凶犯口破出血，狂叫的声音，还是不绝，见他这般困苦，回想到自己身上，不觉一阵心酸。怔怔的立了好一会，随即转眼四面一看，无非是些兵营和警察的衙署，后面高山环绕，蜿蜒千里，满山的怪石白雪，拿真士克矿洞，也就在这山脚之下，虐待犯人的刑具，到处陈设。这囚犯见了种种惨状，更未免触目惊心。这时那凶汉已经喊得喉干气短，却好有一位乐师，领了两个女郎，匆匆走出，口操似俄国非俄国的话，向凶犯问道："你哭些什么?"只见那凶汉园〔圆〕睁着眼睛，用手指着看守的巡丁骂道："这畜生，他将刺我面上字的硫酸，滴在我咀里。"说着便举手指着他自己肿而烂的舌头说道："这里和热铁一般。"那乐师闻说，忙将外套里一瓶清水取出，命那女郎灌在凶汉口中。凶汉定睛呆看了乐师多时，大声道："多谢了！多谢了！"那囚犯也对乐师说道："我也要代凶汉谢君慈悲。"说话之间，欠身致礼，露出衣衫上赤色记号。乐师

便知道他乃是得罪朝廷的犯人，即忙谢道："足下义士，鄙人何敢受足下的厚礼，鄙人生在巴黎哈基街，素爱自由主义，不受官吏驱使，世界之中，唯自由万岁。"话犹未了，巡丁突来厉声喊道："乐师！监狱官叫你去，快去！快去！"这时乐师又低声对囚犯说道："请足下忍耐，忍耐为第一要着。"说罢匆匆而去。只是那囚犯还觉得恋恋难舍，长叹一声道："此人不啻是我的亲骨肉呀！"

不多时，巡丁便推囚犯出了这监狱，只见一矮秃子，大摇大摆的走上前来说道："我乃是监守官，需要登记囚犯的号数。"说着便举手擘开囚犯的衣襟，来查看囚犯的号数，不意寻出一张张照片，囚犯急得面红耳赤，忙推开监守官，将相片藏起。监守官不解其故，强要查看，囚犯大怒道："我所佩的，不过是一女郎相片，有何妨碍，你管我则甚？况这女郎并非歹人，乃诗人唐美图的女公子，人人称她是天下义士。我配了她的相片，又该犯了什么罪了么？"监守官答道："原来是她的相片呀，此人我却略知一二，日前他们也曾充当过矿洞的苦工。"囚犯接着道："如此便求先生格外垂爱于她，不可以看她是个弱女子，别要难为了她呢。"监守官说道："他们已轻减了罪，搬到别处去了。"囚犯闻说，急忙笑盈盈的问道："先生，你可知道他们现在什么去处？"监守官道："住在伊哥克地方。"说罢，便将囚犯的号数，记在簿上，随即亲自押送到矿洞里来，见了管洞的巡警官，便问道："叶阿狗先生，又新来了一名囚犯，这里出了空穴没有呢？"（出了空穴，是说当苦工的犯人死了一个便叫做出了一个空穴，做苦工的犯人听了这话甚是难受）警察答道："恰好，此地一礼拜内，这班东西出了三个空额（就是死了三个苦工）。"说着还园〔圆〕睁着两个如狼似虎的毒眼，不住的瞅着那囚犯，囚犯恐怕他要问名姓，便开口说道："我名叫荣豪，取笔过来，待我写给你吧！"巡警满脸堆下怒容答道："混帐东西，你敢说我不认识字么？"停了一会儿又道："我要记下你的号数。"监守官在旁答道："第一千三百六十七号。"临行时又嘱咐巡警道："第十五舍只有两囚，将荣豪放在那里便了。"荣豪见了这般光景，便如冷水浇背，浑身不住的发抖。自己寻思道，巡警本是侵害我身的魔鬼，今又遇着了这个蠢物，随即偷看巡警一眼，那种狞恶的容貌，实在令人害怕，以后还不知道他要下何等毒手。荣豪正立在那里七上八下的设

想，心中小鹿儿冲撞似的乱跳。不觉巡警举起鞭子，指手画脚的说道："我这儿做苦工的人，都是囚犯，你也要照样去做，我是管你们这班东西的，你可要好好的听我驱遣，可别要找苦子吃哩。"荣豪突闻此语，大吃一惊，好像青天打了声焦电，吓得手足无措，只得挨近洞旁。只见那班做工的囚犯，个个蓬头赤足，身披羊裘，破烂龌龊，臭不可闻，回看自己身上的衣帽，虽说旧些，却比他们还好看几百倍。荣豪看见那班苦工的情状，已经替他们伤心不了，又想到自己身上，将来也就要到这种地步，更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只因巡警催迫，也不得不跟随众囚犯，去到矿洞。刚走到洞门，探头朝里一看，黑黯黯的也不知有多少丈深，心里着实害怕，怎奈巡警还紧紧的逼他下去，荣豪眼看没法可设，只得顺着梯子下去。原来这矿洞已挖成一大深坑，只有一梯子，靠着壁陡的土墙，洞里面只有几盏半明不灭的路灯，上下的人稍不小心，一跤落下去，便要跌个死去活来。荣豪扒到洞底，手持那好几斤重的一个铁锤，去开挖矿石，敲得那山谷丁丁冬冬的四面响应，真令人听了毛发皆竖，若是山谷倒下来，便刚好活埋在里面，生一百条腿都跑不出去。而且这洞里，又深又曲，外面的空气透不进去，呼吸十分为难。加之洞里矿屑灰尘乱飞，在里面打一点钟，七窍里都塞满了。荣豪本是个文弱书生，怎能吃得住这样苦工，在那里做了不多一会，便力倦神昏，翻筋斗倒在地上，足足的死了半句钟，方才渐渐醒转过来，长叹一声道："我自从被拿以来，牢狱的苦况，已经受了不少，却未曾经过这样的苦楚，从前常听人道，西伯里亚的配所是'黑天国'，我今身亲此境，果然是话不虚传呀！"叹罢睁眼一看，四面做工的众犯，个个手忙脚乱，满面灰黑，额上还刺了钱大的烧印。荣豪将众人个个打量了一番，不由的怒从心发，扑翻身扒将起来，对着众囚说道："诸君，你看我们俄国，容留这种大逆不道的君主，设了种种酷刑，定了种种苛税，把全国的好同胞，都害的衣食不周，身家不保，他只管躲在皇宫里快乐。这还不足，还要在西伯利亚，设些这样的害人坑，将全国中反对他的人，一网打尽，天生我俄罗斯人，怎么活该要遭在这昏君手里呢？"众囚闻说，都掩面痛哭。荣豪再待开言，只见巡警气凶凶的走来，对荣豪举起鞭子骂道："你为什么不做工？若要偷懒，我这鞭子却可医治得。"这时荣豪正是心绪如麻，忽听得他这番辱

骂，禁不住无名业火，陡起三千余丈，厉声答道："你的鞭笞要挨我身，我的拳也能送你的命。"说着不觉一拳已落在巡警面上。荣豪自知造次，必遭毒手，便直挺挺的盘地而坐，待他处置。要知这巡警究竟怎样对待荣豪，荣豪此番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惊奇遇众犯问根由
愤穷途荣豪寻短见

话说荣豪负气打了巡警官一拳，自知不免，不料叶阿狗并不太生气，不过圆睁两眼对荣豪说道："我要送你的狗命，不费吹灰之力，活该你这小子要走运，正遇着我现在有了一件大大的喜事，姑且饶恕你一次罢了。"说罢，洋洋得意的去了。这里荣豪一惊一喜，呆呆的坐在那里出神，那班众苦工，先前都替荣豪捏了一把汗，随后又看见巡警官如此这般，也都摸不着头脑，十分诧异，只约摸着荣豪有些来历，齐声向荣问道："你是何处人，犯了何罪来到此地呢？"荣豪惊了半晌，作声不出，直待众囚大声问了数遍，才醒转过来，站起身来答道："我先在机布府太学读书，因和反对政府的秘密党有谋，巡警官突入我寓中，拿我下了狱，并将我信件书籍，一一搜去，当堂查验，并没有实在犯罪的证据。那刑官沉吟多时，便道，三年前有一诗人，名叫唐美图的，父女二人，曾犯国法，发配到欧克婆地方。荣豪既与此人相识，须是同党，这就是他的罪名，也发配他到那里便了。定罪之后，过了半月，便起解到此。"众囚闻说，才知道荣豪的来历，知他犯罪的根由。内中有一囚，两眼直看着荣豪说道："你原来和那唐美图父女相识呢，那女郎名叫能智，生得天仙一般，只是每日没早没晚，口中不断地说什么荣豪！荣豪！原来荣豪正是你。"这一席话说得荣豪又惊、又喜、又悲、又快。回想唐美图父女情形，和拳打巡警的事体，恍忽好像隔了一世的光景，怔怔地立了片刻，又想到身陷在万重地狱，不知何时才能够复见天日。只得一面作工，一面设法逃出，去到伊哥克，寻找唐美图父女。荣豪正在那里想得出神，耳边忽听得焦雷似的訇然一声，惊得目瞪口呆。你道是什么声音？原来是

离荣豪身边不过二丈多远，有一班苦工，手拿斧凿，开挖矿路，不料岩石崩倒下来，同泰山压卵一般，可怜好几十个苦工，一齐葬身石下了。

傍晚工役已毕，荣豪才随众囚顺着梯子，扒了两点钟，才出洞口。这时荣豪身疲力倦，走不到几步，忽然两眼昏黑，一跤倒在地上，自觉浑身毒气上冲，头热如火，两耳鸣鸣的叫，多时才醒转过来。自己寻思道，与其这般生受，不如早早死去，离了这苦界的干净。回想起岩石崩倒的时候，那班囚犯，虽说是死的苦，倒是早死了的好。荣豪想到这里，决计自寻短见，随后三四天在矿洞里面，都是坐在将要崩倒的那岩石上面，瞑目待死，并用死力推那岩石，那岩石还是不动。

这时荣豪不能即刻寻得死路，心急如焚，一日忽身染重病，浑身大热，不省人事，巡警将他送入病院。过了二日，病势略好，还不知身在何地，定神细看，才知道在一顶小小的板屋里面，吊了数层木棚，无数的病人，睡在棚上，屋内光亮不通，空气恶臭，呻吟苦楚的声音，四面不绝。忽有一阵奇臭的气味，扑鼻而来，荣豪屈身坐起，向黑暗中仔细看，只见隔壁棚上，有两个兵尸，尸身已经腐烂。荣豪一见，浑身发抖，便自言自语道："我决计自杀了，我决计自杀了。"说罢，转身下棚，回到牢狱，将病院内这般情形，从头至尾，对众囚细说一遍，众囚都惊讶失色。旁有一老年的囚犯，对众犯说道："你们以为那是病院么？我看那便是杀人场，从来病人一进这病院，能够生还的，万人之中，难得一二，如今这位居然有命逃出来，真算是万幸了。"众囚闻说，都替荣豪称贺，但是荣豪并不在意，还是怀着决计自杀的念头，牢不可破，当时别了众囚，还想去到矿洞内岩石上面，寻个自尽。走到半途，忽闻背后有人大叫几声道，"荣豪！荣豪！你到那里去？"荣豪回头看时，吃了一惊。看官你道来者是谁，此番荣豪凶吉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回　遇救星绝境庆重生
感前缘风尘怀知己

话说荣豪行到中途，忽闻有人叫他名字，转身看时，不是别人，正是

管理矿洞的人，那名叫聂里布的，走近荣豪身旁，对荣豪说道："本人素有济世利人的志愿，像你这样瘦弱的书生，怎地能做苦工？我可以行个方便，请你帮我办那笔墨事体，你看怎样？"荣豪忙答道："好！好！我乃是机布府大学堂的学生。"聂里布道："鄙人从前见过你的路票，便知道你能通英、德、法三国言语，而且懂得格致和算学，你的学问很好，但是国政与你何干，何必定要干预？可惜你这样有学问的人，只是好问不干己的事，做了罪犯，不然现在已经得了好几层功名了。"荣豪闻说，便厉声道："不错，不错，但是这椿事体——"话犹未了，聂里布忙接口说道："我知道了，你不细说，我又不是审案的官，不愿听这些事，但我甚爱阁下之才，请阁下做个文案，我已经告诉监守官了，你可以放心，明早便命车夫来接到伊哥克地方，就住在我的寓中。"荣豪蓦的听到伊哥克三字，又惊、又喜，恍如大梦初醒，九死重生的情状，怔怔地立在那里寻思道，我荣豪已到死境，今何幸有了一线生机，不准以后不受矿洞的辛苦和鞭打的玷辱，并且可以与诗人情人，得续前缘。想到这里，自觉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狂欲起舞又不是，定神打量聂里布一番，又恐怕他变了卦，自己仍要堕入苦海。寻思道，我不合再要和他劳劳叨叨，惹人厌烦，不如爽快答道："多谢！多谢！先生委托我职分，我当尽职办理。"聂里布含笑道："阁下一诺千金，我便放心了。"临行时又嘱咐道："明朝八点钟，我命车夫来接阁下，望阁下静心等候便了。"说罢握手相别而去。

次早，果有一车夫，带马车来接荣豪。荣豪喜之不胜，即便拿了一个破皮包，上车由拿莫士克起身。车夫长鞭一扬，荣豪即刻随那马车离了悲惨的苦海，登了自由的慈航。一路之上，观看风景，又喜又惊，如醉如梦。回想当年，家庭的乐趣，朋友的盛会，往来诗人唐美图家中，和其女郎能智姑娘情投意合，清歌美酒，朝夕相随，不意天违人愿，姑娘父女二人流落天涯，自己也得罪发配到绝地，无端捕为阶下囚，无端又拜为座上客，无端香消玉碎，无端又将璧合珠联，一身的荣辱悲欢，真合浮云变幻一般。又寻思道，我一到伊哥克，就去找能智姑娘他父女二人，但不知他目下玉体若何，或是病了，或是瘦了，或是冻饿了，这些事想多难免。荣豪想到这里，心中更辘轳乱跳，便问车夫道："有一个发配囚犯名叫唐美图的，住在伊哥克么？"车夫厉声答道："我从来不认得什么发配

的罪人。”荣豪便不再问，只得到伊哥克再说。一路上早行夜宿，走了三日，到了傍晚的时候，车夫指着远远的一抹烟中隐隐的楼阁，对荣豪说：“那便是伊哥克府所在。”荣豪闻说，喜之不胜。注目细看，寻思道，能智姑娘的住宅，不知在城中什么所在，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荣豪七上八下地想了一会，不觉已到城府。一进城门，只见高楼大厦，街市喧嗔，和矿洞中真是天堂地狱之别。原来伊哥克地方，是西伯利亚一个大都会，人口有三万五千，管辖西伯利亚的总督，就驻扎在此。生意茂盛，街市繁华，富商大贾的住宅园林，也着实不少，街上贩卖的吃用各物，奇珍美品，无一不备。由各地送来减罪的囚犯，合住一条小街，多半是得罪政府的犯人，也有从前是武官，现在做靴匠的；也有从前是报馆的主笔，现在卖果子的；也有从前是出名的文学士，现在卖皮货的，种种英雄落魄的惨状，都在荣豪目中经过。荣豪正在伤感，猛然瞥见一矮屋窗眼中，有一金发丹唇云鬓半偏的女郎。荣豪大喜道：“可不是能智姑娘！”探头注眼一看，不觉指手划脚的狂叫道：“能智姑娘！”这时荣豪身体虽在车中，魂已往窗眼飞进矮屋中的那姑娘身旁去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黑夜寻人荣豪情切切
天涯遇旧能智意绵绵

话说荣豪瞥见一女郎，以为是能智姑娘，喜极欲狂，注目细看，奈车已驰过，不能得其究竟。既而又转念道，难道是面貌相同的人么？不多时，马车已停，马夫指一所房子道：“我主人叫我送你住在此处。”荣豪闻说，将身下车，车夫扔鞭而去。

荣豪进得屋时，将皮包放下略歇了一会，即刻又走将出来，在街上遇见一个行人，便上前恭身问说：“请问行路的大哥，认识唐美图先生么？”那人失惊道：“唐美图是谁？”荣豪道：“是个诗人。”那人道：“不错！不错！你问唐美图么？我闻其名，未见其人，离这里不远，有一所客栈，客栈的主人名叫伊板古布，久据此地，凡百事体，莫不悉熟，凡住在此地

有名望的人，他没有一个不认识的，你何妨到他那里去探听探听。”荣豪闻说，恭身道谢，转身去到伊板古布栈中，便探问唐美图的住处。伊板古布答道：“绕此街市外边向东走一里多路，有一小小村庄便是。”荣豪闻说，喜之不胜，便恭身向伊板古布施礼道谢。

这时天色将黑，荣豪初到此地，不辨方向，思之再三，只得托伊板古布，雇一向导。伊板古布道：“你是什么人，为何这样急迫，莫不是奉旨大赦罪人的差官吗？可怜的唐美图，若不遇赦，便死期近了。”荣豪闻言大惊，便问其原故，伊板古布道：“发配与贫困二者交加，还有不送他父女二人性命道理么？”荣豪闻言，心如刀割，恨恨地一言不发。伊板古布便命用人引荣豪前去。

荣豪别过伊板古布，跟那用人出了店门。行不多时，那人指一所草屋道：“那便是唐美图的住宅。”说罢向荣豪索了酒钱，独自去了。

这时，星光满天，冷露湿地，荣豪举目一看，只见荒村中破屋数间，四邻萧条，不闻人声，纸窗中隐隐透出豆大的灯光。荣豪立在门外，伤感了一会，用手敲门，忽闻内有一女郎应声而出，破门双开，只见能智姑娘，身穿宽大的破衫，腰束兽皮的腰带，伊然是西伯利亚农户人家的装饰。荣豪低声问到：“姑娘不认识我了么？”能智姑娘开门时，初见荣豪，当是生人，不觉惊而后退数步，既而听得荣豪的说话，音声倒很熟，仔细观荣豪的面貌，不觉面发笑容，目含香泪道：“荣郎……”，才唤荣郎，喉中已咽住不能说出一字，只将双双玉腕，紧紧抱住荣豪，相对而泣。

过了一会，二人携手进了屋，只见唐美图先生，白发苍颜，垂头坐地。能智姑娘对他父亲说道：“阿爷请看荣豪。”荣豪也靠着唐美图身旁道：“先生，我也来了。”唐美图大惊道：“你来则甚？”荣豪道：“发配……”说到这里又咽住。唐美图叹道：“唉！此事也被了灾难，可怜呵！可怜！”荣豪将他被拿以后，如何发配西伯利亚，如何在矿洞受苦，如何遇管理人雇当文案，如何访到此地，细述了一遍。唐美图长叹不止。说罢，荣豪见唐美图，口虽发言，两眼紧闭，便问道：“先生，何不开目看我？”唐美图答道：“我非不想举目看你，奈双目失明呵。”说时右手指胸道：“我心已经看见你了。”从此三人共谈，彼此各述发配以来困苦情形，又回首故乡的赏心乐事，互相怜惜一番。荣豪以入夜已深，只得辞别唐

美图父女，回归住所。此时三人天涯聚会，虽说暂时分手，也是惨不忍别。能智姑娘携手送至门外，情更依依，荣豪别过能智，按着日间寻来的旧路，一径奔向住所，见过了聂里布。聂里布即命他，住在这里办公。自此办公勤慎，颇得聂里布的欢心，因此行动得以自由，每日必到唐美图家中聚谈一次。"只见能智姑娘的情况，大异往日，日夜忙纺纱汲水煮饭，蓬头赤脚，竟与农妇无二，荣豪大为怜惜。

适旁有一童子，年约十二三，荣豪问："这孩子是谁？"能智道："前有一波兰人，发配到此，身后留下一子。名叫罗智斯，年幼无靠，寄养在我家，此子伶俐可爱，同在难中，和我们如骨肉一般。"荣豪闻说，便拉着罗智斯的手，闲说了一会，果然谈吐清爽。从此罗智斯也时常来往荣豪的住所。

有一晚，荣豪来到唐美图家中，刚走进门，只见能智和罗智斯二人，泪痕满面，神色苍〔仓〕皇，荣豪大吃一惊。要知端的，且看下回。

1904 年 9 月 10 日《安徽俗话报》第十一、十三、十四、十五期

署名：三爱

论 戏 曲[①]

列位呀！有一件事，世界上人没有一个不喜欢，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个个都诚心悦意，受他的教训，他可算得是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却是说出来，列位有些不相信，你道是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唱戏的事啊。列位看俗话报的，各人自己想想看，有一个不喜欢看戏的吗？我看列位到戏园里去看戏，比到学堂里去读书心里喜欢多了，脚下也走的快多了，所以没有一个人看戏不大大的被戏感动的。譬如看了长板〔坂〕坡、恶虎村，便生些英雄气概；看了烧骨计、红梅阁，便要动哀怨的心肠；看了文昭关、武十回，便起了报仇的念头；看了卖胭脂、荡湖船，还要动那淫欲的邪念。此外像那神仙鬼怪富贵荣华，我们中国人这些下贱性质，那一样不是受了戏曲的教训，深信不疑呢！依我说起来，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世上人都是他们教训出来的，列位看我这话说得错不错呢？

但是有一班书呆子们说道，世界上要紧的事业多得很，有用的学问也不少，怎么你都不提起，何必单单说这俚俗淫靡游荡无益的戏曲，果真就这样要紧吗。况且娼优吏卒四项人，朝廷的功令，还不许他过考为官，就是寻常人家，忘八戏子吹鼓手，那个看得起他们。你今把戏子的身分说得这样高法，未免有些荒唐罢。哈哈！列位呀！我看书呆子此言差矣！世上人的贵贱，应当在品行善恶上分别，原不在执业高低，况且只有我中国，把唱戏当作贱业，不许和他人平等。西洋各国，是把戏子和文人学士，一样看待。因为唱戏一事，与一国的风俗教化，大有关系，万不能不当一件正经事做，那好把戏子看贱了呢。就是考起中国戏曲的来由，也不是贱业。古代圣贤，都是亲自学习音律，像那云门、咸

---

① 另有一篇署名"三爱"题为《论戏曲》的文章是文言文，发表于 1905 年 3 月《新小说》第二年第二号，文章的内容和结构与本篇基本相同。

池、韶护、大武各种的乐，上自郊庙，下至里巷，都是看得很重的。到了周朝就变为雅颂(就是我们念的诗经)，汉朝以后变为乐府，唐、宋变为填词，元朝变为昆曲，近两百年，才变为戏曲，可见当今的戏曲，原和古乐是一脉相传的。按戏曲分梆子、二黄、西皮三种曲调，南北通行，已非一日，若是声色俱佳，极其容易感人。孔子常道："移风易俗，莫善乎乐"。孟子也说过："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戏曲也算是今乐，若一定要说戏曲不好，一味尊重古乐，恐怕也合叫现在人用的字，都要写篆体一般。原来这音乐一事，也要随时代改变，今古不同。现在的人，漫说听了古代云门、咸池古乐不懂，就是懂得昆曲的人，也不甚多了。所以古时有个魏文侯，听了古乐便要睡觉。楚庄王见了优孟(合现在的戏子差不多)方才动心。你道是什么缘故呢？原来古乐的风俗言语，都和当时不同，那听不懂的怎样不要生厌呢？譬如我们忽然奏起中国古乐来，言语曲调，列位都不懂得，列位也要生厌哩。所以现在的西皮二黄，通用当时的官话，人人能懂，便容易感人。你要说他俚俗，正因他俚俗人家才能够懂哩。你要说他是游荡无益的事，到〔倒〕也不见得，那唱得好的戏，无非是演古劝今，怎算是无益呢。况且还有三件事，我们平日看不着的，戏上才看得见。你道是那三件呢？一是先王的衣冠，一是绿林豪客(像花蝴蝶、一枝桃、闹嘉兴等类)，一是儿女英雄(像木〔穆〕桂英、樊梨花、韩夫人等类)。列位要懂得这三件事的好歹，便知道书呆子的话是未免有些迂腐了。

但是唱戏虽不是歹事，现在所唱的戏，却也是有些不好的地方，以致授人口实，难怪有些人说唱戏不是正经事。我也不能全然袒护戏子，说他尽善尽美。但是要说戏曲有些不好的地方，应当改良，我是大以为然。若是说唱戏全然不是正经事，正经人断不可看，实在是迂腐的话，我断断不敢承认。戏曲究竟是不是正经事，以前已经说过，至于各种戏曲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应当改良的地方，待我一一讲来。各位唱戏的弟兄姊妹们听者。

一要多多的新排有益风化的戏。把我们中国古时荆轲、聂政、张良、南霁云、岳飞、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孺、王阳明、史可法、袁崇焕、黄道周、李定国、瞿式耜等，这班大英雄的事迹，排出新戏，要做得忠孝义

烈，唱得激昂慷慨，真是于世道人心，大有益处。就是旧有的戏，像那吃人肉、长板〔坂〕坡、九更天、换子、替死、刺梁、鱼藏剑，这些戏看起来也可以发生人忠义的心哩。

一可采用西法。戏中夹些演说，大可长人识见，或是试演那光学电学各种戏法，看戏的还可以练习格致的学问。

一不唱神仙鬼怪的戏。鬼神本是个渺茫的东西，煽惑愚民，为害不浅。你看庚子年的义和拳，不都是想学戏上的天兵天将吗？像那泗州城、五雷阵、南天门这一路的戏，已经是荒唐可笑得很。尤其可恶的，是武松杀嫂，本是报仇主义的一出好戏，却要弄鬼来。武松武艺过人，本没有不能敌挡西门庆的事理，何必要鬼来帮助，才免于败，便将武二的神威，做得一文不值，这样出鬼出怪，大大的不合情理，真要改良才好哩。

一不可唱淫戏。像那月华缘、荡湖船、小上坟、双摇会、海潮珠、打樱桃、下情书、送银灯、翠屏山、乌龙院、缝搭膊、庙会、拾玉镯、珍珠衫这等的戏，实在是伤风败俗。有班人说唱戏不是正经事，把戏子当作贱业，都因为有这等淫戏的缘故。看戏的年青妇女多得很，遇了男戏子做这些淫戏，也就难看了。何况还有班女戏子，他也居然现身说法，做出那些丑态，丝毫不知道羞耻，妇女们看了，实在是不成话说，这等戏是定要禁止的呀！

一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我们中国人，从出娘胎一直到进棺材，只知道混自己的功名富贵，至于国家的治乱，有用的学问，一概不管，这便是人才缺少，国家衰弱的原因。戏中若改去这等荣华富贵的思想，像那封龙图、回龙阁、红鸾禧、天开榜、双官诰等戏，一概不唱，到也狠于风俗有益哩。

我们中国的戏曲，要能照以上所说的五样改变过来，还能说唱戏是游荡无益的事吗？现在国势危急，内地风气，还是不开。各处维新的志士设出多少开通风气的法子，像那开办学堂虽好，可惜教人甚少，见效太缓。做小说、开报馆，容易开人智慧，但是认不得字的人，还是得不着益处。我看惟有戏曲改良，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无论高下三等人，看看都可以感动，便是聋子也看得见，瞎子也听得见，这不是开

通风气第一方便的法门吗？听说现在上海丹桂、春仙两个戏园，都排了些时事新戏，春仙茶园里有个出名戏子，名叫汪笑侬的，新排的桃花扇和瓜种兰因两本戏曲，看戏的人被他感动的不少。我很盼望内地各处的戏馆，也排些开通民智的新戏唱起来，看戏的人都受他的感化，变成了有血性、有知识的好人，方不愧为我所说的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哩！

1904年9月10日 《安徽俗话报》第十一期 署名：三爱

赠王徽伯东游

闻君将发扶桑渡，已识相逢又一秋。
宝剑莫弹知己泪，诸天终古美人愁。
东航触我追前梦，南国依然困楚囚。
近别远离同一散，我心恻恻没来由。

1904年9月14日 《警钟日报》 署名：由己



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1]

> 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

先生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古时候教人的道理，是要教人去实行那忠孝节义，才算是尽了人伦，才算是一个人。后来教人的法子，是专门教人抱着几本古书，闭了眼睛乱念，并不知道讲究书里所说的道理。教学生照样去做，照这个样子，就是书念的极多，又记的极熟，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或者专门教学生做文章，就是文章做的刮刮叫，还是不能够实实在在做忠孝节义的事，这也算得是一个人么？先生深恨后世教育的主义专重在熟读古书做好文章去应考，混那功名富贵把古圣贤教人实行忠孝节义的大道理，反丢在九霄云外。所以起首就提出这几句话，是说破后世教育的病根哩！

> 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

这几句话，是先生教人的大主义，和后世专门教人念书做文章的，大不相同。孝是孝敬父母，弟是爱敬弟兄，忠是尽忠报国，信是心口如一不肯欺人，礼是遇事有礼不侵害他人，义是待人公道自守本分，廉是不取非义之财，耻是真心学好不做不如人的事。做童子的时候，便专门把这些道理教训他，根基培稳，长大成人，自然是有用的国民了。

> 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这几句话，是先生教育的方法。歌诗是最容易感动人的，礼仪也是很可以训练人的，读书听讲也可以开人的知识。所以先生用这三样法子，教育童子。俗人不以歌诗习礼为重，便失了古人立教的本意。这也

---

① 陈独秀的引文同王阳明《训蒙大意》的原文字句上有增、漏，这里不作校订。

是先生痛恨当时的人，不知道培养童子的德性，开发童子的知觉，专门记书做文的弊病。现在各国小学堂的功课，都有音乐、体操两项，正合先生歌诗习礼两项，用意相同。我中国学堂里的教习，都把音乐、体操，当作无关紧要的学问，这才正是先生所骂的末俗庸鄙之见哩。

>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趣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

先生这几句话，是管理童子的法子。小孩子性情活泼，没受惯拘束，活像初生的草木一般，别要压制他，顺着他的性子，他自然会发生长发达起来[①]，若是压制拘束很了，他便不能够生长。所以教育小孩子，也要像栽培草木一样，不可压制拘苦了他，要叫他心中时常快乐，自己自然晓得学好。这便和草木得了春风时雨一般，自然生机日发，和那秋天迫害草木的霜雪，效验真是大不相同了。先生这样管理童子的方法，世上迂腐老先生，多半不以为然。不知天地闲〔间〕无论何事，都是能自由才能发达，勉强压制，才是有害无益。自由发达，才是他自己真发达，勉强压制，就是他能够照你的话去做，也合机器一般，不过是听人调动罢了。西洋大教育家，有一个名教〔叫〕斐〔裴〕司塔尔基的，他尝说道："教育童子，总要顺着他的性情才好，设种种方法，惹起他的欢悦心，使他乐于受教。然后施以合宜之教育，才能够开发他固有的智能。"他这几句话，便合阳明先生的意见，正是一个鼻子孔出气。可见无论古今中外，道理总是一样。只是西洋、日本各国，都遵守裴司塔尔基的方法，幼稚园和小学堂里，都重在游戏教育法，设出种种的法子，一面和他游戏，一面就是教他学问，叫小孩子个个欢天喜地，情愿受教，没有一个肯逃学的。所以他们国里教育大兴，人才日出。我中国几百年前，就有了阳明先生这等教育好法子，只是埋没了几百年，无人去理他的话。所以弄得教育童子的方法，就像冰霜剥落草木一般，一毫生意也没有，人才如何能发达呢？

1904 年 10 月 23 日　《安徽俗话报》第十四期　署名：三爱

---

① 原文如此。

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

这几句话是说，教学生唱歌的道理，不但歌里的辞话，可以鼓动学生的志气，而且儿童的活泼性子，可以藉此善成，儿童忧闷呆滞的光景，也可以藉此解脱。先生这样的意思，正合西人引诱儿童快乐主义，是一鼻孔出气了。你看中国现在教书的先生，待学生如同阎王待小鬼一般，百方压制，百方威吓，终日拘在学屋里咿咿唔唔，不许丝毫活动，弄得那柔弱的儿童，便合八十岁的老寡妇一般，刚强的一出学堂门，便合野马一般，那里还有一点优美活泼的少年气象呢。

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

这几句话，是说教儿童习礼的缘故，不但礼的仪节，可以令儿童整齐严肃，而且可以运动身体，调和血脉，坚强筋骨，照这样说起来，又合现在的体操正对了。你看那兵式体操的起坐进退，无论多少人，都是遵从一样的号令，节奏井然，丝毫不乱，那般整齐严肃，正合古人习礼的精神，一般一样。至于那柔软体操和器械体操，正是运动身体，调和血脉，坚强筋骨，更是不消说的了。现在西洋的教育，分德育、体育、智育三项，德国、日本的教育，格外着重在体操。我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稍讲究，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射御虽是体育，但也没人说明)，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这也是国促种弱的一个原因。阳明先生教育主义，却这样住〔注〕重操练身体，真算是中国古代教育家的特色了。

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

这几句话，是说教儿童念书的道理，不但是要开他的智慧，并要培养他的心地，扶植他的志气，这也是先生生平重德行轻才智的宗旨。后世的人，往往有读书万卷，所行所为，还是天良丧尽。文词才华，可以取功名富贵，而气节品行，一毫也不讲究，甚至于天天读理学书，挂道学招牌，却是问起他的心地来，还是一个卑鄙龌龊的小人，这都是只知道读诗书开知觉，不知道存良心重志气的缘故哩。

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按志意性情，是教育儿童顶要紧的事。先生说顺导说调理，都是说要顺着儿童原来的性情志意，渐渐的培养他的长处，警戒他的短处，鄙吝粗顽，都是顶坏的性质。先生教育主义，却不是雷厉风行，责备儿童不许有这种性质，乃说潜消说默化，可见先生的教法，全用顺性开导的主义，令后世压制拘禁的手段不同。原来儿童的性质，也合水性一般，大禹治水的法子，只是顺着水性疏通下去，丹朱治水，乃是逆着水性，专门用那防遏禁压手段，所以洪水越发放滥不止，训练儿童的性情志意，也是如此。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习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这几句话，是说只知道教儿童念书做文章，不训练他的品行，还有捆打辱骂种种野蛮的法子，以至儿童看学堂合监牢一般，看先生合仇人一般，像这样不但学生万不能得益，而且廉耻丧尽，养成一种诡诈庸劣的下流性质哩。

凡吾所以教，其意实在于此。恐时俗不察，视以为迂，且吾亦将去，故特叮咛以告尔诸教读，其务体吾意，永以为训，毋辄因时俗之言，改废其绳墨，庶成蒙以养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这几句话是先生劝人莫随俗见，要改良教育的意思。

1904年11月21日　《安徽俗话报》第十六期　署名：三爱

枪法问答

问:步队打战,是什么事顶要紧?

答:打枪的法子顶要紧。

问:兵丁打枪的法子,应该是什么人教他。

答:带队的营长。

问:应当教的是些什么事?

答:有八样事,一是估计离敌人的远近;二是当用何项枪码;三是想打什么东西;四是用那一种开枪的法子;五是应该到什么时候才能开枪;六是查看兵丁可能瞄准;七是查看弹子可能得力;八是到什么时候应该停枪。

问:要不学这些事,有什么弊病呢?

答:若是不估计远近,乱用枪码不知道打什么东西,不懂枪法,那便是乱放,一下也打不中。没有到应当开枪的时候就开枪,到了应该停枪的时候不停枪,都是浪费子弹的弊病,不查瞄准,必多错误,不查子弹,难考估计,一切的弊病,都要带兵的官长细细指教。

问:估计怎么讲呢?

答:是约计我们离敌人的远近,好酌定枪码,这就叫做估计。

问:估计远近,用什么法子才能够准呢?

答:估计的法子,要随天气改变,譬如晴天太阳光狠大,看远处的东西也觉得狠近,阴天太阳昏暗,看近处的东西到〔倒〕觉得狠远了,平日若不演习纯熟,估计远近,必至差错。所以不论天晴天阴,兵官当时常带领兵丁,到旷野地方,择那田壮房屋小冈树林,随地估计远近,日久纯熟自能一目了然。

问:离敌人多远,才可以开枪?

答:看我的枪能打多远,敌人也离我那样远,才能开枪,大约总要敌

人到二千步以内，方可得力。

问：守队应该怎么开枪呢？

答：万万不可早开枪，要等我枪可以十分得力的时候，或敌人已经到了标记的地方，方可开枪。

问：开枪的法子有几种？

答：有三种，一是零放，二是快放，三是排放。

问：零放是怎样呢？

答：譬如二人轮流放枪，前走的开枪，后走的看他的子弹打中了什么地方，若有错误，就告诉前走的改正，后走的开枪，前走的也是这样，不必二人一齐开枪，这就叫做零放。

问：快放是怎样呢？

答：看准了敌人就放，各由自主，不必彼此观望等候，这就叫做快放。

问：排放是怎样呢？

答：一队都听一人的口令，不准前后参差的乱放，这就叫做排放。

问：什么时候应该用零放的法子呢？

答：敌人若是隐现无定，或是零星散漫的队，就应该用零放的法子打他。

问：什么时候应该用快放的法子呢？

答：离敌人已近，或是陡然遇了敌人的埋伏，或是我要移队，或当将打冲锋以前，或是已打冲锋之后，或敌来抄我，或敌人没有躲闪的时候，都应该用快放的法子。

问：什么时候应该用排放的法子呢？

答：敌兵靠拢，或队伍稠密，或敌人的马队冲来，或敌来接应，或我兵埋伏，敌兵走到有标记的地方，都可以排放。

问：用零放时，还用快放排放么？

答：也用，当零放时，若遇敌兵进攻或从旁抄来，或马队冲来，都要改用快放，若是敌兵加多或别队接应，或猛然遇见敌马，都要改用排放。

问：用快放时，还用零放排放么？

答：也用，当快放时，敌兵忽然隐伏，或敌已溃散，便可以改用零放，

若是敌兵前队离散，后有防备，或敌兵退远，都要改用排放。

问：用排放时，还用零放快放么？

答：也用，当排放时，敌忽隐遁，或稀疏，便改用零放，若马队逼近，或敌来冲锋，便要改用快放。

问：零放快放排放，三个法子，究竟那一样顶好呢？

答：各有各的好处，但零放便于瞄准，且免浪费子弹，最为合用。

问：零放快放排放三个法子，各便于那样的队呢？

答：零放快放，便用于散队；排放便用于靠拢队；若无烟枪，可以兼用零放快放两种枪法。

问：打马队，应当用那一种枪法呢？

答：若在千步以外，可用排放，兼用零放；千步以内，可用快放。

问：打炮队，应当用那一种枪法呢？

答：和打马队一样。

问：打步队，用那一种枪法呢？

答：步队最为灵便，起伏聚散不定，须按零快排三法，随时的用，不必拘泥。

问：一队发枪，枪码可同不同？

答：有同有不同，若离敌近，子弹去的路很直，管辖也很长，子弹错了也容易查看更正，可以相同；若是临敌远了，子弹去的路狠弯，管辖也很短，子弹错了，不易查看更正，所以枪码不可相同。

问：枪码同处远近如何？

答：凡五百步以内，都可以逐段加减，同归一律。

问：枪码不相同处，远近如何？

答：五百步到八百步，用两种枪码，八百步到一千二百步，用三种枪码，一千二百步以外，都可用三种枪码。

问：五百步到八百步，两种枪码怎样用法？

答：若打六百步远的地方，前排用六百步的枪码，后排用六百五十步的枪码。

问：八百步到一千二百步，三种枪码怎样用法？

答：若打一千步远的地方，第一排用九百五十步的枪码，第二排用

一千步的枪码，第三排用一千零五十步的枪码。

问：一千二百步以外，三种枪码怎样用法？

答：若打一千五百步远的地方，第一排用一千四百步的枪码，第二排用一千五百步的枪码，第三排用一千六百步的枪码。

问：打走动的敌队，枪码如何？

答：敌兵若要前进，查他的快慢，减去若干，他若向后退去，就查其快慢，加起若干。

问：我军进退，枪码如何？

答：若进一段，须要按前进若干，也减去枪码若干，如退后一段，也须按退后若干，加起枪码若干。

问：彼此同进，或彼此同退，枪码如何？

答：若是彼此同进，须按我进若干，加倍减去枪码，若彼此同退，就按我退若干，加倍加起枪码。

问：我进敌退，或我退敌进，枪码如何？

答：一进一退，两下里远近还是一样，仍照后前未进未退时的枪法，不必加减。

问：打敌军接应备分等队，枪码如何？

答：须看他远近如何，按前枪码加起若干。

问：用垛口阵打敌人，枪码应该如何？

答：后排看前排，相离多远，酌定枪码。

问：敌兵或左右横行，或斜行，枪码如何？

答：左右横行，不必加减，敌如斜行，须看他斜度的大小，进退的远近加减枪码，无论横行斜行，都要迎着敌颈截击。

问：打战时遇了风，枪码如何？

答：须看风力大小，无论近面左右，都要酌加枪码，但风从左来，须微偏向左，风从右来，微偏向右，瞄准开枪。

问：天气阴晴，枪码如何变动？

答：天色阴暗的时候，照寻常的枪码，微加若干，如遇大风，或雾或雨湿气阻滞，也要微加若干，或向日光瞄准，也要微加枪码，若是日光旁射，只要微偏向日，枪码不必变动。

问：敌兵马队冲来，枪码如何？

答：马走得很快，不便时刻变动，如相离一千步远，用五六百步的枪码也可以得力。

问：打炮队，枪码如何？

答：合打步队一样。

问：打马炮队，什么事体顶要紧？

答：打马队以伤人为要，马离了人便无用，打炮队以伤马为要，有炮无马便运动不灵了！

问：开枪的时候，官长要会商么？

答：必定要会商，一会商分打某处，免得偏重偏轻，二会商同打某处敌人的精兵或夺要塞，三分排进攻，先到的官长，将试准的枪码，告诉后到的官长，以免多作计一次，担搁时日。

问：若是不暇会商，怎样办法呢？

答：可听排兵队的口令，酌定枪码，向本排应打的地方开枪。

问：发用子弹，有限制么？

答：开仗的时候，凡传令用何枪法，放若干枪，都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敌兵迫近的时候，看准就放，或零放或快放，也不能拘定枪数。

问：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枪？

答：（一）敌已远逃枪弹打不着的时候；（二）接应急迫暂停另打的时候；（三）敌兵蔽躲不见暂候再放的时候；（四）枪烟过浓不能瞄准的时候；（五）本队移挪进退若不停枪恐伤己队的时候，像遇了这些事体，都应当暂行停枪。

1904年10月23日—11月21日　《安徽俗话报》第14、15、16期

署名：三爱

中国兵魂录

前几期报上，曾做过几回东海兵魂录，列位看了，想多赏识日本的军人，那般勇武，所以才能胜俄，也没有不叹惜我中国的军人，不如日本人勇武，所以近几十年来，合〔和〕外洋人打一仗败一仗，便有班人疑心中国人，天生没有勇武性质，恐怕终久难以仗胜外人。依在下看来，到〔倒〕也不见得。中国目下的军人，虽然不及日本人勇武，却是古时候轻死善仗的武士，也不在少处，待在下从古书上一段段的录下来，名叫中国兵魂录。至于那些事迹，无论他是抵抗异族，是效忠君主，直要勇烈善仗可泣可歌的事，都可以录出。给现在军人做个模样，就是用作小学堂的课本，也可以培养他的死义尚武的性质哩。

先轸

晋国在春秋时候，是个大国。姓先的在晋也是个大族，到了先轸的时候，封在原邑，因此也叫做原轸。列位念过左传的，没有不知道他的名声，先轸本是晋文公驾下一位能臣，其初做上军的元帅，因为救宋伐卫伐曹三次功劳，升了中军的元帅，随后晋兵和楚兵在城濮大战，也是先轸带了中军的兵，拼命向楚军中段横冲，才将楚军打得大败，后秦国看见文公死了，要来侵害晋国，晋国满朝文武，纷纷商议，看见秦国强大，都是不敢说和秦国开战，惟有先轸大言道，国家一日纵容了敌人，便要遗患数世，为子孙计，断不可不和秦人一仗。襄公听了先轸的话，出兵和秦军开仗，果然在〔崤〕地方，将秦军打得大败，秦国三员大将，名叫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的，都被晋军掳来，秦国托了襄公的母亲说情，襄公从命，将三人放回。

第二天先轸上朝，问襄公掳来的秦囚，如何处置，襄公道老夫人说情将他们放了，先轸闻说，马上怒发冲冠的说道：我等武夫，用死力在战

场捉来的，听了妇人一句话就放了。像这样败坏军国的大事，增长敌国的威风，晋国亡在目前了。说罢怒气冲天，口水对公乱吐。襄公知道自己做错了，命人将三人追回，但是赶不及了。事后先轸也知道在朝过于放肆，幸而襄公晓得他是个忠直的武夫，并未降罪。未久北方的狄人举兵攻晋，先轸想道，武夫得罪于君，并未受罚，今敌人前来侵犯君国，若不去拚个死命以抵前罪，还算得是堂堂大丈夫吗？说罢便将浑身的甲胄一齐脱下，单身杀进狄营，被狄人乱刀砍死，狄人将他的头送回晋营，还是张牙怒目和在生一样，随后子名且居，孙名克，也都是晋国的名将。

赵苞母

汉灵帝的时候，赵苞官拜辽西（今直隶北边）太守，派人迎接老母，正逢北方鲜卑国的人入塞来侵犯中国，中途路上掳了赵苞的老母，前来攻打辽西。赵苞出战，鲜卑人牵出老母给赵苞一看，苞痛哭不止，老母高声叫道："为人生死有命，断不可贪生怕死，失了忠义二字。"苞闻言便进兵死仗，大败敌兵。老母也被鲜卑所害，赵苞寻到母骨安葬完毕，对亲友说道："食禄不能死难不忠，杀母方能尽忠不孝，不忠不孝，都没有面目立于天下。"遂呕血而死。

虎威将军

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是人人知道的事，俗传随后又添上了四弟常山赵子龙，刘备手下五员虎将，就是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五人，赵云表字子龙，在五人之中，算是第一勇将，生平百战百胜，内中有三次最为显名。一次在长阪坡，刘备被曹兵追赶，到了当阳长阪坡，家眷四散，张飞保刘备逃走，子龙单身独马，怀抱后主，保了甘夫人，杀过曹营，寻获了刘备。刘备大吃一惊道，几乎为了一个小子，伤了一员大将，戏上的长阪坡救主，就是这个故事。第二次是曹操带兵从斜谷来打汉中，子龙只带了数十骑，与曹操大兵相遇，子龙不但不退，而且前进，逼近曹军安营扎寨。曹兵越来越多，直抵营外，子龙毫不惊恐，将营门大开，曹兵怕有埋伏，下令暂退。子龙挑选了决死的精兵一队，夜半奔出营盘，杀进曹营，喊声震天。曹兵大惊，自相践踏，死了不计其算。杀到天明，刘

备领兵来救，见了子龙扎营和打战的处所，大惊叹道："子龙一身都是胆。"从此子龙声名大震，军中都称呼他做"虎威将军"。第三次是随诸葛亮伐魏，诸葛亮被司马懿败于街亭，子龙和邓芝也失守了箕谷，事后诸葛亮问邓芝道："箕谷败后，兵将毫不散乱，军械粮草，概未遗失，是何缘故？"邓芝答道："彼时得了赵将军亲身押后队，司马懿兵来如潮水，见了赵将军奋身力战，才不敢穷追，前行的兵马因此得以安全退下。"诸葛亮从此佩服子龙的神勇。子龙还有两件事，也是令人佩服，当刘璋让位，刘备夺取成都的时候，刘备要将成都的良田美宅，分赐手下各将，子龙说道：古时霍去病常说"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未去，也不可以求安，要天下平定，各人归田本乡，才是道理，刘备从之，成都百姓大喜，后刘备因为吴国杀了关羽，要发兵报仇。子龙劝道，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今不讨国贼，反要结怨东吴，不算是上策。刘备不听，后果败死在白帝城。

藏洪

汉献帝时，袁绍命藏洪做东郡太守。张超守雍邱，曹操围雍邱，袁绍拥兵不救。张超寻思道藏子源天下义士，必来救我。藏洪果然跑到袁绍那里，说以救国灭贼的大义，哭着要请兵去救雍邱。袁绍不许，又请随带自己的人马去救，袁绍也不许。雍邱破，张超自杀。洪因此深恨袁绍不和他往来。袁绍发兵攻打藏洪，围了一年多，洪死守不降，城中粮食吃尽，便掘鼠煮筋角充饥，后无可食，洪在自家内厨取米三升，煮成稀粥，分散军民人等。不足又杀自己的爱妾添凑，兵民都痛哭不忍吃，藏洪对众人说道："洪于大义不得不死，诸君无事，可乘未破城之前，带领妻子各自逃生。"众人流泪答道：明府为君国朋友的大义，致遭患难，我等何忍舍明府他去各逃生命呢？从此围城七八千男女老少，都死于刀枪饥饿，没有一个肯降的。城破时藏洪被拿，袁绍对洪道：今日服么？洪怒目大骂道：袁氏事汉，四世三公，现在王室衰弱，你不去讨灭国贼，反要杀害忠良，可惜我藏洪力量微弱，不能拿刀为天下报仇，还肯服你吗？被杀时还骂不绝口。

弘演剖腹

春秋时候，卫懿公和翟人打仗，打得大败。那翟人将懿公杀了，并将他浑身的肉吃得精光，只剩下一块肝，懿公手下有一位忠臣，名叫做弘演的，见国君被这般残害，呼天大痛，羞再生于人世，当时就在战场上将自己的肚子剖开，一把将懿公的肝纳在里面，即刻气绝而死。当时齐国的桓公，闻说卫国有这样的烈士，十分佩服，便发兵帮助卫国，将翟人打退。

卞庄子

鲁国的卞庄子勇力可以和老虎对敌，事母至孝，出兵打了三回仗，三回都打得大败，外国个个都耻笑他，说他有力无胆。到了老母死后，三年孝满，刚刚那年冬天，鲁国和齐国动了干戈，庄子便跟了鲁国一位将军，来到两军阵前，拿出本领，钢鞭一挥，便生擒一个敌人，送到将军帐前说道：这是抵头一次战败的罪；不多时又拿来一个说道：这是抵第二次战败的罪，不多时又拿来一个道：这是抵第三次仗败的罪。将军因此大惊道：好勇士，请到后帐歇息。庄子道：我从前因有老母在堂，不得不三战三败，被天下人耻笑，今老母已死，败军之将，还要忍辱含羞，偷生人世，算不得男子汉大丈夫。说罢，便放开大踏步，奔入敌兵阵里，连杀十人而死，论语上孔夫子所称的卞庄子之勇，就是此人。

狼瞫

春秋时晋国的狼瞫，曾经随从襄公和秦人大战，颇显威名。到了狄人伐箕那一仗，大将先轸看他不起，不肯重用他，狼瞫心怀不服，他的朋友劝道：这样不如死了好。狼瞫道：这样就死了怎地甘心呢。那朋友又道：我帮助你起兵报仇，狼瞫道不可，古人说道，勇而害人，不算是君子，死而不义，不算是真勇，须要守礼法死公议，才是勇士的本色，你且听我自有道理，恰好不久晋军便和秦国开仗，两军对垒，正在胜负不分的时候，只见晋军那边尘头起处，为首的一员猛将，领了一标人马，拚命冲进秦军，杀得秦兵措手不及，向后倒退几步，晋国的大兵，便跟着追杀一阵，打得秦军人仰马翻，这位猛将也死在战场，事后打听得这位当先冲

破秦军的猛将是谁？原来正是狼瞫这位老大哥。

二勇齐名

春秋时齐国有二位勇士，一个名叫华舟，一个名叫杞梁，他二人同在庄公驾下为臣，忠勇齐名，有一年齐国和莒国打战，带五个车子的勇士谋臣去上前敌，单单没叫华舟、杞梁去。华舟、杞梁二人，心怀羞愤，跑回家去，恼得连饭都不吃。他的老母劝道，你二人生而无义，死而无名，怎能够不惹天下人耻笑，若是生而有义，死而有名，就是那五车的勇士谋臣，也不及你荣耀了。华杞二人听了这番教训，立刻吃了饭，放步出门。二人同坐了一车，跟着庄公后面赶来。到了两军阵前，莒人拚命杀来，庄公正在危难之时，只见华舟、杞梁二人，将身一纵，跳下车子，举刀乱砍，不多时生擒得莒兵三百人。庄公大惊，恐怕伤了华杞二人，急忙传令道：勇士停战，齐国的江山，我与你平半分。华杞二人同声答道：君王出战的时候，随带许多谋臣勇士，把我华杞二人，不放在眼里，这是我辈终身的羞辱，现在到了危难之时，又用利禄来阻拦我等的武艺，是把功名利禄鬼话，来污坏我辈忠义清白的肝肠了，杀敌走险，是我辈的本分，不懂得什么分江山的话。说着，又转身杀入敌阵，莒人敌挡不住，追到城下，华舟见了死伤的人，便痛哭不走，杞梁叱道：你不是堂堂一个勇士么，怎地哭着不走了呢？华舟答道：我非是不勇，只因他们的勇敢与我相同，居然死在我先，故尔伤心。莒国的人看见他二人如此忠勇，便劝道：你二位死了可惜，不如来我莒国，莒王的江山可与你平分，华杞答道：反叛本国，归降敌人，算不得是忠臣义士，杀敌走险，是我辈的本分，不懂得什么分江山的话，说着便奋身进城，杀二十七人而死。

睢阳血战

话说唐朝有一代皇帝，名叫唐明皇，列位多半都知道的了，这位明皇很有才学，所以他初做皇帝的时候，天下到〔倒〕很太平无事，但是明皇生性风流，他宠爱的一个妃子名叫杨贵妃，贵妃说一句，明皇听一句，别的事到〔倒〕还罢了，只是贵妃看中了一个胡人安禄山，时常瞒着明皇，干些鬼鬼祟祟的勾当，还在明皇面前，说禄山的好话，明皇便信了，

把安禄山做了三道的节度使(和现在的总督差不多大),可恨安禄山这个杂种,心不知足,他不但不感唐明皇恩惠,还要起兵造反,来想做中国的皇帝,起兵不久,黄河以北的地方,都归他所有,还分开大兵,一支西打长安(唐皇的京城),一支南下长江。按下不表长安的事,且说他攻打江南的兵。贼兵渡黄河以后,想下江南,必走睢阳城(今江苏省徐州府属)经过,睢阳不破,贼兵便不能南下,肃宗至德二年春,贼将尹子奇,带了十三万兵马,围攻睢阳,睢阳太守许远,见贼兵来如潮水,自己又不大懂得兵法,睢阳危在旦夕,便请邻境陵守将大有威名,叫做张巡的,带兵来同守睢阳,两下的兵合起来只有六千八百人,被贼兵层层围住,好像铁桶一般,张巡亲自统带兵士,不分昼夜的苦战了一十六天,伤了贼兵两万多人,城中军民人等,方才放心。奈贼将于三月间又从别处调来人马,四面围攻。巡又招集战士,晓以大义,将士个个都感激得流泪,一齐请告奋勇,巡便宰杀些牛马,大飨将士,吃罢全军出战。贼营看见张巡这边兵单将少,不放在眼里。张巡一马当先拿了帅旗,带了将士,一直冲到贼阵,贼兵惊乱退去。第二天又合兵围城,格外攻打得急,当时许远专在城里,修城池筹粮饷,张巡专门督兵在城外不分昼夜的血战,总是胜败不分。有一天张巡选了一班决死的壮士,随同手下的爱将南齐云、雷万春二人,大开城门,冲杀贼营,斩贼将五十余人,杀贼兵五千,南齐云一箭将尹子奇的左眼射瞎,贼兵败退。七月,尹子奇又新调精兵数万来打睢阳,睢阳城围困已久,兵单粮缺,每人一天只得领米一合,和些茶叶树皮纸屑煮着吃,饿死的病死的人一天多似一天,就是活在的人也都疲弱不能够力战。但是张巡还是格外振作精神,所筹办的各样防守战备,没有一件松懈露了马脚。贼营的兵将,都知道张将军不是好惹的,从此不复进攻。只是在城外,挖了三重濠沟,作一个长围久困的主义,好叫睢阳不战而自降。张巡也在城内挖一长濠,以便防守,当时点查城中兵丁,死伤以外,剩下的只有六百人,许叔冀此时统兵驻扎谯郡,贺兰进明在临淮,也领了大兵,二人都不曾前来接应。张巡眼见城中日蹙,只得叫南齐云带了几十个死士,冲出围外,来到临淮,向贺兰进明搬兵。进明不肯,但很爱重齐云勇壮,备些美酒羔羊来请齐云。齐云临席痛哭道:睢阳城中的人一个多月没得吃了,齐云一人独食,怎能忍心下咽呢?

将军坐拥强兵，不能发兵搭救，怎算得忠臣义士，说罢便拔出随身的宝剑，将自己的手指头砍下一个。

城中只剩了四百个又病又饿爬不起来的人，贼众一拥而入，把许远囚在洛阳。张巡、南齐云、雷万春等三十六人同日遇难，雷万春也是张巡手下的一员猛将，从前跟随张巡守雍邱城的时候，奉了张巡的令，站在城头，和贼将令狐潮答话，话还没说完，贼营万箭齐发，雷万春脸上中六条箭，还是站着不动，把话说完，贼兵其初疑心他是木人，后来打听得是雷将军，都惊道张巡的军令严重，不敢进攻。照这样看起来许远、张巡、雷万春、南齐云这一班人，都是忠义的烈士，可敬可佩的了，偏偏现在安徽各处，做盂兰会的时候，用纸扎些大菩萨，当作瘟神送得远远的烧去，说是送了瘟神，才可免一方之灾，并且俗传这几位瘟神，就是许远、张巡、南齐云、雷万春这一班人。列位，你想无知无识的人，像这样不识好歹，颠倒善恶，你说可笑不可笑哩。

靴中短刀

唐朝安禄山作乱的时候，有一位朔方节度使兵马大元帅，名叫李光弼的，威名不在郭子仪之下，在河阳和贼将史思明交仗的时候，每逢出阵，靴中必插短刀一把，诸将问他做什么用处？光弼答道：打仗就要预备着死，但是我乃国之三公，不可死在贼手，致遗羞辱，万一仗败，诸君死敌，我便用靴中短刀自刎，决不能令诸君独死啊，由此大小将士，都感服他的勇烈，一到战场，没有一个人不拼命血战的。

1904 年 12 月 7 日《安徽俗话报》第 17 期　署名：三爱



西洋各国小学堂的情形

（一）俄国

俄国，古来无公立学堂的制度，大彼得俄皇的时候，才教国里的各府州县，都要设立学堂。其初还是专收官家子弟入学，随后又变了规矩，凡是国里的儿童，都要用官力强迫他就学。倘若俄国要随后都照着这样法子办去，那俄国现在的教化，真正是了不得了。不幸西历一千七百二十年，俄国政府将强迫入学的规矩废去，真是一大错。幸而俄国的百姓，受了一阵大彼得强迫的教育，风气渐开，儿童情愿入学的，也还不大少。俄国还有一种奖励入学的规矩，凡是得了在初等学堂卒业凭据的人，可以减短当兵的年限。有了这个制度，所以百姓也很情愿入学，俄国的教育，在西洋各国之中，算是顶不兴旺的，却是现在他全国的小学堂，有七万八千六百九十九处，教习共有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人，其中女教习占四分之三，学生总数有四百二十万三千二百四十六人，像这些学堂，不全归文部（专管全国学堂的官和像中国新设的学务处一样）管辖。某处设的，便归某处自己管，今将各处所立学堂，列表于后：

立学堂的	学堂数目	教习数目	学生数目
文部	37 046	84 121	2 650 058
教堂	40 028	67 907	1 476 124
陆军部	848	1 058	46 420
内务部	553	1 102	20 510
玛利女皇	153	210	5 097
皇室善会	40	179	2 822
宫内部	23	63	1 599
户部	4	未详	379

照以上的表看起来，俄国的小学堂，没有一处总管的地方，也乱杂得很。但虽说是乱杂，内里头也分有层次。全国的小学堂，分为三样：

（一）独班学堂	三年卒业
（二）两班学堂	五年卒业
（三）三班学堂（即多班学堂）	七年卒业

乡下的小学堂，大概都是独班学堂，好几十学堂，都归在一班，一班分为三等，学生程度不一，都学一样的功课。教习很觉为难。俄国地方很冷，人烟又稀少，儿童远道来入学的，就在学堂左近住宿，归学堂里教习照料一切。每天傍晚的时候，专教儿童的手工，俄国的手工所以很兴旺。每礼拜日学堂放了假，从上午十点钟，下午两点钟，专去教那村里的青年，合像义学差不多，今将其乡下小学堂的功课，和每礼拜教授的时刻，列表于后：

宗教	六点钟
司拉夫话（或宗教语）	三点钟
俄国话	八点钟
习字	两点钟
算术	五点钟

此外，间或还有唱歌和体操的功课，但是没一定的时刻，名叫随意的功课，两班学堂里面，那下一班，全合独班学堂是一样，惟有上一班，学的功课稍微要深些，下班三年卒业，上班二年卒业，合成五年，上班功课如左：

功课	第四年每礼拜时刻	第五年每礼拜时刻
宗教	四点钟	三点钟
俄国话	八点钟	六点钟
算术	六点钟	六点钟
历史	二点钟	三点钟
地理和博物	二点钟	四点钟
用器的图画	四点钟	四点钟

此外，每天还有半点钟唱歌的功课。

1904年12月21日 《安徽俗话报》第18期 署名：三爱

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

身随番舶朝朝远，
魂附东舟夕夕还。
收拾闲情沈逝水，
恼人新月故湾湾。

作于1906年9月

1996年台湾《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1996年本)

曼上人[1]作葬花图赠以蛰[2]君为题一绝

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柳烟。
携锄何所事，双燕语便便。

作于 1906 年

《苏曼殊全集》5　署名：陈仲甫

---

① 即苏曼殊(1884—1918)，原名玄瑛，字子谷，近代文学家。《圆觉要览》："内有德智，外有胜行，在人之上，曰上人。"按即僧人的尊称。

② 即邓以蛰(1892—1973)，字叔存，安徽怀宁县人，清书法家邓石如五世孙。早年留学日本，1917 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1923 年回国后，先后在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与陈独秀、苏曼殊之间友谊很深。

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将次西游命题数语爰奉一什丁未夏五

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
罗典文章曾再世，悉昙天语竟销声。
众生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
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

作于1907年夏

《苏曼殊全集》5　署名：陈仲甫

本事诗(十首)[1]

一

双舒玉笋轻挑拨，鸟啄风铃珠碎鸣。

一柱一弦亲手抚，化身愿作乐中筝。

二

深夜沉香沃甲煎，隋皇风雅去茫然。

羊车我若过卿宅，细饮番茶[2]话夙缘。

三

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

誓忍悲酸争万劫，青衫不见有啼痕。

四

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

朱弦休为佳人绝，孤愤酸情欲语谁?

五

慵妆高阁鸣筝坐，羞为他人工笑颦。

镇日欢场忙不了，万家歌舞一闲身。

六

少人行处独吹笙，思量往事泪盈盈。

缺憾若非容易补，报答娲皇炼石情。

七

目断积成一钵泪，魂销赢得十篇诗。

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

---

① 1909年3月，陈独秀与苏曼殊、邓庆初、邓以蛰在日本江户居处常相聚首。与苏唱和《本事诗》十首。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收了此篇。

② 番茶，日本茶名。

八

多才天子神山女，未必高唐定雨云。

相见烦君惟一曲，不教红泪落湘裙。

九

空劳秦女为吹箫，孤负天门上下潮。

周郎未遇春衫薄，沽酒无颜过二桥。

十

昭王已死燕台废，珠玉无端尽属卿。

黄鹤孤飞千里志，不须悲愤托秦筝。

1973年香港商务印书馆《艺术丛录》 署名：仲

杭州酒家[①]

武林市上酒家炉，
自别江城又一秋。
若问狂郎生活意，
醉归每见月沉楼。

1996 年台湾《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

① 1909 年暮，陈独秀赴杭州，与同父异母的妻妹高君曼同居结为伉俪。同时，就任于杭州陆军小学。此间，结识了刘季平、沈尹默、马一浮、谢无量等友人，常徜徉于湖山之间，以诗酒共娱。本诗作于此间。

与苏曼殊书

与公别后，即遭兄丧，往东三省扶棺回里。路过上海，晤邓秋枚，始知公已由日本乘船过沪赴南洋。去年岁暮，再来杭州，晤刘三、沈君默，均以久不得公消息为恨。兹由朱少屏所得公住址，殊大欢喜。继今以往，望时惠书，以慰远念。仲别公后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今仅将哭兄丧诗及与公有关系绝句奉上。公远处南天，有奇遇否？有丽句否？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①]，新得佳人[②]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刘三沈实均无恙，惟望惠书至切。此上曼公，陈仲顿首。

写于 1910 年

《苏曼殊全集》4　署名：陈仲

附：苏曼殊本事诗十首

一

无量春愁无量恨，一时都向指间鸣。
我亦艰难多病日，那堪重听八云筝。

二

丈室番茶手自煎，语深香冷涕潸然。
生身阿母无情甚，为向摩耶问夙缘。

三

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
袈裟点点疑樱泪，半是脂痕半泪痕。

---

① 李商隐《富平少侯》诗，原句：“当关不报侵晨客。”

② 佳人，即高君曼，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热爱文学，思想新颖。1931 年病故。

四

淡扫娥眉朝画师，同心华髻结青丝。

一杯颜色和双泪，写就梨花付与谁？

五

愧向尊前说报恩，香残玦玉浅含颦。

卿自无言侬已会，湘兰天女是前身。

六

桃腮檀口坐吹笙，春水难量旧恨盈。

华严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爱我情。

（华严瀑布在日光山蓬瀛最胜处也）

七

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梵土相传，神女乌舍监守天阍，侍宴诸神。）

（引唐时女诗人韩采蘋事。）

八

相怜病骨轻于蝶，梦入罗浮万里云。

赠尔多情书一卷，他年重检石榴裙。

（余赠与梵本《沙恭达罗》）

（昔人诗云："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检取石榴裙。"）

九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日本尺八与汉土洞箫稍异，其曲有名"春雨"，

殊凄惘。日僧有专吹尺八行乞者。）

（昨秋养病武林。）

十

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锡归来悔晤卿。

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

选自《陈独秀诗存》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存殁六绝句

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
仗剑远游五岭外，碎身直蹈虎狼秦。
（存为丹徒赵伯先①，殁为桐城吴孟侠②。）

何郎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
白骨可曾归闽海，文章今已动英京。
（存为长沙章行严③，殁为福州何梅士④。）

夬公说法通新旧，汪叟剧谈骋古今。
入世莫尊小乘佛，论才惆惜老成心。
（存为寿春孙少侯⑤，殁为徽郡汪仲伊⑥先生）

老赞一腔都是血，熊侯垂死爱谭兵。
蜀丁未辟蚕丛路，淮上哀吟草木声。
（存为霍邱郑赞丞⑦，殁为正阳熊子政⑧。）

---

① 赵伯先(1881—1911)，江苏丹徒人，同盟会巨子，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呕血而死。

② 吴越(1878—1905)，字孟侠，安徽桐城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1905 年 9 月 24 日，因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而牺牲。事先曾与陈独秀、赵伯先密谋。行动前，曾草拟《意见书》，交张啸岑，并嘱死后如无法发表，可交与杨笃生或陈仲甫。

③ 章行严(1882—1973)，名士钊，号秋桐，又号孤桐。

④ 何梅士，又名何靡施，福建人。1903 年何与陈独秀、章士钊同在上海《国民日日报》社共事。

⑤ 孙少侯(1873—1924)，名毓筠，别号夬公，安徽寿春人。辛亥革命后，任安徽省第一任都督。

⑥ 汪仲伊(1837—1906)，名宗沂，安徽歙县人，清末进士，皖南王茂荫之婿。曾主安庆敬敷书院、徽州紫阳书院、芜湖中江书院。由汪孟邹引见，与陈独秀为忘年交。

⑦ 郑赞丞，安徽霍邱人，革命志士。1903 年 4 月，陈独秀在安庆与郑发起组织“青年励志社”，后又成立“岳王会”，郑任干事。

⑧ 熊子政，安徽寿县正阳关人，曾参加安庆马炮营起义，《安徽俗话报》正阳关的发行人。

谷士生前为诤友，彤侯别后老诗魂。
冢中傲骨成枯骨，衣上啼痕杂酒痕。
(存为歙县江彤侯①，殁为绩溪章谷士②。)

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③耽玄有异闻。
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
(存为广州曼上人④，殁为同邑葛循叔⑤。)

辛亥春临安时所作⑥

1912年3月9日《民立报》

又见《苏曼殊全集》5　署名：陈仲甫

---

① 江暐字彤侯，号一木，安徽歙县人，是陈独秀1906年秋任教芜湖皖江中学时的好友。

② 章谷士，安徽绩溪人，南京路矿学堂毕业，是陈独秀主办《安徽俗话报》时“朝夕晤谈的好友”。

③ 葛循叔，名其恭，葛温仲之弟。

④ 曼上人，苏曼殊(1884—1918)，名玄瑛，字子谷，别号燕子僧，广东中山人，出生在日本江户。近代革命家、文学家，陈独秀的挚友。

⑤ 葛循叔，名温仲，安徽怀宁人，是陈独秀青年时代的朋友，与陈共同发起安庆藏书楼爱国演说会。

⑥ 见《双枰记》叙一文首句。

感怀二十首

（一）

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
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

（二）

昚日二三月，百草恣妍美。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
日望苍梧云，夜梦湘江水。晓镜览朱颜，忧伤自此始。

（三）

得失在跬步，杨朱泣路歧。变易在俄顷，墨翟悲染丝。
人心有取舍，爱憎随相欺。八骏虽神逸，绝尘犹可追。

（四）

美哉武灵王，梦登黄华颠。女娃挟赵瑟，歌诗流眄妍。
变服习胡射，宗族害其贤。奇计竟不成，美人空弃捐。

（五）

昔有梁孝王，风流歌吹台。西行见天子，侍从多贤才。
相如虽未至，得见邹与枚。旷世无伯乐，骐骝为驽骀。

（六）

筑墙非过计，邻人乃见疑。忠言戮其身，哀哉关其思。
周泽即云渥，爱憎谁能期。奈何婴逆鳞，祸福岂不知。

（七）

鲧死于羽邱，乃因窃息壤。义士与顽民，周师异诛赏。
圣贤秉至公，曲直应无枉。人心无是非，是非徒自网。

（八）

木鸣响焦杀，怪星党天居。人情有忧乐，天意亦惨舒。
穆王得造父，八骏供驰驱。如何致千里，辟马駈毁舆。

（九）

取士必取骨，相马莫相毛。淮南养宾客，所重斗与筲。
照蝉不明火，振树将徒劳。哀哉蒙鸠子，托命于苇苕。

（十）

东邻有处子，文采何翩翩。高情薄尘俗，入海求神仙。
归来夸邻里，朱楼列绮筵。今日横波目，昔时流泪泉。

（十一）

古人重附民，后世重兵车。鲛革与铁铯，兵败于垂沙。
田野有饥色，千金购莫邪。将军不好武，守身龙与蛇。

（十二）

列星叠殒队，华灯耀疏堂。杂布夺文锦，欲语回中肠。
鸱枭岂终吉，惊散双鸳鸯。美人怀远思，中夜起彷徨。

（十三）

威凤敛羽翼，众口誉焦明。焦明与威凤，异命不同声。
西巢三珠树，振翮一哀鸣。王母不可见，但忆董双成。

（十四）

猛虎长百兽，梧斗轻重围。群鸟侍凤凰，摩天能高飞。
人王御万众，勇武世所稀。蛟蝹与弥龙，乌足养其威。

（十五）

力父佩璇玉，被服妖不妍。背人傅脂粉，巧笑尾群仙。
玉台谒王母，心醉天子篇。高邱一回首，众女空婵娟。

（十六）

魂魂昆仑气，洛洛清溪流。琅玕出西极，光彩粲九州。
鸾凤一朝去，宫馆颓山邱。崦嵫不可望，望之令人愁。

（十七）

女娃为精卫，衔石堙东海。东海水未堙，女娃心已改。
夸父走虞渊，白日终相待。奈何金石心，坐视生吝悔。

（十八）

峚山多丹木，其下有丹水。中产白玉膏，食之长不死。
哀哀世上人，果腹任鞭箠。栖迟尘网中，局蹐待销毁。

（十九）

天路绝泥滓，人世终苦辛。一念脱尘网，双足生青云。
云中发箫管，悦耳何缤纷。回瞰所来地，泣下为人群。

（二十）

百川深自回，嗷焰坐相失。饮羽及石梁，九载甘肃瑟。
八表同阴霾，虚白自盈室。十日丽芜皋，光明冀来日。

1911年1月5日 《民立报》 署名：仲甫
又见1917年5月1日 《丙辰》第3期 署名：陈独秀

附：陈独秀《感怀》二十首笺释

王训昭

一九〇九年秋，陈独秀因兄孟吉病亡，从日本回国。是年冬，偕新欢高君曼“隐居杭州”，在陆军小学堂任历史地理教员。据他自己说，这时他“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与苏曼殊书》）。《感怀》二十首就是在此时写的。此诗写好后，曾交给友人王旡生。王是安徽歙县人，寄居扬州，为骈体散文家，陈独秀后来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到过他，已是追念“亡友”（王是一九一四年底死于上海的），说他是骈文家中主张“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的一个”（《独秀文存》）。当时，王旡生在上海《民立报》做编辑工作，收到陈独秀给他的《感怀》二十首后，将其中二首（即十七、十九首）刊于一九一一年一月五日的《民立报·小奢摩室诗话》（小奢摩室是王的书斋名）上，并以大哀的笔名写了个按语，说：“吾友怀宁陈仲甫，弱冠工属文，往曾访予扬州，相得甚欢。此后，君即留学东瀛，去岁归国后，隐居杭州，日以读书为事，所为诗日益精进。今春曾以《游山》诸作见示。予性善忘，都不省记，昨又得近作感遇诗《五古》二十余首，皆忧时感世之作。说者谓有陈伯玉阮嗣宗之遗”。阮嗣宗，即阮籍，三国魏文学家，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专于五言诗，有《咏怀》八十余首，诗作以比兴的艺术手法，隐约的辞语，嗟生忧时，讥讽现实，同时表现其彷徨、苦闷的心情。陈伯玉，即陈子昂，唐代诗人，所作《感遇》诗，借物

感怀，指斥时弊；诗的风格，高昂清峻，是脍炙人口的名作。陈独秀《感怀》二十首，继承了阮嗣宗《咏怀》诗和陈子昂《感遇》诗的传统手法（比兴的手法），以古喻今，托物感怀，感时伤事，确有陈伯玉、阮籍诗的风格。

《感怀》二十首，是以感慨身世及时政为主旨的组诗，全诗集中地倾吐了陈独秀"隐居杭州"期间的"胸中感愤"。正像王无生所说"皆忧时感世"之作。他的"感愤"，是和辛亥革命前夕的时政密切关联的。一九一〇年前后，正值清王朝行将灭亡的时候，武装起义，此起彼伏。不过，腐朽的清朝政府，依然困兽犹斗，作垂死前的挣扎。它虽然对外没有御侮之力，对内却能肆虐于民、反扑革命，以求得其苟延残喘的机会。"弱冠以来反抗帝制"（《陈独秀辨诉状》）的陈独秀，此时，从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中，看到起义一次次失败、优秀的革命党人一个个牺牲，诸如，一九〇三年，他曾与友人潘赞化等发起"安徽拒俄运动"，之后又组织"岳王会"、创办《安徽俗话报》，积极从事揭露列强，宣传爱国，警醒国魂，推倒清政府的工作，但是，结果失败了；一九〇五年，他与吴樾，赵伯先密谋刺杀"出洋五大臣"，结果没有成功，吴樾不幸牺牲；一九〇七年，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巡警学校师生在安庆起义，结果失败了，徐锡麟被挖心斩首，陈独秀也因受牵连而逃往日本；一九〇八年，友人熊成基领导新军马炮兵营起义，也惨遭失败，许多革命志士被杀，有的被枭首示众；而熊成基亡命日本后，又于一九一〇年一月，奉同盟会总部之命，前往东北（哈尔滨）运动反清，不幸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等等。这一切，不能不使陈独秀感愤万端，在充满"泥滓"的革命道路上，对国家民族的危亡，对推翻清政的前途，开始忧伤、徬徨起来，并开始思考其失败的教训，进行自我反省，重新探索前进的道路。《感怀》二十首，就是他这种忧国忧民，苦闷徬徨，自我反省的情思的真实表露。读后，我们可以从中窥见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前夕的政治思想状况及其精神面貌。

（一）"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委巷，弯曲僻陋的小巷。佳人，美人，或有才能的人，古诗中常以佳人自况，或者指所怀念的人。这里作者以佳人比自己。在陈独秀的早期诗

歌中，常常以“湘娥、灵均（即屈原）”、“佳人、美人”等自比，这是他“效屈原‘香草美人’的微意，寄托他忧国忧民的情思”。（陈万雄《新文化运动前的陈独秀》）兰与芷，都是香草名，只有高洁的人才配佩戴，在屈原的作品中常用以代表高洁的贤人。这四句是说，委巷佳人的容颜美妍、品德高洁。

“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发皓齿，是讲话的意思。朱弦，指染成朱红色的琴瑟弦。这四句是说，与这位佳人相处，若没有深交，她是羞于同你讲话的。她平日总是闭门在家弹琴，身在“江湖”心里想的却是“万余里”外的大事。

这首诗是作者写自己的。陈独秀这时从日本回来后，在杭州闭门读书，以诗酒自娱，除江南义士刘三、沈尹默以外，很少与外人来往，但是，他内心里时刻思考着国家民族危难的大事。

（二）“旾日二三月，百草恣妍美。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旾”是“春”字的古写。“瘦马仰天鸣，壮心殊未已”是由曹操的乐府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脱蜕而来。这时作者才三十来岁，故易“老骥”为“瘦马”，以“瘦马”自喻。这四句是说，春天二三月，百草绿缛争茂，“瘦马”正在仰天长鸣，等待着驰骋千里。

“日望苍梧云，夜梦湘江水。晓镜览朱颜，忧伤自此始。”传说中唐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同配虞舜为妃。后来，虞舜出外巡视，死于苍梧（今属广西）。娥皇和女英得悉后，前往苍梧寻找，途中溺死于湘江。“日望苍梧云，夜梦湘江水”两句，是借用这个故事说明事与愿违。所以下句说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脸色，这忧伤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这首诗的喻意是说，作者此时满怀着改造国家的雄心大志，但一想起革命一次次失败，战友一个个牺牲，心情便忧伤起来。

（三）“得失在跬步，杨朱泣路歧。变易在俄顷，墨翟悲染丝。”三国时期魏文学家阮籍有“杨子泣路歧，墨子悲素丝”的诗句。杨朱，即杨子，战国初期的哲学家，魏国人。据说有一天邻居的羊跑了，很多人去追。杨子问：为什么要那末多人去追？大家对他说：因为叉路很多。结果，人多也没有追到羊。杨子听到没有追到羊后，脸色大变，许多天不笑。因此有杨子因路歧而悲的故事。这里作者通过这个故事，说明由

于“路歧”，人们容易走错路。路，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只在于跬步(跬，举足一次为跬，二次为步，故半步叫跬)之差。

墨翟，即墨子，名翟。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为墨家的创始人，他的“兼爱”、“非攻”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佩文韵府》中悲练丝条：“墨翟见练丝而悲，为其可以黄，可以墨也”。作者在这里借以说明时势的变化很快，在俄顷之间。喻意革命者在瞬息万变的形势下，要“眼中形势腹中策”，要善于辨别明暗。

“人心有取舍，爱憎随相欺。”这两句是说人心对于“歧路”、“明暗”是有取舍的，取舍之中，爱憎却可能随之而受到欺骗。

“八骏虽神逸，绝尘犹可追。”八骏，传说中为周穆王的八匹名马。但马的名称说法不同。《穆天子传》中说‘天子之骏，赤骥、瓷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拾遗记·周穆王》中说“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宵，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辉；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逸，奔跑，神逸，跑得非常快。绝尘，意即足不践土。两句是说即使像绝尘地飞驰的骏马也是可以追上的。表示人应有顽强的意志，“有志者事竟成”。

(四)“美哉武灵王，梦登黄华颠。女娃挟赵瑟，歌诗流眄妍。变服习胡射，宗族害其贤。奇计竟不成，美人空弃捐。”武灵王，即战国时赵国的赵武灵王，肃侯之子。《史记》(《赵世家》)中说，武灵王因梦见美人鼓瑟而歌，第二天便向群臣述说此事。大夫吴广说他有一个女儿，名叫娃嬴，又名孟姚，善于弹瑟。武灵王听了大喜，便把孟姚纳入宫中。孟姚入宫后，很得武灵王的宠爱，不久便立为惠后。武灵王为强兵富国，登黄华之上，召群臣计议，决定废车乘马，穿胡服，学骑射。从此赵国日益强盛起来。这时，武灵王有吞并秦国的打算，曾自诈为赵的使者入秦国探察情况。他的这一举动，为秦国所怕。后来，武灵王立孟姚所生之子何为惠王，自称主父(即太上皇)。原太子章，对立何为王不服，与田不礼勾结谋反，事发后太子章逃进武灵王宫中，以致牵连被围，困死于宫中，他的美好计划遂成泡影。

这首诗可能是通过赞扬武灵王变胡服、学骑射的改革举动和揭示

由于宗族矛盾太大，致使他困死于沙丘宫，来赞扬光绪皇帝。陈独秀是由康党变为革命党的，对光绪帝的立志改革的举动也十分赞赏。大家知道，光绪帝因受康有为思想的影响，决心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办法，并力排众议，主持维新变法，但结果由于慈禧太后等人的政变而失败，光绪帝被禁死于瀛台。

（五）“昔有梁孝王，风流歌吹台。”梁孝王，西汉孝文帝的次子，名武，与孝景帝（长子）同母。据《史记》（《梁孝王世家》）中记载，梁王二十五年春，吴、楚、齐、赵等七国反，梁孝王因大破吴、楚有功，“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趩（毕 bi，古代帝王出行时的清道——笔者），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梁孝王成为一时风流人物。

“西行见天子，侍从多贤才。相如虽未至，得见邹与枚。”西行见天子，是说梁孝王从睢阳（今河南商邱）去长安见汉景帝。当时，梁孝王的都城在睢阳，而天子汉景帝的都城在长安。贤才，有才能的人，指相如、邹与枚等。相如，即司马相如，西汉的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今属四川）。初为汉景帝的武骑常侍，后去梁。所作《子虚赋》为梁孝王赏识，用为郎。邹，即邹阳，齐（今山东东部）人，西汉文学家。起初给吴王刘濞作事，因劝刘濞不要起兵叛汉，刘不听，便离开吴王。后来到梁孝王那里作上客。枚，即枚乘，字叔，淮阴（今江苏淮阴）人，西汉辞赋家。先为吴王刘濞郎中，也因上书劝阻刘濞叛汉，刘不听，去梁孝王那里作客。

“旷世无伯乐，骐骝为驽骀。”旷世，长久的意思。伯乐，指善相马者。相传春秋中期秦穆公之臣方九堙、孙阳，春秋末期赵简子之臣王良等，善御马，又善相马，故称他们为伯乐。后来，人们常常用伯乐来比喻善识人才的人。骐，良马。骝，骏马，周穆王的八骏之一。驽和骀，都是劣马。

这首诗是说梁孝王善于用人，因而风流一时；吴王刘濞不用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都离开了他，结果灭亡。最后两句是这首诗的主旨，

作者深有感触地说：中国很久没有“伯乐”了，以致把好马当作坏马，善恶颠倒。

（六）“筑墙非过计，邻人乃见疑。”韩非子在《说难》中说，宋国有个富人，因天下雨把他家墙头淋倒了，他的儿子建议说：应立即筑墙，不筑，必将失盗。他的邻家有个老者也这样说。可是，当天夜里果然家里的财物被盗走了。这时，富人一面说他的儿子如何多智，有预见；一面却怀疑邻家老者偷了他家的财物。这两句是说，邻家老者说了老实话，却遭到富人的疑猜。

“忠言戳其身，哀哉关其思。”关其思，春秋初期郑武公大夫。郑武公是周宣王的庶兄，郑恒公之子，继恒公为郑国之君。郑武公想攻占胡（今安徽阜阳），不惜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国君作妻，以迷惑胡君。一天郑武公问群臣说，我想用兵，那个国家可攻打？大夫关其思回答说：胡国可以攻打。郑武公听了大怒说：我们两国的友谊如兄弟一般，你为什么要说攻打胡国呢！于是，把关其思杀了。胡君听了这个消息，认为郑国对胡国很友好，遂不防备郑国了。后来，郑国却偷袭了胡国，并占领了它（见韩非子《说难》）。这两句是说，关其思对郑武公进了忠言，却遭到杀身之祸。

“周泽即云渥，爱憎谁能期。”周，亲密。泽，雨露，引申为恩泽、德泽。渥，沾润，引申为深厚。韩非子《说难》中说“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说行而有功，则德忘，说行而有败，则见疑，如此者身危”。周泽即云渥，是说交情即使深厚。这两句是说，交情即使深厚，爱憎也不是长期可以保证的，是没法预料的。

“奈何婴逆鳞，祸福岂不知。”婴，触犯。逆鳞，龙喉下最怕触的地方。逆鳞，即触犯逆鳞。韩非子《说难》中说，龙“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是说近于善谏——笔者）矣”。后人常用来比喻臣子因进谏而触犯皇帝。这两句是说，臣子向皇帝进谏触怒皇帝，其结果是知道的，但刚正不阿的人还是要进谏的。

这首诗，作者主要根据韩非子《说难》中的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阐发其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明知触犯人主的“逆鳞”要遭杀身之祸，也要

有冒险谏诤的大无畏精神。韩非子讲这些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是要说明游说之士必须了解人主的心理变化，察观人主的爱憎，投其所好，取得其信任，不可触犯人主的"逆鳞"。陈独秀反其意而作，说"人主"的爱憎是不可观察、预期的；明知道触犯"人主"的逆鳞要遭杀身之祸，也要勇敢的去触犯。这里表现了陈独秀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

(七)"鲧死于羽邱，乃因窃息壤。"鲧，相传为我国原始时代部落的首领，由四岳推举，奉唐尧的命令去治水，鲧偷了"帝之息壤"，用筑堤防水的办法治水，结果治了九年没有成功，被舜杀死于羽山。息壤，传说中是一种能自己生长，永不耗减的土壤。窃，即偷。《山海经·海内经》上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

"义士与顽民，周师异诛赏。"义士，指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起初，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不接受，两人都逃到了周。之后，他们因反对周武王进军讨伐商，而又逃到首阳山。两人在首阳山因不吃周粟而死。顽民，指殷商遗民中不服从周朝统治的人，后泛指不顺从之民。周师，指周武王的军队。诛赏，诛杀奖赏的意思。这两句是说，反对周伐商、不吃周粟的伯夷叔齐和不顺从周朝统治的人，一是作为义士饿死了，一是作为顽民杀戮了。

"圣贤秉至公，曲直应无枉。人心无是非，是非徒自网。"圣贤，指道德高而又有才能的人。秉，执持。曲，坏的。直，好的。枉，错的。网，是烦恼。这四句的意思是，德才高的人，是执持公道的，好坏应当分明；但是，人心若没有是非观念，讲是非也是徒劳的。

(八)"木鸣响焦杀，怪星党天居。"木鸣，即木作之声。《荀子·天论》中说"星队(即坠——笔者)，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见者也"。焦杀，即焦忧。《史记·乐书》上说"志微焦杀之音作，而民思忧"。怪星，即怪异之星。《荀子·天论》中说"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党，同傥，偶然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怪星的偶然出现、木鸣的焦杀声音，使人们心情恐惧、忧愁。

"人情有忧乐，天意亦惨舒。"惨舒，即阴阳惨舒。张衡《西京赋》中

说“在阳时则舒，在阴时则惨”。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人的心情有忧愁与欢乐，天的意愿也有阴暗与光明。

“穆王得造父，八骏供驰驱。如何致千里，辟马䟆毁舆。”穆王，即周穆王。造父，善于驾驶马车的人，为穆王驾驶车马。辟，通躄，脚有病。《荀子·正论》中说“王梁(即王良——笔者)、造父者，天下之善驭马者也，不能以辟马毁舆致远”。此句是由此而来。辟马，即跛马。毁舆，即坏车，破车。䟆，是“驱”字的异体字，即鞭马前进。这四句是说，周穆王得了造父驾驶八骏，日行千里；倘若造父驱使着跛马破车，又怎么能日行千里呢？

(九)“取士必取骨，相马莫相毛。”取士，选取人材。相马，观察马的优劣、好坏。这两句的喻意是，选拔人材，要看本质。

“淮南养宾客，所重斗与筲。”斗、筲，指没有多大才能的人。此诗是说西汉淮南王刘安，曾招养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但都是些没有多大才能之辈。喻意用人要用有才德的人。

“照蝉不明火，振树将徒劳。”是说捉蝉要先在树下燃火，然后振动树木，这样蝉便向火中飞，即可捉拿。若不明火，先振树木，蝉就飞跑了。这两句的喻意是：不用有才能的人是不能成其事的。

“哀哉蒙鸠子，托命于苇苕。”蒙鸠，据《荀子·劝学》中说，是南方的鸟名。蒙鸠以羽毛编巢，用发把巢系在苇苕上，经风一吹，巢翻、卵破、小鸟摔死。苇苕，即芦苇。这两句是说不用有才能的人，其后果就像蒙鸠子那样，只能托命于“苇苕”了。

(十)“东邻有处子，文采何翩翩。”处子，有才德而隐居的人。翩翩，形容文采的优美。这两句是说，东邻有个很有才德的隐士，文采照人。

“高情薄尘俗，入海求神仙。”高情，即超然崇高之情。尘俗，即人间世俗。这两句是说处子看破红尘，入海求仙了。

“归来夸邻里，朱楼列绮筵。”朱楼，即红楼。绮筵，指丰盛的筵席。这两句是说处子求仙回来述说入海求仙的情况，邻人设丰盛的筵席招待他。

“今日横波目，昔特流泪泉。”横波目，是说眼睛邪视，像水波一样的

横流，流转生姿。“昔特”，疑“昔时”之误。此句由李白《长相思》(《全唐诗集》)“昔日(一作昔时)横波目，今成流泪泉”的诗句而来。这两句是说处子今日的高兴和昔时的痛苦。

这首诗中的处子，既是作者自喻，也是指与作者同时代那些曾去国外寻找革命真理的人。

(十一)“古人重附民，后世重兵车。”附，依附。兵车，指用武力。这两句是说古代善于用兵者总是重视屈从人民的，然而后世则重视使用武力。

“鲛革与铁钝，兵败于垂沙。”鲛革，鲨鱼皮，可以制坚甲。钝，音尸shī，又读蛇，shé，为矛。铁钝，是一种打仗的利器。垂沙，战国时楚国的地名。据《史记》记载“楚怀王二十八年，秦与齐、韩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我重兵而去”。《荀子·议兵》中说：“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坚如金石；宛钜铁钝，惨如蠭虿(即蜂瘥——笔者)；轻利僄遬(同速——笔者)，卒如飘风；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即唐昧——笔者)死；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这句诗即由此而来，其原意是说，楚国与秦齐等国交战时，虽有坚甲利兵，因不屈从国民，结果兵败于垂沙。

“四野有饥色，千金购莫邪。”莫邪，宝剑名。陆广微《吴地记·匠门》记载：吴王阖庐命干将铸剑，铁汁不下。干将妻莫邪问何故？干将说，从前先师欧冶子铸剑时，曾以女人配炉神，即得。莫邪听了立即投身炉中，铁汁出，铸成雄雌两剑。雄剑叫干将，雌剑叫莫邪。后用以泛称为一种锋利的宝剑。这两句是说，统治者为了打仗，不顾人民的死活，只知用重金来购买武器。

“将军不好武，守身龙与蛇。”龙，旧说为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长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蛇，一种爬行动物，冬天蛰伏，春天出来。这两句是说，将军不贪武功，如龙蛇般蛰伏，一旦有事，即腾空而起。

(十二)“列星昼殒队，华灯耀疏堂。”列星，群星，罗布在天上的星；又作宿星，二十八宿中的“七星”。殒，“殒”字的误写。队即坠。《荀子·赋》中说：“列星殒坠，旦暮晦盲。”列星昼殒队即由此而来。华灯，

华美的灯火;疏堂,华丽的住宅。华灯耀疏堂,指剥削阶级奢侈豪华的享乐生活。两句诗是说,在群星殒落的坏现象中,统治阶级仍然纸醉金迷。

“杂布夺文锦,欲语回中肠。”杂布,即粗布。《荀子·赋》中说“杂布与锦,不知异也”。文锦,有织纹的布。夺,胜过的意思。回,掉转的意思。这两句诗是说,在好坏、是非不分的情况下,欲说还休,心中很难过。

“鸱枭岂终吉,惊散双鸳鸯。”鸱(音痴 chī),即鹞鹰。枭(音嚣 xiāo),通鸮,亦称猫头鹰。岂终吉,即没有好的结果。鸱枭,是凶恶不祥的象征,鸳鸯是美好、幸福的象征。鹞鹰和猫头鹰,难道终会化凶为祥吗?可是现在它们还在作恶,惊散了相好的鸳鸯。

“美人怀远思,中夜起徬徨。”美人,指有才能的人。徬徨,游移不定。这两句诗是说,贤能的人深思远虑,午夜了还没有入睡,思念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危难。

这首诗中的“美人”,也和前面的“佳人”一样,既是作者自喻,也是泛指同时代的革命志士。

(十三)“威凤敛羽翼,众口誉焦明;焦明与威凤,异命不同声。”威凤,凤有威仪,故称威凤。《关尹子·九药》中说“威凤以难见为神,走麝以遗香不捕”。这里是喻贤人,美人。敛,即收起。焦明,即鷦明,古代传说中的五方神鸟之一。五方神鸟:南方焦明、北方幽昌、东方发明、西方鹔鷞、中央凤凰。誉,赞美。此句原意是说威凤收起羽翼,大家都称赞焦明的美丽,其实威凤比焦明更美丽,然而威凤的遭遇却不如焦明。这里作者以威凤自比。作者在一九〇八年《华岩瀑布》中有“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的诗句,表现他是十分孤高自赏的。

“西巢三珠树,振翮一哀鸣。”西,同栖。巢,鸟窠。三珠树,珍木名。《山海经·海外南经》上说“三珠树在厌火北,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张九龄·感遇诗》有“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双翠鸟,又称翡翠鸟,生南方,筑巢在三珠树上。此鸟羽毛美丽,可做女人的装饰。常常被捕捉杀害取毛,这里是喻有才华的革命者。翮(音核 hè),羽毛。此句是说,栖息在三珠树上的双翠鸟,在猎者的追捕下发出了扑打

翅膀的哀鸣。喻革命志士。

"王母不可见，但忆董双成。"王母，即西王母，古代神话中的女神。《穆天子传》中说"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董双成，仙女名。相传为西王母的侍女，在故宅杭州西湖妙庭观，自己炼丹，丹成得道，自吹玉笙，驾鹤成仙而去。这两句是说看不到西王母(喻革命领袖)，但是，想想董双成(喻同辈革命者)也是好的。

(十四)"猛虎长百兽，梧斗轻重围。"梧，威势。这两句是说，猛虎是兽中之王，它能在威力很强的搏斗中，轻易地冲出重围。

"群鸟侍凤凰，摩天能高飞。"摩天，形容极高。李白《古风》中有"我观摩天飞，九万方未已"句。这两句是说，凤凰是鸟中之王，能展翅高飞。

"人王御万众，勇武世所稀。"这两句是说，人王能驾御万众，他的英勇是盖世少见的。

"蛟韅与弥龙，乌足养其威。"蛟，指制坚甲的鲛鱼皮。韅，即马腹带。弥龙，金饰衔轭。蛟韅弥龙，均指没有生命的东西。乌足，即何足。这两句是说，没有生命的东西，不足以养成自己的威力。

(十五)"力父佩璇玉，被服妖不妍。"力父，一作刁父，丑男子。《荀子·赋》中说"嫫母(传说中的丑女——笔者)、力父，是之喜也"。璇玉，美玉。被服，穿戴。这两句是说，力父佩戴美玉，穿着虽妖艳，本质并不美丽。

"背人傅脂粉，巧笑尾群仙。"背人，私下里。巧笑，美好的笑。尾，跟随。这两句是说，力父私下里涂了胭粉，巧笑着跟随在群仙的后边。

"玉台谒王母，心醉天子篇。"玉台，传说中天神居住的地方。这里指西王母住的地方。谒，请见。天子，这里指周穆王。《穆天子传》中说"穆王与西王母觞(饮酒——笔者)于瑶池，作歌"，乐而忘归。这两句是说，周穆王到玉台谒见了王母，吃酒作歌，高兴极了。

"高邱一回首，众女空婵娟。"高邱，地方。众女，指群仙。空，白白。婵娟，美好的容貌。这两句是说，从高邱回头一看，可惜众女白白地争妍争艳，因为力父实在太丑陋了。这首诗是有所指的。

(十六)"魂魂昆仑气，洛洛清溪流。"魂魂，光气炎盛的意思。《山

海经·西山经》上说“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洛洛，水流的样子。陶潜读《山海经》时有“洛洛清瑶流”句。这两句是说，雄伟的昆仑山，清清的溪流。

“琅玕出西极，光采粲九州。”琅玕，美石，象玉。西极，指中国的西部。九州，泛指全中国。这两句是说，丰富的西极美石，光耀着中华大地。

“鸾凤一朝去，宫馆颓山邱。”鸾凤，即凤凰，指美人，贤人。宫馆，宫室。颓，颓废，倒塌。这两句的意思是说，有才能的人一旦走了，美丽的宫馆，就会变成一片废墟了。

“崦嵫不可望，望之令人愁。”崦嵫，山名，在甘肃天水县西境，古代常用来指日落的地方。《离骚》中说“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这两句是说，太阳落的地方不可望，望了令人发愁。

这首诗反映了作者对中国改造的艰难产生的怅惘情绪。

（十七）“女娃为精卫，衔石堙东海。”女娃，古代神话中炎帝的小女儿。精卫，古代神话中的小鸟名。据《山海经·北山经》上说，北方有座发鸠山，山上多柘木，住着一只小鸟，名叫精卫。传说精卫是女娃变的。有一天，女娃游于东海，不幸淹死在海里。于是女娃对东海十分愤恨，便化为精卫，经常衔西山的石块、木头填进东海。“精卫填海”的成语，即由此而来，后人也常用此比喻人的意志坚决。

“东海水未堙，女娃心已改。”是说东海还没有填平，女娃填海的决心已经改变了。

“夸父走虞渊，白日终相待。”夸父，古代神话人物。《山海经·海外北经》上说，夸父立志追赶太阳，赶到太阳的入口处——虞渊，口渴得很厉害，喝干了黄河和渭河的水，还不够，又往北方的一个大湖里走去，但没到那里就在路上渴死了。死时，他丢下木杖，这木杖就化为广阔三百里的桃林，以留给后人乘凉、解渴，使他们趁着白天继续追赶太阳。这个神话故事，说明了夸父的坚强决心。

“奈何金石心，坐视生吝悔。”金石心，坚贞的心。《后汉书·五常传》中说“辅翼汉室，心如金石”。吝悔，即悔吝，悔恨。这两句是承接前六句而来，是说既有坚如金石的信念，应是“夸父走虞渊，白日终相待”；

岂能中途生起悔恨。“东海水未堙，女娃心已改”，这是作者自励。

(十八)“峚山多丹木，其下有丹水。中产白玉膏，食之长不死。”峚山，山名。《穆天子传》中引作密山，在今陕西商县境内。《山海经·西山经》上说“峚山，其上多丹木，圆叶而赤茎，黄花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丹水出焉，是生玉膏，以灌丹木。”是说峚山上丹木很多，山下有丹水，山中产白玉膏，人吃了白玉膏可以长生不老。

“哀哀世上人，果腹任鞭箠。”哀哀，悲伤不止。果腹，吃饱肚子。鞭箠，鞭打，刑罚。是说，做平民百姓是痛苦的，为了吃饱饭，像牛马般任人鞭打。

“栖迟尘网中，局蹐待销毁。”栖迟，游息。局蹐，不舒展，常用来形容戒慎、恐惧。是说，一般老百姓游息在尘世上，总是紧紧迫迫地在销磨自己的生命。这首是对生民的忧伤。

(十九)“天路绝泥滓，人世终苦辛。”是说上天的路(天赋人权)绝没有泥滓，是平坦的，但人世间的道路却坎坷不平，是辛苦的。

“一念脱尘网，双足生青云。云中发箫管，悦耳何缤纷。”脱尘网，离开人世间。箫管，古代称由若干竹管编成的排箫为箫，后世则称竹制的单管直吹者为箫，这里泛指乐器。发箫管，即奏乐。悦耳，即好听。缤纷，繁多的意思。这四句是说：下狠心排除尘世的网罗，双脚踏上青云之路；云中发出的箫管声，多么动听。

“回瞰所来地，泣下为人群。”是说从天路回头看看人间，看看那辛劳的人群，怎能不凄然泪下。

这一首诗是作者深念民间疾苦，认为只有“一念脱尘网”，改变封建专制的统治，恢复天赋人权，才能“双足生青云”。反映了作者的资产阶级民主愿望。

(二十)“百川深自回，噭焰坐相失。”百川，众多的河流。回，流转，回旋。噭(音叫，jiào)，大呼，痛号。焰，火焰。这两句诗是说，百川深而且有漩涡，大火遇到了大水是要熄灭的。比喻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

“饮羽及不梁，九载甘肃瑟。”饮羽，箭深没羽的意思，形容发箭的力量极强。《新序·杂事回》中说，“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关

弓射之，灭矢饮羽。”“饮羽及不梁”的“不”字，疑为“石”字之误。《文选·鲍照拟古诗》中有“石梁有余劲，惊雀无全目”句，并注：“其余力逸劲，犹饮羽于石梁。”九载，即九年，指作者一九〇一年首次去日本，寻找革命真理，反抗帝制，到一九一〇年在杭州写作此诗为止的一段时间。肃瑟，即萧瑟，树木被风吹拂所发出的声音，常常用来形容寂寞凄凉的情景。这两句是说，虽有箭射石梁深没羽的本领，九年来也只好甘受凄凉之苦。

“八表同阴霾，虚白自盈室。”八表，八方以外极远的地方。阴霾，天气阴晦不明。虚白，形容一种清澈明朗的境界。室，房子，这里比喻心。两句是说，天地间处处阴暗不明，但自己的心房还是光明的。

“十日丽芜皋，光明冀来日。”十日，即十个太阳。芜皋，荒芜的沼泽地。冀，希望。两句是说，让强烈的阳光照射那阴湿的地方，驱逐黑暗吧！光明的希望就在来日。写出了作者对未来的展望和信心。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1986 年第 3 期



寄士远长安

自君别湖水，天地失清秋。
影着孤山树，心随江汉流。
转蓬俱异域，诗酒各拘囚。
未及祖龙死，咸阳不可留。

1911 年 1 月 20 日　上海《民立报》　署名：仲甫

杭州酷暑寄怀刘三[1]沈二[2]

病起客愁新，心枯日景沦。
有天留巨眚，无地着孤身。
大火流金铁，微云皱石鳞。
清凉诗思苦，相忆两三人。

1911年1月20日 《民立报》
又见1914年8月10日 《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三号 署名：陈仲

① 刘三，即刘季平，江苏上海县人，"尝自署曰江南刘三，人亦皆以刘三呼之"（见马叙伦遗著：《刘三先生传》）。

② 即沈尹默（1883—1971），原名君默，浙江吴兴人。兄沈士远，弟沈兼士，尹默排行第二，人称沈二。

咏　鹤

本有冲天志，飘摇湖海间。
偶然憩城郭，犹自绝追攀。
寒影背人瘦，孤云共往还。①
道逢王子晋，早晚向三山。

1911年1月20日　《民立报》
又见1914年8月10日　《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三号　署名：陈仲

① 大哀：《小摩室诗话》第六句作“孤云逐客还”（《民立报》，1911年1月20日）。

游韬光

石级穿林三百层，层层仄径绕山行。
碍云密竹两旁立，裂地清泉一路鸣。
山意不遮湖水白，钟声疏与暮云平。
月明远别碧天去，尘向丹台寂莫生。

1911年1月20日 《民立报》
又见1914年8月10日 《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三号 署名：陈仲



游虎跑二首

昔闻祖塔院，幽绝浙江东。
山绕钟声外，人行松涧中。
清泉漱石齿，树色暖碧空。
莫就枯禅饮，阶前水不穷。

神虎避人去，清泉满地流。
僧贫慵款客，山邃欲迎秋。
竹沼滋新碧，山堂锁暮愁。
烹茶自汲水，何事不清幽。

1911年1月20日 《民立报》
又见1914年8月10日 《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三号 署名：陈仲

灵隐寺前

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1911年1月20日 《民立报》
又见1914年8月10日 《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三号 署名：陈仲



雪中偕友人登吴山

春寒一夜雪，绕郡千山白。
凄风敛微和，城郭暗朝赤。
相期素心人，寒空荡匈臆。
登高失川原，乾坤莽一色。
骋心穷頫仰，万象眼中寂。
屋瓦白如沙，层城没寒碛。
缤纷蔽远峰，冷色空林积。
冻鸟西北来，下啄枯枝食。
感尔饥寒心，四顾天地窄。
紫阳踞我前，积素明峭石。
上有鹿皮翁，浩歌清涧壁。
饥来啮坚冰，荒岩坐晨夕。
不笑复不悲，雪上数人迹。
炎威灭千春，忍令肤寸磔。

1911 年 1 月 20 日 《民立报》
又见 1914 年 8 月 10 日 《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三号 署名：陈仲

华严瀑布[①]

（一）

湖水深且碧，波静敛微白。

东注落为泷，高悬一千尺。

（二）

矫若天龙垂，倒挂玲珑石。

飞沫惊四筵，无语万山碧。

（三）

仰瞻接奔雷，俯视迷霾雾。

回首觅归途，夕阳满红树。

（四）

少女曳朱裙，掩面声凄恻。

自惜倾城姿，不及君颜色。

（五）

列峰颦修眉，湖水漾横波。

时垂百丈泪，敢问意如何。

（六）

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

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

（七）

日拥千人观，不解与君语。

空谷秘幽泉，知音复几许。

---

① 华严瀑布是日本国枥木县日光山风景区之胜景。高约百米，宽约十米，飞流直泻；冬季为一大冰瀑。旧时，常有厌世者来此寻求解脱，故有“死之瀑”之称。

（八）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

作于1908年

1911年2月19日　上海《民立报》　署名：仲子

赠朱灿枢联[1]

气概居贫颇招逸，
文章垂老溢纵横。

选自《陈独秀诗存》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署名:独秀

---

① 此联约作于1911年,见《团结报》1988年5月7日副刊"茶馆"第37期。又见于《新民晚报》2001年8月13日副刊"古玩宝斋"第342期。原件存望江县博物馆。

安庆独立之布告[1]

为布告事：照得临时总统袁世凯凶残狡诈，帝制自为，戕贼勋良，灭绝人道，恶贯满贯，人民发指。近更无故派兵，蹂躏苏赣，东南各省，同深义愤，声罪致讨，吾皖岂能后。兹特邀集军商绅界会议决定，即日宣布独立，公推柏文蔚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胡万泰暂行代理都督事宜，孙多森担任民政长事宜。除通电外，特定简章规约数条，布告我商民人等，一体知照：一、各商民人等仍照常贸易，不准自相惊扰；二、外国人生命财产责成军警严加保护，不准侵损；三、行政司法衙门照常行使职权；四、不准泄露军情；五、不准造谣生事；六、有集众抢劫，妨碍军纪及军事行动者，概以军法办理；七、未奉都督命令，私行设置（军事机关）及添招军队者，概以军法办理。

1913 年 7 月 22 日 《民立报》

---

① 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称《独立宣言》，由陈独秀草拟。

曼殊赴江户余适皖城写此志别

春申浦上离歌急，扬子江头春色长。
此去凭君珍重看，海中又见几株桑。

作于1913年冬

《苏曼殊全集》5　署名：陈仲甫



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

记者足下:得手书,知暂缓欧洲之行,从事月刊,此举亦大佳。但不识能否持久耳?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政治教育之名词,几耳无闻而目无见。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阁〔搁〕笔,静待饿死而已。杂志销行,亦复不佳。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已有停刊之象。《甲寅杂志》之运命,不知将来何如也?……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1]仆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足下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东京当不乏此种书,用英文解释者益好也。

1914年6月10日 《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二号 署名:CC生白

---

① 本篇两处省略号是原有的。

《双枰记》[1]叙

何郎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枯骨可曾归闽海，文章今已动英京。此予辛亥春居临安时所作存殁六章之一也。存者为烂柯山人，殁者为何靡施。今予不知何故，忽来江户，烂柯山人持所造《双枰记》来令予叙。作书者及此书主人，皆在予诗中。作诗之人亦复陷入书中。予读既竟，国家社会过去未来之无限悲伤，一一涌现于脑里，今不具陈，人将谓予小题大做也。

十年前中国民党之零丁孤苦，岂不更甚于今日。当年咸以脆薄自伤，由今思之，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如赵伯先、杨笃生、吴孟侠、陈星台、何靡施者。其人云亡，其魂不返，虽奔走国事者遍海内外，吾辈迂儒之隐忧，得未少减。赵杨吴陈，不惜自戕以励薄俗，恐国人已忘其教训，即予亦堕落不堪，愧对亡友矣。靡施之死，殉情邪，愤世邪，盖未可偏执一见，其出于高尚之牺牲精神，非卑劣弱虫所可议其是非，可断言也。夫自杀者非必为至高无上之行，惟求之吾贪劣庸懦之民，实属难能而可贵。即靡施之死，纯为殉情，亦足以励薄俗。罢民之用情者既寡，而殉情者绝无，此实民族衰弱之征。予读《双枰记》，固不独为亡友悲也。

泥城公校，固革命精神所充满者也，靡施为之魁。施以内讧外患交逼而仆，其凌乱可怜之状，不啻为今日民党写一小影。靡施以一死解脱其无穷悲愤，诚无聊之极思，使靡施尚在，其悲愤恐更甚于当年，岂复有解脱之善计。具此观念而读双枰记，欲自制其同情之泪，未由也矣。

书中人之怀抱与境遇，既如上文所陈。而作书者之怀抱与境遇，亦欲以略告读者。烂柯山人尝以纯白书生自励，予亦以此许之。烂柯山

---

[1] 《双枰记》，载《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作者烂柯山人，即章士钊。

人素恶专横政治与习惯，对国家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对社会主张个人之自由权利，此亦予所极表同情者也。团体之成立，乃以维持及发达个体之权利已耳，个体之权利不存在，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动。烂柯山人之作此书，非标榜此义者也，而于此义有关系存焉。作书缘起，乃以代倭市之箫，鬻于某氏拟设之大江日报，功未竣而欧行。在欧复为饥驱，大江报亦未出版，作者遂改鬻其稿于宛平某报，以前受某氏资故，别造他文以易之。夫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而作者且以此因缘招天下无穷之谤，益可怜矣。悠悠之口，不必与较，所最悲者，与作者十余载志同道合之杨笃生，亦因此以不恕之辞加于作者，致为他人所藉口，此作者之所痛心者欤。笃生性挚量狭，殷忧乱神，急不择语，今日而提论及此，只增作者怀旧之悲，他复何语。使褊狭社会，复因此推波助澜，以造成专横政治之结果，恐亦笃生之所痛心者欤。作者称此书为不祥之书，予亦云然。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作者及社会不祥之痛苦，予不获尽情痛哭道之者也。呜呼！民国三年九月　日[1]独秀山民识于日本江户。

1914年11月10日　《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　署名：独秀山民

---

① 原文如此。

爱国心与自觉心

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伊古大人，胥循此辙。殉乎情者，孤臣烈士，游侠淫奔，杀身守志，不计利害者之所为也。昵于智者，辨理析疑，权衡名实，若理学哲家是矣。情之用百事之贞，而其蔽也愚；智之用万物之理，而其蔽也靡。古之人情之盛者，莫如屈平，愤世忧国，至于自沈。智之盛者，莫如老聃，了达世谛，骑牛而逝。斯于二者各用其极矣。

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呜呼！国人其已陷此境界否耶？

爱国心为立国之要素，此欧人之常谈，由日本传之中国者也。中国语言，亦有所谓忠君爱国之说。惟中国人之视国家也，与社稷齐观，斯其释爱国也，与忠君同义。盖以此国家，此社稷，乃吾君祖若宗艰难缔造之大业，传之子孙，所谓得天下是也。若夫人民，惟为缔造者供其牺牲，无丝毫自由权利与幸福焉，此欧洲各国宪政未兴以前之政体，而吾华自古讫今，未之或改者也。近世欧美人之视国家也，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欧人之视国家，既与邦人大异，则其所谓爱国心者，与华语名同而实不同。欲以爱国诏国人者，不可不首明此义也。

国家之义既明，则谓吾华人无爱国心也可，谓吾华人未尝有爱国者亦可，即谓吾华人未尝建设国家亦无不可。何以云然？吾华未尝有共谋福利之团体，若近世欧美人之所谓国家也。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吾国伊古以来，号为建设国家者，凡数十次，皆

未尝为吾人谋福利，且为戕害吾人福利之蟊贼。吾人数千年以来所积贮之财产，所造作之事物，悉为此数十次建设国家者破坏无馀。凡百施政，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忧乐，即有圣君贤相，发政施仁，亦为其福祚攸长之计，决非以国民之幸福与权利为准的也。若而国家实无立国之必要，更无爱国之可言。过昵感情，侈言爱国，而其智识首不足理解国家为何物者，其爱之也愈殷，其愚也益甚。由斯以谭，爱国心虽为立国之要素，而用适其度，智识尚焉。其智维何？自觉心是也。

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

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者，若德、奥、日本之国民是也。德、奥、日本，非所谓立宪国家乎？其国民之爱国心，非天下所共誉者乎？然德人为其君所欺，弃毕相之计，结怨强俄，且欲与英吉利争海上之雄，致有今日之剧战，流血被野，哀音相闻，或并命孤城，或碎身绝域，美其名曰为德意志民族而战也，实为主张帝王神权之凯撒之野心而战耳。德帝之恒言曰，世界威权，天有上帝，地有凯撒。大书特书于士卒之冠曰，为皇帝为祖国而出征，为皇帝其本怀，为祖国只诳语耳。奥之于塞，侵陵已久，今以其君之子故，不惜亡国破军，以图一逞，即幸而胜，亦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耳，于国人有何福利也。若塞耳维亚，若比利时，乃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者也。若奥地利，若德意志，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为他人侵犯其自由而战者，爱国主义也。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帝国主义也。爱国主义，自卫主义也，以国民之福利为目的者也，若塞、比是矣。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也。君若相利用国民之虚荣心以增其威权为目的者也，若德、奥是矣。日本维新以来，宪政确立，人民权利，可得而言矣。一举而破中国，再举而挫强俄，国家威权莫或敢侮矣。若犹张皇六师，日不暇给，竭内以饰外，赋重而民疲，吾恐其国日强，其民胥冻馁以死。强国之民，福利安在，是皆误视帝国主义为爱国主义，而供其当局示威耀武之牺牲者也。夫帝国主义，人权自由主义之仇敌也，人道之洪水猛兽也。此物不僵，宪政终毁，行见君主民奴之制复兴，

而斯民之憔悴于赋役干戈者，无宁日矣。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而为野心之君若相所利用，其害有如此者。

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若朝鲜、土耳其、日本、墨西哥及中国皆是也。朝鲜地小民偷，古为人属，君臣贪残，宇内无比。自并于日本，百政具兴，盗贼敛迹，讼狱不稽，尤为其民莫大之福。然必欲兴复旧主，力抗强邻，诚见其损，未睹其益。土耳其宪政初行，国基未固，不自量度，与意争衡，一战而败，军覆国削。今复左德抗俄，列强治外之权，欲一旦悍然夺之，吾恐其国难之将作矣。俄之败于日也，越国万里，且非倾国之师，日本国力，岂堪久战，介美行成，诚非得已，而其国民愤詈当涂，不自审矣。墨西哥名为共和，实则其民昏乱，无建设国家之力。枭雄争权于朝，地主肆虐于野，民不堪命久矣，使其翻然自觉，附美为联，其人民自由幸福，必远胜于今日。必欲独立，恐其革命相循，而以兵得政以政虐民之风不易革也。吾国自开港以来，情见势绌。甲午庚子之役，皆以不达情势，辱国丧师，元气大损。今者民益贫敝，资械不继，士气不振，开衅强邻，讵有幸理。然当国者袭故相以夷制夷之计，揖盗自损，同一自损，敌之甲得乙失，我何择焉。而书生之见，竟欲发愤兴师，为人作嫁，其亦不可以已乎。凡此诸国所行，岂无一二壮烈之为。吾人所敬，惟不自觉其国之情势，客气乘之，爱国适以误国，谋国者不可不审也。

假令前说为不谬，吾国将来之时局，可得而论定矣。自爱国心之理论言之，世界未跻于大同，御侮善群，以葆其类，谁得而非之。为国尽瘁，万死不辞，此爱国烈士之行，所以为世重也。然其理简，其情直，非所以应万事万变而不惑。应事变而不惑者，其惟自觉心乎？爱国心，具体之理论也。自觉心，分别之事实也。具体之理论，吾国人或能言之；分别之事实，鲜有慎思明辨者矣。此自觉心所以为吾人亟需之智识，予说之不获已也。

吾国闭关日久，人民又不预政事，内外情势，遂非所知。虽一世名流，每持谬说，若夫怀抱乐观之见，轻论当世之事，以为泱泱大国，物阜民稠，人谋不乖，外患立止，是何所见之疏也。中国而欲为独立国家，税则法权，必不可因仍今日之制。然斯事匪细，非战备毕修，曷其有济，欲修战备，理财尚焉。论时局而计及财政，诚中国存亡之第一关头也。中

国经常岁入，约银三万万元，新旧外债约有银二十万万元，利息平均以五厘计之，每年不下一万万元，应还本金，年约五千万元，本利合计，年约一万五千万元，已占岁入之半，此事宁非大异。国非不可举债，若中国之外债，则与他国异趣。中国之外债，乃以国税铁路为抵偿，列强据此以定瓜分之局者也。此事不能自了，无论君主共和，维新复古，瓜分亡国之扃，终无由脱。自今日始，外不举债，内不摸金，上下相和，岁计倍益。年减外债若干，期以十稔，务使不为财政之累。然后十年教养，廿年治军，四十年之后，敌国外患，庶几可宁。若其不揣事情，期于速效，徒欲朘削贫敝之民，残民耀武，以为富强，不啻垂死病夫，饮酖以求淫乐也。其或激于事变，过涉悲观，怵瓜分之危，怀亡国之痛，以为神州不振，将下等于印度、朝鲜之列，此其人用心良苦，而所见则甚愚也。穷究中国之国势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此予之所大惑也。分割阴谋，成之已久，特未实施者，其形式耳。夫徒欲保此形式，盖无益而难能也。时政乖违，齐民共喻，以今之政，处今之世，法日废耳，吏日贪耳，兵日乱耳，匪日众耳，财日竭耳，民日偷耳，群日溃耳，政纪至此，夫复何言。或云：此固不治，锄而去之，国难自已。此言甚壮，此计亦不得以为非，惟恐国人志行不甚相远，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诚，则以利禄毁人如故也，敌视异己如故也，耀兵残民如故也，漠视法治如故也，紊乱财政如故也，奋私无纪殆更有甚焉。以此为政，国何以堪。又或谓：吾民德薄能鲜，共和不便，仍戴旧君，或其宁一。此亦书生之见也。姑无论国体变更，非国人所同愿。满清末造，政迹昭然，其亲贵旧勋，焉有容纳当涂部曲革命党人之雅量，欲以此广舆论之涂，兴代议之制，不其难乎。盖一国人民之智力，不能建设共和，亦未必宜于君主立宪，以其为代议之制则一也。代议政治，既有所不行，即有神武专制之君，亦不能保国于今世，其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故也。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以为救亡之计，亦犹瞽者无见，与以膏炬，适无益而增扰耳。夫政府不善，取而易之，国无恙也。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然则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不肖者固速其成，贤者亦难遏其势。

且平情论之，亡国为奴，岂国人之所愿。惟详察政情，在急激者即亡国瓜分，亦以为非可恐可悲之事。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债一日不止；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杀人敛钱，亦未能一日获已；拥众攘权，民罹锋镝，党同伐异，诛及妇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奚我〔傒予〕后，后来其苏。"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若其执爱国之肤见，卫虐民之残体，在彼辈视之，非愚即狂，实则国人如此设心，初不为怪。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岂吾民获罪于天，非留此屠戮人民之国家以为罚而莫可赎耶？或谓：恶国家胜于无国家。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安在无国家之不若恶国家哉！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以保存恶政府，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者之听，勿为印度，勿为朝鲜，非彼曲学下流，举以讽戒吾民者乎？夷考其实，其言又何啻梦呓也。夫贪吏展牙于都邑，盗贼接踵于国中，法令从心，冤狱山积，交通梗塞，水旱仍天，此皆吾人切身之痛，而为印度、朝鲜人之所无。犹太人非亡国之民乎？寄迹天涯，号为富有，去吾颠连无告之状，殆不可道里计。不暇远征，且观域内，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呜乎！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1914 年 11 月 10 日 《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 署名：独秀

述　　哀

亡兄孟吉[1]，与仲隔别，于今十载。季秋之初，迭获凶电，兄以肺疾客死关东。仓卒北渡，载骨南还；悲怀郁结，发为咏歌。情促辞拙，不GOOD所怀。聊写衷曲，敢告友生。宣统元年秋九月。陈仲志于沈阳寓斋。

死丧人之戚，况为骨肉亲。
所丧在远道，孤苦益酸辛。
秋风衰劲草，天地何不仁。
驾言陟阴岭，川原低暮曛。
临空奋远响，寒飙逐雁群。
一月照两地，两地不相闻。
秉烛入房中，孔怀托幽梦。
相见不暂留，若虑晨鸡弄。
牵裾频致辞，毋使薄寒中。
言笑若平生，奚以怀忧恸。
起坐弄朱弦，弦乱难为理。
凉风扣庭扉，开扉疾审视。
月落霜天冥，路远空延企。
掩户就衾枕，犹忆梦见之。
辗转不能寐，泪落如垂丝。

扁舟浮沧海，去住随风波。
浩淼不可测，起伏惊蛟鼍。

① 陈独秀的胞兄陈庆元(1872—1909)，官名健生，字孟吉，府学廪贡生，因肺病殁于沈阳。陈独秀十二、三岁时从长兄读书。

仙人御离合，聒耳如哀歌。
海立天俯仰，安危在刹那。
一朝落玄渚，尧桀无殊科。
救死恐不及，岂复悲坎坷。
坎坷复踽踽，慷慨怀汨罗。
孤篷岂足惜，狂澜满江河。
区区百年内，力命相劘磨。
蓬莱阻弱水，南屏落叶多。
所违不在远，隔目成关河。
生别已恻恻，死别当如何。
感此百念结，巨浪如嵯峨。
噰噰鹈鸲鸟，双飞掠舷过。

与君为兄弟，匆匆三十年。
十年余少小，罔知忧苦煎。
十年各南北，一面无良缘。
其间十年内，孤苦各相怜。
青灯课我读，文彩励先鞭。
慈母虑孤弱，一夕魂九迁。
弱冠弄文史，寸草心拳拳。
关东遭丧乱，飞鸿惊寒弦。
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
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①。
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
相携出门去，顾影各涓涓。
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②。
海上各为别，一别已终天。

① 1899年，陈独秀闻母病，由东北仓促南返，岁末抵家，母已卒。

② 1901年，陈独秀与长兄孟吉离开故乡安庆。孟吉去沈阳候补，独秀于是年10月赴东京。

回思十载上，泣语如眼前。
见兄不见母，今兄亦亡焉。
兄亡归母侧，子身苦迍邅。
地下语老母，儿命青丝县。
老母喜兄至，泪落如流泉。
同根复相爱，怎不双来还。
朔风吹急雪，萧萧彻骨寒。
冰砾裹蹄足，蹇骡行蹒跚。
寸进复回却，蜷曲以盘桓。
盘桓不能进，人心似弹丸。
汽车就中道，人畜各喜欢。
一日骋千里，无异策虬鸾。
余心复急切，长夜路曼曼。
路长亦不恶，心怯且自宽。
吉凶非目睹，疑信持两端。
驱车入城郭，行近心内酸。
入门觅兄语，尚怀握手欢。
孤棺委尘土，一瞥摧心肝。
千呼无一应，掩面不忍观。
仆夫语疾语，一一无遗残。
依依僮仆辈，今作骨肉看。
故旧默无语，相视各汍澜。
中夜不成寐，披衣抚孤棺。
孤棺万古闭，非梦无疑团。
侧身览天地，抚胸一永叹。

1915年5月10日 《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五号 署名：陈仲

远　　游

晨风一嘘吸，吹落羲和车。
细雨海上来，蒙蒙弥空虚。
骄阳不驭世，冥色惨不舒。
寒暄各异恨，晴晦两弗愉。
百年苦劳役，汲汲胡为乎。
达人识此意，裂冕轻毁誉。
阳春玩小儿，入眼等空无。
小草檐闲碧，青山门外臞。
读书破万卷，只以益懦愚。
徒步历州郡，穷途泣海隅。
拿空窥五岳，破碎混中区。
忽然生八翼，轻身浮天衢。
初见海如勺，熟视益模糊。
撮土载万类，旦夕相诛锄。
强弱不并处，存灭争斯须。
寥廓不可尽，星火何稀疏。
微尘点点外，幽暗不可居。
归来观五蕴，微命系囚俘。
贪痴杂粪秽，妄葆千金躯。
仙释同日死，儒墨徒区区。
佳人进美酒，痛饮莫踟蹰。

1915年7月1日　《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七号　署名：陈仲

夜雨狂歌答沈二

黑云压地地裂口，飞龙倒海势蚴蟉。
喝日退避雷师吼，两脚踏破九州九。
九州嚣隘聚群丑，灵琐高扃立玉狗。
烛龙老死夜深黝，伯强拍手满地走。
竹斑未灭帝骨朽，来此浮山去已久。
雪峰东奔朝岣嵝，江上狂夫碎白首。
笔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气进君酒。
滴血写诗报良友，天雨金粟泣鬼母。
黑风吹海绝地纽，羿与康回笑握手。

1915年7月1日 《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七号 署名：陈仲

《绛纱记》[①]序

烂柯山人前造《双枰记》，余与昙鸾皆叙之。今昙鸾造《绛纱记》，亦令烂柯山人及余作叙。余性懒惰，每日醺面进食，且以为多事，视执笔为文，宁担大粪。乃以吾三人文字之缘，受书及序而读之，不禁泫然而言曰："嗟乎，人生最难解之问题有二，曰死，曰爱。"死与爱皆有生必然之事，佛说十二因缘，约其义曰：老死缘生，生缘爱，爱缘无明。夫众生无尽，无明无始而讵有终耶？阿赖耶含藏万有，无明亦在其中，岂突起可灭之物耶？一心具真如生灭二用，果能助甲而绝乙耶？其理为常识所难通，则绝死弃爱为妄想。而生人之善恶悲欢，遂纷然杂呈，不可说其究竟。耶氏言万物造于神复归于神，其说与印度婆罗门言梵天也相类。而其相异之点，则在耶教不否定现世界，且主张神爱人类，人类亦应相爱以称神意。审此耶氏之解释死与爱二问题，视佛说为妥帖而易施矣。然可怜之人类，果绝无能动之力如耶氏之说耶？或万能之神体，为主张万物自然化生者所否定，则亦未见其为安身立命之教也。然则人生之真果如何耶？予盖以为尔时人智尚浅，与其强信而自蔽，不若怀疑以俟明。昙鸾此书，殆弁怀疑之义欤？昙鸾与其友梦珠行事绝相类。庄周梦蝴蝶，蝴蝶化庄周，予亦不暇别其名实。昙鸾存而五姑殁，梦珠殁而秋云存，一殁一存，而肉薄夫死与爱也各造其极。五姑临终，且有他生之约；梦珠方了彻生死大事，宜脱然无所顾恋矣，然半角绛纱，犹见于灰烬。死也爱也，果孰为究竟也耶？爱尔兰剧家王尔德（Oscar Wilde）之传犹太王女萨乐美（Salome）也，有预言者以忤王及后系之地窖，萨乐美悦其美，私出之；赞叹其声音，赞叹其肤发，求与之近而弗获；终乃赞叹其唇，坚欲亲之，而为预言者所峻拒。王悦萨乐美之舞，弗睹其舞，则

① 《绛纱记》，载于《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七号。作者昙鸾，即苏曼殊。

废寝食。萨乐美以此诡要王,取预言者之首,力亲其唇,狂喜欲绝。继悟其死,又悲不自胜,以此触王怒见杀。王尔德以自然派文学驰声今世,其书写死与爱,可谓淋漓尽致矣。法人柯姆特(Comte)有言曰:“爱情者,生活之本源也。”斯义也,无悖于佛,无悖于耶,萨乐美知之,岳丽艳知之,何靡施知之,麦五姑知之,薛梦珠知之,罗霏玉知之。若王尔德,若昙鸾,若烂柯山人,若予,皆强不知以为知者欤?乙卯六月,独秀叙于春申江上。

1915年7月 《甲寅杂志》一卷第七号 署名:独秀

敬告青年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惟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常不新鲜活泼，寖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寖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太息咨嗟

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女〕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Nietzsche)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

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 Borgson）之创造进化论（L' 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消〕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傅？”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自好之士，希声隐沦，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目之，实与游惰无择也。人心秽浊，不以此辈而有所补救，而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于焉以斩。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

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R. Tagore，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四)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并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通商往来之谊。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以吾国近事证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语云："闭户造车，出门未必合辙。"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

(五)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自约翰弥尔(J. S. Mill)"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Comte)之"实证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

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R. Eucken），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英文曰 Life，德文曰 Leben，法文曰 La vie）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祀天神而拯水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

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1915 年 9 月 15 日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署名：陈独秀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文明云者，异于蒙昧未开化者之称也。La Civilisation，汉译为文明，开化，教化，诸义。世界各国，无东西今古，但有教化之国，即不得谓之无文明。惟地阻时更，其质量遂至相越。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止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武。此万国之所同，未可自矜其特异者也。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

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飞耶特(Lafayette)美国独立宣言书亦其所作。之"人权宣言"(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s)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薛纽伯有言曰："古之法律，贵族的法律也。区别人类以不平等之阶级，使各人固守其分位。然近时之社会，民主的社会也。人人于法律之前，一切平等。不平等者虽非全然消灭，所存者关于财产之私不平等而已，公平等固已成立矣。"(语见薛氏所著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Contomporaine 之"结论"第四一五页。)由斯以谈，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

宗教之功，胜残劝善，未尝无益于人群；然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是所短也。欧人笃信创造世界万物之耶和华，不容有所短长，一若中国之隆重纲常名教也。自英之达尔文，持生物进化之说，谓人类非由神造，其后递相推演，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昭垂于人类，人类争吁智灵，以人胜天，以学理构成原则，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神圣不易之宗风，任命听天之惰性，吐弃无遗，而欧罗巴之物力人功，于焉大进。世多称生物学为十九世纪文明之特征，然追本溯源，达尔文生物进化之说，实本诸法兰西人拉马尔克(Lamarck)。拉氏之《动物哲学》，出版于千八百有九年，以科学论究物种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实空前大著也。其说谓生物最古之祖先，为最下级之单纯有机体；此单纯有机体，乃由无机物自然发生，以顺应与遗传，为生物进化之二大作用。其后五十年，倾动世界之达尔文进化论，盖继拉氏而起者也。法兰西人之有大功于人类也又若此！

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馀，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制虽传之自古，自竞争人权之说兴，机械资本之用广，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其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有巴布夫(Babeuf)者，主张废弃所有权，行财产共有制(La communaute des biens)。其说未为当世所重。十九世纪之初，此主义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孟(Saint-Simon)及傅里耶(Fonrier)，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斯(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晚近经济学说，莫不以生产分配，相提并论。继此以往，贫民生计，或以昭苏。此人类之幸福，受赐于法兰西人者又其一也。

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创造此文明之恩人方与军国主义之德意志人相战，其胜负尚未可逆睹。夫德意志之科学，虽为吾人所尊崇，仍属近代文明之产物；表示其特别之文明有功人类者，吾人未之知也；所可知者，其反对法兰西人所爱之平等自由博爱而已。文明若德意志，其人之理想，决非东洋诸国可比。其文豪大哲，社会党人，岂无一爱平等自由博爱，为世矜式者？特其多数人之心理，爱自由爱平等之心，为爱强国强种之心所排而去，不若法兰西人之嗜平等博爱自由，根于天性，成为风俗也。英俄之攻德意志，其用心非吾所知；若法兰西人，其执戈而为平等博爱自由战者，盖十人而八九也。即战而败，其创造文明之大恩，吾人亦不可因之忘却。昔法败于德，德之大哲尼采曰："吾德人勿胜而骄，彼法兰西人历世创造之天才，实视汝因袭之文明而战胜也。"吾人当三复斯言。

1915 年 9 月 15 日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署名：陈独秀



答王庸工(国体)

按筹安会诸人所持国体变更之理由:一曰,共和国家,不若君宪国之易致富强。使此理而果真也,则西班牙、意大利之富强,应驾法、美而上。予觉诸人主张君宪,犹属过崇欧化。不若辜鸿铭之劝欧人毁坏宪章,改奉中国孔子春秋尊王之教,更觉切中时弊也。一曰,按诸中国历史国情,前此未有民主,今之共和,仓卒定之,未经国民之讨论也。窃以事物变更,必有其朔,亦未闻何国之共和,乃国民从容讨论之所改定也。一曰,人民程度,不适共和,欲救中国,厥惟君宪。立宪非君主不可,君主非立宪亦不可。窃以立宪政治,非易业也。人民程度,果堪立宪,而谓之不适共和,诚所不解。救中国非君主不可,谨闻命矣。公等皇皇,当不逾三月。惟"非立宪不可"五字,望杨度勿忘今日之言。一曰,国人迷信共和,当以葡萄牙、墨西哥及南美诸邦为前车之鉴。不知南美诸共和国,均有蒸蒸日上之势,其国民之自由幸福,犹在西班牙、土耳其、日本之上。即葡萄牙、墨西哥之国力民智,亦岂吾国所可望尘,竟引以为戒,不虑葡、墨人之窃笑也耶!一曰,共和国元首改选,易至争夺酿乱,不若君位确定之长享太平也。呜呼!诸人多通相斫书者,试展卷稽之。其争夺杀戮之惨,有以加之否邪?筹安会诸人所持上列之理由,均未能令人满足。诸人而欲行其志也,必别寻他项之理由,或不必待理由之讨论,亦无不可。尊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年来政象所趋,无一非遵守中国之法,先王之教,以保存国粹而受非难。难呼其为政府矣!欲以邻国之志警告国民耶?吾国民雅不愿与闻政治!日本之哀的美敦书,曾不足以警之,何有于本

志之一文。

记者[1]

1915年9月15日 《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

① 凡答读者问以"记者"署名，并已收入《独秀文存》卷三，我们在"记者"后注明"独秀"；也有答读者问署名独秀，而未收进《独秀文存》的，我们照录；对仅署名记者，也未收入《文存》的，我们酌情收入，供研究。

复黄宾虹[1]约稿信

惠片敬悉，弟于《青年》之外，无暇为文，且更不能作小说，惟舍侄陈嘏喜译东西文小说，曾为数种，载之《青年》，文笔尚不若时下小说之浅俗。

先生倘许录用，即当命其着手。原稿由弟选定(旁注：拟取西洋名家杰作)，饰文亦由弟监察，当不至大谬。至于装头换面，一稿而售数家，此等不道德行为，倘容青年犯此，不啻操刀而杀之也。倘他人有佳作，随后亦当介绍于先生。惟稿费大约千言三元(旁注：《青年》收稿费如此)，不审《国是》定章如何？统希示知！以便饬舍侄遵办，此启
朴存先生道安

弟
陈独秀白
《国是》倘收稿，其费每一星期结算如何？又白
一九一五年十月七日
《黄宾虹传记、年谱合编》

① 黄宾虹(1864—1955)，安徽歙县人，著名画家。早年拥护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北京等地美术院校任教。建国后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华东分会副主席。

今日之教育方针

居今日之中国而谈教育，无贤不肖将共非之。上方百计仆此以为弭乱之计，下亦以非生事所需，一言教育，贤者叹为空谈，不肖者詈为多事，吾则以为皆非也。多事之说，良以教育非能致富求官也，然则教育之所以急需，正为此辈而设。空谈之说，亦志行薄弱，随俗进退者之用心，吾无取也。何以言之？盖教育有广狭二义：自狭义言之，乃学校师弟之所授受；自广义言之，凡伟人大哲之所遗传，书籍报章之所论列，家庭之所教导，交游娱乐之所观感，皆教育也。以执政之摧残学校，遂谓无教育之可言，执政倘焚书坑儒，将更谓识字之迂阔乎？以如斯志行薄弱之人主持教育，虽学校遍乎域中，岁费增至亿万，兴国作民之事，必无望也！反乎此者，虽执政尽废全国学校，而广义教育，非其力所能悉除，强毅之士，不为所挠，填海移山，行见教育精神，终有救国新民之一日。发空谈之长叹，煽消极之恶风，其罪殆与摧残教育之执政相等。即以狭义之教育言之，二三年来，学校破坏，诚可痛心；然就此孑遗，非绝无振作精神之余地；乃必欲委心任运，因循敷衍，致此残败之余，亦归残败，青年学子，用以自放，绝无进取向上之心，呜呼！是谁之罪欤？吾以为已破坏之学校，罪在执政；未破坏之学校，其腐败堕落等于破坏者，则罪在教育家！

教育家之整理教育，其术至广，而大别为三：一曰教育之对象，一曰教育之方针，一曰教育之方法。教育之对象者，即受教育者之生理的及心理的性质也；教育之方针者，应采何主义以为归宿也；教育之方法者，应若何教授陶冶以实施此方针也。三者之中，以教育之方针为最要：如矢之的，如舟之柁。不此是图，其他设施，悉无意识。

第所谓教育方针者，中外古今，举无一致。欧洲中世，教育之权，操之僧侣，其所持教育方针，乃以养成近似神子（即耶稣）之人物；近世政教

分离，国民普通教育，恒属于国家之经营，施教方针，于焉大异。斯巴达(Sparta 古代希腊 Laconia 州之首府)人之教育，期以好勇善斗，此所谓军国民教育主义也。此主义已为近世教育家所不取。德意志及日本虽以军国主义闻于天下，然其国之隆盛，盖不独在兵强，其国民教育方针，德智力三者未尝偏废。以其戕贼人间个性之自由，失设教之正鹄也。法兰西哲学者卢梭，以人生本乎自然，为立教之则，此哲家之偏见，未可施诸国民普通教育者也。德意志之哲学者赫尔巴特(Herbart)，近世教育家之泰斗也。其说以品行之陶冶，为教育之极则，十九世纪言教育者，多以赫氏为宗。所谓赫尔巴特派教育学与康德派哲学，殆如并世之双峰；然晚近学者多非之，至称为雕刻师而非教育家，盖以其徒事表象之庄严，陷于漠视体育与心灵二大缺点也。现今欧美各国之教育，罔不智德力三者并重而不偏倚，此其共通之原理也。而各国特有之教育精神：英吉利所重者，个人自由之私权也；德意志所重者，军国主义，举国一致之精神也；法兰西者，理想高尚，艺术优美之国也；亚美利加者，兴产殖业，金钱万能主义之国也。稽此列强教育之成功，均有以矜式宇内者。吾国今日之教育方针，将何所取法乎？

窃以理无绝对之是非，事以适时为兴废。吾人所需于教育者，亦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而已。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与短即适与不适也。以吾昏惰积弱之民，谋教育之方针，计惟去短择长，弃不适以求其适；易词言之，即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而已。外览列强之大势，内鉴国势之要求，今日教学相期者，第一当了解人生之真相，第二当了解国家之意义，第三当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第四当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准此以定今日教育之方针，教于斯，学于斯，吾国庶有起死回生之望乎。依此方针，说其义于下方：

(一)现实主义

人生之真相，果如何乎？此哲学上之大问题也。欲解决此问题，似尚非今世人智之所能。征诸百家已成之说，神秘宗教，诉之理性，决其

立言之不诚，定命之说，不得初因，难言后果。印度诸师，悉以现象世界为妄觉，以梵天真如为本体；惟一切有部之说微异斯旨。惟征之近世科学，官能妄觉，现象无常，其说不误。然觉官有妄，而物体自真；现象无常，而实质常住。森罗万象，瞬刻变迁，此无常之象也。原子种性，相续不灭，此常之象也。原子种性不灭，则世界无尽；世界无尽，则众生无尽；众生无尽，则历史无尽。尔我一身，不过人间生命一部分之过程，勿见此身无常，遂谓世间一切无常；尔之种性及历史，乃与此现在实有之世界相永续也。以现象之变迁，疑真常之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假定梵天真如以为本体，薄现实而趣空观，厌倦偷安，人治退化，印度民族之衰微，古教宗风，不能无罪也。耶稣之教，以为人造于神，复归于神，善者予以死后之生命，恶者夺之，以人生为神之事业。其说虽诞，然谓天国永生，而不指斥人世生存为妄幻，故信奉其教之民，受祸尚不若印度之烈。加之近世科学大兴，人治与教宗并立，群知古说迷信，不足解决人生问题矣。

总之，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说，恒觉其难通；征之科学，差谓其近是。近世科学家之解释人生也：个人之于世界，犹细胞之于人身，新陈代谢，死生相续，理无可逃；惟物质遗之子孙，原子不灭精神传之历史；种性不灭个体之生命无连续，全体之生命无断灭；以了解生死故，既不厌生，复不畏死；知吾身现实之生存，为人类永久生命可贵之一隙，非常非暂，益非幻非空；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兴焉，迷信斩焉：此近世欧洲之时代精神也。此精神磅薄〔礴〕无所不至：见之伦理道德者，为乐利主义；见之政治者，为最大多数幸福主义；见之哲学者，曰经验论，曰唯物论；见之宗教者，曰无神论；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古之所谓理想的道德的黄金时代，已无价值之可言。德意志诗人海雷（Heine 生于一七九七年，卒于一八五六年）有言曰：“海之帝国属于英吉利，陆之帝国属于法兰西，空之帝国属于德意志。”斯言也，意在讽劝其国人，一变其理想主义而为现实主义也。现实主义，诚今世贫弱国民教育之第一方针矣。

(二) 惟民主义

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人民惟统治者之命是从，无互相连络之机缘，团体思想，因以薄弱。此种散沙之国民，投诸国际生存竞争之漩涡，国家之衰亡，不待蓍卜。是以世界优越之民族，由家族团体，进而为地方团体，更进而为国家团体。近世欧洲文明进于中古者，国家主义，亦一特异之征也。第国家主义既盛，渐趋过当，遂不免侵害人民之权利。是以英法革命以还，惟民主义，已为政治之原则。美法等共和国家无论矣，即君主国，若英吉利，若比利时，亦称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欧洲各国，俄罗斯土耳其之外，未有敢蹂躏宪章，反抗民意者也。十八世纪以来之欧洲绝异于前者，惟民主义之赐也。吾人非崇拜国家主义，而作绝对之主张；良以国家之罪恶，已发见于欧洲，且料此物之终毁。第衡之吾国国情，国民犹在散沙时代，因时制宜，国家主义，实为吾人目前自救之良方。

惟国人欲采用此主义，必先了解此主义之内容。内容维何？欧美政治学者诠释近世国家之通义曰："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辑内御外，以拥护全体人民之福利，非执政之私产也。"易词言之，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民奴国家，伪国家也，执政之私产也，以执政为主人，以国民为奴隶者也。真国家者，牺牲个人一部分之权利，以保全体国民之权利也。伪国家者，牺牲全体国民之权利，以奉一人也。民主而非国家，吾不欲青年耽此过高之理想；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若惟民主义之国家，固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人民应有自觉自重之精神，毋徒事责难于政府。若期期唯共和国体是争，犹非根本之计也。

(三) 职业主义

现实之世界，即经济之世界也。举凡国家社会之组织，无不为经济

所转移所支配。古今社会状态之变迁，与经济状态之变迁，同一步度。此社会学者经济学者所同认也。今日之社会，植产兴业之社会也；分工合力之社会也；尊重个人生产力，以谋公共安宁幸福之社会也。一人失其生产力，则社会失其一部分之安宁幸福。生产之力，弱于消费，于社会，于个人，皆属衰亡之兆。

征之吾国经济现象，果如何乎？功利货殖，自古为羞；养子孝亲，为毕生之义务：此道德之害于经济者也。债权无效，游惰无惩：此法律之害于经济者也。官吏苛求，上下无信；姬妾仆从，漫无限制：此政治之害于经济者也。并此数因，全国之人，习为游惰：君子以闲散鸣高，遗累于戚友；小人以骗盗糊口，为害于闾阎。生寡食众，用急为舒。于此经济竞争剧烈之秋，欲以三等流氓（政治家为高等流氓，士人为中等流氓，流氓为下等流氓，以其均无生产力也）立国，不其难乎？

今之教育，倘不以尊重职业为方针，不独为俗见所非，亦经世家所不取。盖个人以此失其独立自营之美德，社会经济以此陷于不克自存之悲境也。

（四）兽性主义

日本福泽谕吉有言曰："教育儿童，十岁以前，当以兽性主义；十岁以后，方以人性主义。"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人间道德之活动，乃无道德的冲动之继续。良以人类为他种动物之进化，其本能与他动物初无异致。所不同者，吾人独有自动的发展力耳。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

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皙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彼之文明教育，粲然大备，而烛远之士，恒期期以丧失此性为忧，良有以也。

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宗教家，焉能投迹穷荒，守死善道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难，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茫茫禹域，来日大难。吾人倘不以劣败自甘，司教育者与夫受教育者，其速自觉觉人，慎毋河汉吾言，以常见虚文自蔽也！

1915年10月15日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　署名：陈独秀

答李平敬(学习法文)[1]

平敬先生：

来札敬悉。沪上授法文之学校，以法工部局所设之西童公学最称善。然非解普通法语能听讲，且与校长有素者，不获入学。其次则公教会所设之徐汇公学及震旦学院。徐汇为中学程度，学程四年，毕业后入震旦本科。震旦预科三年，本科三年。本科分文、工、医三门。此外青年会亦有法文夜课，程度尚不甚高。学于他校亦可兼及之，闻有教会私人所设之中法学校及法文公书馆，华人可以入学，惟不悉其内容如何。以法人授法文，当不恶也。李君石曾，闻尚居巴黎，所译二书，犹未出版。《互助》不独为克氏生平杰作，与达尔文之书同为人类不刊之典。达氏书言万物由竞争而进，不适者自处于天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之境。克氏书言人类进步，由于互助，不由于竞争，号为与达氏异趣。鄙意以为人类之进化，竞争与互助，二者不可缺一，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其目的仍不外自我之生存与进步，特其间境地有差别，界限有广狭耳。克、达二氏各见真理之一面，合二氏之书，始足说明万物始终进化之理。尚有一事又吾人所宜知者。吾人未读达氏全书，偶闻其竞争之说，视为损人利己之恶魔，左袒强权之先导，其实非也。达氏虽承认利己心为个体间相互竞争之必要，而亦承认爱他心为团体间竞争之道德也。所著《人类由来》，有言曰："以富于爱国心(atriotism)、信义心(Fidelitr)、服从心(Obedience)及同情心(Sympathy)之故，随时得见互助之效，人人能为公美(Common good)而牺牲私己。以此种社会与反此之社会相竞争，必占胜利，是即一种之天然淘汰也。"见 Descent of Man, Part 1. Chap. V. P. 203(1901)。又曰："同情之本能，元来为社会本能之一部

[1] 标题为编者所加。

分。吾人遇夫无论以何种理由为土台之抗议，倘不欲抛弃吾人性质最高尚之一面，将未能抑压此同情心也。”见同书二〇六页。观此则同情心及互助之说，未尝不见于达氏之书。第其立脚点，乃以为团体间竞争之手段，斯与克氏不同耳。质之足下，以为如何。

记者

1915年10月15日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

附：李平敬致记者

记者足下：

刻读大志，极称法兰西文明之优美。仆与同学杨成志君，均信仰法兰西教育者。然已毕业中学，毫无法文智识，而俭学会因欧战频仍，停止入会。记者热心劝学，尚有以教之也。再者亡友师复，曾告仆谓李石曾先生，现译克鲁包特金之《互助》，及南逵博士之《人学》二书。他日刊布吾国，必能唤醒一般醉心军国主义功利主义者之迷梦。时事日非，同志零落，而李先生之书尚未出版。仆既望眼欲穿，又念李先生不置。记者倘有所知，亦乞示知一二为盼。馀不白。

李平敬白



抵　抗　力

（一）抵抗力之谓何

天道远，人道迩；天道恶，人道善。吾人眼前之正路，取径乎迩而不迷其远，尽力乎善以制其恶而已。宇宙间一切生灭现象，吾人觉性之所能知，能力之所可及，此人道也。其生灭之本源，吾人所未知也，自然也，此天道也。

老聃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天道，其事虽迩，其意则远。循乎自然，万物并处而日相毁：雨水就下而蚀地，风日剥木而变衰，雷雹为殃，众生相杀，孰主张是？此老氏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也。故曰，天道恶。众星各葆有其离力而不相并，万物各驱除其灾害而图生存，人类以技术征服自然，利用以为进化之助，人力胜天，事例最显。其间意志之运用，虽为自然进动之所苞，然以人证物，各从其意，志之欲求，以与自然相抗，而成败别焉。故曰，人道善。

兹所谓人道者，非专为人类而言。人类四大之身，亦在自然之列。惟其避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万类所同，此别于自然者也。自然每趋于毁坏，万物各求其生存。一存一毁，此不得不需于抵抗力矣。抵抗力者，万物各执着其避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与天道自然相战之谓也。

（二）抵抗力之价值

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通一切有生无生物，一息思存，即一息不得无抵抗力。此不

独人类为然也：行星而无抵抗力，已为太阳所吸收；植物而无抵抗力，则将先秋而零落；禽兽而无抵抗力，将何以堪此无宫室衣裳之生活？

人类之生事愈繁，所需于抵抗力者尤巨。自生理言之：所受自然之疾病，无日无时无之，治于医药者只十之二三，治于自身抵抗力者恒十之七八。自政治言之：对外而无抵抗力，必为异族所兼并；对内而无抵抗力，恒为强暴所劫持。抵抗力薄弱之人民，虽尧舜之君，将化而为桀纣；抵抗力强毅之民族，虽路易拿翁之枭杰，亦不得不勉为华盛顿；否则身戮为天下笑耳。自社会言之：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污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恶，视为其群道德之精华。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自道德言之：人秉自然，贪残成性，即有好善利群之知识，而无抵抗实行之毅力，亦将随波逐流，莫由自拔；矧食色根诸天性，强言不欲，非伪即痴。然纵之失当，每为青年堕落之源。使抗欲无力，一切操行，一切习惯，悉难趣诸向上之途，而群己之乐利，胥因以破坏。

审是人生行径，无时无事，不在剧烈战斗之中，一旦丧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灭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进化！盖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无人格之可言；失其身体之抵抗力，求为走肉行尸，且不可得也！

（三）抵抗力与吾国民性

吾国衰亡之现象，何止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退缩苟安，铸为民性，腾笑万国，东邻尤肆其恶评。最近义勇青年杂志所载《支那之民族性与社会组织》文中，有言曰：

> 彼等但求生命财产之安全，其国土之附属何国，非所注意。其国为历代易姓革命之国也。其国王之为刘氏或李氏，乃至或英，或俄，或法，一切无所容心。所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之言，最足表示彼等之性格。彼等所愿者，租税少，课役稀，文法不繁而已。数千年来所谓为政者，设种种文法，夺百姓之钱，以肥私腹，而百姓之利害休戚，不置眼中，终至官贼同视。彼等于

个人眼前利益以外，决不喜为之。政治上之抗争，宁目为妨害产业之绝大非行，政治之良否是非，一般人民，绝不闻问。彼等但屈从强有势力者而已。……

支那今日之醒觉，不过一部分外国留学生。而一般国民，深以政争妨害自身产业，为彼等心中第一难堪之痛苦。若夫触世界之潮流，促醒其迷梦，使知国家为何物，民权为何物，自由为何物，其日尚远也！

日人此言，强半属于知识问题者，犹可为国人恕。惟其“屈从强有势力者”一言，国人其何以忍受？然征诸吾人根性，又何能强颜不承？呜呼！国人倘抛置抵抗力，惟强有势力者是从，世界强有势力者多矣，盗贼外人，将非所择，厚颜苟安，真堪痛哭矣！呜呼！国人须知奋斗乃人生之职，苟安为召乱之媒！兼弱攻昧，弱肉强食，中外古今，举无异说。国人而抛置抵抗力，即不啻自署奴券，置身弱昧之林也。

举凡吾之历史，吾之政治，吾之社会，吾之家庭，无一非暗云所笼罩；欲一一除旧布新，而不为并世强盛之民所兼，所攻，所食，固非冒万险，排万难，莫由幸致。以积重难返之势，处竞争剧烈之秋，吾人所需抵抗力之量，较诸今日之欧战，理当无减有增。而事象所呈，适得其反。愚昧无知者无论矣，即曲学下流，合污远祸，毁节求容者，亦尚不足深责；吾人所第一痛心者，乃在抵抗力薄弱之贤人君子。其始也未尝无推倒一时之概，澄清天下之心，然一遇艰难，辄自沮丧：上者愤世自杀；次者厌世逃禅；又其次者，嫉俗隐遁；又其次者，酒博自沈。此四者，皆吾民之硕德名流，而如此消极，如此脆弱，如此退葸，如此颓唐，驯致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天地易位，而亡国贱奴根性薄弱，其乃铁案如山矣！

或谓“今俗浇薄，固如此也”。而征之在昔，耦耕之徒，目孔墨为多事；汉明之灭，或归罪于党人；历代国变，义烈之士，亦不过慷慨悲歌，闭门自杀而已。杨雄，蔡邕，文学盖世，而贬节于王董；谯周，冯道，士林所不齿也，而少年操行，俱见重于乡党；洪承畴初未尝无殉国之志，而卒为清廷厚禄美色所动；曹操、秦桧之为巨奸大恶，妇孺所知也，而操相济南，桧为御史时，不可谓非正人君子。由是而知吾国社会恶潮流势力之伟大，与夫个人抵抗此恶潮流势力之薄弱，相习成风，廉耻道丧，正义消

亡，乃以铸成今日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呜呼，悲哉！亡国灭种之病根，端在斯矣！

（四）国人抵抗力薄弱之原因及救济法

披荆斩棘，拓此宏疆，吾人之祖先，若绝无抵抗力，则已为群蛮所并吞；而酿成今日之罢弱现象者，其原因盖有三焉：

一曰学说之为害也。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义侠伟人，称以大盗；贞直之士，谓为粗横。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

一曰专制君主之流毒也。全国人民，以君主之爱憎为善恶，以君主之教训为良知。生死予夺，惟一人之意是从人格丧亡，异议杜绝。所谓纲常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民德，民志，民气，扫地尽矣。

一曰统一之为害也。列邦并立，各自争存，智勇豪强，犹争受推重。政权统一，则天下同风，民贼独夫，益无忌惮；庸懦无论矣，即所谓智勇豪强，非自毁人格，低首下心，甘受笞挞，奉令惟谨，别无生路。“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至此则万物赖以生存之抵抗力，乃化而为不祥之物矣。

并此三因，造成今果。吾人而不以根性薄弱之亡国贱奴自处也，计惟以热血荡涤此三因，以造成将来之善果而已。

拿破仑有言曰：“难”字，“不能”字，惟愚人字典中有之，法兰西人所不知也。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纳尔孙曰：吾不识世间有可畏之事。乃木希典有言曰：训练青年，当使身心悉如钢铁。卞内基有言曰：遇难而退，遇苦而悲者，皆无能之人也。岩崎氏者，以穷汉而成日本之第一富豪，其死也，卧病数十日，未尝一出呻吟之声；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幸福事功，莫由幸致。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处顺境而骄，遭逆境而馁者，皆非豪杰之士也，外境之降虏已耳！

1915 年 11 月 15 日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 署名：陈独秀

现代欧洲文艺史谭

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m)，此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文学者反对模拟希腊、罗马古典文体，所取材者，中世之传奇，以抒其理想耳，此盖影响于十八世纪政治社会之革新，黜古以崇今也。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

自然主义，唱于十九世纪法兰西之文坛，而左喇(Emile Zola，法国巴黎人，生于一八四〇年，卒于一九〇二年)为之魁。氏之毕生事业，惟执笔耸立文坛，笃崇所信，以与理想派文学家勇战苦斗，称为自然主义之拿破仑。此派文艺家所信之真理，凡属自然现象，莫不有艺术之价值，梦想理想之人生，不若取夫世事人情，诚实描写之有以发挥真美也。故左氏之所造作，欲发挥宇宙人生之真精神真现象，于世间猥亵之心意，不德之行为，诚实胪列，举凡古来之传说，当世之讥评，一切无所顾忌，诚世界文豪中大胆有为之士也。与氏最称莫逆者，法兰西小说家龚枯尔(Goncourt)、佛罗倍尔(Guctave Flaubert，法国 Rouen 人，生于一八二一年，卒于一八八〇年)及都德(Alphonse Daudet，生于一八四〇年，卒于一八九七年)。吾国胡适君所译《柏林之围》(Le Siege de Berlin，见《甲寅》第四号)及《割地》(原义最后之课 Derniere Classe)二篇皆都德所作。俄罗斯小说家屠尔格涅甫(Ivan Turgenev，生于一八一八年，卒于一八八三年)，即本志译录之《春潮》作者。当时青年文士及美术家，承风扇焰，遍于欧土。自然派文学艺术之旗帜，且被于世界。法人裴利西(Georges Pellisier)不满意于自然主义者也，所著《现代文学之运动》(Le mouvement litteraire contem porain)中，有言曰："自然主义，果真失败乎？即其毁坏无复存续，而于坚持文学上之

观察力，及现实界真诚之研究，其功迹亦未可没。其最可称道者，莫如小说，若佛罗倍尔，若龚枯尔兄弟〔兄名 Edmond de Goncourt(1822—1879)，弟名 Jules de Goneourt(1830—1870)〕，若都德，若左喇，若莫泊三(Henri Rene Alburt Guy de Moupassant，生于一八五〇年，卒于一八九三年)，若法白儿，求之吾国历代文学史中，以小说得名之正，未有能过之者也。"读此可见今日欧洲自然派文学之势力矣！

现代欧洲文艺，无论何派，悉受自然主义之感化。作者之先后辈出，亦远过前代，世所称代表作者，或举俄罗斯之托尔斯泰，法兰西之左喇，那威之易卜生(Heurik Ibesn，1828—1906)，为世界三大文豪。或称易卜生及俄国屠尔格涅甫，英国王尔德，比利时之梅特尔林克(Maurice Maeterliuck，生于一八六二年，今尚生存)，为近代四大代表作家。

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以其实现于剧场，感触人生愈切也。至若散文，素不居文学重要地位。作剧名家，若那威之易卜生，俄罗斯人安德雷甫(L. N. Andreycv，今尚生存)，英人王尔德、白纳硕(Brnard Shaw)、伽司韦尔第(Galsworthy)，德意志之郝卜特曼(Hauptmann)，法人布若(Brieud)，比利时之梅特尔林克，皆其国之代表作家，以剧称名于世界者也。

裴利西原语如下：Le naturalisme fit-il réellement faillite? S' it ne laissait rien de durable, encore aurait-il bien mérite de la littérature en la ramenant à l' observation, à l' étude sincère de la rèalite, Mais, pour ne parlerici que du roman, nous lui devous Flaubert, les Goncourt, Daudet, M. Emile Zola, Guy de Maupssant, Fadin and Faber; et peut-etre aucune autre époque de notre histoire litteraire ne fournirait, daus un seul genre, plus de noms justement illustres.

1915 年 11 月 15 日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 署名：陈独秀

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三大文豪之左喇，自然主义之魁杰也。易卜生之剧，刻画个人自由意志者也。托尔斯泰者，尊人道，恶强权，批评近世文明，其宗教道德之高尚，风动全球，益非可以一时代之文章家目之也。西洋

大文豪，类为大哲人，非独现代如斯，自古尔也。若英之沙士皮亚(Shakespeare)，若德之桂特(Goethe)，皆以盖代文豪而为大思想家著称于世者也。

托尔斯泰之远祖，出于普鲁士，德文原姓曰狄克(Dick)，俄译曰托尔斯泰(Tolstoi)。十七世纪之末，俄帝大彼得，与其姊争政权。托尔斯泰家，以助帝受爵，世为名族。大文豪托尔斯泰，生于一八二八年，为其父之第四子，三岁失母，九岁丧父，以姑母之助，学于莫斯科大学。自幼天性高逸，时作遐思，曾自述其七八岁时，发奇妙之想，以为人苟熟练，不难飞行空中，有时攀登楼窗，试飞空之技，坠地负伤，家人大惊。二十岁时，卒业于圣彼得堡法科大学，得法学士学位。不事猎官运动，归耕故乡三年，投身高加索远征军，任炮兵士官，屡冒危险，建殊功。暇时博饮渔色，豪迈作乐，为同行士官之中心。俄土战争旋起，托尔斯泰转任军令部参谋，是役也，托氏于枪林弹雨之下，三军气阻之时，毅然挥众以御敌。一八五五年，任山炮队指挥官。黑山剧战，勇名益著，依功应授侍从武官之职。乃以肆口批评军令部长官，贾老将之怨，遂以见阻。旋以报告战况之任务，急归彼得堡，坚请免职，军队生涯自此终，文学生涯自此始。

托氏从征高加索也，感其地天然之美，文思勃发，驰声帝京。及其归也，彼得堡人以贵族而兼勇士文豪欢迎之。宴饮无虚夕，一时美人名士，靡不乐与握手订交。著名小说家屠尔格涅甫，称托氏为俄罗斯拔群之著作家。当时之盛名，可以想见。然托氏理想超凡，又锐于观察力，脱身帝都欢迎文家赞赏声中，若弃弊〔蔽〕屣。复归耕故乡，时年二十有六。彼尝自述此时代之思想曰：余自战场凯旋，初以文明为人生之最大目的，而促进此文明者，文学家美术家是也。然叩之于我及我之心中，果何所能，何所知？而不能答。又觉文明之为物，不少可疑之点。因自认所信之误，遂欲脱却文学家美术家之浮名矣！又氏之“自白”书中有言曰：由文章而得之浮名与金钱，足蔽余之灵眼，数年间不能忘此结习也。彼隐居后，专心农事，暇则读书自娱，或著短篇纪事之文，然闲淡之田园生活，犹非青年托尔斯泰之所能安。居未久，遂作远游之计，首赴波斯，次至意大利，次至法兰西，得爱兄尼古喇死耗，急遽归国，伤悼之

余，注全力于人生大问题“死”之研究。此托尔斯泰生平道德思想大革新之远因也。时值俄皇尼古喇一世殁，历山二世践祚，解放农奴之问题发生，俄罗斯之志士，群起以求善后之策，托氏以为此辈毫无教育之农奴子弟，乏独立生活之知识，放任置之，终无良果，应如何教导之，使为德义健全之农民，遂以此动西欧观察之念，首赴德意志，调查农民教育之组织，继游意大利、瑞典，经法之巴黎，英之伦敦，再至德意志，考察幼稚园，归国从事乡土之教育事业，时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

1915 年 12 月 15 日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欧洲七女杰

居恒以为男子轻视女流，每藉口于女子智能之薄弱，犹之政府蹂躏民权，每藉口于人民。程之不足，此皆蔽于一时之幻象，而未尝深求其本质也。其本质于何证之，欧洲纪载所传女流之事业，吾侪须眉对之，能毋汗颜乎。爰录其脍炙人口者七人，以为吾青年女同胞之观感焉。

奈廷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生于1820年，卒于1911年)，英人也。儿时即好取偶人作卧病状，戏为医治，长不适人，习医术，且一意看护病人之法。且游学德意志半年，复赴法京，学于某看护院，尽得其术。归英后，即于伦敦组织看护妇会。一八五四年，俄土战起，奈氏遂率同志女流三十七人，赴黑海任看护伤兵之役，活英法战士无算。时年三十有四，积劳致疾，众促作归计，氏不纳，治事如初。战罢回京，迎者空巷，相与醵金，创立军医讲习院及军用看护会。自黑海之役，奈氏创阵前看护之法，其后战役，辄仿行之，氏恒与焉。一八六四年，美国红十字会因以成立。今日规模浩大，开其基者一英年独身女流奈廷格尔也。

苏非亚(Sophie Perovkasa，生于1853年，卒于1881年)，俄罗斯虚无党人也。年十七，接交虚无党某，父怒禁之，出逃求学。益坚其为人类牺牲之信念。任小学教师，充看护人，无往而不以鼓吹革命为己任，祸福非所计也。一八七三年被捕，旋释。然自此遂为警吏所监察。后五年，以党案入狱，判流罪，脱于中途。一八七九年，谋炸俄帝于莫斯科，未遂。又一年，以炸毙俄帝亚历山大二世被戮，时年二十有九。

贞德(Jeame D. arc. 生于1412年，卒于1431年)，法兰西爱国者也。幼时，英法方事战争，贞德即怀爱国之志，托神意，谓见空中明光，有神人告之曰“贞德往救王，恢复其国土。”遂自负奉神命，备刀马，偕数人见王，以解奥良城围自任。久困之法军，得此惊奋。乘英兵骄懈，一击溃之，连下数城。后坠马被擒，英军生焚之，年犹未及笄也。

居礼(Marie Curie，生于 1860 年)，法兰西人也。曾卒业于巴黎大学物理科，年二十九。于归居博士，共肄力于"类电母"之发明。类电母者，坚质不灭之光，能彻物体，如 x 光然。以此被举为女博士。一九〇六年，夫亡，氏遂代为巴黎大学类电母科教授，女子为大学教授者，自居氏始。

罗月(Clemenoe Royer，生于 1803 年，卒于 1902 年)，法兰西人也。幼习博物哲学于瑞士，年三十。为瑞士某女学论理学及哲学教授，又任某经济学报记者。其著作《论税》、《天文史》、《道德公例》、《哲学概略》诸书，盛为学界所推重。

米雪儿(Louise Michel，生于 1836 年，卒于 1906 年)，初为小学教员，后研求社会问题，以政治犯被放于澳洲。一八八零年，归巴黎，鼓吹极端社会主义甚烈。以率众威胁政府，禁锢二年。释后布其道于亚耳白山中，严冬以寒疾终。其著述有《民女》、《公民》、《困苦》、《新年》、《被侮者》、《人类之微生物》数种行世。

罗兰夫人(Morie Rolland，生于 1754 年，卒于 1793 年)，少好学。喜读卢梭之书，遂抱澄清之志。年二十一，适罗氏，少其夫二十岁。其时法国革命风潮渐剧，罗氏夫妇相携由里昂至巴黎。民党知名之士，多会其家，商榷国计。明年，罗氏亲任内务大臣，颇得夫人内助。民党旋分温和激急二派，罗氏为温和党首，与激急之山岳党不相能。共和告成，山岳党逞其狂热，悉锄王党，并及温和党人，罗氏被刺毙。夫人两次入狱，卒以通谋叛徒之伪证，宣告死罪，临刑，仰见断头台上自由神像，叹曰："自由自由，汝为人假借以行恶也。"此言传诵于今。西俗行刑，后男先女，虑其怯惧也。罗兰夫人见同刑男子多有畏色，请易其次。虽临难，犹不改其常度也。

1915 年 11 月 15 日　《新青年》第一卷第三号　署名：陈独秀

答李大魁（佛教）

大魁先生：

恪诵来教，启我良多。佛法为广大精深之哲学，愚所素信不疑者也。第以为人类进化，犹在中途，未敢驰想未来以薄现在，亦犹之不敢厚古以非今，故于世界一切宗教，悉怀尊敬之心。若夫迷信一端，谓为圆满，不容置议，窒思想之自由，阻人类之进化，则期期以为未可。杨、康、章、梁诸先生，皆吾辈之先觉，然吾辈之信仰，不求诸自心之真知灼见，一一盲从诸先生所云，甚非吾辈所以尊诸先生为先觉之意也。

愚之非难佛法，有精粗二义。精者何？见所为《绛纱记叙》。而某君颇不以鄙见为然。见十号甲寅通讯。其言有云："大意谓生灭由无明，然无明果自何来？世之致疑者，自昔有之矣。从未有为圆满解答者。此何以故？不可解答故。今仆所申说，亦但申说此不可解答。"夫以不可解答之理，而复事申说，下愚不解，当为识者所恕。又有以信解行证之说解予惑者。愚以为今世之人，无不欲解在信先，未解而信，其为迷信与否不可知也。粗者何？略见《新青年》一卷二号论文。吾国旧说，最尊莫如孔、老。一则崇封建之礼教，尚谦让以弱民性；一则以雌退柔弱为教，不为天下先。吾民冒险敢为之风，于焉以斩。

魏、晋以还，佛法流入，生事日毁，民性益偷，由厌世而灰心，由灰心而消极，由消极而堕落腐败，一切向上有为，字曰妄想，出世无期，而世法大坏。无政府党人所否认者，政府而已。世人骇为怪异，不敢与近。佛徒取世界有为法一切否认之，其何以率民成教？其弊一也。

好言护法，不惜献媚贵人，以宏教大业，求诸天下万恶之魁，如尊武则天为菩萨化身之类，古今不乏其人。太炎先生尝谓佛徒妄诋程、朱，而程、朱决不苟称当王之德，齐、诸孔孟，可谓知言也矣。今之人心堕落，强半由灰心偷惰而来。人无爱群向上之心，故不恤倒行逆施，以取

富贵。尊函所谓妖气充塞，一班寡廉鲜耻之士大夫，奉佛宏法若钱谦益者，不且有皇皇大文，昭告海内乎？即号为大师而不腐败堕落者，去不薄世法之月霞师外，兹世曾有几人？此其弊又一也。

此事说来甚长，虽万言不能尽。愚于此问题，尚不欲多论。兹因足下之问，略道梗概而已。倘不当尊意，尚望再示，以发愚昧。不尽欲言。

记者（独秀）

1915年11月15日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

附：李大魁致记者

记者足下：

自杨仁山辈，提倡佛法，康有为、梁启超等，复从而赞美之。梁启超主《新民丛报》时，作康德学说，谓康氏说理，多同佛法。章太炎先生亦云德国哲学者多致力佛法。刻读大志，见独秀君所著文章，均非难佛法，走甚惑焉。深幸有以教之。佛法果为至精深之哲学否耶？再者，近日邪说横行，妖气充塞，青年学子，茫茫然如坠入大海。盼诸君子正言谠论，务使未来之主人翁，勿为一班寡廉鲜耻之士大夫所迷惑，而丧其高尚之思想，失其高尚之人格，幸甚。余不白。

李大魁上



答 吴 勤

吴勤先生：

来书奖誉过实，愧无以当。逻辑之学，输入中土，时日尚浅。其说与中土名学，印度因明学，浅深广狭，不可并语。著自中土者，固所未闻，译本亦属甚少，其最著称者，莫如侯官严氏所译《名学》。约翰·弥尔原著，为逻辑学界空前佳作，后之作者，今尚未有以胜之。惟严译署名已失正名之旨，译文复晦涩不便初学。习英文二三年者，宁读原书，不用严译也。原书名 J. S. Mill's ***A System of Logic***。倘嫌义深文繁，不易购读，则先取裘文氏《逻辑初课》(Jevons, ***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读之，次则读巴兰亭氏《归纳逻辑学》(Ballantime's ***Inductive Logic***)。裘氏书极浅显易读，巴氏书则稍进矣。近代学术俱重归纳，逻辑亦然。弥尔逻辑学突过前人，即以此也。裘巴二书，上海伊文思馆均有。竟此二书，再读弥尔之作，当可迎刃而解。能通弥尔书，则于逻辑学思过半矣。

记者

1915 年 11 月 15 日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

附：吴勤致记者

记者足下：

顷读大志，精旨名理，钩元提要，盱冲时局，力辟新机，饷遗学者，为益闳多矣。勤负笈津门，心焉向往，平日研求学理，怀疑多端，辄欲陈书请益，顾以课务缠身，未遑披述。比者有二三同志，欲于课余之暇，略求逻辑之学，惟苦于西文程度太浅，不能直阅彼邦名著，而坊间所售此类书籍，著自中土者甚少，所有译本，名目杂出，罔从选择，诚恐敷牙难读，

不得真谛，则匪徒无益，徒掷驹光，且于一切研究程序，皆属茫然。爰思足下学贯中西，蕴抱崇深，于此自有深造，其亦以可教而辱教之乎？

吴勤白

答　李　平

李平先生：

介绍西文书报，自为今之要图，记者不学无识，愧无以任之，惟重以读者诸君之命，一俟拟定范围，自当勉力以副尊望，罣漏舛误之处，将不免也。至若本国出版书报，鄙人所欲评论者，间亦有之，惟举国上下，不许吾人以言论之自由，心知之而已，莫能吐也，希足下谅之。

记者

1915 年 11 月 15 日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

附：李平致记者

记者足下：

刻于贵志二号，得读复言，为述沪上法文学校，及克达二氏之学说。谆谆不倦，足见记者之热心教诲。仆兹有一事，商榷于记者，即望贵志特辟介绍书报栏，以为青年阅读之南针，并希指示书报内容、编辑人名、出版地点，与夫代价等等。俾有志之士，得购备无数之良书报，于正业之暇，从事披览。今日我国出版界之窳败，可谓至矣。青年学子，偶一不慎，辄为诲淫诲盗之说部所毒害，文字之祸人，诚有甚于毒蛇猛兽。此举倘蒙采纳，见诸实行，则造福吾党，岂浅鲜哉。再英法德文之书报，适于我国青年之阅读者，亦祈按期介绍，以为通外国语者告，想亦记者所乐为赞同者也。余不白。

李平敬白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五方风土不同，而思想遂因以各异。世界民族多矣：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若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请言其大者：

（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

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老氏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佳兵为不祥之器；故中土自西汉以来，黩武穷兵，国之大戒，佛徒去杀，益堕健斗之风。世或称中国民族安息于地上，犹太民族安息于天国，印度民族安息于涅槃，安息为东洋诸民族一贯之精神。斯说也，吾无以易之。

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人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若比利时，若塞尔维亚，以小抗大，以鲜血争自由，吾料其人之国终不沦亡。其力抗艰难之气骨，东洋民族或目为狂易；但能肖其万一，爱平和尚安息雍容文雅之劣等东洋民族，何至处于今日之被征服地位？

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西洋民族，自古讫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英、美如此，法、德亦何独不然！尼采如此，康德亦何独不然？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自唯心论言之：人间者，性灵之主体也；自由者，性灵之活动力也。自心理学言之：人间者，意思之主体；自由者，意思之实现力也。自法律言之：人间者，权利之主体；自由者，权利之实行力也。所谓性灵，所谓意思，所谓权利，皆非个人以外之物。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东洋民族，自游牧社会，进而为宗法社会，至今无以异焉；自酋长政治，进而为封建政治，至今亦无以异焉。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而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诗曰："君之宗之。"礼曰："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宗法社会尊家长，重阶级，故教孝；宗法社会之政治，郊庙典礼，国之大经，国家组织，一如家族，尊元首，重阶级，故教忠。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自古忠孝美谈，未尝无可泣可歌之事，然律以今日文明社会之组织，宗法制度之恶果，盖有四焉：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卑幼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之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西洋民族之重视法治，不独国政为然，社会家庭，无不如是。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

或谓西俗夫妇非以爱情结合艳称于世者乎？是非深知西洋民族社会之真相者也。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又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之共性；及至夫妇关系，乃法律关系，权利关系，非纯然爱情关系也。约婚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既婚之后，各保有其财产而不以为吝。即上流社会之夫妇，一旦反目，直讼之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盖其国为法治国，其家庭亦不得不为法治家庭；既为法治家庭，则亲子昆季夫妇，同为受治于法之一人，权利义务之间，自不得以感情之故，而有所损益。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行欧洲。夫妇生活之外无有余赀者，咸以生子为莫大之厄运。不徒中下社会如斯也，英国贵妇人乃以爱犬不爱小儿见称于世，良以重视个人自身之利益，而绝无血统家族之观念；故夫妇问题与产子问题，不啻风马牛相去万里也。若夫东洋民族，夫妇问题，恒由产子问题而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旧律无子，得以出妻。重家族，轻个人，而家庭经济遂蹈危机矣。蓄妾养子之风，初亦缘此而起。亲之养子，子之养亲，为毕生之义务。不孝不慈，皆以为刻薄非人情也。

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My family）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My father's family）；用语严别，误必遗讥。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男妇群居，内多诟谇；依赖成性，生产日微；貌为家庭和乐，实则黑幕潜张，而生机日促耳。昆季之间，率为共产，倘不相养，必为世讥。事畜之外，兼及昆季。至简之家，恒有八口。一人之力，曷以肩兹？

因此被养之昆季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复不少。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仰食豪门，名流不免。以此富者每轻去其乡里，视戚友若盗贼。社会经济，因以大乱。

凡此种种恶风，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浅见者自表面论之，每称以虚文感情为重者，为风俗淳厚之征；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受之者习为贪惰，自促其生以弱其群耳。以此为俗，何厚之有？以法治实利为重者，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其结果，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以此为俗，吾则以为淳厚之征也。——即非淳厚也何伤？

1915年12月15日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一九一六年

任重道远之青年诸君乎！诸君所生之时代，为何等时代乎？乃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初也。世界之变动即进化，月异而岁不同。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十八世纪之文明，十七世纪之人以为狂易也；十九世纪之文明，十八世纪之人以为梦想也。而现代二十世纪之文明，其进境如何，今方萌动不可得而言焉。然生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二十世纪之第十六年之人，又当万事一新，不可因袭二十世纪之第十五年以上之文明为满足。盖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假令二十世纪之文明，不加于十九世纪，则吾人二十世纪之生存为无价值，二十世纪之历史为空白；假令千九百十六年之文明，一仍千九百十五年之旧，而无所更张，则吾人千九百十六年之生存为赘疣，千九百十六年之历史为重出。故于千九百十六年入岁之初，敢珍重为吾任重道远之青年诸君告也：

自世界言之，此一九一六年以前以后之历史，将灼然大变也欤？欧洲战争，延及世界，胜负之数，日渐明瞭。德人所失，去青岛及南非洲、太平洋殖民地外，寸地无损；西拒英、法，远离国境；东入俄边，夺地千里；出巴尔干，灭塞尔维亚。德、土二京，轨轴相接。德虽悉锐南征，而俄之于东，英、法之于西，仅保残喘，莫越雷池。回部之众，倾心于德。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摩洛哥，皆突厥旧邦，假以利器，必为前驱。则一九一六年以前英人所据欧、亚往还之要道，若苏彝士，若亚丁，若锡兰，将否折而入于德人之手；英、法、俄所据亚洲之殖民地，是否能保一九一六年以前之状态；一九一六年之世界地图，是否与一九一五年者同一颜色：征诸新旧民族相代之先例，其略可得而知矣。英国政党政治之

缺点，日益暴露，强迫兵役，势在必行。列国鉴于德意志强盛之大原，举全力以为工业化学是务。审此，一九一六年欧洲之形势，军事、政治、学术、思想，新受此次战争之洗礼，必有剧变，大异于前。一九一六年，固欧洲人所珍重视之者也。

自吾国言之，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盖吾人自有史以讫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青年必怀此希望，始克称其为青年而非老年；青年而欲达此希望，必扑杀诸老年而自重其青年；且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

一九一六年之青年，其思想动作，果何所适从乎？

第一，自居征服（To Conquer）地位，勿自居被征服（Be Conquered）地位。全体人类中，男子，征服者也；女子，被征服者也。白人，征服者也；非白人，皆被征服者也。极东民族中，蒙、满、日本为征服民族，汉人种为被征服民族。汉人种中，尤以扬子江流域为被征服民族中之被征服民族所生聚。姑苏、江左之良民，其代表也。征服者何？其人好勇斗狠，不为势屈之谓也。被征服者何？其人怯懦苟安，惟强力是从；但求目前生命财产之安全，虽仇敌盗窃，异族阉宦，亦忍辱而服事之，颂扬之，所谓顺民是也。吾人平心思之，倘无此种之劣根性，则予获妄言之咎矣；如其不免焉，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势将以铁血一洗此浃髓沦肌之奇耻大辱！

第二，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以一物附属一物，或以一物附属一人而为其所有，其物为无意识者也。若有意识之人间，各有其意识，斯各有其独立自主之权。若以一人而附属一人，即丧其自由自尊之人格，立沦于被征服之女子奴隶捕虏家畜之地位。此

白皙人种所以兢兢于独立自主之人格，平等自由之人权也。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而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

第三，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人生而私，不能无党；政治运用，党尤尚焉。兹之非难党见者，盖有二义：

其一，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纯全政党政治，惟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英之能行此制者，其国民几皆政党也：富且贵者多属保守党，贫困者非自由党即劳动党。政党殆即国民之化身，故政治运行，鲜有隔阂。且其民性深沉，不为已甚，合各党于"巴力门"，国之大政，悉决以三C。所谓三C者：第一曰Contest，党争是也；第二曰Conference，协商是也；第三曰Compromise，和解是也。他国鲜克臻此，吾人尤所难能。政党之岁月尚浅，范围过狭，目为国民中特殊一阶级，而政党自身，亦以为一种之营业。利权分配，或可相容；专利自恣，相攻无已。故曰，政党政治，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

其二，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法兰西之革命，法兰西国民之恶王政与教权也；美利坚之独立，十三州人民之恶苛税也；日本之维新，日本国民之恶德川专政也。是乃法、美、日本国民之运动，非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所成就。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

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

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自勉为强有力之国民，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自一九一六年始，世界政象，少数优秀政党政治，进而为多数优秀国民政治，亦将自一九一六年始。此予敢为吾青年诸君预言者也。

1916年1月15日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五号 署名：陈独秀



吾人最后之觉悟

人之生也必有死，固非为死而生，亦未可漠然断之曰为生而生。人之动作必有其的，其生也亦然。洞明此的，斯真吾人最后之觉悟也。世界一切哲学宗教皆缘欲达此觉悟而起。兹之所论，非其伦也。兹所谓最后之觉悟者，吾人生聚于世界之一隅，历数千年，至于今日，国力文明，果居何等？易词言之，即盱衡内外之大势，吾国吾民，果居何等地位，应取何等动作也。故于发论之先，申立言之旨，为读者珍重告焉。

吾华国于亚洲之东，为世界古国之一，开化日久，环吾境者皆小蛮夷，闭户自大之局成，而一切学术政教，悉自为风气，不知其他。魏、晋以还，象教流入，朝野士夫，略开异见。然印土自已不振，且其说为出世之宗，故未能使华民根本丕变，资生事之所需也。其足使吾人生活状态变迁而日趋觉悟之途者，其欧化之输入乎？

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惟吾人惰性过强，旋觉旋迷，甚至愈觉愈迷，昏瞶糊涂，至于今日，综计过境，略分七期：

第一期在有明之中叶，西教西器初入中国，知之者乃极少数之人，亦复惊为“河汉”，信之者为徐光启一人而已。

第二期在清之初世，火器历法，见纳于清帝，朝野旧儒，群起非之，是为中国新旧相争之始。

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鸦片战争以还，西洋武力，震惊中土，情见势绌，互市局成，曾、李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当时所争者，在朝则为铁路非铁路问题，在野则为地圆地动地非圆不动问题。今之童稚皆可解决者，而当时之顽固士大夫奋笔鼓舌，哓哓不已，咸以息邪说正人心之圣贤自命。其睡眠无知之

状态，当世必觉其可恶，后世只觉其可怜耳！

第四期在清之末季。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尼之，遂有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积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遂由行政制度问题一折而入政治根本问题。

第五期在民国初元。甲午以还，新旧之所争论，康、梁之所提倡，皆不越行政制度良否问题之范围，而于政治根本问题去之尚远。当世所诧为新奇者，其实至为肤浅；顽固党当国，并此肤浅者而亦抑之，遂激动一部分优秀国民渐生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进而为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讨论。辛亥之役，共和告成，昔日仇视新政之君臣，欲求高坐庙堂从容变法而不可得矣。

第六期则今兹之战役也。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

吾人拜赐于执政，可谓没齿不忘者矣。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谓之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

今兹之役，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浅见者咸以吾人最后之觉悟期之，而不知尚难实现也。何以言之？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人类进化恒有轨辙可寻，故予于今兹之战役，固不容怀悲观而取卑劣之消极态度，复不敢怀乐观而谓可踌躇满志也。故吾曰：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觉悟维何？请为我青年国民珍重陈之：

（一）政治的觉悟

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

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政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取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斯言也，欧美国民多知之。此其所以莫敢侮之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一步。

吾人既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则开宗明义之第一章，即为决择政体良否问题。古今万国，政体不齐，治乱各别。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吾国既不克闭关自守，即万无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进化公例，适者生存。凡不能应四周情况之需求而自处于适宜之境者，当然不免于灭亡。日之与韩，殷鉴不远。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二步。

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其卑屈陋劣，亦无以异也。夫伟人大老，亦国民一分子，其欲建设共和宪政，岂吾之所否拒？第以共和宪政，非政府所能赐予，非一党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伟人大老所能负之而趋。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以其于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无变更，与多数国民之利害休戚无切身之观感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三步。

(二) 伦理的觉悟

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

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馀，焉有并行之馀地？

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1916 年 2 月 15 日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 署名：陈独秀



答张永言(文学—人口)

永言先生：

欧文中古典主义，乃模拟古代文体，语必典雅，援引希腊、罗马神话，以眩赡富，堆砌成篇，了无真意。吾国之文，举有此病，骈文尤尔。诗人拟古，画家仿古，亦复如此。理想主义，视此较有活气，不为古人所囿。然或悬拟人格，或描写神圣，脱离现实，梦入想像之黄金世界，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与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此乃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也。

自然主义尤趋现实，始于左喇时代，最近数十年来事耳。虽极淫鄙，亦所不讳，意在彻底暴露人生之真相，视写实主义更进一步。欧洲人或讥以破坏美术文艺之基础。自东洋人之眼观之，益属狂悖无伦。此日本政府所以明令禁止自然主义之文学之输入也。然于裸体绘画与雕塑，均不之禁，以其属于写实主义，而非自然主义也。

尊论谓"国家主义，未达衰度，人多者似有一日之长，生殖不繁，国力必缩"，此义殊尚欠斟酌也。盖国之强弱，当以其国民之智勇富力为衡，岂在人口之多寡？且比较各国人口之多寡，匪独以人数为标准，当合人口与土地而比例之以为标准。譬如吾国人口总数远出法、德之上，而以每方里容人之数计之，则吾国立见地广人稀之象。足下所谓人多者，倘暗指拥有四万万人之吾国，当自失其一日之长。然国力伸缩，与其谓之以人口多寡为衡，宁谓之以有无人患为衡。所谓有无人患者，亦非以人数多寡为标准，乃以生产额能否教养此人数为标准。生产超乎人数者，则人口愈多，而国力愈伸；人数超乎生产者，则人口愈多，而国力愈缩。生寡食众，此吾国所以有人满之患。非真人满也，人数超乎生产额，而教养无赀也。

欧人避妊之风，是否害及国力，吾人且措而不论。若夫吾之国力不

伸，日益贫弱，正坐生殖过繁，超出生产之弊。长此不悟，必赴绝境。足下所虑，适得其反。西妇避妊，非必服药，未见其有伤体育也。东西文化，相距尚远，兼程以进，犹属望尘，慎勿以抑扬过当为虑。

独秀

1916年2月15日 《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

附：张永言致记者

记者足下：承示我国文艺，尚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以后方始入于写实主义之境，去西人所处，只得其半，文化粗迟，至可骇也。惟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之界别，仆尚未能十分明瞭，幸于次期列举例证，以开蒙昧。所谓古典主义，是否如我国文字，言则必称先王，或如骈丽文中，征引古事，用为比譬？所谓理想主义，是否如我国文中，动则以至仁极义之语相责难，而冀世所必无之事？此两义仆之想像以为如是，究竟是否，尚乞教之。

《东西民族根本观念之差异》篇中，言西人"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行欧洲"云云，读之甚生疑虑。盖东洋民族，以有子为人生唯一之职务，其偏僻诚可笑，然若如西洋避妊之风日甚，其结果又将如何耶？国家主义，未达衰度，人多者似有一日之长，生殖不繁，国力必缩，避妊之妇，体亦日衰，展转相传，强质愈失，即求幸福，又安可得？贵志之文，似有扬西抑东之意。如此等处，恐尚须斟酌商量也。

张永言白

致胡适信

适之先生左右：奉读惠书，久未作复，罪甚罪甚。《青年》以战事延刊多日，兹已拟仍续刊。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1]，本月内可以出版。大作《决斗》迟至今始登出，甚愧甚愧。尊论改造新文学意见，甚佩甚佩。足下功课之暇，尚求为《青年》多译短篇名著若《决斗》者，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弟意此时华人之著述，宜多译不宜创作，文学且如此，他何待言。日本人兴学四十余年，其国人自著之书尚不足观也。译文学本极难，况中西文并录，此举乃弟之大错。薛女士之译本，弟未曾校阅即行付印，嗣经秋桐通知，细读之始见其误译处甚多，足下指斥之外，尚有多处，诚大糊涂。弟仰望足下甚殷，不审何日始克返国相见。马君武君顷应为《青年》撰文，第八号当可录至。足下所译摆伦诗，拟载之《青年》，可乎？语有侵马处，可稍改之乎？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古国人耶？率复不庄。

弟独秀敬白　八月十三日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① 《青年杂志》出版以后，上海青年会写信给发行该杂志的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的名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杂志》的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1916 年 3 月 3 日，群益书社经理陈子寿"商于仲"，乃自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 31、32 页)。

新 青 年

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青年之资格也。

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此非吾国今日之现象乎？且青年体弱，又不识卫生，疾病死亡之率，日以加增。浅化之民，势所必至。倘有精确之统计，示以年表，其必惊心怵目也无疑。

世界各国青年死亡之病因，德国以结核性为最多；然据一九一二年之统计，较三十年前减少半数。英国以呼吸器病为最多；据今统计，较之十余年前，减少四分之一。日本青年之死亡，以脑神经系之疾为最多；而最近调查，较十年前，减少六分之一。德之立教，体育殊重，民力大张，数十年来，青年死亡率之锐减，列国无与比伦。英、美、日本之青年，亦皆以强武有力相高：竞舟角力之会，野球远足之游，几无虚日，其重视也，不在读书授业之下。故其青年之壮健活泼，国民之进取有为，良有以也。

而我之青年则何如乎？甚者纵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亦不过斯斯文文一白面书生耳！年龄虽在青年时代，而身体之强度，已达头童齿豁之期。盈千累万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红体壮，若欧美青年之威武陵人者，竟若凤毛麟角。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吾可爱可敬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慎勿以年龄上之伪青年自满也！

更进而一论心理上之新青年何以别夫旧青年乎？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惮。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俱深。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人之侮我者，不曰“支那贱种”，即曰“卑劣无耻”。将忍此而终古乎？誓将一雪此耻乎？此责任不得不加诸未尝堕落宅心清白我青年诸君之双肩。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之青年，均无论矣。吾可敬可爱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構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

青年之精神界欲求此除旧布新之大革命，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人生数十寒暑耳，乐天者荡，厌世者偷，惟知于此可贵之数十寒暑中，量力以求成相当之人物为归宿者得之。准此以行，则不得不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岁不我与，时不再来；计功之期，屈指可俟。一切未来之责任，毕生之光荣，又皆于此数十寒暑中之青年时代十数寒暑间植其大本，前瞻古人，后念来者，此身将为何如人，自不应仅以做官求荣为归宿也。

第二当明人生幸福问题。人之生也，求幸福而避痛苦，乃当然之天则。英人边沁氏，幸福论者之泰斗也。举人生乐事凡十余，而财富之乐居其一；举人生之痛苦亦十余事，而处分财富之难，即列诸拙劣痛苦之内。审是，金钱虽有万能之现象，而幸福与财富，绝不可视为一物也明矣。幸福之为物，既必准快乐与痛苦以为度，又必兼个人与社会以为量。以个人发财主义为幸福主义者，是不知幸福之为何物也。

吾青年之于人生幸福问题，应有五种观念：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为

最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信能识此五者，则幸福之追求，未尝非青年正当之信仰。若夫沉迷于社会家庭之恶习，以发财与幸福并为一谈，则异日立身处世，奢以贼己，贪以贼人，其为害于个人及社会国家者，宁有纪极！

夫发财本非恶事，个人及社会之生存与发展，且以生产殖业为重要之条件；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国将由此灭，种将由此削。吾可敬可爱之青年！倘留此龌龊思想些微于头脑，则新青年之资格丧失无余；因其精神上之龌龊下流，与彼腐败堕落之旧青年无以异也。

予于国中之老者壮者，与夫比诸老者壮者之青年，无论属何社会，隶何党派，于生理上，心理上，十九怀抱悲观，即自身亦在诅咒之列。幸有一线光明者，时时微闻无数健全洁白之新青年，自绝望销沉中唤予以兴起，用敢作此最后之哀鸣！

1916年9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署名：陈独秀



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

英史家嘉莱尔(Garlyle)所造英雄崇拜论,罗列众流,不及科学家,其重要原因盖有二焉:其一,前世纪之上半期,尚未脱十八世纪破坏精神,科学的精密之建设,犹未遑及,世人心目中所拟英雄之标准与今异也;其一,当时科学趋重局部与归纳,未若综合的演绎的学说足以击刺人心也。二十世纪科学家之自负,与夫时代之要求,与前异趣。诸种科学,蔚然深入。综合诸学之预言的大思想家,势将应时而出。社会组织,日益复杂。人生真相,日渐明了。一切建设,一切救济,所需于科学大家者,视破坏时代之仰望舍身济人之英雄为更迫切。彼应此时代之要求,而崭然露其天才之头角者,于当世科学家中得二人焉:一曰梅特尼廓甫(Metchnikoff),一曰阿斯特瓦尔特(Ostwald)。

梅特尼廓甫

(一)略　　历

梅特尼廓甫,以一八四五年,生于俄罗斯加耳廓甫州。父为陆军士官。母犹太人也。本乡大学卒业后,复游德意志诸大学。归国以一八七〇年,任阿得萨(Odessa)大学动物学教授。居十余年,辞职南游意大利西细里亚岛(Sicilia),从事地震学之研究者数岁。此数岁中实梅氏最重要之生涯也。其地濒海,便于无脊动物之研究,因以发见高等动物及人类与无脊动物之血液的关系。一八八四年,更造论发明白血球退治微生物之作用,大为法国巴士特氏(Pasteur)所赞赏。巴氏为近世大化学家大医家。数年前巴黎某杂志,曾发起投票公认何人为国史中最大

英杰；及揭晓时，拿破仑大帝仅居第四位，政治家甘必达(Gambetta)居第三位，第二为文家嚣俄(Hugo)，巴氏乃居第一位，其盛名可想。

一八九五年，巴氏招聘梅特尼廓甫为其医学研究所之管理者。巴士特研究所，创始于一八八六年，为各国医学研究所之嚆矢，设备最称完美，得梅氏之管理，盛名益著。巴士特之功，在发见诸种病原。梅特尼廓甫之功，在根绝诸种病原，谋长生久视之术。世多称梅氏继巴氏后，为贡献人类幸福之双星。梅之为人，朴质寡言，贫居巴黎市外，不喜交际；然四方来问学者，无不殷勤接待；详说而曲喻之。数年前曾以研究鼠疫，亲来满洲一游。氏之血统，乃半犹太人，于宗教则为无神论者，于政治则自由主义之人。以此三因，宜其不容于国内。一八八一年亚历山大二世暗杀案起，俄之政潮，日趋剧急。梅特尼廓甫亦以政见得罪皇帝，辞阿得萨而南游，适此时也。

(二) 长 生 说

易从来之实验的治疗法，而从事于组织的研究，穷探病源，施以根本之救治，此现代医学界之大革命也。革命之健将为谁？即梅特尼廓甫是矣。旧式之药剂法，率用人身以外之植物质或矿物质。金鸡纳(Quinine)及水银，尚为比较害少之品，纳此等于胃中，经过各消化机，以达血管，驱杀病菌，此常法也。若现代驱杀病菌之法，率不假外物，即在增多血液中原有之一种消毒素(Antitoxin)，血清注射，与以刺戟，其效立见。或于马之血液中提取同质之物，愈足补益。白血球退治病菌，亦人身生理自然之作用。梅氏字之曰“食菌细胞”(Phagocyte)，取希腊语食(Phagein)、器(kytos)二字以成之也。盖以白血球周历人身各处寻求食物无已时，自营半独立之生活，若单细胞动物阿米巴(Omiba)然，虽皮肤及硬骨中，亦能羼入。例如皮肤受伤，白血球即时凝集，混于血液，恰若积土成垒，以御敌攻，结合新成之皮肤，保护新生之肉，皆其职也。其或病菌侵入，敌势强大之时，白血球则整队以御之。敌军增多，白血球亦即续发相当之动员令，奋斗求胜，死而后已。战斗酣时，人身遂至发热，用显微镜窥之，战况历历可见。白血球退治有毒之微生物其效如此，此梅氏初期研究之所得也。

更深讨论之，白血球岂始终杀敌致果，以卫吾人之生命乎？此当然之疑问也。原夫白血球之贪食病菌，非有保卫人体之义务，乃以自身食欲为之动机。有时大敌当前，竟然放弃其作用，必病菌附有阿卜索宁(Opsonium)类之刺戟物，使白血球对之食欲亢进，乃能兴奋其杀敌之精神。据梅特尼廓甫之意见，白血球虽有防卫人身之作用，而身体衰弱时，则变而为强敌。人生之衰老也，精力之消耗也，皆由此贪食之白血球食杀人身神经细胞之故。食毛发之色素，则颁白而变衰。肝肾二脏，被蚀易形。夺取骨骼中之石灰质纳诸血管，一面致骨骼脆弱，一面使动脉变硬，一举而生二害。人生之由壮而老也，半由于病菌之围攻，半由于谋叛者白血球之内应。梅氏研究之结果，曾下有名之定义曰："人身机关之衰老也，全属微生物之为害，与他病症无异。"又曰："衰老者，传染的慢性病也。高等部分，日变形而软化。白血球活动过度，亦其重大之原因也。"

夫以衰老为一种病症，且特属微生物为害之结果，则寻流溯源，未必无治疗之法。此梅特尼廓甫所以醉心于长生术之研究也。因此研究而首得之疑问，即大肠之于人身是否需要是矣。盖以大肠中多附诱起病因之微生虫。梅氏直谓大肠为无用之长物，倘施以外科手术，割去或缩短之，未必即有特别之恶影响。由有脊动物解剖之证明，肠之长短与生命之长短成反比例。但梅氏尚未尝以外科手术割去大肠，及用化学消毒之事，惟尽力培养无害之细菌于肠中，以驱逐繁殖有毒之细菌。施此术也，以乳酸菌为最有效，以其有克杀毒菌之功用。

例如肠窒扶斯，乃最易传染之大肠病也。布加利亚人喜用乳酸菌，而此疾稀见。牛肉与乳，其滋养分殆相伯仲。惟肉易腐败，发生有害之分子。乳之味酸而甘，且含有砂糖分，可防止腐败细菌之增长。然则牛乳之为物，不徒为人身之滋养品，且可攻克侵入大肠内之毒物也。蒙古与俄属南部，喜食马乳之作品。游牧之民，多嗜凝结之牛乳。埃及与印度边境，牛乳亦为重要之食品。布加利亚人以喜食含有极强度细菌之乳酸闻，而其人之寿逾百岁者，实居多数。文明程度低下，与夫贫乏之人，每多长寿。由此以推，生活简单而应顺自然，亦长寿之条件。依梅氏意见，人之老死，既得其因，复有疗法，长生久视，虽未必遽能实现，而

定命固属妄说；人生保寿百年以外，实非异事也。

（三）道德意见

伦理学者所谓利他主义，宗教家所谓博爱主义，非世人目为金科玉律莫敢废置者乎？而梅特尼廓甫氏，乃谓利他博爱非永久不可缺欠之道德，冒危险，供牺牲，舍己济人之善行，当随文明之进步，日益减少而至于无。此实梅氏创获之见解，惊倒一世者也。欲明其说之涯略，请举其言曰：

“人事界之祸害，随文明进步而减少，终至全然消灭，而牺牲之事鲜矣。防疫而有血清法，医生遂无与传染病相战之危险。昔之医生，施义膜性咽喉炎(Diphtheria)患者以手术，不得不舍命为之。余之友人中，少年有望之医生供此牺牲而死者，实繁有徒。今已有义膜性咽喉炎退治血清之发明，即无前此牺牲之必要矣。要之，科学进步，即所以杜绝牺牲之道也。在昔亚布喇哈姆(Abraham，犹太人之祖，见圣书)以宗教信仰，牺牲其孤儿。此等高尚行为，其日益稀少而至绝迹乎？自合理的道德言之，此种行为，虽云有赞赏之价值，而究有何所用耶？人人拒绝他人同情之时代，其将至乎？康德以行善为人间纯粹之义务，斯宾塞以助人为人间本能之要求。此等原理，将行于何时何世，吾不得而知也。自理想言之，人各自达于充足之境遇，行善不及于他人，此种社会，其旦暮遇之。”(以上见梅氏 ***The Prolongation of Life***. p. 323.)梅氏眼中之博爱利他主义，不过为应时之道德，非绝对不可离之真理。其破坏博爱利他主义之根底，视尼采为尤甚。盖尼采目博爱利他为不道德之恶劣行为，意过偏激，不合情理，使人未能释然。梅氏之解释个人主义，亦不似尼采猖披过当，令人怀疑也。请更征其言曰：

“无论若何社会主义，均不能完全解决社会之生活问题，与夫个人之自由保障。惟人智之进步，乃足使人人之财产自然趋于平均。盖人有智识，深明多藏之害，当然弃其有余。自来生活奢侈者寿命多促，其事至愚。履人生之常道，以简朴严正为生者，往往得最大之幸福。明乎此则富者尚质素之生活，贫者自日趋于顺境。但遗产私有之习惯，未必为根本必无之事。进化非急激而行者，必由种种之努力及新智识之加

增,乃有济也。新生产之社会学,导先路者当为其姊生物学。据生物学之所教,凡组织愈复杂者,其个体之意识愈发达,乃至有个体不甘为团体牺牲之患。惟劣等动物,若粘菌,若管状水母等,其个性全然没却于团体之中,然其所牺牲者乃极少。此等动物绝无自个意识故也。营社会生活之羽虫,居劣等动物与人类之中间,有明了之自个意识者,惟人类而已。故为社会组织之便利计,未可强人以牺牲,敢断言曰:人类社会生活之组织,当以个性之研究为第一义。"(以上见 ***The Prolongation of Life***. p. 231.)

由上之言,梅氏道德见解,乃以个人之完全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之大的。博爱利他非究竟义,其说视自来主张个人主义者,设词缓而树义坚矣。然梅氏虽主张个人主义,而生平行事,决非绝对利己之人,虽不以博爱利他为究竟义,而所行多博爱利他之事。自表面观之,似为矛盾之见解,其实梅氏乃笃行者而非幻想者,乃科学家而非哲学家,乃不以博爱利他为究竟义,非恶夫博爱利他有害于今之社会也。犹之氏之重身命,说长生,乃乐天家而非厌世家,胡为轻身东来,乐与极酷至险之鼠疫为伍耶?盖其个人精神之伟大,无论若何博施济众,而非以博爱利他为动机也。其重惜生命,乃了解人生存顺殁宁之真正价值。阴阖怯弱之厌世家,固彼所不为,庸懦苟偷之乐天家,亦彼所不取,以矛盾议之者浅矣。

阿斯特瓦尔特

(一) 略　　历

精力说之唱导者阿斯特瓦尔特氏,颜其居曰"精力别墅"(Landhaus Energie)。彼诚精力绝人,名称其实;非若东洋流之名士,戏以雅号佳名自饰也。氏任莱卜兹(Leipzig)大学教授,并同校化学实验室之主任。教学之暇,手著之书,除化学多种外,尚有二十余种。其页数计一万五千八百余。又论文百数十首,页数千六百余。讲演数种,三百余页。介绍

学说，三千九百。著作批评，九百有余。此外复担任刊行《物理化学评论》(自一八八七年始)及"科学丛书"(自一八八九年始)。宾客往访，率珍重遇之。有问学者，尤不惜殷勤详答。其精力之强，诚堪惊叹！

氏以一八五三年，生于里加(Riga，俄之西北港市)，年二十二，卒业于大学。年二十七，与某女结婚。次年，任里加某工业学校教授。一八八七年，去俄罗斯往德意志，任撒格逊尼(Saxony)王国都中莱卜兹大学教授。时年三十有四。在职十九年，等身著作，大部分成于此时。一九〇六年辞教授之职，移居乡间"精力别墅"，精研哲学，今犹健在，老而益勤。或有以何故弃有用之化学而从事哲学等不生产之学问为质者。阿斯特瓦尔特答曰：

"公等视哲学为不生产之学问耶？是谬见也。所谓文明者，专门研究之时代，与夫全体综合之时代，互更递进，前世纪乃专门研究时代也，今世纪乃全体综合时代也。余自始即好哲学，然未尝治之者，时代为之也。今其时矣。此余之所以舍莱卜兹而来精力别墅也。"

氏长于语学之天才，兼精俄、德、英、法各国语，及世界语。尝谓各国异语，颇为学术及交通之障碍，遂锐意于世界语之改良及传播。一九〇九年，以化学所得诺倍尔赏金，悉数充作传播世界语之用。然彼对于语学问题，则以为青年学习语学过甚，有伤独创及论理之能力。尝谓尼采之偏见畸行逾越常轨者，乃学习古典语过多之故。奥、匈国民之天才罕见者，以其大部分之精力与时间，均消磨于语学之需要耳。

氏之日常生活，喜时时转换其业务。治学倦时，改作绘画。风琴(Piano)、胡弓(Violin)为其长技。青年时代，兼擅诗曲。盖事后休息，先时所营，仍留脑际，必改向性质绝不相同之事物，则血液乃移行作用绝不相同之他部脑髓，前用之部，始获真正之宁息。其毕生事业，亦一事成功，即改营他事，以资休养。此即应用其精力之第二法则也。说见后。

(二) 幸福公式

去今十年前，阿斯特瓦尔特氏，以裁决仍留莱卜兹而任大学教授，抑或退居精力别墅而从事哲理家之生活也，遂证明下方之幸福公式，以

自白其经验：

$$G = E^2 - W^2$$

此公式中之 G 为幸福(Glück)，E 为精力(Energie)，W 为逆境(Widerwillig)。盖以人生幸福之大小，视其奋发之精力以为衡。欲享受幸福之一日，不可不一日尽力以劳动；欲享受一生之幸福，不可不尽力劳动以终其生。劳动者，获得幸福之唯一法门也。故无论何人何时，应竭精力之限度，以送其努力奋斗之生涯。就此公式，更进一步而成下之方程式：

$$G = E^2 - W^2 = (E + W)(E - W)$$

幸福之 G，由精力 E 之加增，其量弥大。而缘此所生逆境之 W，其量亦加大。例如亚历山大、拿破仑、罗斯福，其人皆精力雄足，而与之反对之势力，亦甚强大。但彼等幸福之全量，究非吾等意想所及。是曰"英雄的幸福"(Heldenglück)。惟是人间之精力，不尽如罗斯福等，而欲效其奋斗主义之生活，则烦冤痛苦，必非一端。于是所生之幸福，全与罗等殊科。守避世禁欲主义之生活，若希腊哲人狄阿贵内斯(Diogenes)然，印度之"涅盘说"，希腊之"斯托亚学派"〔Stoic，雅典哲人齐隆(Zenon)淡泊主义之学派〕，皆此类也。夫节精力，避痛苦，乃云山隐者之生活，非有为青年之所宜。是曰"田舍的幸福"(Hüttenglück)。英雄的幸福与田舍的幸福，虽各有其满足之点，而谓为同等之幸福，则不可也；恰如大小二杯，各注以酒，其满足也，同其容量则不同。

(三) 精力法则

精力论，占阿斯特瓦尔特之学说之重要部分。其师赫克尔以物质(Substanz，或译本质)为其哲学之中枢。阿氏则以精力(Energie，或译势力)为其哲学之主脑。精力之法则有二。其一即一八四二年，马耶(Mayer)所发明之精力常存说是也。其说以为无限空间中，生起一切现象之精力，其状态虽有所变更，其总量则常存而无所增减。例如吾人之购求煤炭也，非求其所燃之炭素，乃求其中能燃之精力。煤之燃也，其炭素与酸素化合而为炭酸加斯，散而为烟，他无所有。吾人所用者，乃燃烧之

际，炭素与酸素化合所生之热而已。以此热力故，至令锅内之水，化而为蒸气。水蒸气之膨胀力，异常强大。于是发热精力，一变而为膨胀精力。以此膨胀力故，至令蒸气机关行动。于是膨胀精力，又变而为运动精力。用此力以转动发电机，则运动精力又变而为电气精力。传电燃灯，则电气精力又变为发光精力；以电行车，则电气精力再转而为运动精力。自发热至此，精力之状态，已经过种种变化；而其为力之量，精密计算之，曾不稍有增减。此即常存之说，精力之第一法则也。

然则宇宙间之精力，既常存而无所增减，而以何原因，忽有此良否盛衰万有不齐之现象耶？欲解答此疑问，则不得不求诸精力之第二法则，即阿斯特瓦尔特之精力低行说是也。其说乃谓精力之为物，平行如水，无物激之，时有由高就下之势；低行抵于水平，遂静止而失其作用矣。故引水灌远，必取源于高处。欲转动水车而以水平之水，其必不得水力之效用，复何待言？水之精力，一度效用，则如量低下，复抵水平，此自然之势也。其他精力之作用，悉无异于是。一切精力，莫不由高就低，以保其水平性。精力而不在水平以上，决未有能利用之理由。宇宙者，精力大流之总和也。人间文野之差，乃以酌此大流之浅深为标准耳。

例如初民始知用棒，是为文明开发之第一步。因用棒以延长身体之精力，在徒手者之精力水平以上也。次知投石，则文明开发，又进一步。因石能致远，视用棒者之身体精力更增高度也。又其次则发明弓矢舟车，文明更进一步。因其人身体精力之扩充，又在投石者之精力水平以上也。迨近世蒸气、机械、电报、电话、飞机、潜艇之发明，而文明大进。人间精力之伸张，远在古人之精力水平以上。此皆利用宇宙间自然常存之精力，而不任其废置低行故也。

今日之世界，非文明的行动，尚有多事。如国际战争及社会中各阶级之冲突，此皆作为无益。精力低行之量，尚属广大。故购求利用精力之法，关系于世界文明，至为紧要矣。此第二法则，影响于哲学社会学者至巨，且视第一法则之精力常存说为优胜。盖前世纪为纯粹科学时代，盛行宇宙机械之说，乃以第一法则为哲学之根基。生物学者赫克尔教授，集其大成。二十世纪将为哲理的科学时代，化学者阿斯特瓦尔特

氏，导其先河。置重第二法则，说明生命及社会之现象，且以为未来之预言。法兰西之数学者柏格森氏与之同声相应，非难前世纪之宇宙人生机械说，肯定人间意志之自由，以“创造进化论”为天下倡，此欧洲最近之思潮也。

机械说谓世界之要素二：曰物质，曰运动。万物皆成于原子。原子不可分，而有永久存在性。各原子于一定之时间，以一定之速度，向一定之方向而进行。以此推论，假令各原子遽然中止，且以同前之速度，逆行其进路，则万象悉返前境，将见死者肉其白骨；鬼雄起立战场；败落之果，飞上枝头；已燃之灰，复返为木；世界历史，均次第旧幕重开。此理论将不为机械论者所非难，而亦物理学所容许。然为自然界人事界之所必无。彼怀古笃旧者，正不必耽此迷梦也。是以第一法则，虽为一种不可破之定理，必待第二法则以补其缺憾。生物界之吾人，允当努力以趋无穷向上之途，时时创造，时时进化，突飞猛进，以遏精力之低行，不可误解机械说及因果律，以自画也。

(四)效　率　论

所谓理想的机械者，科学家之恒言也。今世之机械，颇近于理想，而犹未至。由来机械之目的，乃以一种之动作，变生他种之动作是也。理想的机械，最重此义。倘所呈效果，无加于吾人自力之所为，则无机械之必要矣。例如植物为自体生存计，直接受日光之精力与作用。人类及其他动物，未能直接应用太阳之精力，不得不假植物间接以取其由太阳精力所成之食物。因是植物者，不啻为变更日光发射之精力，而为食物化学的精力之机械矣。此二种精力之量，吾人得而测量之。盛夏之际，一亚克(Acker，德国面积名，合英国四八四〇方码)之地，所受日光几何，测其热度而知之；所生之植物，其包含之精力分量几何，燃烧之而测其热度亦知之。就二者精密比较，其结果殊可惊异。盖植物体中所贮之精力，较所受日光之精力，每不及百分之一。虽其生活作用，不无消费，而大部分有用之精力，付之废弃，可断言也。

然则植物者，可谓为极不完全之机械矣。惟其可取之点，乃在植物独力生成，不假人助而收获耳。加以人工，固生产增额，适度耕作之地，

较诸天然荒原与夫原始时代之森林，所获自增数倍。然人工备至之地，即极盛之花园，所含藏之精力，较其受诸日光之分量，亦相差甚远。所受精力与所生精力之比例，以术语言之，是曰“效率”。植物之效率最低，以其不能利用所受之精力也。效率最高者，莫如近世之发电机。其所生之电气精力，较所受之机械精力，仅少百分之五。效率之说，本取日常语言，应用于科学，毋宁谓为“善之权衡”(Güteverhältnis)，尤觉适当。例如评判豆或麦之善恶，可比量一亚克之产额多寡而知之；又若发电机，其不能利用精力至百分之九五者，则谓之恶发电机矣。道德上善恶之定论，亦同此理。盖世事万端，无一不与精力之变化相关联。道德之事，非在例外。惟是依第一法则，精力决无消亡之理。而机械不良，未能变原料精力为等量之有用精力，其效率遂至不齐，亦系显然之事实。斯二说似有不可调和之疑问。

然第二法则，已足解答此疑问。欲求效率之高，惟在善于利用精力，不令低行已耳，非第一法则之有何谬误也。且发电机所呈之效率，虽只百之九五，而其他五分，决非消灭，乃一部分因磨擦而变热，一部分因电线之抵抗化而为电流；即如植物所利用之太阳精力，虽只百分之一，其余九十九分之热，仍存宇宙间，未尝丝毫消灭，只以机械之良否不齐，遏制精力低行之程度有强弱，斯所呈之效率有高低，非精力之本身有所生灭增减也。有如货币，由甲地汇至乙地，其损失之部分，乃为汇费而非货币之自身。汇兑机关之美恶，非以汇费损失之多寡决之乎？此亦效率高低，可判断道德上善恶之一证也。

夫机械之不完全，为精力效率低下之重大原因，吾人可目为定则矣。而尚有一种谬见，不得不辨明者，即人工机械之不完全，较天然机械尤甚之说是也。今世人为机械之巧夺天工者，不一而足。新器发明，犹日进未已。其所不能者，乃吾人头脑冥顽及熟练不足之罪耳。电气应用于人生，不过百余年以来之事。人间生活，已因此生重大之变更。由现在以测将来，其使吾人精力效率之增高，宁有限度？

科学之兴，产生二果：其一精力之为物，大效用于人间之生活；又其一则原料精力变为有用精力之时，其效率必至增加。在昔以亚里斯多德之明哲，亦以为奴隶制度，终无废弃之理。盖希腊、罗马之经济基础，

皆建筑于奴隶制度之上。诸大思想家之得以委身学问也，皆奴隶制度之赐。否则一切劳力之事，必躬自为之。但利用牛马风水，以供劳役，无假力奴隶之必要，距今千余年前，既已发见，此岂亚里斯多德所及料？

由斯以谭，科学智识之增长人间精力效率之高度，其事至明。人间若不幸无此智识，仍至何时，亦固守愚昧劣等之生活状态以终。吾人在此种生活状态期间，尚有何等伦理道德之可言乎？古之人胼手胝足，挥汗如雨；今之人劳力极微，惟聚精凝神，安坐以操配电盘与推进机而已。使人间之劳动，不同于牛马，科学之功用，自伦理上观之，亦自伟大。

更试就宗教言之，世非仰望基督为持人类和平之使命而来耶？然历史上所生结果，不幸全与之相反。近代之人，对于和平论之伦理的价值，有所怀疑，视古人加甚。今日颇有从事世界之和平运动者（按诺倍尔赏金，亦奖励此种事业。印度达噶尔之获赏，即以其有功于世界之和平运动，非以其文学也），与其谓为影响于基督之和平教训，宁谓为戒于战争及战争准备浪费巨量精力之故。若工艺，若伦理道德，阿斯特瓦尔特氏，皆以“精力的命令”，为贯彻吾人生涯全体之统治权。惟是精力之变更及其效率之增加也，将何道之由耶？曰，是在积极以求机械之改良，消极则以“勿为浪费精力之事”为格言。犹之经济学家，恒以“不生产之消费”为大戒也。经济学贵在以较少之时间与精力，获较多之生产物。阿斯特瓦尔特之著书中，亦恒有曰：“汝之劳动，务以极少量原料精力之损失，以成高尚有用之精力。”（按自蒸气机关发明以来，人间时间之节省及精力效率之增加，已属不可思议，而近日欧美人节省时间与精力之法，日异月新，无微不至。例如作书之字母，依声连书，已称便利矣，而尚嫌于每字结束之后，另于 t 上加横，i 上加点，废时耗力，且欲去之，以视吾东洋使用象形文字之民族，其文明进化，一时如何可及！）

1916 年 9 月 1 日、11 月 1 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第三号　署名：陈独秀

答汪叔潜(政党政治)

叔潜先生：

恪诵大教，惠我良多。第鄙见国民运动与政党运动，广狭迥殊，确有不同之点。其理由不可殚述。就其浅显者言之：近世国家，无不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各党策略，非其比也。盖国家组织，著其文于宪法，乃国民总意之表征。于此等根本问题，倘有异见，势难并立。过此以往，始有政见之殊，阶级之别，各树其党。即政党成立以后，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端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欧美立宪国之不若英伦以政党政治称者，以其政党不若英伦两大政党均得国民之半数也。谓其政党不进化则可，谓其政治不进化，且斥以未上宪政轨道，恐非确论。

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以其与多数国民无交涉也。

本志以青年教育为的，每期国人以根本之觉悟，故欲于今日求而未得之政党政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若夫腐败无耻之官僚政治，益所鄙弃，何待讨论？前文未达，予读者以误会，资官僚以口实。殊非立论之旨，得尊函纠正之，敢不拜嘉！

独秀谨复

1916 年 9 月 1 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附：汪叔潜致陈独秀(节录)

独秀先生左右：

国事前途唯一之希望，厥惟政党。吾民政党之观念，极为薄弱。吾人方提倡之不暇，乃先生于一九一六年之论文中(见正月号杂志)将政党政治，轻轻一笔抹杀。夫抹杀政党政治，原非抹杀政党，然当此政党观念仅仅萌芽之时，吾愿贤者慎勿稍持此种论调，致读者之以词害意也。

且即就政党政治而论，初亦何尝可以抹杀哉？先生之言曰："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又曰："纯全政党政治，惟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愚诚不审此语何所根据。

……

政党政治者，立宪政治之极轨也。今之并世各国，凡犹未以政党政治称者，皆学焉而未至者也；否则有特别情形者也；否则其国之政治初未上宪政之轨道者也。试观日本。日本之政治，官僚政治也。然比来政党之活动，较之前此数年已大进步。……吾国苟有改革政治之机会，则将来政权之所趋，其必成为英国式之政党政治，而非复日本式之官僚政治，又可断言者也。是故今日惟望国中贤杰之士，以及多数青年，勿再空抱高尚之理想，而群热心于政治，以期养成一二健全之政党，则国事前途，庶其有豸。夫惟具此信仰，故对于先生论调，与此抵触者，若骨在喉，必吐之而后快。

……

先生之言曰："今后青年，宜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愚则以为国民运动，与党派运动，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国民运动之迹不可见，即见之于党派，凡党派之运动，即国民之运动也。居今之时，苟其犹为独行踽踽之人，必其为最无思想之人也。苟其人而欲有所运动，虽欲与党派不生关系，不可得也。

《青年杂志》者，精神教育之杂志也。凡先生之所为文，固极力提倡时代精神者也。团体精神，亦时代精神之一。愚愿先生之于此三致意也。当否惟裁择之，幸甚，幸甚。

汪叔潜白

答沈慎乃(国语)[1]

示悉。国语统一，为普通教育之第一著。惟兹事体大，必举全国人士留心斯道者，精心讨论，始克集事。此业当期诸政象大宁以后，今非其时。此时所谓官话，即北京话，仍属方言，未能得各地方言语之大凡，强人肄习，过于削足适履。采为国语，其事不便。愚见闻浅陋，于各种官话书报，素少探讨，愧无以对。惟于方言音韵之学，稍有研究。且居恒以为欲图国民知识之发展，宜改用罗马字母，创造新文，必如此始获收语言完全统一之效，国民教育，方易普及。当世议此者少，俟社会需要时，愚将论列一二也。

记者

1916 年 9 月 1 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

① 标题为本书编者加。

答程师葛(德、智、体)[1]

来示诵悉,略复如下:(一)近世德育进步,是否果逊于智育,愚诚不敢妄断。今人所见德育无胜于前代者,有二原因:其一,由于人口加增,经济制度未及改良,富力失其均平,金钱造成罪恶,此非高谈道德所可补救者也。其一,由于社会已成之道德,不克范围今日之人心,近世思想法度,月异日新,骎骎未已;而封建时代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仍复遗僵印影,逞其余势,善恶是非之辨,遂纷不可理。综上二因,以判民德,世人之所谓罪恶,未必为罪恶;所谓道德,未必非不道德。欲救斯弊,第一,当政〔改〕良社会经济制度,不使不道德之金钱,造成社会种种罪恶。第二,当排斥社会已成之道德,而尊行真理,不使不道德之道德,演成社会种种悲剧。不然,虽日言德育,而道德自身未有进步,德育乌有进步之可言。(二)晳族勇武可钦,而德之军国主义,则非所仰慕。窃以代表近世文明者,推英、德、法三国。而英俗尚自由,尊习惯,其蔽也失进步之精神。德俗重人为的规律,其蔽也戕贼人间个性之自由活动力。法兰西人调和于二者之间,为可矜式。军国主义,其一端也。且国之强盛,各种事业,恒同时进步,决无百务废弛,一事独进之理。以今之中国而言,军国主义殊未得当。若夫慈悲、博爱、非战诸说,为人类最高之精神,然非不武之被征服民族,所可厚颜置诸脑、出诸口。(三)士之浮华无学,正文弊之结果。浮词夸语,重为世害;以精深伟大之文学救之,不若以朴实无华之文学救之也。即以文学自身而论,世界潮流,固已弃空想而取实际;若吾华文学,以离实凭虚之结果,堕入剽窃浮词之末路,非趋重写实主义无以救之。写实派文学、美术,自有其精深伟大处,恐犹非空想派之精深伟大所可比拟。(四)卫生延年之说,差为近

---

[1] 标题为本书编者加。

理。物质文明发达，人类精力，销耗太甚，此直瞽说。精力愈用而愈发达，用而虑其销耗，此东洋式之想像见解，非科学家之言也。惟物质文明发达至极，器械之用途日增，人体之劳动日减，吾人除神经外，百体用作将失其能力，此固应思患预防者。盖闻人身精力不用，而虞其废弃，未闻用而虞其销耗也。（五）催眠等诸魔术，属于精神学，非科学所能解释。记者于此，毫无经验，未敢断其是非真伪也。（六）此二种书沪上有无售处，记者不知，未敢率答。

记者

1916 年 9 月 1 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答毕云程

云程先生：

本志以种种原因，不克按期出版，复承读者诸君过当之奖誉，只增惭恧耳。推广销路之策，发行部已尽力图之。惟于兹政象不宁，青年堕落之时，万象消沉，本志岂独有幸理；减价销报办法，已由发行部奉答，兹不赘及。

记者

1916年9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附：毕云程致记者

记者先生足下：

敬启者，仆一青年也。三四年来，奔走鼓吹改良社会，多所牺牲，至于今亦几精疲而力尽矣。自审精卫填海，于事无补，然以我生自有责任，此心此志，未敢或懈。半年以前，居恒自思，非有一良好杂志改良我青年界之身心者，则此社会终莫由改良。而起视出版界，足为我青年界之良师益友者，实乏其选。迨见大志出版露布，私心窃窃希望曰：庶乎能应我心之所希望，而能供我之所日夜以求者乎？未几大志出版，仆已望眼欲穿，急购而读之，不禁喜跃如得至宝。若大志者，诚我青年界之明星也。嗣是以后，仆随时随地，凡遇良好青年，必以有无读青年杂志为问，其未读者，必力为介绍。至于今日，大志五号出版，又急购而读之，须知仆已问过数次，今已不能须臾缓也，迨展读数页，觉语语深入我心，神经感奋，深恨不能化百千万身，为大志介绍。爰书数语，请大志广登告白，并用其他种种方法，推广销路于各地方，俾一般青年，均得出陈

陈相因醉生梦死之魔境，而觉悟青年人之责任及修养身心之方法，以改良个人者改良社会，并改良一切。仆知欢迎大志与仆有同情者，大有人在，惜无术足以相知，惟愿大志按月准期出版，以慰我爱阅之青年界。此仆致函大志之原因也。

再仆拟多购若干册，分赠亲友，可否减价若干。因仆多购得一册，即可多赠一人也。又仆意沪上各中等以上之学校，可各赠一份，以代告白。并可于放学时，授学生以传单，以简明之文字，告以内容价值，使其得知有此良好合用之杂志，引起其欲购之念。余不白。

毕云程白



答陈恨我

恨我先生：

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盖以真理愈辩而愈明也。足下来书意在尊崇孔教，保存国粹，惜无有一语在析理辩难范围，愚诚无词以答，祈足下取本志第六号《孔子平议》篇及《吾人最后之觉悟》篇中伦理的觉悟一段平心静气读之，以代愚之答词。以后如有析理辩难之文见赐，必当照录，以资讨论，否则无取焉。来书所谓"终思欧美各国，自有立国之精神，吾国之精神之国魂何在乎，非堂堂所谓孔教者乎"云云，于东西治化文明之差别，诚能洞见本源。第持此见解抱此杞忧者，先足下而有孔教会筹安会诸君子，今国人方出大力解决此问题，不审足下何所左袒也。

记者

1916年9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附：陈恨我致记者

记者足下：

仆不幸处此尘世，然终不敢不尊孔子，窃以孔子为万世之师表，独一无二之大圣。人人宜瞻仰之敬慕之而效法之始可，而今日固何如乎哉。世道日衰，人心不古，置至圣之微言大义于不问，反论孔子以尚谦让弱民性等云云。仆以为处今日之世，自宜重科学，求实际，然先圣之道，一若布帛菽谷之不可须臾离，尤当剖析之整顿之，须能尽青年之责任，安可妄论孔子以滋世祸者哉。顾杨墨起而孟子辩之，佛老盛而退之辩之。予固非有学问者，但终思欧美各国自有立国之精神，吾国之精神

之国魂何在乎，非堂堂所谓孔教者乎？孔教固我国之精神之国魂，又岂可自残也耶。想贵杂志为扶助青年人之身性者，望振木铎以醒世之玷辱名教者流，则我幸甚，孔教幸甚，国民幸基，中华又幸甚矣。仆一野夫，不谙文墨，惟聆闻之下，一腔忿恨，无以自遏，故书几行鄙俗之文字，以恳记者。记者通达人，尚其谅仆之苦心，勿却仆之私见也。余不赘。

陈恨我谨白

我之爱国主义

伊古以来所谓为爱国者(Patriot),多指为国捐躯之烈士,其所行事,可泣可歌,此宁非吾人所服膺所崇拜?然我之爱国主义则异于是。

何以言之?世之所重于爱国者何哉?岂非以大好河山,祖宗丘墓之所在,子孙食息之所资,画地而守,一群之所托命,此而不爱,非属童昏,即欲效犹太人流离异国,威福任人已耳?故强敌侵入之时,则执戈御侮;独夫乱政之际,则血染义旗。卫国保民,此献身之烈士所以可贵也。

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兹之所谓独夫者,非但专制君主及总统;凡国中之逞权而不恤舆论之执政,皆然),非吾人困苦艰难,要求热血烈士为国献身之时代乎?然自我观,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也。

世有疑吾言者乎?试观国中现象,若武人之乱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若游民盗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疠之流行: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豚尾客",曰"黄金崇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

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一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上者,

一时遭逢独夫强敌，国家濒于危亡，得献身为国之烈士而救之，足济于难；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其亡自亡也，其灭自灭也；即幸不遭逢强敌独夫，而其国之不幸，乃在遭逢强敌独夫以上，反以遭逢强敌独夫，促其觉悟，为国之大幸。

夫所贵乎爱国烈士者，救其国之危亡也；否则何取焉？今其国之危亡也，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故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我爱国诸青年乎！为国捐躯之烈士，固吾人所服膺，所崇拜，会当其时，愿诸君决然为之，无所审顾；然此种爱国行为，乃一时的而非持续的，乃治标的而非治本的。吾之所谓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

曰　勤

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今日西洋各国国力之发展，无不视经济力为标准，而经济学之生产三要素：曰土地，曰人力，曰资本。夫资本之初源，仍出于土地与人力。土地而不施以人力，仍不得视为财产，如石田童山是也。故人力应视为最重大之生产要素。一社会之人力至者，其社会之经济力必强；一个人之人力至者，其个人之生计，必不至匮乏：此可断言者也。

晰族之勤勉，半由于体魄之强，半由于习惯之善。吾华惰民，即不终朝闲散，亦不解时间上之经济为何事，可贵有限之光阴，掷之闲谈而不惜焉，掷之博奕〔弈〕而不惜焉，掷之睡眠宴饮而不惜焉。西人之与人约会也，恒以何时何分为期，华人则往往约日相见；西人之行路也，恒一往无前，华人则往往瞻顾徘徊于中道，若无所事事。劳动神圣，晰族之恒言；养尊处优，吾华之风尚。中人之家，亦往往仆婢盈室；游民遍国，乞丐载途。美好丈夫，往往四体不勤，安坐而食他人之食。自食其力，

乃社会有体面者所羞为，宁甘厚颜以仰权门之余沥。呜乎！人力废而产业衰，产业衰而国力隳，爱国君子，必尚乎勤！

曰　俭

奢侈之为害，自个人言之，贪食渔色，戕害其生，奢以伤廉，堕落人格。吾见夫世之倒行逆施者，非必皆丧心病狂，恒以生活习于奢华，不得不捐耻昧心，自趋陷阱。自国家社会言之，俗尚奢侈，国力虚耗。在昔罗马、西班牙之末路，可为殷鉴。消费之额，不可超过生产，已为经济学之定则。况近世工商业兴，以机械代人力，资本之功用，卓越前世。国民而无贮蓄心，浪费资财于不生产之用途，则产业凋敝，国力衰微，可立而俟。

吾华之贫，宇内仅有。国民生事所需，多仰外品。合之赔款国债，每岁正货流出，穷于计算，若再事奢侈，不啻滴尽吾民之膏血，以为外国工商业纪功之碑，增加高度。人人节衣省食，以为国民兴产殖业之基金，爱国君子，何忍而不出此？

曰　廉

呜乎！金钱罪恶，万方同慨。然中国人之金钱罪恶，与欧美人之金钱罪恶不同，而罪恶尤甚。以中国人专以造罪恶而得金钱，复以金钱造成罪恶也。但有钱可图，便无恶不作。古人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不图今之武官，既怕死又复爱钱。若龙济光、张勋辈，岂真有何异志与共和为敌；只以岁蚀军饷数百万，累累者不肯轻弃，遂不恤倒行逆施耳。袁氏叛国，为之奔走尽力者遍天下，岂有一敬其为人，或真以帝制足以救国者；盖悉为黄金所驱使（严复明白宣言曰：余非帝制派，惟有钱而无不与耳）。袁氏殁，其子辈于白昼众目之下，悉盗公物以去，视彼监守边郡，秘窃宝器者，益无忌惮矣。

夫借债造路，丧失利权，为何等痛心之事；只以图便交通，忍而出此。乃竟有路未寸成，而借款数千万悉入私囊者，人之无良，一至于此！又若金州画界，胶州画界，利敌贿金，蒙蔽溢与，其罪恶更有甚焉！至于革命乃何等高尚之事功，革命党为何等富于牺牲精神之人物，宜不类乎贪吏矣；而恃其师旅之众，强取横夺，满载而归者，所在多有。此外文武官吏，及假口创办实业之奸人，盗取多金，荣归乡里，俨然以巨绅自居者，不可胜数，社会亦优容之而不以为怪。甚至以尊孔尚德之圣人自居者，亦复贪声载道。呜乎！“贪”之一字，几为吾人之通病；此而不知悔改，更有何爱国之可言！

曰　　洁

西洋人称世界不洁之民族，印度人，朝鲜人，与吾华，鼎足而三。华人足迹所至，无不备受侮辱者，非尽关国势之衰微，其不洁之习惯，与夫污秽可憎之辫发与衣冠，吾人诉之良心而言，亦实足招尤取侮。公共卫生，国无定制；痰唾无禁，粪秽载途。沐浴不勤，臭恶视西人所畜犬马加甚；厨灶不治，远不若欧美厕所之清洁。试立通衢，观彼行众，衣冠整洁者，百不获一，触目皆囚首垢面，污秽逼人，虽在本国人，有不望而厌之者，必其同调；欲求尚洁之晰人不加轻蔑，本非人情。

然此犹属外观之污秽，而其内心之不洁，尤令人言之恐怖。经数千年之专制政治，自秦政以讫洪宪皇帝，无不以利禄奔走天下，吾国民遂沉迷于利禄而不自觉。卑鄙龌龊之国民性，由此铸成。吾人无宗教信仰心，有之则做官耳，殆若欧美人之信耶稣，日本人之尊天皇，为同一之迷信。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婢膝奴颜，以为至乐。食力创业，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学以求官，驱天下生利之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皆利禄之见为之也。闻今之北京求官谋事者，数至二十万众。此二十万众中，其多数本已养成无业游民之资格，吾知其少数中未必无富有学识经验之人，

可以自力经营相当事业者；而必欲投身宦海，自附于摇尾磕头之列，毋亦利禄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创业为可贵也。不能食力者，必食他人之食；不思创业者，自绝生利之途。民德由之堕落，国力由之衰微。此于一群之进化，关系匪轻，是以爱国志士，宜使身心俱洁。

曰 诚

浮词夸诞，立言之不诚也；居丧守节，道德之不诚也；时亡而往拜，圣人之不诚也。吾人习于不诚也久矣。以近事言之，袁氏之称帝也，始终表里坚持赞成反对者，吾皆敬其为人；乃有分明心怀反对者也，而表面竞附赞成之列。朝犹劝进，夕举义旗，袁氏不德，固应受此揶揄，而国民之诈伪不诚，则已完全暴露。其上焉者谓为从权以伺隙，其下焉者诡曰逢恶以速其亡。吾心固反对帝制者也，不知若略迹论心，即筹安六人，去杨、刘外，何尝有一人诚心赞成帝制？惟其非诚心赞成而赞成之者，其人格远在诚心赞成而赞成之者之下：明知故犯，其罪加等！此何等事，而云从权逢恶，则一旦强敌压境夺国，不知其从权逢恶也，更演何丑态，作何罪孽？此外人所以谓法兰西革命为悲剧的革命，而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

若张勋、倪嗣冲、陈宧、汤芗铭、龙济光、张作霖、王占元辈，本诚心赞成帝制者也，乃袁势一去，或叛袁独立，或仍就共和政府之军职，视昔之称扬帝制痛骂共和也，前后竟若两人。孙毓筠非供奉洪宪皇帝之御容，称以今上圣主万岁者乎？乃帝制取销时，与其友书，竟有袁逆之称。其他请愿劝进之妄人，今又复正襟厉色以言民权共和者，滔滔皆是。反复变诈，一至于斯，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呜乎！不诚之民族，为善不终，为恶亦不终。吾见夫国中多乐于为恶之人，吾未见有始终为恶之硬汉。诈伪圆滑，人格何存？吾愿爱国之士，无论维新守旧，帝党共和，皆本诸良心之至诚，慎厥终始，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

曰　信

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其最大之恶果，为无人民信托之国家银行，金融大权，操诸外人之手。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当此工商发达时代，非资本集合，必不适于营业竞争。而吾国人之视集资创业也，不啻为骗钱之别名。由是全国资金，皆成死物，绝无流通生长之机缘。以视欧美人之资财，衣食之余，悉贮之银行，经营产业，息息流通，递加生长也，其社会金融之日就枯竭，殆与人身之血不流行，坐待衰萎以死，同一现象。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债而存，人民以盗窃而活，由贫而弱，由弱而亡，讵不滋痛！

之数德者，固老生之常谈，实救国之要道。人或以为视献身义烈为迂远，吾独以此为持续的治本的真正爱国之行为。盖今世列强并立，皆挟其全国国民之德智力以相角，兴亡之数，不待战争而决。其兴也有故，其亡也有由。唯其亡之已有由矣，虽有为国献身之烈士，亦莫之能救。故今世爱国之说与古不同，欲爱其国使立于不亡之地，非睹其国之亡始爱而殉之也。夫国亡身殉，其义烈固自可风，若严格论之，自古以身殉国者，未必人人皆无制造亡国原因之罪。故爱其国使立于不亡之地，爱国之义，莫隆于斯。

1916 年 10 月 1 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　署名：陈独秀



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同认。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后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

厥后任公先生且学且教，贡献于国人者不少，而康先生则无闻焉。不谓辛亥以还，且于国人流血而得之共和，痛加诅咒。《不忍》杂志，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天下之敬爱先生者，无不为先生惜之！

中国帝制思想，经袁氏之试验，或不至死灰复燃矣，而康先生复于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锐意提倡，一若惟恐中国人之"帝制根本思想"或至变弃也者。近且不惜词费，致书黎、段二公，强词夺理，率肤浅无常识，识者皆目笑存之，本无辨驳之价值。然中国人脑筋不清，析理不明，或震其名而惑其说，则为害于社会思想之进步也甚巨，故不能已于言焉。

惟是康先生虽自夸"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然实不通外国文，于外国之论理学，宗教史，近代文明史，政治史，所得甚少，欲与之析理辨难，知无济也。

曷以明其然哉？原书云："今万国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岂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则甘认与生番野人等乎？"按台湾生番及内地苗民，迷信其宗教，视文明人尤笃。则人皆有教，生番野人无教之大前提已误。不拜教主，且仅指不拜孔子，竟谓为无教之人乎？则不拜教主即为无教之小前提又误。大小前提皆误，则中国人无教与生番野人等之断案，诉诸论理学，谓为不误，可乎？是盖

与孟子“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之说，同一谬见。故知其不通论理学也。

欧美宗教，由“加特力教”(Catholicism)，一变而为“耶稣新教”(Protestantism)，再变而为“唯一神教”(Unitarianism)，教律宗风，以次替废。“唯一神教”，但奉真神，不信三位一体之说，斥教主灵迹为惑世之诬言，谓教会之仪式为可废：此稍治宗教史者所知也。德之倭根，法之柏格森，皆当今大哲，且信仰宗教者也(倭根对于一切宗教皆信仰，非只基督教已也)，其主张悉类“唯一神教派”，而教主之膜拜，教会之仪式，尤所蔑视。审是，西洋宗教，且已由隆而之杀。吾华宗教，本不隆重；况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宗教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乃强欲平地生波，惑民诬孔，诚吴稚晖先生所谓“鑿孔栽须”者矣！

君权与教权，以连带之关系，同时削夺，为西洋近代文明史上大书特书之事。信教自由，已为近代政治之定则。强迫信教，不独不能行之本国，且不能施诸被征服之属地人民。其反抗最烈，影响最大者，莫如英国之“清教徒”，以不服国教专制之故，不惜移住美洲，叛母国而独立。康先生蔑视佛、道、耶、回之信仰，欲以孔教专利于国中，吾故知其所得于近世文明史政治史之知识必甚少也。然此种理论，必为康先生所不乐闻；即闻之而不平心研究，则终亦不甚了了。吾今所欲言者，乃就原书中，指陈其不合事实，缺少常识，自相矛盾之言，以告天下，以质之康先生。

康先生电请政府拜孔尊教，南北报纸，无一赞同者；国会主张删除宪法中尊孔条文，内务部取消拜跪礼节，南北报纸，无一反对者。而原书一则曰“当道措施，殊有令国人骇愕者”，再则曰“国务有司所先行，在禁拜圣令，天下骇怪笑骂！”吾知夫骇愕笑骂者，康先生外宁有几人？乌可代表国人，厚诬天下？此不合事实者一也。

欧洲“无神论”之哲学，由来已久，多数科学家，皆指斥宗教之虚诞，况教主耶？今德国硕学赫克尔，其代表也。“非宗教”之声，已耸动法兰西全国，即尊教信神之“唯一神教派”，亦于旧时教义教仪，多所吐弃。而原书云：“数千年来，无论何人何位，无有敢议废拜教主之礼，黜教主

之祀者。”不知何所见而云然？此不合事实者二也。

吾国四万万人，佛教信者最众。其具完全宗教仪式者，耶、回二教，遍布国中，数亦匪尠。而原书云：“四万万人民犹在也，而先自弃其教，是谓无教”；又云：“今以教主孔子之神圣，必黜绝而力攻之，是导其民于无教也。”以不尊孔即为无教，此不合事实者三也。

原书命意设词，胥乏常识；其中最甚者，莫若袭用古人极无常识之套语：曰，以《春秋》折狱；曰，以三百五篇作谏书；曰，以《易》通阴阳；曰，以《中庸》传心；曰，以《孝经》却贼；曰，以《大学》治鬼；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吾且欲为补一言，曰，以《禹贡》治水，谅为先生所首肯！

夫《春秋》之所口诛笔伐者，乱臣贼子也；今有狱于此，首举叛旗，倾覆清室者，即原书所称“缁衣好贤宵旰忧劳”之今大总统，不知先生将何以折之？（辛亥义师起，康先生与其徒徐勤书，称之曰贼曰叛，当不许以种族之故，废孔教之君臣大义也。）所谓以《大学》治鬼者，未审与说部《绿野仙踪》所载齐贡生之伎俩如何？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不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等语，是否在此半部中也？

呜乎！先生休矣！先生硁硁以为议院，国务院，无擅议废拜废祀之权，一面又乞灵议院，以“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要求政府。”“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以上皆原书语。）夫无权废之，何以有权兴之？

然此犹矛盾之小者也。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若并此二者而主张之，无论为祸中国与否，其一贯之精神，固足自成一说。不图以曾经通电赞成共和之康先生，一面又推尊孔教；既推尊孔教矣，而原书中又期以“不与民国相抵触者，皆照旧奉行”。主张民国之祀孔，不啻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与卢梭，推尊孔教者而计及抵触民国与否？是乃自取其说而根本毁之耳，此矛盾之最大者也！

吾最后尚有一言以正告康先生曰：吾国非宗教国，吾国人非印度犹太人，宗教信仰心，由来薄弱。教界伟人，不生此土，即勉强杜撰一教宗，设立一教主，亦必无何等威权，何种荣耀。若虑风俗人心之漓薄，又岂干禄作伪之孔教所可救治？古人远矣！近代贤豪，当时耆宿，其感化社会之力，至为强大；吾民之德敝治污，其最大原因，即在耳目头脑中无

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社会失其中枢，万事循之退化。法国社会学者孔特，谓人类进化，由其富于模仿性，英雄硕学，乃人类社会之中枢，资其模仿者也。若康先生者，吾国之耆宿，社会之中枢也，但务端正其心，廉洁其行，以为小子后生之模范，则裨益于风俗人心者，至大且捷，不必远道乞灵于孔教也。

1916年10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　署名：陈独秀



答胡适之(文学革命)

适之先生:

拜诵惠书,敬悉一一。以提倡写实主义之杂志,而录古典主义之诗,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惟今之文艺界写实作品,以仆寡闻,实未尝获觏。本志文艺栏,罕录国人自作之诗文,即职此故。不得已偶录一二诗,乃以其为写景叙情之作,非同无病而呻。其所以盛称谢诗者,谓其继迹古人,非谓其专美来者。若以西洋文学眼光,批评工部及元、白、柳、刘诸人之作,即不必吹毛求疵,其拙劣不通之处,又焉能免?望足下平心察之。实非仆厚诬古人也。

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

第五项所谓文法之结构者,不知足下所谓文法,将何所指?仆意中国文字,非合音无语尾变化,强律以西洋之 Gramma,未免画蛇添足。(日本国语,乃合音。惟只动词、形容词、有语尾变化。其他种词,亦强袭西洋文法。颇称附会无实用。况中国文乎?)若谓为章法语势之结构,汉文亦自有之。此当属诸修辞学,非普通文法。且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论理学,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必不可忽视者,修辞学耳。质之足下,以为如何?

尊示第八项"须言之有物"一语,仆不甚解。或者足下非古典主义,而不非理想主义乎?鄙意欲救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项"不作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况乎自然派文学,义在如实描写

社会,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盖写实主义之与理想主义不同也以此。

以上二事,尚望足下有以教之。海内外讲求改革中国文学诸君子,尚能发为宏议,以资公同讨论,敢不洗耳静听。若来书所谓加以论断,以仆不学无文,何敢,何敢!

独秀谨复

1916年10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

附:胡适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二月三日,曾有一书奉寄,附所译《决斗》一稿,想已达览。久未见《青年》,不知尚继续出版否?今日偶翻阅旧寄之贵报,重读足下所论文学变迁之说,颇有鄙见,欲就大雅质正之。足下之言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然贵报三号登谢无量君长律一首,附有记者按语,推为"希世之音"。又曰:"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于此徵之。"细检某君此诗,至少凡用古典套语一百事。(中略)稍读元、白、柳、刘(禹锡)之长律者;皆将谓贵报案语之为厚诬工部而过誉某君也。适所以不能已于言者,正以足下论文学已知古典主义之当废,而独啧啧称誉此古典主义之诗。窃谓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诮矣。

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湾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传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老杜"北征"何等工力,然全篇不用一典(其"不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二语乃比拟非用典也),其《石壕》、《羌村》诸诗亦然。韩退之诗亦不用典。白香山《琵琶行》全篇不用一典。《长恨歌》更长矣,仅用"倾国"、"小玉"、"双成"三典而已。律诗之佳者,亦不用典。堂皇莫如"云移雉尾开宫扇,日映龙鳞识圣颜。"宛

转莫如“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纤丽莫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悲壮莫如“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然其好处，岂在用典哉？（又如老社〔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更可玩味。）总之，以用典见长之诗，决无可传之价值。虽工亦不值钱，况其不工，但求押韵者乎？

尝谓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南社中间亦有佳作。此所讥评，就其大概言之耳）。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盦之流，视南社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赝鼎耳，文学云乎哉！

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之谓也。欲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殼内之精神。古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应之曰：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

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此八事略具要领而已，其详细节目，非一书所能尽，当俟诸他日再为足下详言之。

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贵报，或可供当世人士之讨论。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

可定是非。适以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愚。伏乞恕其狂妄而赐以论断，则幸甚矣。匆匆不尽欲言，即祝撰安。

胡适白



答毕云程

云程先生：

仆最反对悲观主义者也，且自信青年杂志，未尝作悲观语。然读者如足下既已作此感想，分明事实，仆又何词以抵赖，今而后惟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闻之友人，足下坚苦拔俗，钦慕久之。仆无状，执笔本志几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之观听，惭愧惭愧，希足下时督责之幸甚。

独秀谨复

1916 年 10 月 1 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

附：毕云程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读大著新青年，乡往益深。惟仆有不能已于言者，先生撰著，虽多鞭策勖勉之语，然字里行间恒流露一种悲观。时局之危，仆岂不知，无如仆之愚见，悲观易流于消极。青年立志未坚，逢兹时会已有我生不辰之感，再益以悲观之文字，志行薄弱者不免因而颓丧。仆虽无似，窃以为与其生于百废俱举之时，无宁生于百举俱废之今日，此数十年短促之光阴，可以躬亲建设不朽之大业。岁寒见松柏之后凋，若在春夏之交，松柏又何殊于凡卉。是以仆对于梅特尼廓甫氏之言，深为赞成。仆以未受相当教育，故于世界哲人之学说，不甚了了，然仆自信有活泼之思想，不为俗习及现象所拘，思想绝对自由。梅氏以个人之完全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之大的，深合于仆之思想。仆以为今日种种现象之腐败，乃不可免之事。我健全洁白之自身，一日不腐败则乐观之希望一日不绝。仆自乡僻之腐败私塾中来上海，粗浅之新闻，尚不能阅读，遑论其

他，苦心研求，渐得进境，乃于黑暗之中，寻得一线之光明。曰凡人苟非画地自限，前途之希望，未可限量。得进一步，有一步之乐趣。因此愈信天助自助者之说，而乐进不已。虽经种种困难，而未有丝毫悲观之念，扰仆心志。因仆畏难之心恒为乐观之希望所战胜也。迄于今日，仆虽仍为无学之人，而仆之进取不少已，仆自视与初来上海之时，已判若两人，故深觉进取之乐。仆知学问优裕胜仆什百千倍之青年，大有人在，深愿其一意进取，勿以时局之悲观而自馁。时事愈危进取愈力。个人之进取，自足以裨益于国家，自足以裨益于人类进化之大业。先生负教育青年之重任，前途希望，正自无穷。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一乐，先生又何悲乎。伏愿先生一意著述，造福青年，勿以现象悲观而辍笔。不徒为青年界之幸，我国家实蒙其福。质之先生以为何如？

毕云程白



致胡适信

适之吾兄先生左右：

奉读惠书，略答之《青年》，匆匆未尽欲言，乞足下恳切赐教是幸。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吾国无写实诗文以为模范，译西文又未能直接唤起国人写实主义之观念，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仆拟作《国文教授私议》一文，登之下期《青年》，然所论者应用文字，非言文学之文也。鄙意文学之文必与应用之文区而为二，应用之文但求朴实说理纪事，其道甚简。而文学之文，尚须有斟酌处，尊兄谓何？美洲出版书报，乞足下选择若干种，详其作者，购处及价目登之《青年》，介绍于学生、社会，此为输入文明之要策。倘欲购者多，即由孟邹处备资运售，亦其书店营业之一助，足下以为如何？尊译《决斗》为手民所误，错误颇多，下次来文当亲为校对，以赎前愆。

此颂

学安

弟独秀白（一九一六年）十月五日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宪法与孔教

“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只以袁皇帝干涉宪法之恶果，天坛草案，遂于第十九条，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贼，致遗今日无谓之纷争。然既有纷争矣，则必演为吾国极重大之问题。其故何哉？盖孔教问题不独关系宪法，且为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思想之根本问题也。

余尝谓：“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此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见《吾人最后之觉悟》）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

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法问题解决之先。今日讨论及此，已觉甚晚。吾国人既已纷纷讨论，予亦不得不附以赘言。

增进自然界之知识，为今日益世觉民之正轨。一切宗教，无裨治化，等诸偶像，吾人可大胆宣言者也。今让一步言之，即云浅化之民，宗教在所不废。然通行吾国各宗教，若佛教教律之精严，教理之高深，岂不可贵？又若基督教尊奉一神，宗教意识之明瞭，信徒制行之清洁，往往远胜于推尊孔教之士大夫。今蔑视他宗，独尊一孔，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所谓宗教信仰自由者，任人信仰何教，自由选择，皆得享受国家同等之待遇，而无所歧视。今有议员王谢家建议，以为倘废祀孔，乃侵害人民信教之自由.其言实不可解。国家未尝祀佛，未尝祀耶，今亦不祀孔，平等待遇，正所以尊重信教自由，何云侵害？盖王君目无佛耶，只知有孔，未尝梦见信教自由之为何物也。）

今再让一步言之。或云佛、耶二教，非吾人固有之精神，孔教乃中华之国粹。然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今效汉武之术，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则学术思想之专制，其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

今再让一步言之。或谓儒教包举百家，独尊其说，乃足以化民善俗。夫非人是己，宗风所同。使孔教会仅以私人团体，立教于社会，国家固应予以与各教同等之自由。使仅以"孔学会"号召于国中，尤吾人所赞许。西人于前代大哲，率有学会以祀之。今乃专横跋扈，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国家，独尊祀孔氏，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宪法，独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呜呼！以国家之力强迫信教，欧洲宗教战争，殷鉴不远。即谓吾民酷爱和平，不至激成战斗，而实际生活，必发生种种撞扰不宁之现象（例如假令定孔教为国教，则总统选举法，及官吏任用法，必增加异教徒不获当选一条。否则异教徒之为总统官吏者，不祀孔则违法，祀孔则叛教，无一是处。又如学校生徒之信奉佛道耶回各教者，不祀孔则违背校规，祀孔则毁坏其信仰，亦无一是处）去化民善俗之效也远矣。

以何者为教育大本，万国宪法，无此武断专横之规定。而孔子之道适宜于民国教育精神与否，犹属第二问题。盖宪法者，全国人民权利之保证书也，决不可杂以优待一族一教一党一派人之作用。以今世学术思想之发达，无论集硕学若干辈，设会讨论教育大本，究应以何人学说为宗，吾知其未敢轻决而著书宣告于众。况挟堂堂国宪，强全国之从同，以阻思想信仰之自由，其无理取闹，宁非奇谈！

凡兹理由，俱至明浅，稍有识者皆知之，此时贤之尊孔者，所以不以孔教为宗教者有之；以为宗教而不主张假宪法以强人信从者有之。此派之尊孔者，虽无强人同己之恶习，其根本见解，予亦不敢盲从。故今所讨论者，非孔教是否宗教问题，且非但孔教可否定人宪法问题，乃孔教是否适宜于民国教育精神之根本问题也。此根本问题，贯彻于吾国之伦理政治社会制度日常生活者，至深且广，不得不急图解决者也。欲解决此问题，宜单刀直入，肉薄问题之中心。

其中心谓何？即民国教育精神果为何物，孔子之道又果为何物，二者是否可以相容是也。

西洋所谓法治国者，其最大精神，乃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虽君主国亦以此为立宪之正轨，民主共和，益无论矣。然则共和国民之教育，其应发挥人权平等之精神，毫无疑义。复次欲知孔子之道，果为何物。此主张尊孔与废孔者，皆应有明瞭之概念，非可笼统其词以为褒贬也。

今之尊孔者，率分甲乙二派：甲派以三纲五常，为名教之大防，中外古今，莫可逾越，西洋物质文明，固可尊贵，独至孔门礼教，固彼所未逮。此中国特有之文明，不可妄议废弃者也。乙派则以为三纲五常之说，出于纬书，宋儒盛倡之，遂酿成君权万能之末弊，原始孔教，不如是也。持此说之最有条理者，莫如顾实君，谓宋以后之孔教，为君权化之伪孔教；原始孔教，为民间化之真孔教。三纲五常，属于伪孔教范畴，取司马迁之说，以四教（文、行、忠、信）、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慎（齐、战、疾）为原始之真孔教范畴。（以上皆顾实君之说，详见第二号《民彝》杂志《社会教育及共和国魂之孔教论》。）愚则宁是甲而非乙也。

三纲五常之名词，虽不见于经，而其学说之实质，非起自两汉、唐、宋以后，则不可争之事实也。教忠（忠有二义：一对一切人，一对于君。与孝并言者，必为对君之忠可知）教孝〔吴稚晖先生，谓孝为古人用爱最挚之一名词，非如南宋以后人之脑子，合忠孝为一谈，一若言孝，而有家庭服从之组织，隐隐寓之于中；又云孝之名即不存，以博爱代之：父与父言博爱，慈矣；子与子言博爱，孝矣（以上见十月九日《中华新报》《说孝》）。倘认人类秉有相爱性，何独无情于骨肉？吴先生以爱代孝之说尚矣，惟儒教之言孝，与墨教之言爱，有亲疏等差之不同，此儒墨之鸿沟，孟氏所以斥墨为无父也。吴先生之言，必为墨家所欢迎，而为孔孟所不许。父母死三年，尚无改其道，何论生存时家庭服从之组织？儒教莫要于礼，礼莫重于祭，祭则推本于孝（《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又云："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儒以孝为人类治化之大原，何只与忠并列？《祭统》云："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云："孝莫大于严父。"又云："父母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又云："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审是，忠孝并为一谈，非始于南宋，乃孔门立教之大则也。吴先生所云，毋乃犹避腐儒非古侮圣之讥也欤？〕教从（《郊特牲》曰："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非皆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三纲之实质也耶？"不

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挞之流血，起敬起孝”；“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夫不在，敛枕箧簟席襡，器而藏之”。此岂宋以后人尊君尊父尊男尊夫之语耶？纬书，古史也，可以翼经，岂宋后之著作？董仲舒，马融，班固，皆两汉大儒。董造《春秋繁露》，马注《论语》，班辑《白虎通》，皆采用三纲之说。朱子不过沿用旧义，岂可独罪宋儒？

愚以为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且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何以言之？儒教之精华曰礼。礼者何？《坊记》曰：“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又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哀公问曰：“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曲礼》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运》曰：“礼者，君之大柄也。”《礼器》曰：“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冠义》曰：“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是皆礼之精义。〔晏婴所讥盛容繁饰，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此犹属仪文之末。尊卑贵贱之所由分，即三纲之说之所由起也。三纲之义，乃起于礼别尊卑，始于夫妇，终于君臣，共贯同条，不可偏废者也。今人欲偏废君臣，根本已摧，其余二纲，焉能存在？而浏阳李女士，主张夫妻平等，以为无伤于君父二纲（见本年第五号《妇女杂志》社说），是皆不明三纲一贯之根本精神之出于礼教也。〕

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愚且以为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常之条目，始成一有完全统系之伦理学说。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也。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特异，独标一宗者也。

使今犹在闭关时代，而无西洋独立平等之人权说以相较，必无人能议孔教之非。即今或谓吾华贱族，与晰人殊化，未可强效西颦，愚亦心以为非而口不能辨。惟明明以共和国民自居，以输入西洋文明自励者，亦于与共和政体西洋文明绝对相反之别尊卑明贵贱之孔教，不欲吐弃，此愚之所大惑也。以议员而尊孔子之道，则其所处之地位，殊欠斟酌；盖律以庶人不议，则代议政体，民选议院，岂孔教之所许？（《礼运》所谓天

下为公，选贤与能，乃指唐虞之世，君主私相禅授而言。略类袁氏《金匮石室》制度。与今世人民之有选举权，绝不同也。）以宪法而有尊孔条文，则其余条文，无不可废；盖今之宪法，无非采用欧制，而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吾见民国宪法草案百余条，其不与孔子之道相抵触者，盖几希矣，其将何以并存之？

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行之大清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1916 年 11 月 1 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 署名：陈独秀



答毕云程

云程先生：

仆误陷悲观罪戾者，非妄求速效，实以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然多数国人犹在梦中，而自以为是，不知吾之道德、政治、工艺，甚至于日用品——不独洋钉洋针，充斥吾市，即写字之墨、日食之米（年来粤商购米，不之长江而之越南，以厘税重也），外货亦日渐输入。其他大宗之布帛、纸、油、香烟、肥皂等等，更何论焉。——无一不在劣败淘汰之数。虽有极少数开明之士，其何救于灭亡之运命。迫在目前。盖若烈火焚居，及于眉睫矣。急不择语，呇又奚辞，惟既生斯土，聊尽我心。一息尚存，寸心不懈。此可告于爱我责我之良友者也。

独秀谨复

1916 年 11 月 1 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

附：毕云程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读大志，敬悉先生"最反对悲观主义，"甚佩甚幸。惟以仆之愚，窃见先生之于悲观，心虽非之，然以先生识见之高卓，而视普通社会之卑污龌龊，苟安旦夕，自不觉悲观之念，油然而生。此非仆之妄言，试观先生自谓"仆无状，执笔本志将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之观听。"此数语，盖为先生悲观之念之泉源也。其意若曰，余虽愿一意著述，造福青年，无如一般青年之不可教耶。嗟夫先生，此言误矣。仆以为无收获者必为未事耕耘之人，必为未事播种之人，若播种焉耕耘焉，则收获之多寡虽

不可必，然必有所收获无疑颗粒无收者，欺人语耳，必不可信。即如先生主撰之大志，出版迄今，仅有八册。然我青年界所受之影响，已属不可数计。仆之友人，爱读大志者甚多，而仆亦即为拜受先生厚赐之一人。嗟夫，仆敬先生，仆爱先生，仆不能不有所厚望于先生。夫栽培植物，尚须多量之岁月，何况栽培青年。先生既以青年教育为己任，宜有但事耕耘，不问收获之决心？勿挟言者谆谆临者藐藐之成见。当知有许多青年，以大著为菽粟水火而不可一日缺者。目下虽无明效大验之可言，然先生既以笔以墨以心以血为之下种、为之栽培，则五年十年二十年后，收获之丰，不言可喻。先生幸勿以普通社会之卑污龌龊，一部分人之苟安旦夕，遂谓青年界无一人可资造就。当知有许多良好青年，正在努力修养，渴望先生大著，为修养之南针。先生一身系青年重望，务祈为国自爱。琐琐奉渎，语多不检，乞先生谅之。

毕云程白



答莫芙卿

芙卿先生：

以吾国今日经济状态，宜盛行独身主义。因产业加增之率，低于人口加增之率也。以脑力体力衰蔽言之，宜励行择种留良之法，禁止恶劣分子之结婚。岂独早婚之应戒已哉。

独秀谨复

1916年11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

附：莫芙卿致陈独秀（节录）

独秀先生大鉴：

屡读大著，茅塞顿开。先生热心救世，为吾青年造福，无任钦佩。今仆有一问题与青年前途似有莫大关系，敢乞先生注意。问题为何？即早婚是也。窃思青年有志之士，而欲成功一事业，必先养成六种之要素。六种之要素为何？

一曰学问。

二曰恒心。

三曰资本。

四曰经验。

五曰信用（即道德）。

六曰身体（即健全之身体）。

以上六种要素，为成事之本，缺一不可。然而吾国青春少年，皆因早婚之故，致其学问不能进步，恒心不能到底，资本不能积蓄，经验不能

富足，信用不能维持，身体不能强健。于是乎其希望永无达到，其事业永无成功……

其英卿顿首

答陈蓬心

蓬心先生：

示悉。社会服务，诚为美风。惟国中公共事业不甚发达，习惯未成，难以实举。鄙人尤有望于青年诸君者，首以“为自己服务，不令他人为己服务”为第一要义。欧美著名书报甚多，各科派别分歧，非片纸可罄。本志将设介绍书报一栏，以副读者诸君之望。所询工具之事，别由吴先生撰文奉答。兹不及。

记者

1916年11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

为苏曼殊《碎簪记》作后叙[1]

余恒觉人间世，凡一事发生，无论善恶，必有其发生之理由；况为数见不鲜之事，其理由必更充足，无论善恶，均不当谓其不应该发生也。食色性也，况夫终身配偶，笃爱之情耶？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个人意志之自由，迫压于社会恶习者又何仅此？而此则其最痛切者。古今中外之说部，多为此而说也。前者吾友曼殊造《绛纱记》，秋桐造《双枰记》，都是说明此义，余皆叙之。今曼殊造《碎簪记》，复命余叙，余复作如是观，不审吾友笑余穿凿有失作者之意否耶？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独秀叙。

1916年12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　署名：独秀[2]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 柳亚子编《曼殊全集》时，将本文列入陈仲甫名下。

西文译音私议

译西籍、方舆姓氏、权衡度量，言人人殊。逐物定名，将繁无限纪。今各就单音，拟以汉字，举其大要，阙所不知，如下表：

单独字母译音：

A	B	C	D	E	F	G	H
亚	白	克斯	德	厄	夫	格	○

凡字母必直接合母音始发音者皆缺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易哀	○	克	尔	姆	○	阿	卜	○	儿	斯	特	尤虞	甫

W	X	Y	Z
○	爱格斯	○	兹

拼合字母译音：

Ba	Da	Fa	Ga	Ha	Ja	Ka	La	Ma	Na	Pa	Ra	Sa	Ta	Va	Wa	Ya	Za
巴	达	法	加	哈	惹	卡	拉	马	那	帕	喇	萨	塔	伐	瓦	牙	杂

Be	De	Fe	Ge	He	Je	Ke	Le	Me	Ne	Pe	Re	Se	Te	Ve	We	Ye	Ze
贝	兑	非	徐	赫	热		雷	梅	内	佩	芮	绥	推	肥	微	耶	醉

Bi	Di	Fi	Gi	Hi	Ji	Ki	Li	Mi	Ni	Pi	Ri	Si	Ti	Vi	Wi	Yi	Zi
比	狄	费	基	兮	日	其	李	米	尼	皮	律	西	梯	维	威	伊	兹

Bī	Dī	Fī	Gī	Hī	Jī	Kī	Lī	Mī	Nī	Pī	Rī	Sī	Tī	Vī	Wī	Yī	Zī
拜	戴		该	海		凯	来	埋	奈	派	莱	赛	泰		外	埃	才

Bo	Do	Fo	Go	Ho	Jo	Ko	Lo	Mo	No	Po	Ro	So	To	Vo	Wo	Yo	Zo
波	多	佛	哥	霍	若	苛	洛	莫	诺	坡	罗	索	托	福	倭	约	左

Bu	Du	Fu	Gu	Hu	Ju	Ku	Lu	Mu	Nu	Pu	Ru	Su	Tu	Vu	Wu	Yu	Zu
	丢		勾	侯	柔	口	路	缪	钮		卢	素	图	浮		尤	祖

Bü	Dü	Fü	Gü	Hü	Jü	Kü	Lü	Mü	Nü	Pü	Rü	Sü	Tü	Vü	Wü	Yü	Zü
布	杜	弗	谷	胡	如	苦	庐	木	奴	蒲	鲁			缚	吴	虞	

Cha	Sha	Wha	Gua	Qua
查	夏	华	瓜	夸

Che	She	Whe	Gue	Que
且	谢	徽	桂	匮

Chi	Shi	Whi	Gui	Qui
支	希	惠	归	葵

Chī	Shī	Whī	Guī	Quī
	懈	怀	怪	蒯

Cho	Sho	Who	Guo	Quo
却	学			科

Chu	Shu	Whu
丘	修	

Chü	Shü	Whü
区	虚	

Ban	Dan	Fan	Gan	Han	Jan	Kan	Lan	Man	Nan	Pan	Ran
班	丹	方	刚	韩	然	康	兰	曼	南	庞	郎

San	Tan	Van	Wan	Yan	Zan	An
三	唐	房	王	杨	臧	安

Ben	Den	Fen	Gen	Hen	Jen	Ken	Len	Men	Nen	Pen	Ren
边	颠	芬	根	仙	染	铿	廉	门	能	彭	

Sen	Ten	Ven	Wen	Yen	Zen	En
孙	天	焚	温	颜	曾	英

Bin	Din	Fin	Gin	Hin	Jin	Kin	Lin	Min	Nin	Pin	Rin
宾	丁			亨	仁		林	民	甯	平	

Sin	Tin	Vin	Win	Yin	Zin	In
新	亭		文	阴	精	印

Bon	Don	Fon	Gon	Hon	Jon	Kon	Lon	Mon	Non	Pon	Ron
奔	东	丰	龚	洪	戎	孔	龙	蒙	农	朋	轮

Son	Ton	Von	Won	Yon	Zon	On
生	顿	奉	翁	荣	宗	

Chan	Shan	Whan	Guan	Quan
张	上	黄	光	匡

Chen	Shen	When	Guen	Quen
陈	申	昏	肱	昆

Chin	Shin	Whin	Guin	Quin
秦	盛			

hon	Shon	Whon	Guon	Quon
筇	兄			空

（说明）

所谓父音（Consonant，即声也）不合母音（Vowel，即韵也）不能发音者，

乃言难定正音，非皆绝对无音也。例如 BR、DR、FR、GR、KR、PR、TR、ST 之前一字母，虽不直接与母音联合，亦能独立发音。又如英德俄三国语，D、F、K、L、P、R、S、T、V、Z 之居语尾者，虽其前为父音字母，亦恒独立发音；其居母音之次者，固照例发音，然其音亦为独立之音，不随其前之母音而生变化也。例如英文 put、pot、post 三字，其中之母音虽不同，而语尾之 t 作特音则一也。

法德二语读 E 均入灰韵，今从之。英语读 I，有易哀长短二音。此即中土古韵之咍同部之理。今从英语，以短音 i(易)属之部，以长音 ī(哀)属咍部。y 分长短二音与 I 同，故略之。法德之 I、y 二音，均有短无长。其作长音读入咍部者，德为 Ei，法为 Ai，皆复母音，非单独一 I 也。中土古韵，灰齐同部，故英语读 E 入齐韵。今韵之齐相近。灰咍亦相近，变迁至为复杂。今分 E、i、ī 为三类，而三者源流贯通，中西一辙也。

中国现代之麻韵字，古音多在歌韵。如阿字古在歌韵。今韵歌麻二韵之音并读。山阿之阿，则读入歌韵；阿哥之阿，则读入麻韵。兹取以拟 O，乃歌韵之阿，非麻韵之阿。今江浙两省及安徽之徽州，读巴卡马那夸查华等字，尚在歌韵，他省皆读入麻韵。故取以拟 A 韵之音。西文中，亦有歌麻二韵相通者，例如英语之 law、was、walk、all 等字之 A，皆读与 O 同。

中国古韵，尤虞相近。今音若杜、柔、路、缪、奴、鲁、素、图、浮、祖等字，尚尤虞并读。英文读 u 音之字，尤(Pure)虞(Put)兼有。法德读 u，只合虞韵。今二者并列。

复母音 Ai 同 E(灰韵)，Ie 同 I(之韵)，Eu 同 u(尤音)。英文：Ew 同 u(尤韵)，Ou(敖)读若萧韵，Ow(敖阿)或读若萧韵或读若歌韵。法文：Au 同 O，Ou 同 ü(虞韵)，Eau 同 O，Oi 读音如 Wa，Ei 同 E，兹均从略。

梵文所谓随韵随鼻韵者，皆于字上加点作 M 音。今欧洲语言学者，亦多谓 M、N 为半母音。证以中国江、阳、先、仙、真、庚、东、冬诸韵，其为 AEIo 诸母音，与半母音 N 相合而成一复母音也，确无疑义。兹故别为一音类。M 同 N，不另列。

英文读 E 入齐韵。且在语尾时，概无母音之作用。今拟 E 行之字，多为译法德文而设也。

B声合华音帮母,P声合华音滂母,D声合华音端母,T声合华音透母,固皆画然分别也。华音:帮滂均属重唇,端透均属舌头。故华译西文,B、P不分,D、T相混。然此亦不独华译为然,即西人语言,每多混乱。例如英人读语尾之D,恒作T音。法人读Paris为Baris,读Palais为Balais,读Station为Sdation。是皆B与P, D与T之相乱也。华译欧罗巴,及法都巴黎,巴那马运河,均已沿用日久,未便改易。今后译者,B之与P, D之与T不可无别也。

C分刚柔二声。刚声同K,柔声同S,故不另列。

F、V、W三声,合华音非、奉、微三母。同属轻唇,而皆有分别。旧译V声,不轻乱于F,即重乱于W。今后译F声必用非母之字,V声必用奉母之字,W声必用微母之字,始各厘然有当也。

J声,德文读同Y声。英文固有名词中,J声不甚多。其重要者,如Jesus,华译曰耶稣;Jerusalem,华译曰耶路撒林;John,华译曰约翰;Johnson,华译曰约翰生;Judea,华译曰犹太;Jordan,华译曰约但河;Joseph,华译曰约瑟夫,皆从德音(约但河,希伯来音原作Yarden;荷兰神学者Yansen,英文作Jansen;南美洲哥伦比亚之Yapura河,英文作Japura,音读则作Yapora;罗马尼亚Yäshe城,英文作Jässy,是译从德音者较正也)。法文固有名词中,J声极多。故J声皆拟以华音日母之字,专为译法文计耳。华音日母之字,古时多在泥母。尔、耳、二、热、日、人、染、认、儿、弱等字,今江浙两省均读在泥母,故章太炎先生作音表,以日母之字附属泥母,不另立。然证以法文J声。华音日母仍有独立存在之必要也。

C之刚声,于华音属溪母。G之刚声,于华音属见母。均有分别。华译C声,多乱于G。例如Columbia译曰哥伦比亚,是读Co为Go矣。K声亦属华音溪母,与C之刚声同。

G之刚声,于华音属见母开口正韵。G之柔声,为其副韵。中国甲、加、家、假、角、街、江等字,亦均有正刚副柔二种音读。Gu之声,于华音属见母之合口音。C之刚声及K声,于华音属溪母开口正韵。Ch之声,以英语言,为其副韵。(中国客、确、敲等字,均有正刚副柔二种音读。)Qu之声,于华音属溪母之合口音。由是观之,G声与C(K同)声,虽同为牙音,而声类各别。其副韵合口之变化,亦统系分明,不容紊乱也。

法德文读 Ch 之声，等于 Sh，与英文大异。然以华音证之，亦可明其声变之例。华音牙喉二音，自来相通。〔章太炎先生音表（见《新方言》）分五音三类，牙喉二音，列为一类，善矣。〕例如牙音之溪字，可读入喉音之晓母；牙音之疑字，可读入喉音之喻母。日本汉音，喉音之字，多读入牙音溪母。如影香兴形等。法德之读 Ch 如 Sh，犹夫华语读牙音溪母之溪（Chi）字，如喉音晓母之希（Shi）字也。（因牙喉二音相通，遂明英德读 J 声不同之理。英文读 J 如 G 之柔声，于华音属牙音之见母。德文读 J 如 y，于华音属喉音之影母。）

LNR 三声，亦易混乱。依华音，L 在来母，N 在泥母，R 则为弹舌音，佛典译者，用此译梵文 R 韵（梵文单韵九，轻重 R 居其二），于来母之字加口旁为识。泥母属舌头音，来母属半舌半齿音，其分别盖显然也。今译 L 声者，皆用来母之字，不误。译 N 声者，间或误入来母，然大体亦均用泥母不误。惟译 R 声者，自来与 L 声无别。例如亚喇比亚 Arabia，西伯里亚 Siboria，罗兰 Rolland 莱因河 Rhein 等是也。盖弹舌声法，不易标识，混乱久矣。今只得姑仍其旧。

译佛典者，以迦（CK）别加〔G（柔音）J〕，又以伽〔G（刚音）〕别迦（CK），以啰（R）别罗（L），似可采用也。

I 之与 yi，音有短长。以易伊别之。尔在日母（或泥母）。以之译属于来母之 L，本不适当。今无相当之字，姑仍旧译惯例。

译字如杜、狄、戴、谷、李、雷、钮、张、陈、秦、查等，乃为译姓计也。Chi 之译支，本不适合，以支那已成定名也。Ton 之译顿，尤非是，然以 Washington（华盛顿）、Milton（弥尔顿）、Boston（波斯顿）、Gladstone（格拉斯顿），久有定名，只得仍其旧也。En 之译为英，In 之译为印，皆从英吉利印度之定名。Shan 之译为上，从上海之定名。Ki 之译其，从土耳其之定名。余仿此。

En 之音，法文多读同 An，德文读同华音先韵，英文读同真文韵。华音真、文、先三韵相近，故 En 行之字二者并用。

上所论列，略具梗概而已。海内宏达，倘广赐教正，使译音得就统一，未始非学者节时省力之一道也。

1916 年 12 月 1 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甲午之役，兵破国削，朝野惟外国之坚甲利兵是羡，独康门诸贤，洞察积弱之原，为贵古贱今之政制学风所致，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尊古守旧者，觉不与其旧式思想，旧式生活状态相容，遂群起哗然非之，詈为离经畔道，名教罪人。湖南叶德辉所著《翼教丛篇》，当时反康派言论之代派〔表〕也。吾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辨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戊戌庚子之际，社会之视康党为异端，为匪徒也(其时张勋等心目中之康有为，必较今日之唐绍仪尤为仇恶也)，与辛亥前之视革命党相等。张之洞之《劝学篇》，即为康党而发也。张氏亦只知歆羡坚甲利兵之一人，而于西洋文明大原之自由平等民权诸说，反复申驳，谓持此说者为"自堕污泥"(《劝学篇》中语)。意在指斥康梁，而以息邪说正人心之韩愈、孟轲自命也。未开化时代之人物之思想，今日思之，抑何可笑，一至于斯！

不图当日所谓离经畔道之名教罪人康有为，今亦变而与夫未开化时代之人物之思想同一臭味。其或自以为韩愈、孟轲，他人读其文章，竟可杂诸《翼教丛篇》、《劝学篇》中，而莫辨真伪。康先生欲为韩愈、孟轲乎？然此荣誉当让诸当代卫道功臣叶德辉先生。叶先生见道甚早，今犹日夜太息痛恨邪说之兴，兴于康有为，而莫可息；人心之坏，坏于康有为，而莫可正；居恒欲手刃其人，以为畔道离经者戒。康先生闻之，能勿汗流浃背沾衣耶？

或谓"叶康皆圣人之徒，能予人以自新；康既悔过自首，叶必嘉其今是而赦其昨非"。此说然否，吾无所容心焉。盖康先生今日应否悔过尊从孔教问题，乃其个人信仰之自由，吾人可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吾人所欲议论者，乃律以现代生活状态，孔子之道，是否尚有尊从之价值是也。

自古圣哲之立说，宗教属出世法，其根本教义，不易随世间差别相

而变迁，故其支配人心也较久。其他世法诸宗，则不得不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之变迁为兴废。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之程度乃愈高。其欲独尊一说，以为空间上人人必由之道，时间上万代不易之宗，此于理论上决为必不可能之妄想，而事实上惟于较长期间不进化之社会见之耳。若夫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以其生活状态有异于前也。

即以不进化之社会言之，其间亦不无微变。例如吾辈不满于康先生，而康先生曾亦不满于张之洞与李鸿章，而张之洞、李鸿章亦曾不满于清廷反对铁路与海军之诸顽固也。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道德彝伦，又焉能外？“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史例具在，不可谓诬。此亦可以阿斯特瓦尔特之说证之：一种学说，一种生活状态，用之既久，其精力低行至于水平，非举其机械改善而更新之，未有不失其效力也。此“道与世更”之原理，非稽之古今中外而莫能破者乎？

试更以演绎之法，推论孔子之道，实证其适用于现代与否，其断论可得而知之矣。康先生前致总统总理书，以孔教与婆、佛、耶、回并论，且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是明明以孔教为宗教之教，而欲尊为国教矣。今观其与教育范总长书（见《国是报》），乃曰：“孔子之经，与佛耶之经有异：佛经皆出世清净之谈，耶经只尊天养魂之说，其于人道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家国天下，多不涉及：故学校之不读经无损也。若孔子之经，则于人身之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家国天下，无不纤悉周匝；故读其经者，则于人伦日用，举动云为，家国天下，皆有德有礼，可持可循：故孔子之教，乃为人之道。故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若不读经，则于人之一身，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家国天下，皆不知所持循。”是又明明不以孔教为出世养魂之宗教而谓为人伦日用之世法矣。

余以康先生此说诚得儒教之真，不似前之宗教说厚诬孔子也。惟是依道与世更之原理，世法道德必随社会之变迁为兴废，反不若出世远

人之宗教，不随人事变迁之较垂久远。（康先生与范书，极称西洋尊教诵经之盛，不知正以其为出世远人之宗教则尔也，今亦已稍稍杀矣。）康先生意在尊孔以为日用人伦之道，必较宗教之迂远，足以动国人之信心，而不知效果将适得其反。盖孔教不适现代日用生活之缺点，因此完全暴露，较以孔教为宗教者尤为失败也。

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父兄畜其子弟（父兄养成年之子弟，伤为父兄者之财产也小，伤为子弟者之独立人格及经济能力也大。儒教慈孝悌并称，当然终身相养而不以为怪异），子弟养其父兄（人类有相爱互助之谊，何独忍情于父兄？况养亲报恩，乃情理之常。惟以伦理见解，不论父兄之善恶，子弟之贫富，一概强以孝养之义务不可也），《坊记》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此甚非个人独立之道也。康先生与范书，引"鳏寡孤独有所养"，"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等语，谓为个人独立之义，孔子早已有之。此言真如梦呓！夫不欲人我相加，虽为群己间平等自由之精义，然有孝悌之说以相消，则自由平等只用之社会，而不能行之于家庭。人格之个人独立既不完全，财产之个人独立更不相涉。鳏寡孤独有所养之说，适与个人独立之义相违。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

现代立宪国家，无论君主共和，皆有政党。其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律以儒家教孝教从之义，——父死三年，尚不改其道；妇人从父与夫，并从其子。——岂能自择其党，以为左右袒耶？

妇人参政运动，亦现代文明妇人生活之一端。律以孔教"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内言不出于阃"、"女不言外"之义，妇人参政，岂非奇谈？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尚独身清洁之生涯，无所谓守节也。妇人再醮，决不为社会所轻（美国今大总统威尔逊之夫人，即再醮者，夫妇学行，皆为国人所称）。中国礼教，有"夫死不嫁"（见《郊特牲》）之义。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为失节，为奇辱。礼又于寡妇夜哭有戒

(见《坊记》),友寡妇之子有戒(见《坊记》及《曲礼》),国人遂以家庭名誉之故,强制其子媳孀居。不自由之名节,至悽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年富有为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者,乃孔子礼教之赐也!

今日文明社会,男女交际,率以为常。论者犹以为女性温和,有以制男性粗暴,而为公私宴聚所必需。即素不相知之男女,一经主人介绍,接席并舞,不以为非。孔子之道则曰"男女不杂坐",曰"嫂叔不通问",曰"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均见《曲礼》);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曰"七年即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均见《内则》);曰"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曰"礼非祭,男女不交爵"(均见《坊记》)。是等礼法,非独与西洋社会生活状态绝殊,又焉能行于今日之中国?

西洋妇女独立自营之生活,自律师医生以至店员女工,无不有之。而孔子之道则曰"男女授受不亲"(见《坊记》),"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见《内则》),"妇人,从人者也"。是盖以夫为妇纲,为妇者当然被养于夫,不必有独立生活也。

妇于夫之父母,素不相知,只有情而无义。西洋亲之与子,多不同居;其媳更无孝养翁姑之义务。而孔子之道则曰"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见《士昏礼》),"妇顺者,顺于舅姑"(见《昏义》),"妇事舅姑,如事父母"、"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古人夫妻情好甚笃,以不悦于其亲而出之,致遗终身之憾者甚多。例如陆游即是也)、"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均见《内则》)。此恶姑虐媳之悲剧所以不绝于中国之社会也!

西俗于成年之子,不甚责善,一任诸国法与社会之制裁。而孔子之道则曰:"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此中国所以有"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君要臣亡,不得不亡"之谚也。

西洋丧葬之仪甚简,略类中国墨子之道。儒家主张厚葬。丧礼之繁,尤害时废业,不可为训。例如"寝苫枕块,非丧事不言"之礼,试问今之尊孔诸公居丧时,除以"苫块昏迷"妄语欺人外,曾有一实行者乎?

以上所举孔子之道,吾愿尊孔诸公叩之良心:自身能否遵行;征之事实能否行之社会;即能行之,是否增进社会福利国家实力,而免于野

蛮黑暗之讥评耶？吾人为现代尚推求理性之文明人类，非古代盲从传说之野蛮人类，乌可以耳代脑，徒以儿时震惊孔夫子之大名，遂真以为万世师表，而莫可议其非也！

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何以明之？儒家之言：社会道德与生活，莫大于礼；古代政治，莫重于刑。而《曲礼》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非孔子之道及封建时代精神之铁证也耶？

康先生所谓孔子之经，于人身之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家国天下，无不纤悉周匝，吾知其纤悉周匝者，即在数千年前宗法时代封建时代，亦只行于公卿大夫士之人伦日用，而不行之于庶人，更何能行于数千年后之今日共和时代国家时代乎？立国于今日民政民权发张之世界，而惟注意于少数贵族之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可乎不可？稍有知识之尊孔诸公，其下一良心之判断！

康先生与范书曰："中国人，上者或博极群书，下者或手执一业，要其所以心造自得，以为持身涉世修己治人之道，盖无不从少年读《论孟》来也。"斯言也，吾大承认之。惟正以社会上下之人，均自少至老，莫不受孔教之陶熔，乃所以有今日之现象。今欲一仍其旧乎？抑或欲改进以求适现代之争存乎？稍有知识之尊孔诸公，其下一良心之判断！

康先生与范书曰："夫同此中国人，昔年风俗人心，何以不坏？今者，风俗人心，何以大坏？盖由尊孔与不尊孔故也。"是直瞽说而已！吾国民德之不隆，乃以比较欧美而言。若以古代风俗人心，善于今日，则妄言也。风俗人心之坏，莫大于淫杀。此二者古今皆不免，而古甚于今。黄巢、张献忠之惨杀，今未闻也。有稍与近似者，亦惟反对新党赞成帝制孔教之汤芗铭、龙济光、张勋、倪嗣冲而已。古之宫庭秽乱，史不绝书。防范之策，至用腐刑。此等惨无人道之事，今日尚有之乎？古之防范妇人，乃至出必蔽面，入不共食；今之朝夕晤对者，未必即乱。古之显人，往往声妓自随，清季公卿，尚公然蓄嬖男宠，今皆无之。溺女蛮

风，今亦渐息。此非人心风俗较厚于古乎？

共和思想流入以来，民德尤为大进。黄花冈七十二士，同日为国就义，扶老助弱，举止从容。至今思之，令人垂泪！中国前史，有此美谈乎？袁氏称帝，冯段诸公，竟不以私交废公义；唐、蔡、岑、陆，均功成不居。此事在欧美日本为寻常，而为中国古代军人所罕有。国民党人，苦战余生，以尊重约法之故，首先主张癸丑年与为政敌之黎元洪继任为天下倡。此非共和范为民德之效耶？

浅人所目为今日风俗人心之最坏者，莫过于臣不忠，子不孝，男不尊经，女不守节。然是等谓之不尊孔则可，谓之为风俗人心之大坏，盖未知道德之为物，与真理殊，其必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为变迁，非所谓一成而万世不易者也。吾愿世之尊孔者勿盲目耳食，随声附和，试揩尔目，用尔脑，细察孔子之道果为何物，现代生活果作何态，诉诸良心，下一是非善恶进化或退化之明白判断，勿依违，勿调和——依违调和为真理发见之最大障碍！

1916 年 12 月 1 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袁世凯复活

近来上海中西报纸，盛传袁世凯未死之说。闻者咸大惊异，而疑信参半。于是袁世凯果死与否之探讨，纷然以起。余则坚信袁世凯未死，且以此问题实无待探讨之必要也。吾耳日闻袁世凯之发言，吾目日见袁世凯之行事，奈何痴人果以为袁世凯之已死耶？

善哉蔡先生孑民之言曰：

> 袁氏之为人，盖棺论定，似可无事苛求。虽然，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畏强抑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奢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坛祀帝，小学读经，复冕旒之饰，行拜跪之仪，所以表学究之顽旧也。武庙宣誓，教会祈祷，相士贡谀，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
>
> （见第三号《旅欧杂志》）

由蔡先生之说，即强谓肉体之袁世凯已死，而精神之袁世凯固犹活泼泼地生存于吾国也。不第此也，即肉体之袁世凯，亦已复活。吾闻其语矣，吾见其人矣。其人之相貌，思想，言论，行为，无一非袁世凯，或谓为“袁世凯二世”。呜呼！黄兴、蔡锷死矣，而袁世凯复活，吾思民国，不禁悲从中来！

昔始皇帝创无限专制君主制，其子二世亡之。拿破仑一世破坏法兰西共和，帝制自为，身败名辱。其犹子拿破仑三世，仍明目张胆，蹈其覆辙。今堕地呱呱之中华民国，在朝之魔王袁世凯一世方死未死，而在野之瞀儒袁世凯二世方生，一何中外古今之史例巧合若斯也？

袁世凯二世酷肖袁世凯一世之点甚多：其身矮而胖也同。其口多髭须也同。其眸子不正，表示其心术也同。其风姿气味，完全一市侩，无丝毫清明之气也同。其自命为圣王，雄才大略也同。其贪财好色，老

而不戒也同。其欲祭天尊孔以愚民也同。其爱冕旒喜拜跪也同。其尊信文武圣人,求神,治鬼,烧香,算命,卜卦,看相也同。其主张复古,提倡礼教国粹也同。其左袒官僚,仇视民党也同。其重尊卑阶级,疾视平等人权平民政治也同。其迷信官权万能,恶民权如蛇蝎也同。其主张高下从心之人治,恶法治害己也同。其主张小学读经,以维持旧思想也同。其怂恿军人,摇旗呐喊,通电拥护旧政教,排斥新人物也同。其口称德义,而负友辜恩也同。其自居为中国第一老资格,而国人亦以第一老资格目之也同。其对门生部属,有命令而无辨论也同。其主张荒谬,即上座党徒亦反面攻之也同。其利用国民弱点,投合旧社会之心理,增上其种种罪恶,以自攫权势也同。

蔡先生谓袁世凯代表吾国三种旧社会,余谓此袁世凯二世则完全代表袁世凯,不独代表过去之袁世凯,且制造未来之无数袁世凯。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今袁世凯二世,竟明目张胆,为吾国思想界加造此根本恶因,其恶果可立而待也。

袁世凯二世!袁世凯未死!袁世凯复活!此声也,不祥之声也。吾何忍作此声以扰国人之好梦?然黑越越中,实有老狳,呼之欲出。

呜呼!欧洲自力抗自由新思潮之梅特涅失败以来,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狂奔追之,犹恐不及。乃袁世凯以特别国情之说,阻之五年,不使前进,国人不惜流血以除此障碍矣;不图袁世凯二世,又以国粹礼教之说,阻吾前进,且强曳之逆向后行。国人将何以处之?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而皆为尊重国粹国情之袁世凯一世二世所不许。长此暗黑,其何以求适二十世纪之生存?吾护国军人,吾青年志士,勿苟安,勿随俗,其急以血刃铲除此方死未死余毒未尽之袁世凯一世,方生未死逆焰方张之袁世凯二世,导吾可怜之同胞出黑暗而入光明!

1916 年 12 月 1 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答毕云程(社会问题)

云程先生：

来示盛气督责，至佩极感。国人进化之迟钝者，正以囿于现象之故。所谓国粹，所谓国情，所谓中西历史不同，所谓人民程度不足，所谓事实上做不到，所谓勿偏于理想，所谓留学生自海外来不识内情，是皆囿于现象者之心理也。一切野蛮风俗，皆为此等心理而淹留。一切文明制度，皆为此等心理所排弃。亡中国者，即怀此等心理之人耳。反不若仇视新法者，或有觉悟之日也。此等心理，关系中国前途甚大。一经足下揭破，用敢略贡数语，以相证明。

独秀复

1916年12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



答常乃悳(古文与孔教)

乃悳先生：

章实斋分别文史，诚为卓见；然此为著作体裁而言。足下欲径称说理纪事之应用文为史，此名将何以行之哉？足下意在分别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作用不同，与鄙见相合。惟鄙意固不承认文以载道之说，而以为文学美文之为美，却不在骈体与用典也。结构之佳，择词之丽(即俗语亦丽，非必骈与典也)，文气之清新，表情之真切而动人：此四者，其为文学美文之要素乎？应用之文，以理为主；文学之文，以情为主。骈文用典，每易束缚情性，牵强失真。六朝之文，美则美矣，即犯此病。后人再踵为之，将日惟神话妄言是务；文学之天才与性情，必因以汩没也。又如足下所谓高文典册颂功扬德之文，二十世纪之世界，其或可以已乎？行文偶尔用典，本不必遮禁。胡君所云，乃为世之有意用典者发愤而道耳。

足下对于孔教观念，略同顾实君。鄙意以为佛耶二教，后师所说，虽与原始教主不必尽同，且较为完美繁琐。而根本教义，则与原始教主之说不殊。如佛之无生，耶之一神创造是也。其功罪皆应归之原始教主圣人。后之继者，决非向壁虚造，自无而之有。孔子之道，亦复如是。足下分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孔教孔道诸会之孔教，与真正孔子之教为二，且谓孔教为后人所坏。愚今所欲问者：汉唐以来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杨墨，人亦不以道法杨墨称之？何以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

愚于来书所云，发见一最大矛盾之点，是即足下一面既不信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意谓后人所攻者，皆李、刘、叔孙、韩愈所败坏之孔教，真正孔教非主张帝王专制者也。一面又称孔子扶君权，尚一人专制，又谓代议政治，非郅治极轨，民权未易言。孔子之言未可非。由

足下之言，更明白证实孔子主张君主专制（无论孔子主张君主专制，为依时立论与否，吾辈讲学，不可于其学说实质以外，别下定义），较之李斯、叔孙通、刘歆、韩愈，树义尤坚矣。

足下所谓孔教坏于李斯、叔孙通、刘歆、韩愈者，不知所指何事？含混言之，不足以服古人。足下能指示一二事为刘、李、叔孙通、韩愈之创说，而不发源于孔孟者乎？今之尊孔者，多丑诋宋儒，犹之足下谓孔教为后人所坏。不知宋儒中朱子学行不在孔子之下，俗人只以尊古而抑之耳。孔门文史，由汉儒传之。孔门伦理道德，由宋儒传之。此事彰著，不可谓诬。谓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农，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则可，谓汉宋伪儒败坏孔教则不可也。足下谓孔子一生历干七十二君，非忠于一主。愚则以为可惜者，孔子所干有七十二君，而无一民也。足下揣测孔子之意，以为众人专制，不若一人专制。窃以众之与专，为绝对相反之形容词。既为众人，何云专制？此亦甚所不解者也。

足下又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云者，无可议也，非钳制舆论。此语尤觉武断。上古有道之世，果一无可议如足下所想象者乎？古代政治，果善于欧美近代国家乎？古代文明进化，果优于二十世纪而完全无缺乎？不然，何得谓之无可议耶？〔吴稚晖先生有言，成周三代曾隆，汉唐之治曾盛，所谓满清康熙、乾隆朝曾极治者，而其所留遗人间之幸福，即以洛阳、长安、北京之街道而言，天晴一香炉，下雨一酱缸而已。使吾民拖泥带水，臭秽郁蒸之气，数千年祖祖宗宗鼻管亲尝而已（见十一月八日《中华新报》）。此可为天下有道之写真。〕

且足下不观庶人不议之上文乎？孔子意在独尊天子，庶人无权议政，亦犹之诸侯无权征伐。合观全文，宁有疑义？足下又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节，乃对当时立论，非可范围后世。夫学者政治家非预言者，对时立论，何独孔子一人？正以其立论不能范围后世，则后世亦不能复尊之耳。

愚尚有一言正告足下及与足下同一感想之人曰：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盖以共和民政为自动的自治的政制，导吾人于主人地位，于能力伸展之途，由乱而治者也。王者仁政为他动的被治的政制，导吾人于奴隶地位，于能力萎缩之途，由治而乱者也。倘明此义，一切旧货骨董，自然由脑中搬出，让自由新思想以空间之位置，

时间之生命也。尊见如何，尚希续教。

独秀

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

答孔昭铭(介绍西学)[1]

承示督以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此固本志唯一之宗旨。出版以来,一字一句,皆此物此志也。只以学识浅陋,无以应读者之需求,殊惭恧耳。欲改造社会,必首明社会所以成立,及进化或退化之原因。然后据往推来,始有定见。惟已成之社会,惰力极强,非诚心坚守足下所云"个人与社会宣战主义",则自身方为社会所同化,决无改造社会之望。社会进化,因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自来进化之社会,皆有此伟大个人为之中枢,为之模范也。

独秀复

1916年12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

附:孔昭铭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屡读大著,觉先生救世热心,直跃纸上,佩甚佩甚。吾国社会迄于今,兹已陷于麻木不仁之象,扩观现时人物,一派则趋于个人快乐主义,只知得过且过,纵欲为非,绝无未来思想,印其脑际。一派则抑郁悲愤,谢绝尘世,孤芳自守,日流于厌世思想,以为可以告无罪天下。夫浅化之民,未来观念,最为薄弱,饥则觅食,渴则求饮,只图目前遑计未来。盖悠久远大之事,彼等固未当有此脑力,可以推测及之也。而寄生于腐败政治时代,天地尽秋气,四海皆秋心,即令有志之士,苟非顺应此等龌龊现象,与之同化,必致无立足余地。故袒护厌世者,以为彼等处政治

---

[1] 标题为本书编者加。

清明时代，而犹作此应，诚为暴弃自甘之徒，而处于今兹暮气重重，腐朽不堪之中国，要亦伤心人别，有怀抱，未可吹毛求疵为也。仆以为今日中国之社会之政治，信堕落腐败矣，然积人存国，我固社会中之一分子，人人苟能标榜个体改良主义，积极进行互事劝免，积之既久，安知他日之中国不朝气光融，欣欣向上耶。故仆年来颇确守"个人与社会宣战主义"尽社会苟未进于完全美满之景象，一切问题，皆属于枝叶中之枝叶，仍不免有"惰性"之发生也。仆以为吾人所尤当所谨守勿失，持之以恒者，则莫如先生所谓诚之一字，语曰，不诚无物。又曰诚之至者，金石为开。吾国士夫，何尝不高谈道德。而究之纸上空谈，何裨实际，且其自身亦未能以身作则，为人效尤。社会信仰之力，失其附着点，遂如不系之舟放乎中流，听其所之，而益不可救药。彼东人之以"文字国"诮我，真我人所应革面洗心，一洗此语之污辱者也。社会与政治，究应如何方法而促进之，以日即于光明，此本至绞脑之问题。仆则固确信"Reform Society"为我人处世立身之方针，而的然不疑者也，未知大著亦肯介绍此等西方学说，以灌输我青年脑海否？专此奉恳，余不白，即请撰安。

萧山孔昭铭上

再论孔教问题

吾国人学术思想不进步之重大原因，乃在持论笼统，与辨理之不明。近来孔教问题之纷呶不决，亦职此故。余故于发论之先，敢为读者珍重申明之：

第一，余之信仰。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其理由颇繁，姑略言之。盖宇宙间之法则有二：一曰自然法，一曰人为法。自然法者，普遍的，永久的，必然的也，科学属之；人为法者，部分的，一时的，当然的也，宗教道德法律皆属之。无食则饥，衰老则死，此全部生物永久必然之事，决非一部分一时期当然遵循者。若夫礼拜耶和华，臣殉君，妻殉夫，早婚有罚，此等人为之法，皆只行之一国土一时期，决非普遍永久必然者。人类将来之进化，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此非吾人最大最终之目的乎？或谓宇宙人生之秘密，非科学所可解，决疑释忧，厥惟宗教。余则以为科学之进步，前途尚远。吾人未可以今日之科学自画，谓为终难决疑。反之，宗教之能使人解脱者，余则以为必先自欺，始克自解，非真解也。真能决疑，厥惟科学。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若迷信宗教以求解脱，直“欲速不达而已！”

复次，则论孔教。夫“孔教”二字，殊不成一名词。中国旧说中，惟阴阳家言，属于宗教。墨家明鬼，亦尚近之。儒以道得民，以六艺为教。孔子，儒者也。孔子以前之儒，孔子以后之儒，均以孔子为中心。其为教也，文行忠信，不论生死，不语鬼神。其称儒行于鲁君也，皆立身行己之事，无一言近于今世之所谓宗教者。孔教名词，起源于南北朝三教之争。其实道家之老子与儒家之孔子，均非教主。其立说之实质，绝无宗教家言也。夫孔教之名词既不能成立，强欲定孔教为国教者，讵非妄

人？相传有二近视者，因争辨匾额字画之是非，至于互斗，明眼人自旁窃笑，盖并匾额而无之也。今之主张孔教者，亦无异于是！

假令从社会之习惯，承认孔教或儒教为一名词，亦不可牵入政治，垂之宪章；盖政教分途，已成公例，宪法乃系法律性质，全国从同，万不能涉及宗教道德，使人得有出入依违之余地。此蔡孑民先生所以谓“孔子是孔子，宗教是宗教，国家是国家：义理各别，勿能强作一谈”也。蔡先生不反对孔子，更不绝对反对宗教，此余之所不同也。其论孔子，宗教，国家，三者性质绝异，界限分明，不能强合，此余之所同也。孔教而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将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利？倘不发生效力，国法岂非儿戏？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孔子之道，可为修身之大本，定入宪法，则先于孔子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后于孔子之杨、墨、孟、荀、程、朱、陆、王之道，何一不可为修身之大本？乌可一言而决者？其纷争又岂让于教祸？

或谓国教诚不可有，孔子亦非宗教家，惟孔门修身之道，为吾国德教之源，数千年人心所系，一旦摈弃，重为风俗人心之患，故应定入宪法以为教育之大方针。余对此说，有三疑问，以求解答：

(1) 孔门修身伦理学说，是否可与共和立宪政体相容？儒家礼教是否可以施行于今世国民之日用生活？

(2) 宪法是否可以涉及教育问题及道德问题？

(3) 万国宪法条文中，有无人之姓名发现？

倘不能解答此三种疑问，则宪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说，较之定孔教为国教，尤为荒谬！因国教虽非良制，而尚有先例可言。至于教育应以何人之说为修身大本，且规定于宪法条文中，可谓为万国所无之大笑话！国会议员中，竟有多数人作此毫无知识之主张者，无惑乎解散国会之声盈天下也！余辈对于科学之信仰，以为将来人类达于觉悟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尤为吾国目前所急需，其应提倡尊重之也，当然在孔教、孔道及其他宗教哲学之上。然提倡之，尊重之，可也；规定于宪法，使人提倡之，尊重之，则大不可。宪法纯然属于法律范围，不能涉及教育问题，犹之不能涉及实业问题，非以教育实业为不重也；不能以法律规定尊重孔子之道，犹之不能以法律规定尊重何种科学，非以孔道科学为不

重也。至于孔子之道，不能为共和国民修身之大本，尚属别一问题。宪法中不能规定以何人之道为修身大本，固不择孔子与卢梭也。岂独反对民权共和之孔道不能定入宪法以为修身之大本？即提倡民权共和之学派，亦不能定入宪法以为修身之大本。盖法律与宗教教育，义各有畔，不可相乱也。

今之反对国教者，无不持约法中信教自由之条文以为戈矛。都中近且有人发起“信教自由会”，以鼓吹舆论。余固以为合理，而于事实则犹有未尽者。何以言之？中国文庙遍于郡县，春秋二祀，官厅学校，奉行日久，盖俨然国教也。而信仰他教者，政府亦未尝加以迫害或禁止。即令以孔教为国教，定入宪法，余料各科并行，仍未必有所阻害。故余以为各教信徒，对于政府所应力争者，非人民信教自由之权利，乃国家待遇各教平等之权利也。国家收入，乃全国人民公共之担负，非孔教徒独立之担负。以国费立庙祀孔，亦当以国费建寺院祀佛、道，建教堂祀耶、回；否则一律不立庙，不致祭，国家待遇各教，方无畸重畸轻之罪戾。各教教徒，对于国家担负平等，所享权利，亦应平等。必如是而后教祸始不酝酿于国中。由斯以谈，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

1917年1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署名：陈独秀



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有感[①]

余恒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②]价值，远在归、姚[③]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元代文学美术，本蔚然可观。余所最服膺者，为东篱[④]。词隽意远，又复雄富。余尝称为"中国之沙克士比亚"。质之胡君，及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独秀识

1917年1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署名：独秀

---

① 本标题为编者所加。胡文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② 指施耐庵、曹雪芹。

③ 指归有光(1507—1571)，明代散文家。姚鼐(1732—1815)，清代散文家。

④ 东篱，马致远(？—1321)的号，元代著名戏曲家、散曲家。

答吴又陵(孔教)

又陵先生足下：

久于章行严、谢无量二君许，闻知先生为蜀中名宿。《甲寅》所录大作，即是仆所选载，且妄加圈识，钦仰久矣。

兹获读手教并大文，荣幸无似。《甲寅》拟即续刊。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

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神州大气，腐秽蚀人。西望峨眉，远在天外。瞻仰弗及，我劳如何！

独秀谨复

1917 年 1 月 1 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答褚葆衡(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

记者

1917年1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附:褚葆衡致记者

记者足下:

屡读大志,钦佩无似。际兹公理消沉邪说横行之时,贵报乃能独排众议,力挽狂澜。诚足称空谷之足音,暗室之灯光也。贵志于世界文明之真谛,多所输入,实足厚惠青年,而于反对孔教,尤能发扬至理。足使一般中国国教之迷者,作当头喝棒也。近代文明之真谛最新之思潮,仆以为当推社会主义。此种学说,为政府及资本家专横之反应,大足为我人研究之资料。我国于此种主义,输入未久,鼓吹乏人,故信仰者寡,是以强权者势愈甚,而平民乃愈陷水火之中。贵报素主输入世界新理,独于斯类学说,乃未多觏,足下如以社会主义实可为救世之良药,则阐扬之责,端在贵报矣。仆愿望如此,不识足下以为如何?

褚葆衡白

答孔昭铭(独身主义)[①]

尊论西洋独身主义流行之原因,及吾国欲禁早婚,必先打破家族制度。极是极是。惟早婚主义,源于嗣宗主义,即家族主义。宗族嗣续主义,源于儒教孔道祀祖孝亲主义。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不独早婚一害已也。足下以为如何?

独秀复

1917年1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附:孔昭铭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大鉴:

大志于答某君通信中,有独身主义之主张,考斯种思想在西方各国已有日益流行之倾向。而其所以如此者,厥故有三。(一)人类脑力发达,则其对于情欲的观念,自然日趋薄弱,盖思想高尚之人尝多注意于正当职务,自朝徂暮,不遑宁息,更何暇纷心于他种问题。故鸿儒如康德斯宾塞辈皆终生独居甘作鳏鱼,而爱理沙白女王,且宣言以英吉利为夫,不愿作他人妇。无他人生目的,须向直线进行百折不挠,然后始能达到成功之域。而缱绻床笫,每令人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学者中所以有怀抱此种思想者以此。(二)则欧人富于自主精神,一有眷属则动受掣肘,为所束缚,转形不便。故不如弗行结婚,个人自由,可以完全无缺。(三)则现代经济组织日益变迁,生活程度亦倍觉困难,若举行结

① 标题均为本书编者加。

婚，则负担之费陡增，个人在经济上地位必致左支右绌，无法弥补。何如牺牲快乐，以我行我志为愈。故法国人口出生之率逐年递减（原因复杂，此亦其原因之一）。法政府甚至仿行中古奖励政策，以为补救之计。观此情形，则独身主义之流行西方，可谓有日益发达之趋势矣。至于我国素以家族主义立国，为父母者以亟于抱孙之故，子女结婚年龄，尝不使之标梅逾期。故有乳臭未干，雏发甫脱，居然授室宜家，实则其子女智识尚属梦昧。而身心两面，犹未臻乎完全发达。质言之，处于家族制度下之结婚问题，纯为被动的，而非出于自作主张之地位，其害之所及，转使经济上失其独力资格，而增加若干困难也。仆以为欲禁止早婚，非先打破根深蒂固之家族制度不可。若提倡独身主义，犹在第二者也。鄙见如此，未知先生以为然否？务祈赐教为幸，敬颂撰安。

孔昭铭上

答　李　平

李平先生：

为新青年撰文之事，已请之蔡先生。惟校事多忙，必稍迟始克慰读者诸君之渴望也。

独秀谨复

1917年1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附：李平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大鉴：

日前晤高君寿生，闻先生近有北京之行。兹者蔡孑民先生，已应教育部之聘，出长北京大学，日内亦将北上。先生与蔡先生素有相知之雅，希即就近特约蔡先生，关于青年文字，统假大志发表为盼。蔡先生过申时，曾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力斥提倡孔教之妄说，并谓科学昌明，宗教腐说，已失其立足地。今后欲维持道德，改良社会，当普及美术思想，养成人类最高观念云。以美学代宗教之伟论，在吾国思想界，实得未曾有。惜是日时间短促，且非讲题范围，以致语焉不详，听者未能充分了解也。最好请蔡先生著论阐明斯理，登诸大志，以为迷信宗教者告。则造福青年界，岂浅鲜哉。想蔡先生以介绍西洋文明为己任，且新自近代文化中心地法兰西回国，而对于吾党青年，尤抱莫大之希望，必能俯允所请，惠我爱读大志诸君子也。专此布达。敬请著安

著安

李平谨白

答顾克刚

克刚先生：

读本志而急知趣舍如足下者，诚堪钦佩。惟记者学浅，不足厌读者诸君之望，惭愧惭愧。

独秀

1917年1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附：顾克刚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伟鉴：

屡读大志，获益良深。仆幼既失学，少长所与周旋接触者，类皆先生所云之陈腐朽败之老者壮者，互相传染，薰受其毒。故仆年虽未及弱冠，而脑筋中已满贮旧式思想。及今春一读大志，如当头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价值。西法之效用，腐旧之当废，新鲜之当迎，于是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必将浊气吐出。迄今虽不能如先生所云之完全新青年，然自认确能扫除往日脑中之旧式思想。此非先生挽救青年之功而谁哉。仆读毕云程君之通讯，而深表同情。先生幸勿以青年堕落万象销沉，而或抱悲观，则前种斯因，后必获果。青年教育，当渐入佳境矣。兹有询者，吾国国民之对于西洋文明，一般顽固派排斥诋毁，姑勿具论，即一般维新派，信仰西洋文明甚坚者，然亦徒羡其美，望洋兴叹，大有夫子之墙数仞，不得而入之感。仆窃以为不然，仆以为西洋文明，其精神不外二者，曰积极曰崇实。苟能遵斯二者而行，则处处合乎西洋文明，何难之有。反是曰消极曰虚饰，即东洋之庸懦恶习，即今日中国之社会习惯也。鄙见如此。尚祈先生斧正赐覆。肃此即请撰安。

顾克刚上

致胡适信

适之先生左右：

奉　手书并大作《文学改良刍议》，快慰无似。弟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于去年十一月底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十余万元，南方约可得数万元，有现金二十万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三十余万元，亦可暂时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书局成立后，编译之事尚待足下为柱石，月费至少可有百元。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甲寅》准于二月间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谅有函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为文。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余详孟邹书中，俗冗不及详叙。手颂

道祉

弟独秀白（一九一七年一月）

《新青年》欲求　足下月赐一文，作或译均可。又及。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



文学革命论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无韵之文，亦尚对偶。《尚书》、《周易》以来，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语，故骈文家颇主张

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之说(亡友王无生即主张此说之一人)。不知古书传钞不易,韵与对偶,以利传诵而已。后之作者,乌可泥此?〕

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矣!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

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誉墓,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什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

文，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穷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其春联恒作“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等国民应用之文学之丑陋，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1917 年 2 月 1 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　署名：陈独秀

答程演生(国学与国文)

演生先生：

手教谨悉。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于大学文科也。大作何日告成？急欲一读。谨复。

独秀

1917年2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

附：程演生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左右：

读报得知足下近长北京大学文科，不胜欣祝，将于文科教授，必大有改革。西方实写之潮流，可输灌以人矣。其沉溺于陈旧腐浅古典文学及桐城派者，其亦闻而兴起乎，万望鼓勇而前，勿为俗见所阻。仆久欲作《予之中国近二十年文学观》一文，因循未果，然他日终必质之足下以评论之，余不尽宣。

程演生启



再答常乃悳(古文与孔教)

乃悳先生:

读来书不厌详求,好学精思,至佩,至佩!

行文本不必禁止用典,惟彼古典主义,乃为典所用,非用典也,是以薄之耳。

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说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斯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驰,不于根本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浸削,吾恐其敝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即以国粹论,旧说九流并美,倘尚一尊,不独神州学术,不放光辉,即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人间万事,恒以相竞而兴,专占而萎败。不独学术一端如此也。

足下谓叔孙通、刘歆等依托儒家,乃投世主之好,以为进身之途。足下当思世主于九流百家中,何以独好儒家也?足下既谓近世儒者以唐虞禅让为今之民选为非,何以又言《礼运》所载大道之行一节,非今日共和政体所能跻及耶?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乃指君主禅让而言,与民主共和,绝非一物。足下岂谓贵族共和制度,有加于民主共和耶?

以行政言,仁政自优于虐政;以政治言,仁政之伤损国民自动自治之人格,固与虐政无殊;以治乱言,王政之治乃一时的而非永久的,乃表面的而非里面的。共和之治,乃永久的而非一时的,乃里面的而非徒表面的也。若共和之乱,乃过渡时代一时之现象,且为专制余波所酿成,决非真共和自身之罪恶。足下有云:“其所谓乱,专制之乱,而非共和之乱也。”可谓一语破的矣。吾人于上陈理由,未能彻底了解,故于共和立宪政体,遂无信仰。无信仰遂无决心。口共和而脑专制,此政象之所以

不宁也。若夫图一时之苟安，昧百年之大计，重现象而轻理想，大非青年之所宜，至为足下不取焉。

独秀

1917年2月1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

答陈丹崖(新文学)

丹崖先生：

惠书详示对于新文学之意见，读之不禁狂喜，谅胡适君亦有同情也。惠书有云："文字之作用，外之可以代表一国之文化，内之可以改造社会，革新思想。"又云："文字者，即代表言语之机械也。"此二段名言，前者即排斥古典主义之理由，后者即不避俗语之理由。足下所怀重大之疑，实已自行解释，无待他人之赘言矣。

行文原不必故意禁止用典。若古典主义之敝，乃在有意用典及模仿古人，以为非此则不高尚优美，隽永妍妙，以如是陈陈相因之文体，如何能代表文化？如何能改造社会，革新思想耶？西洋近代文学，喜以剧本，小说，实写当时之社会，古典实无所用之。实写社会，即近代文学家之大理想大本领。实写以外，别无所谓理想，别无所谓有物也。吾辈有口，不必专与上流社会谈话。人类语言，亦非上流社会可以代表。优婉明洁之情智，更非上流社会之专有物。故《国风》、《楚词》，多当时里巷之言也。

爱国哀音，与夫以悲天悯人而执笔者，皆世界上可敬之文豪。胡适君所薄无病之呻吟，非指此类。胡君所谓，正为啸傲湖山，发愁叹肤词辈耳。匆复不尽欲言。

独秀

1917 年 2 月 1 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

答钱玄同(小说)

玄同先生：

惠书谨悉。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

先生前所见之课程表，日来各门均小有更改。中国文学则拟以自魏至北宋为一期，自南宋至清为一期。未审安否？尚希赐教。

独秀谨复

1917 年 2 月 1 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



答叶挺(宇宙、人生)①

尊意以觉悟为道德之基,阳明之旨也。此说仆不非之。足下颇疑宇宙之谜,非科学所能解释。是犹囿于今日科学之境界,未达将来科学之进化,必万亿倍于今日耳。足下对于宇宙人生之怀疑,不欲依耶、佛以解,不欲依哲学说以解,不欲以怀疑故,遂放弃现世之价值与责任,而力求觉悟于自身,是正确之思想也,是邻于科学者也,足下其无疑于吾言乎。

记者

1917 年 2 月 1 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

附:叶挺致记者

记者足下:

空谷足音,遥聆若渴,明灯黑室,觉岸延丰,足下之孤诣,略见于甲寅,渴慕綦岁。呜呼,国之不亡,端在吾人一念之觉悟耳。足下创行青年杂志,首以提倡道德为旨,欲障此狂波拯斯溺世,感甚感甚。第仆中衷多怀,窃以君乎不贵苟同之义,欲有所商榷焉,道德根本之基,果何如耶,觉悟耳,无觉悟之心。虽道德其行其言皆伪君子乡愿之流亚也。今吾群之颓丧,正伪君子乡愿之流,扬波扶流致一世胥溺。是非不辨,黑白淆混,贪赇骩法,皱簧诪张,尽灭天良,日逐兽欲。而能逃出坑堑者实难其俦,有心人哀而药之,究循何道耶。仆敢信独步单方,惟觉悟二字。除此二字,别无良药,此二字实吾败群之返魂丹也。陈白沙曰:"人争一个觉,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无尽。夫无尽者微尘六合,瞬息千

① 标题为本书编者加。

古，生不知爱，死不知恶。”其所谓觉，即佛氏之解脱，千古贤圣，莫不由此中产出，阳明先生以致良知为教旨，力振末世。其致良知三字，亦必于觉悟而后立。举世间一切之道德懿纡，亦必于觉悟而后立，无觉悟、无解脱，其所行皆伪也，皆不真也。陈白沙禽兽说曰：“人具七尺之躯，除了以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裹一大块骨头。饥能食，渴能饮，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贫贱而思富贵，富贵而贪权势，忿而争，忧而悲，穷则滥，乐则淫。凡百所为，一信血气，老死而后已。则命之曰禽兽可也。”其所谓心所谓理，即良心，即公理，即觉悟也。曾文正公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世以其言为过。当仆以良心评判，实为至正不易之理，然何以为圣贤，为禽兽，亦在觉悟与否而已。陈白沙赠彭惠安别言曰：“忘我而我大，不求胜物而物莫能挠。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变一也，富贵贫贱威武一也，而无以动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及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知此者谓之善学，不知此者虽学无益也。”其所谓自得，亦必由觉悟中做出，非徒颂圣人之言，模圣之行，便能见道，便号为君子也。又曰：“为学须从静中养出端倪。”所谓端倪，亦即觉悟也。王阳明先生以知行合一之说训人最切衰世之病，其精警之语有曰：“本心之明是知，不欺本心之明是行。”然何以能不欺，亦在觉悟。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其所谓道，即由觉悟中得来，朝闻而夕死无憾之道，即一切解脱，超然物相，惟有我相证明，一心一丝不滞也。以上赘摭陈言，于觉悟真谛之义，究未尽晰以下再略述之。

宇宙胡为而然耶，吾人何处而自耶，耶教以天帝为创造宇宙，创造人类。而天帝乃无生无死，自然自在者。其说至近世科学兴，已根本动摇矣。科学家以原质莫破，为宇宙庶类组织之原，于实验上固不谬。然试深思之，而大惑不解者，几比宗教之说为尤甚。原质莫破，果又从何而来耶。科学者则以“以大”涡动之说解之。然以大为耳目所不得加，感官所不得接，无重量，自然自在。与彼宗教所说之天帝根本之义，果何差耶。于是哲学家持实质论、观念论，以及实质惟识论、实质惟物论、二元论、一元论、我识论、凡识论、有神论、无神论、凡神论等等。于宇宙人类之原始，仍蒙懵能完全解答，宇宙诚一不可思议之物哉。人类诚一大怪物哉，呜呼，生从何处来，化从何处去，吾人试瞑目静思之，吾人真

正无上之鹄果何在。彼没溺于人欲之中，为情驱驭，攘劳为恐日不给者，可等诸自哙以下，世不乏明哲之士，古今来不乏贤智之辈，仆未见有一足以议此也。世界幻场耳，人生虚梦耳，举世一切可喜可慕之事，吾心胡为而爱之。举世一切可苦可危之事，吾心胡为而恶之，爱之恶之，果有何价值，有何目的，惟独任吾之精神不累于外物，不累于情欲，随遇而安，惟行吾素，险安足惧。名安足慕，利安足求，圣人所谓无所为而为之是也。即仆所谓觉悟真谛之义是也。正真之道德，必从觉悟中做出，能觉悟则一切斩绝，其行其言，不期自合于道域，不期自不隳于恶。盖世间一切之恶之不道德，皆累于情欲而后成，未闻无所为而为之者也。然世必有大惑于吾言者矣，以为人生已如幻梦，所为俱无最高之价值，又胡为去欲澄心，希圣希贤，徒自苦励，循其是心，甚则杨朱之肆欲狂乐，自促其生，大败于人群，次者亦将颓寂不振，恬淡无为，如末世学佛者，呜呼此辈，岂真能觉悟哉。特深溺于当前之物欲，藉解脱之空言，冀蔽良心之责悔，而苟安可哀也已。故古来先觉，知宇宙之虚幻，无足冀求，皆不敢大张其言，只待人由经历挫折中觉悟。佛氏言之，而流弊滋大，惟日本学者得其真谛，了悟生死，超脱物欲，武士道之流，盛昌舍生赴义，以捍国家，踵背相接，其故可思矣。夫人务于当前之情欲，陷没难拔，虽父母兄弟流涕而劝，犹不反顾，何则劝者之情。不足以克其爱溺之情也。今足下欲导人于道德之域，曰尔当爱国，尔当爱群，尔当趋于仁义，尔当为社会求幸福，虽日聒于陷溺者之耳，未见其效愈于父若兄之劝也。故今日欲振污世，起衰溺，惟以阳明先生致良知三字为正的，以清宵良夜之言，激撼其习心，促迫其觉悟。然后能领会善言，臻于道域，惟道德第一关头，在自身先有觉悟之机，而觉悟又非空言所能为力。若无觉悟之机，虽强聒以忠言善语，求其效十不见一二也。然纵有觉悟之机，不得他人提撕唤醒，力坚其信，亦必旋牵于物欲，而日趋污下。足下勉哉，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一纸天良，不绝如缕，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仆家计不堪，复哀国难，几不自支，然已稍能觉悟，廓而化之曰，向圣贤路上鞭策。悠悠前路，不知能免陨越否耶？亦惟良心是赖而已。积怀满腔，无暇尽白，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

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叶挺鞠躬

对德外交

国家存亡问题

国民发挥爱国心及能力品格之唯一机会

此次对德外交问题，乃国家存亡问题，不可以寻常外交视之，此吾国民应有之觉悟也。加入协约与否？政府对德方针未决以前，国人应群起从事于利害是非之讨论。以促政府积极之进行，绝对不可袖手勿置可否也。愚之私意，绝对承认加入协约方面，则对内对外，于国家利多而害少，其理由如下：

一、白皙人种之视吾族，犹人类之视犬马。德意志人过用其狭隘之爱国心，尤属目无余子，在彼强大民族，或确有其可以骄慢之理由，而自弱者被征服者之吾人之地位论之，当然不承认彼强者征服者有天赋之权利，而竭力与之抗争。即抗争而失败，若比利时，若塞尔维亚，其民族之荣誉，国家之人格，视不战而屈苟安忍辱之懦夫犹胜万万。此次对德外交，果能全国一致，始终出以强硬态度，无论结果之成败如何，其最低成功，吾人服公理不服强权之精神，已第二次表示于世界，反对袁氏称帝为第一次一改数百年来屈辱的外交之惯例，虽予以极大代价，所得不已多乎！？

二、战争之于社会，犹运动之于人身。人身适当之运动，为健康之最要条件，盖新细胞之代谢，以运动而强其作用也。战争之于社会亦然。久无战争之国，其社会每呈凝滞之态，况近世文明诸国，每经一次战争，其社会其学术进步之速，每一新其面目。吾人进步之濡滞，战争之范围过小，时间过短，亦一重大之原因。倘有机缘加入欧战，不独以黄奴之血，点染庄严灿烂之欧洲，为一快举，而出征军人所得之知识及国内因战争所获学术思想之进步，必可观也。

三、"维持现状"四字，为致吾国亡种促之唯一不祥语，以今之现

状，乃国亡种促之现状，绝对不可维持者也。欲易此现状，舍教育实业无由，然国家财政如此困难，教育实业将何以兴起？欲整顿财政，以今日群丑割据，野蛮军队遍国中，政府理财之策，无法可以施行，长此因循，待亡已耳。倘加入协约团体，为得财政之援助（若缓赔款大借款改正关税输出军需之类），肃军纪，理财政，兴学奖业，国人倘能奋发有为，非千载一时之机会乎？失此机会，直可谓之救亡无术矣！

四、新兴国家，党争自所不免，然党争逾轨，实为进步之障碍。倘有对外战争，各党贤者，食毛践土，具有天良，理当捐弃私愤，互相提携，以求达较远大之目的。南北军人，亦将以患难相依，泯其畛域，此事影响于国家安危，岂不甚巨。

以上四种利益，皆加入协约后应有之事实，似非假定之理想。然反对派所谓加入协约有害于国家者，亦举其词而正之。

一曰，加入利害藐不相关之欧战，以增国家之担负，非计也。愚则以为外以维持国家之"国际人格"，内以乘此整顿军政财政，虽增担负，其又奚辞。况吾国加入后应尽之义务，可以协约规定之，非绝无限度也。又况欧战之于吾国，非绝对无利害之关系乎？又况一方面国家固因加入协约，加增担负，一方面政府商民非因加入而可获财政之救济乎？

一曰，吾国国际之生存，惟赖列强之均势耳。今加入协约，是自破均势，邻人将乘之，危道也。愚则以为欧洲自开战以来，世界大均势，业已破坏，无可维持。试观巴尔干半岛诸国，有何法可以利用均势维持中立而不为左右袒乎？若在远东，虽情势较缓，环吾国土者，皆协约国，世界大均势，亦无可言，强言有之则列强在东方之均势耳。此项均势，即去德奥，亦未为破坏。盖英、美、日、俄对华政策，以利害不一致之故，仍属对抗的而非一致的也。故愚以为吾国对德问题，与列强均势问题，不发若何特别影响，邻人侵略与否，乃国力问题，未必因加入协约与否，而生根本之变化。若虑其以加入为侵略之导火线，则天下无理取闹之事固多，能保其不以我反对加入协约为导火线乎？列强东方均势未全破坏，万目睽睽之下，岂容一国野心之独逞。决定加入以前，吾外交当局，周旋国际谈判，自有相当之防范，吾国民其勿过虑也。

一曰，吾国加入协约，德人必煽动西北回部以为吾患。愚以为此妄言耳。今之西北国民椎鲁而衣食足，耸令为乱，颇非易事。纵令小有蠢动，国家倘并此镇定兵力而无之，将何以国为。

一曰，加入协约乃政界之大阴谋，国民不可为所欺弄，愚则以为此神经过敏之言也。所谓大阴谋，计有三种：一曰，军政界要人，假此以谋复辟也，此言不啻青天之霹雳。所谓军政界要人，其为无实力者乎？则其谋必无效，其为有实力者乎？此时尽可横行，何必汲汲假援于外，即令有之，列强均不利中国之纷扰，焉肯以此为加入协约之交换条件。且今之执政，虽非大贤，亦未必平地生波，一愚至此也。不观康南海亦反对加入协约乎？以此可知加入与复辟确无关系矣。二曰，段内阁以此巩固其地位，且将假戒严令以制异己也。夫现内阁之地位，未见其有若何危险，愚诚不解说者以何情由谓其必假外援始克巩固其地位，反之段氏以毅然决定加入协约之故，或招一部分军人及一部分议员之反对，使其地位稍形摇动，且不可知。彼若悍然不顾而出此，则先国后己之德，正自可钦，奈何疑其假外交以自固也。段氏在旧势力人物中，尚属最廉正者，非法戒严之事，无由预断其必有。不容异己，乃吾人之通病。何独段氏然耶？三曰，梁派假外交以夺政权也。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此时一党内阁既不能成，以任公之学识，且以代表其党之资格加入阁员，决无损于他党之权利，岂有假外交以夺政权之必要耶？愚故谓此三大阴谋者，皆神经过敏之言也。

一曰，无故开罪天下莫强之德国，后患之必至也。此说果无误也。第一必假定欧战结果，完全胜利，必属德国，愚则以为两方将皆无绝对之胜利也。第二必假定德国完全胜利后，其实力即足以同时防备英法，经营近东（侵略巴尔干半岛及小亚细亚乃德人之第一目的），征服远东。愚则以为德国战后，非休养十年，国力莫由恢复，弃远东而专力近东，尚恐不济，焉能悉师东征，肖古人复仇思想乎？（近世国家对外乃殖民主义非复仇主义。）第三必假定战后世界外交，俄、德、日本三国同盟，以抗英、法、美，而处分中国。愚则以为日、俄之于英、法，经济之关系正深，能否遽

然联德，岂非疑问。且外交方针，全以利害为转移，非一成不变者也。使吾国民稍稍振作，国力但在水平线以上，进行岂绝无活动之余地乎？总之国家存在之原理，当以战斗力为唯一要素。吾人果能于欧战表示一二不可侮之成迹，印之欧人脑里，则莫敢轻于侮我。何独德意志人，国际交涉，有利害而无好恶，无所谓开罪与不开罪也。否则，虽日日长跪于其前，彼世界最重强权且勇武可敬之德意志人，必不容吾不战而屈苟安忍辱之懦夫栖息于人类。

1917 年 3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 署名：陈独秀

答钱玄同(文学改良)[①]

玄同先生：

崇论宏议，钦佩莫名。仆对于吾国近代文学，本不满足，然方之前世，觉其内容与社会实际生活，日渐接近，斯为可贵耳。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决无进步之可言。章太炎先生，亦薄视小说者也。然亦称《红楼梦》善写人情，夫善写人情，岂非文家之大本领乎？庄周司马迁之书，以文评之，当无加于善写人情也。八家七子以来，为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而呻，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夫善写者乎？质之足下，以为如何？

独秀

1917年3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答傅桂馨(孔教)

桂馨先生：

尊论于尊孔诋孔之际，颇得其平。惟鄙意若以孔子教义挽救世风浇漓，振作社会道德，未免南辕北辙也。

儒者作伪干禄，实为吾华民德堕落之源泉。宗法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虐臣，父虐子，姑虐媳，夫虐妻，主虐奴，长虐幼。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殁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以此种道德，支配今日之社会，维系今日之人心，欲其不浇漓堕落也，是扬汤止沸耳，岂但南辕北辙而已哉！

廉耻等消极道德，非孔教所专有。礼为宗法社会奴隶道德之根本作用。让之为德，不善解释之，亦流弊滋大。

吾国去日本近，足下欲往游学，可即行，到彼间习和文，其效速于国中数倍也。

独秀

1917 年 3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



三答常乃悳(儒教与家庭)

乃悳先生：

吾国大家族合居制度，根据于儒家孔教之伦理见解，倘欲建设新式的小家庭，则亲去其子为不慈，子去其亲为不孝，兄去其弟为不友，弟去其兄为不恭。此种伦理见解倘不破坏，新式的小家庭，势难生存于社会酷评之下。此建设之必先以破坏也。惟破坏略见成效时，则不可不急急从事建设，为之模范，以安社会心理之恐怖作用。足下以为如何？

独秀

1917年3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

附：常乃悳致陈独秀(节录)

愿大志此后，提倡积极之言论，不提倡消极之言论，提倡建设之言论，不提倡破坏之言论。……与其提倡破坏旧有的大家族制度，何如提倡建设理想的小家庭模范？……所谓不经破坏，不能建设一语，此仆所极不敢赞同者。

常乃悳上言。二月十八日



答淮山逸民(道德)

淮山逸民先生：

尊论旧道德不适今世，愚所赞同。惟将道德本身根本否认之，愚所不敢苟同者也。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于今之世也。然谓今之社会，无需道德，道德乃野蛮半开化时之名词，而非文明大进时代之所有物，诚愚所不解。野蛮半开化时代，有野蛮半开化时代之道德(如封建时代之忠孝节义等是)；文明大进时代，有文明大进时代之道德(如平等博爱公共心等是)。无论人类进化至何程度，但有二人以上之交际，当然发生道德问题。

愚固深信道德为人类之最高精神作用，维持群益之最大利器，顺进化之潮流，革故更新之则可，根本取消之则不可也。

指斥旧道德之最趋极端者，莫如德国之尼采，然彼固悍然承认残忍嗜杀自利自尊为道德。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是非乃别一问题。然彼亦未尝否认道德本身名词之存在，固彰彰明也。

日本人挑拨吾族之恶感，理或有之。然其取吾人代表远东民族，亦未尝无理由。吾人亦乐得承认之。足下以如何？

记者(独秀)

1917 年 3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

答俞颂华(宗教与孔子)

颂华先生：

愚自执笔本志讨论孔教问题以来，所获反对之言论，理精语晰，未有能若足下者。细读惠书，欣佩无似！惟鄙意尚有不敢苟同者，略为足下陈之。

窃以宗教之根本作用，重在出世间，使人生扰攘之精神有所寄托耳。倘以规定人生之行为为义，则属入世间教，与伦理道德为枝骈，宗教之为物，将于根本上失其独立存在之价值矣。世俗虽有宗教三类之说，其实只一神多神两类得称为纯正宗教，盖宗教不离鬼神也。若泛神教(或译作万有神教)，则已界于宗教非宗教之间。桂特赫克尔谓泛神教质言之即无神教，其说是也。无神论乃一种反对宗教之哲学家见解，字之曰宗教，殊为不伦。

凡宗教必言神，必论生死，此大前提未必有误。孔子不语神怪，不知生死，则孔教自非宗教。儒家虽有鬼神体物不遗之说，骤观之似近泛神教，然鄙意此所谓鬼神，与《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相同，非宗教家所谓有命令的拟人格的主宰之神也。即以孔教属之泛神教，是否可目为纯正宗教，尚属疑问。至“伦理的宗教”之说倘能成立，则世界古今伦理学者、哲学者，无一非宗教家，有是理乎？是白兰克马氏之说不足信也。西洋人称日本人迷信天皇乃一种宗教，是滑稽之言耳。而日本人颇有以此自矜异者。日本滑稽学者正多，不独建部博士也。

孔教之义，足下亦不满之，惟谓孔教等诸古代文学，只可改良不可废弃，此殊不然。教义为无形的，而文学乃无形的(思想部分)而兼有形的(文字部分)。足下对于文学改良之意见，非谓废其无形的部分而存其有形的部分乎？由斯以谈，则孔教与旧文学同一可改良不可废弃之说，未必有当矣。

愚之非孔，非以其为宗教也。若论及宗教，愚一切皆非之（在鄙见讨论宗教应废与否与讨论孔教应废与否全然为二种问题），决非为扬他教而抑孔子也。华特氏谓宗教所以纳社会于轨道，爱尔和特氏谓宗教与高尚文化之生活有关系。近世欧洲人，受物质文明反动之故，怀此感想者不独华爱二氏。其思深信笃足以转移人心者，莫如俄国之托尔斯泰，德国之倭铿，信仰是等人物之精神及人格者，愚甚敬之。惟自身则不满其说，更不欲此时之中国人盛从其说也（以中国人之科学及物质文明过不发达故）。

宗教之为物，无论其若何与高尚文化之生活有关，若何有社会的较高之价值，但其根本精神，则属于依他的信仰，以神意为最高命令；伦理道德则属于自依的觉悟，以良心为最高命令；此过去文明与将来文明，即新旧理想之分歧要点。其说非短篇所能尽，愚且以为属于讨论孔教之题外文章，故不欲多论。

来书意谓数千年历史上有力之孔教，为吾国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不必汲汲提倡废弃，是说也，乃保存孔教者所持最能动人之理由，亦即鄙人所以主张孔教必当废弃之理由。此事虽奇，实孔教问题之中心也。

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还，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已。以此原因，二千年来讫于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即当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好学深思之士，谅不河汉斯言。及今不图根本之革新，仍欲以封建时代宗法社会之孔教统一全国之人心，据已往之成绩。推方来之效果，将何以适应生存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乎？吾人爱国心倘不为爱孔心所排而去，正应以其为历史上有力之学说，正应以其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而发愤废弃之也。

若夫废弃孔教，将何以代之，则国民教育尚焉。中外学说众矣，何者无益于吾群？即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若以此统一人心，而谋有以保存之，发达之，则此共和国中，尊君尊亲尊男之礼教，不知发达至何程度，始为美备也。愚实无此

勇焉。

凡愚所言，皆来书所谓“讲明真理与适应现世”而已，无他意也。希足下尚有以教之。

独秀谨复

1917年3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

答佩剑青年(孔教)

佩剑青年先生：

来书捧诵数四，一一诉诸逻辑之境，觉不犯矛盾律者几希矣。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而来书亦明明承认孔道“仅能适于当世之时，不能适于后世之时”，是足下所疑者，已不待他人解释矣。

近世学术，竞尚比较的研究法，以求取精用宏，来书所谓“取长去短”，即是此义。吾人生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取二十世纪之学说思想文化，对于数千年前之孔教，施以比较的批评，以求真理之发见，学术之扩张，不可谓非今世当务之急。来书所谓“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可强今人以行古道”，是足下不徒明明容许吾人有批评孔教之权利，且自身亦有诋弃孔教之主张也。古道不可强今人行之，此正本志之所主张。

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记者倘以孔教为是，当然非难欧化而以顽固守旧者自居，决不忸怩作“伪”欺人，里旧表新，自相矛盾也。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则教育尚焉，非必去宗教即不可以立国。法社会学者孔特，分人类进化为宗教，哲学，科学，三大时期。即以宗教国粹论，九流百家，无一非国粹。阴阳家与墨家，实为中国固有之宗教。佛与耶、回，虽属后起，信徒乃居国民之大部分。乌可一笔抹杀而独尊儒家孔子耶？

中国民德不隆，诚足下所当痛哭。然此果非尊崇戴假面具作“伪”欺人之孔教(礼经所教，大部分如此，望足下详细一读)不可拯救耶？足下能

断言之乎？

吾华之秽德彰闻于世界者，莫如宫监男伎二事，公然行诸首都。自共和新说得势以来，此数千年或数百年之恶德，一旦革除，岂非欧化之明效大验乎？古圣经传，固不禁刑馀阉人也。据此可知前十年之人心，必更恶劣加于今日。孔教之伤于中国者，于政治、于社会、于家庭，本志已具言之，以供学者研究之资料，故兹不赘陈。

足下所谓文学不必革命，孔教不必排斥，请更详示以理由。倘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记者当虚心欢迎之，决不效孔门专横口气，动以“非圣者无法”五字，假君权以行教权，排异议而杜思想之自由也。

独秀　一九一七，三，一

《独秀文存》卷三



答蔡元培

孑民先生：

本志前卷五号，转录日报所载先生演说，未能亲叩疑义至多讹误，死罪死罪。今幸先生赐函辨正，读之且愧且喜。记者前论，以不贵苟同之故，对于先生左袒宗教之言，颇怀异议，今诵赐书，遂尔冰释。甚愿今后宗教家，以虚心研求真理为归，慎勿假托名宿之言，欺弄昏稚。特此敬复孑民先生，并告天下。

记者

1917年3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

附：蔡元培致《新青年》记者

《新青年》记者足下：

鄙人归国以来，偶在会场演说，事前既无暇预备，事后亦不暇取速记稿而订正之。日报所揭，时有讹舛，以其报仅资一阅，即亦无烦更正。不意近日在政学会及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乃为贵杂志所转载，势必稍稍引起读者之注意。其中大违鄙人本意之点，不能不有所辨正。爰陈其概于下，幸揭载之。

信教自由会演说"然宗教真理，乃因研究而愈显"至"凡是者皆今日宗教复兴之所由来也"。案鄙人演说此一节时，大意谓"科学发达以后，一切知识道德问题，皆得由科学证明，与宗教无涉。惟科学所不能解答之问题，如宙之无涯涘，宇之无终始，宇宙最小之分子果为何物，宇宙之全体果为何状等是。举此等问题而研究之者为哲学。任取一哲学家所假定之一说而信仰之，是谓宗教。既皆假定之说，决不能指定一说以强

人信仰，故信仰当绝对自由”。次言“德人因信仰物竞争存、优胜劣败之说，而厉行军国之主义，致酿成今日之大战。其实军国主义，在今日可谓至愚。不过我人生长弱国，虽斥为至愚，人亦不信耳”。今报纸所载，多与本意不同。又引力说及进化论，皆鄙人所信。而报纸所载有谓“空间之大，太阳系又何悬而何放，何为而不堕，非科学所能解”。又有“大主造物之功”语，又谓“人猿之间必有一物类，当劣于人而优于猿，今日何为不见”。此为宗教家反对进化论者之言，不知何以阑入鄙人演说中也。

政学会演说报纸所载有漏脱，有舛误，尚无增加之语。其最为舛误者，分列于下：

（一）国民道德“法国系取放任主义”。“放任”为“防御”之误。

（二）“宗教与战争”。此标题当作“道德与宗教”。

（二）“自一八九二年至一九一二年，法国教育极为发达”至“如福禄特尔即其一也”。当作“自一八八六年至一九一二年，法国厉行教育与宗教分离之政策。凡国立学校中，关系宗教之分子，一律排除。现在从小学至大学，任事者并无教会之人。此外反对宗教之学说，时有所闻，自福禄特尔以来，不一而足也。盖法之国立学校，虽排除宗教分子，而教会仍有私立学校之自由也。”

（四）“其故盖由于政治之不振”至“德国虽如此注重军备，然尚有反对者”。本意谓“或者归咎于俄国政治之不振，然德之政治，可谓振矣，而有反对政府者，不如法国之人人告奋勇也”。

（五）“现在宜运动报馆，群起反对云云。德相遂借此言定罪”。“报馆”当作“罢工”。“德相”当作“德政府”。

（六）“不然信仰宗教”至“此所以最易引诱俄之趋于战争者也”。本意谓“或者谓信仰宗教，亦未尝不无可利用之点云云。然俄人信仰宗教之程度最高，而并不勇于公斗，则宗教之不足利用明矣”。

（七）“知之作用”。此标题当作“美术之作用”。此一节本意谓“不信宗教之国民，何以有道德心，全恃美术之作用。盖道德属于意志，近世哲学家谓人类不外乎意志。不惟人类，即其他一切生物及无生物，亦不外乎意志。婴儿之吸乳，植物之吸收养料，矿物之重量，皆意志也。

然心理有三方面，意志不能离知识与情感而单独进行。凡道德之关系功利者，伴乎知识，恃有科学之作用。而道德之超越功利者，伴乎情感，恃有美术之作用。美术之作用有两方面，美与高是”。速记者误志为知，而又脱落太多，故此节不可了解。

（八）帝国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从前有和平会之倡议”至“未克有成”。本意谓“所以俄、美在和平会之所倡议，法国甚赞成之。惟为德、奥及土耳其等国所反对，致无成议”。

（九）“在昔学者曾发明世界进化之理”至“有强存弱亡自然淘汰之语”。本意谓“法之拉马尔克，英之达尔文，发明世界进化之理。达氏虽有自然淘汰优胜劣败之说，然亦就生物界之现象而假定之，初未尝用以推断一切之事物。自尼采以此义为世界进化之惟一条件，而悬为道德之标准，于是竞强汰弱之义大行，而产出德国之军国主义”。

（十）“有科普布领为俄国之亲王”至“并加以研究”。本意谓“克鲁巴特金本俄之亲王而提倡无政府主义，为俄政府所仇视。避居英伦，著书甚多。最要者为《互助论》一书，乃于生物进化史中，求得互助者始能生存之一公例，以驳达氏物竞之义。其书广列证据，不尚空论。今日持人道主义者，多宗之”。“克氏之可贵，并非以其为亲王故。不过以亲王而肯牺牲其资格以倡无政府主义。且世人多疑无政府主义为强盗派，而彼乃以无政府主义家倡互助论，尤足令人注意。例如持平民主义者甚多。托尔斯泰以伯爵而肯与农夫共同操作，则注意者较多。此不过一时之形容法。乃互助论之名既不见，并不及无政府主义，而但言亲王，真可谓还珠而买椟矣。”

六年二月十九日　蔡元培白

答汪启疆

启疆先生：

惠书敬悉。国事诚大难。对德外交，又复危迫，但处置得宜，未始非兴国之机会。惟视国人之奋发何如耳。以仆狂率，欲在野略尽文人报国之义务，尚恐无效。不知足下以何因缘，而以在朝为问也。

独秀

1917年3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

附：汪启疆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惠鉴：

两叩崇阶，始知先生入都未返。当袁氏柄国，屏弃正士，首善之区，变为妖魔之窟。今则贤士争赴，如水就壑，意者国事其有转机乎。然自西南起义，一载于兹。政治萎顿于调停之中，民生愈形其俶扰。大本不立，国何以支，故使财政不整理，币制不确定，则国内生计愈蹙。生计革命，即在目前，是国家将亡于财政也。军事教育，不切实整顿，军械军需，待人而备。武人日叫嚣于国中，而怯于对外，国民既困于负担，竭泽而渔，同归于尽，是国家将亡于军政也。他若教育不普及，内地人民，且不知选举为何事。实业不发达，触目尽是，舶来品无一不足以亡国。而竟不亡者，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然亦仅矣。不知先生今后之宗旨如何，将在野以鞭策社会乎？将在朝以厉行改革乎？宪法大体告成，何日能宣布？宣布后能否实行？法国宪法，国会有调遣军队之权，故以霞飞将军之声望，一遭罢免，军队无激昂之举动，国人熟视若无睹，则以习之有素也。吾则骄兵悍将，环列国内，稍一拂逆，通电四出。宪法实行，

欲其遵守难矣。夫中国屈辱之国也，本无武力之可言。然欲国治而民安，则最急于拔除不正当之武力，此非弟一人之私言。快刀斩乱丝，不得不如是也。想先生必不河汉斯言。

弟　汪启疆顿首

致莫芙卿

芙卿先生：

来书针砭青年之处，仆极端赞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宏毅二字，为人生立身治事之最要方针。宏则希望远大，毅则艰苦卓绝，百折不回。青年修养，果能实做宏毅二字，成功者盖十之八九也。

独秀

1917 年 3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一号

附：莫芙卿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足下：

比年以来，国事日非，外患不绝。先觉之士，忧国亡之无日，费无数之心血，奔走呼号，舌敝唇焦，冀助国民之心，藉救国家于万一。此其热忱，极可敬佩，唯是言论之中，稍有不慎，则影响于青年前途甚大。盖少年之人血气方刚，智识浅薄，所行所为；本无成竹，一旦骤受此种非常之感觉，莫不热血上涌，冒险进行，置力量利害生死于不顾，横冲直撞，一意奋发，一飞冲天之精神，其志可嘉，其实可怜。夫青年所贵者，唯此种之精神耳。然青年所危者，亦此种之精神也。盖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天下事万无一蹴即成之理。譬之建屋，必先筹经费，集材料，而后方可依图样而施工焉。故成事之前，必当注重于预备。预备云者，即养成种种之要素是也。今之青年，类多误预备时代为成功，故失败多而成功少。因此而牺牲其性命者有之，倒行而逆施者亦有之。仆曾目睹敝友某二君，初皆热心过度，抛弃其固有之事业，离乡里，排万难，勇往直前，以冀所成，及至横受阻力，方悟前非，万般希望，顿成泡影，于是痛惜悔

恨，悲愤交集，因志愿既未达到，而损失亦不可返。其后结果，一则抱病而没，终身不闻。一则生气全无，百念尽灰。溯其原因，虽因思想简单之故，实则皆受一种无形之激刺而来也，言之可哀。夫希望与妄念，本然不同。希望方法可循。而妄念无之。故希望可成功，而妄念决难成为事实也。仆意青年之士，欲抱何种之思想，当先预备何种之要素，否则空洞之思想，即妄念之代名词，百无一成。其尤要者，当知前人种树，后人食果之至理。事之当为与否，只欲问之良心所安可耳，万不可先横一成败之见于胸中，自寻烦恼也。素仰先生爱吾青年之诚，尚乞于此点时时指导。幸甚。

莫芙卿谨上

民党与时局

吾国所谓民党之别异于官僚党者，有一定义焉。此定义即民党与官僚党之一大鸿沟。其定义维何？即民党处国家急难时（若袁氏称帝之类），挺身负责，积极进行，时局稍定，则以不争政权为贵。而官僚党则反是。夫民党既以此定义为前提，而处于今日之时局，不可不表明态度决定方针，以保民党之精神，消极旁观，至无取也。

然则今日之民党，果应出何种态度取何种方针乎？曰此次对德外交，为国家存亡盛衰之唯一问题。民党既已认定加入协商团体，对外对内，均有益于国家，则不可不有二种觉悟。一曰拥护与本党党义相同之内阁；一曰尊重与本党党义相同之敌党。

曷言乎应拥护与本党党义相同之内阁耶？曰以政治道德言之，政党之对于内阁，无论其为本党内阁与否，应以政策是否相同为拥护反对之标准。其他感情利害问题，所应牺牲者也。此而不能牺牲，且不惜利用反对其所主张之政策之机会，以谋倾覆其感情相恶政策相同之内阁，或坐视其倾覆而不为之援助，是为不忠于党义。政党而不忠于党义，岂非自杀！

曷言乎应尊重与本党党义相同之敌党耶？曰其理由有二：一则政党分立之最大原因，由于政策之不同。以政党政治原则言之，在平时政策不同之敌党，尚应有互相尊重之谊，况在国家危急时政策相同之敌党乎？倘弃政策而尚感情，捕风捉影，私心猜度，是混乱道德与政治之界域也，是应用动机论的道德于结果论的政治也。挑拨恶感，相演日深，社会国家，将无宁日。一则以官为业之吾族，此时实无运用政党政治之道德与雅量。斯诚无可讳言。三党（国民进步官僚三派）平分政权之说，此余素所主张者也。况处外忧内扰之时，非各党平分政权，决不能号令全国。对内对外，妥协设施，而无所怨望，以收举国一致之效。此各党

所应有之公同觉悟也。

上陈之理由，倘不过谬，民党对于时局，所应表明之态度，所应决定之方针，可得而言矣。第一步当于院内院外积极拥护政策相同之现内阁。盖责任内阁之义，乃言内阁对于国会负责任，非对于元首负责任也。内阁所持政策，倘为国会多数党所容，则万无倾覆之理。此而倾覆，实立宪政治之危机，狄克推多之先兆也。国会多数党，倘坐视其政策相同之内阁之非法倾覆而不积极为之援助，是自损国会之尊严也，是自坏立宪政治政党政治之基础也。以民党而出此，是自行破坏其历年以来责任内阁之主张也。是乌乎可？第二步应时势之要求，现内阁之分子，以主张不同或声望薄弱之故，一部分之改造，亦势所不免。惟改造时所应注意之点有二：一曰各党平分政权。万不可取独占主义，使对内对外均不能圆滑进行也。一曰各党入阁之人物，宜为其党之魁杰。比较的克以指挥全党党员者，否则无取焉。必如是始可称举国一致之混合内阁。

民党之态度与方针，倘不出此，是以平日积怨于内阁及敌党之故。或有意乘机，或神经过敏，坐视政策相同之内阁非法倾覆而不为之积极援助，可谓之对于党义不忠实，对于宪政无信仰，对于国家不能牺牲私怨。是民党光明磊落猛勇精进之精神完全丧失。即党之形式勉强存在，实于政党史上无丝毫价值也。爱国君子，幸平心思之。

1917 年 3 月 15 日、16日 《甲寅日刊》 署名：独秀

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

自二月九日吾政府对德抗议以来，国人于政府外交政策，赞成反对，各极其盛。愚亦于前号本志发表赞同意见，贡诸国人。其后赞成抗德派渐得势，内阁获国会之同意，遂宣告与德绝交。自是以来，反对派所预言绝德后之危险，幸未一中，在理论上应现举国一致对外之象矣，而事实不尔者，有重大之原因三焉：

一曰，失意之伟人，无论其事于人类之公理正义如何，于国家之利害关系如何，凡出诸其敌党段祺瑞梁启超所主张者，莫不深文以反对之，虽牺牲其向日之主张进取，主张正义，不畏强权之精神，亦所不惜；虽与国蠹张勋、倪嗣冲、王占元、张怀芝同一步调，亦所不羞。某有力家遂利此以为攘夺政权之机会，虎踞南服，舆论因以从之。

一曰，恶闻战争，乃吾国民之恶劣根性。今之"恐德病"，亦自此根性所生。冯副总统威慑南方，一言九鼎，亦为诱发此病重大之外因。愚以为商会反对加入协约团体，与前此反对革命，主张拥护项城，维持现状，同一心理。

一曰，同时俄罗斯发生革命事件也。吾国短视之人，误料俄罗斯革命，无论旧政府存续与否，必陷于与德国单独议和之地位。俄、德和解，英、法必不支；英、法不支，日、俄、德同盟谋我之势成。此种见解，不独反对加入协约者言之确然，即赞成者亦不无怀疑而恐怖。

以上之三因，日来吾国对德外交之所以沉滞也。前二因非由于误解，且非空言可喻，姑置不论。兹所欲正告吾国民以促其觉悟者，即俄之革命，将关于世界大势也如何。吾国民或犹在梦中，不闻吾言！

吾国民第一所应觉悟者，欧洲战争，无意识者恒少，故战后而不改革进步者亦恒少。此次大战争，乃旷古所未有；战后政治学术，一切制度之改革与进步，亦将为旷古所罕闻。吾料欧洲之历史，大战之后必全

然改观。以战争以前历史之观念，推测战后之世界大势，无有是处。

其次，吾国民所应觉悟者，此次欧战之原因结果，固甚复杂，而君主主义与民主主义之消长，侵略主义与人道主义之消长，关系此战乃至巨焉。使德意志完全胜利也，无道之君主主义，侵略主义，其势益炽，其运命将复存续百年或数十年未可知也。此物存续期间，弱者必无路以幸存。

又其次，吾国民所应觉悟者，吾可怜之中华，未能日久生存于均势之下也。一国家而生存于均势之下，非真生存，且均势自身，亦难历久而不变乎？吾华真能生存之运命，操诸己者，适用近世文明，以固国力之发展；操诸人者，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失势耳。前者且听命于后者，以列强侵略主义不稍衰，吾人已无有发展国力之余地。

又其次，吾国民所应觉悟者，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室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吾祝其成功。吾料其未必与代表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德意志单独言和，以其革命政府乃亲德派旧政府之反对者，而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之空气所充满也。吾料世界民主国将群起而助之，以与德意志战，且与一切无道之君主主义侵略主义的国家战。国际今日之抗德，犹吾国前日之讨袁，非仆此獠，将难自保，力能胜否，义所不计。吾中华民国国民，以是非计，以利害计，均不应滑头中立，以图败则苟免，胜则坐享其成。

又其次，吾国民所应觉悟者，即令俄之新政府，以非战故与德单独言和，或德意志利用俄之纷扰，目前军事上获若干胜利，吾料新俄罗斯非君主非侵略之精神，将蔓延于德、奥及一切师事德意志之无道国家，宇内情势，因以大变。此为益吾国，视君主侵略主义之俄罗斯战胜德意志也，奚啻万倍？奈何吾短视之国民，竟以俄罗斯革命之故而“恐德病”反加剧耶！

吾国民倘有上陈种种之觉悟，自应执戈而起，随列强之后，惩彼代表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德意志，以扶人类之正义，以寻吾国之活路。倘仍挟愤寻仇，或希图苟免，或拘拘计较吾国根本生存以次利害，以阻外交之进行，则今既不附同盟，又不联协约，且已非中立，遗世孤立，将何以图存乎？加入战团后，当然有列席和议之权，其时发言效力，固必极

微，岂不愈于他国代表吾人议定而责吾承受之乎？爱国君子，其洞观世界大势，平心思之，勿徒为意气之争也！

1917年4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 陈独秀



读李大钊《青年与老人》有感①

李君此文,引弥尔古里天森工氏言,以明社会所需进步保守之量,义极精确。劝戒青年不可轻蔑老人。愚亦以为有至理。惟吾青年对于李君之教言,不得不有二种感想:其一则,吾国社会,自古保守之量,过于进步。今之立言者,其轻重宜慎所择。其一则,此时国人之年龄,与知力为反比例。倘由知力之深浅而判崇卑,则吾国之老人,当敬礼少壮。愚甚望现时诸老人,其勿误会李君立论之旨,真自以为于社会文明之进步,已有何德可崇何功应报也。质之李君,以为然否。

1917年4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 独秀

① 标题是编者加的,李文载《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

四答常乃悳(孔教与家庭)

乃悳先生：

足下平论孔教，渐近真相，进步之速，至可钦也！

凡学说教义之兴废，皆有其绝大原因。吾人讨论学术尚论古人，首当问其学说教义尚足以实行于今世而有益与否，非谓其于当时之社会毫无价值也。使其于当时社会无价值，当然不能发生且流传至于今日。尊孔者多不明此理，故往往笼统其词，所称道以为莫可非议者，皆孔教过去之成绩，未尝于孔教果能实行于今世而有益与否之问题，有详确之论断。是无异文家叙述古代战争，威〔咸〕称石矢之为无上利器也。

夫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之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且为当时社会之名产，此均吾人所应绝对承认者。惟吾人今日之研究，乃孔教果能实行于今世而有益与否之问题。果能实行而有益于今之社会，则数千年之国粹，吾人亦何忍无故废弃之？果实行于今之社会，不徒无益而且有害，吾人当悍然废弃之，不当有所顾惜。

据学理以平亭两造，惟当较其是非而下论断，偏倚与否，殊无虑及之理由。若恐学理是非之讨论过明，或激成他种势力之反抗，则吾辈学者尚有何讨论学理之余地乎？学理而至为他种势力所拥护所利用，此孔教之所以一文不值也。此正袁氏执政以来，吾人所以痛心疾首于孔教而必欲破坏之也。

人民程度与政治之进化，乃互为因果，未可徒责一方者也。多数人民程度去共和过远，则共和政体固万无成立之理由（愚于本志《吾人最后之觉悟》文中已略明此义）。然吾人论政若不以促进共和为鹄的，则上之所教，下之所学，日日背道而驰，将何由而使其民尽成共和之民哉？今日无论何国政治，去完全真正共和尚远。吾闻有已行共和政体，而其民尚未尽成共和之民者，未闻其民皆共和之民，而始行共和政体者。盖共和

无止境，非一行共和政体，即共和政治完全告成者。惟其民适于共和者之数加多，则政治上所行共和之量亦自加广耳。以此为的，则日进有功。若虑其民尚未尽成共和之民，遂惮言共和政体，则共和将永无希望。良以非共和政体之下，欲其民尽成共和之民，是南辕北辙，万无达到之理也。一日不达到，即一日共和政体不能实现，足下将谓之何哉？

独秀

1917年4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

答曾毅(文学革命)

曾毅先生：

惠书敬悉。过誉增惭。

尊意谓道即理即物，亦即思想之内容，此盖“道”字之广义的解释，仆所极以为然者也。惟古人所倡文以载道之“道”，实谓天经地义神圣不可非议之孔道，故文章家必依附六经以自矜重，此“道”字之狭义的解释，其流弊去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也不远矣。

“言之有物”一语，其流弊虽视“文以载道”之说为轻，然不善解之，学者亦易于执指遗月，失文学之本义也。

何谓文学之本义耶？窃以为文以代语而已。达意状物，为其本义。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用，及正当的条件也。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

欧洲自然派文学家，其目光惟在实写自然现象，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于胸中，彼所描写之自然现象，即道即物，去自然现象外，无道无物，此其所以异于超自然现象之理想派也。理想派重在理想，载道有物，非其所轻。惟意在自出机杼，不落古人窠臼，此其所以异于钞袭陈言之古典派也。

仆之私意，固赞同自然主义者。惟衡以今日中国文学状况，陈义不欲过高，应首以掊击古典主义为急务。理想派文学，此时尚未可厚非。但理想之内容，不可不急求革新耳。若仍以之载古人之道，言陈腐之物，后之作者，岂非重出之衍文乎？

鄙意今日之通俗文学，亦不必急切限以今语。唯今后语求近于文，

文求近于语，使日赴“文言一致”之途，较为妥适易行。

读文选本，诚属要图。吾友沈尹默君（北京大学预科国文主任）方从事于斯，书成当与吾辈宗旨不相远也。此复。尚希续教。

独秀

1917年4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

答方孝嶽(白话文)[①]

愚意白话文学之推行，有三要件：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须创造国语文典；再其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兹事匪易，本未可一蹴而几者。高明以为如何？

独秀识

1917年4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答 I. T. M(社会道德)[①]

足下于本志所持论，独垂询三事，可谓目光如炬矣。欧美政家学者，方劳精竭智以事此三者之讨论，而尚无完全之改〔解〕决，智识浅薄如记者，更何论焉。既承下问，姑略陈所主张，其详请俟诸异日。

（一）今世经济制度，过重利权，是以兼并盛行，贫富悬隔，极其流弊，不至以贫富为善恶智愚之标准不已。欲救此弊，虽未必即能悉废今世之经济制度，而限制土地之过量兼并，及废除遗产制度，未始不可行也。记者所谓改良经济制度之道，即以此二者为始基。盖土地与人口之比例，倘不过失其平均量，自非生性懒惰者，皆有生存之余地。然后世之所谓罪恶，或真乃罪恶。否则贫而求生，虽盗窃亦未必即为罪恶也。遗产制度不废，则坐拥先人厚赀，且以之造成罪恶者，其勤勉，其智力，未必有加于贫无立椎之善人也。

（二）旧社会之道德不适今世者，莫如尊上抑下，尊长抑幼，尊男抑女。旧社会之所谓不道德者，乃不尊其所尊，抑其所抑者耳，未必有何罪恶可言（如妇人再醮之类）。吾人今日所应尊行之真理，即在废弃此不平等不道德之尊抑，而以个人人格之自觉及人群利害互助之自觉为新道德，为真道德。

（三）人类公性，原有保守进取二方面。欲救吾国之衰微，教育方针宜偏重进取主义。进取主义中，宜富强并重，二者恒互为因果，殊难轩轾也。

记者

1917 年 4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

① 标题为本书编者加。

附：I. T. M 致记者

记者足下：

获读大志，益我良多。兹有疑问数条书呈左右，倘蒙赐以裁答，幸甚幸甚。

（一）足下云：道德堕落原于人口加增，经济制度未及改良，富力失其平均，金钱造成罪恶，敢问改良经济制度之道。

（二）足下云：旧社会之道德不适用于现今社会，吾人当排斥之，而尊行真理请示其二例。

（三）国是未定，将使诸事并进，抑宜有所偏重，教育方针因不一，致有谓宜采实利主义者，有谓宜采军国民主义者。以吾国既贫且弱，似宜二者并进，然实施之际究不能不稍有所偏重。乃足下云国家强盛，各种事业，恒同时进步，断无百务废弛，一业独进之理，自是至言，但不知于目前中国求所以起衰之道，于稍偏之义，亦有所采否也。敢以为问。

I. T. M 生上



旧思想与国体问题

——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

今日本会开讲演会，适遇国会纪念日，鄙人不觉发动一种感想，所以选择此题。鄙人感想非他，即现今之国会非君主国的国会，乃共和国的国会。方才李石曾先生演说“学术之进化”有云：“政治进化的潮流，由君主而民主，乃一定之趋势，吾人可以怀抱乐观。”鄙人以为李先生的理论，固然不错，但是鄙人对于我国现在情形，总觉得共和国体，有无再经一次变动，却不能无疑。

自从辛亥年革命以来，我国行了共和政体好几年，前年筹安会忽然想起讨论国体问题，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虽然是狠奇怪，鄙人当时却不以为奇怪。袁氏病殁，帝制取消，在寻常道理上看起来，大家都觉得中国以后帝制应该不再发生，共和国体算得安稳了，鄙人却又不以为然。

鄙人怀着此种意见，不是故意与人不同，更不是倾心帝制舍不得抛弃，也并不是说中国宜于帝制不宜于共和；只因为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君主专制臭味。不过胆儿小，不敢像筹安会的人，堂堂正正的说将出来。其实心中见解，都是一样。

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

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西洋学者尝言道：“近代国家是建设在国民总意之上。”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

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

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而且此种“脚踏两只船”的办法，必至非驴非马，既不共和，又不专制，国家无组织，社会无制度，一塌糊涂而后已！

现在中华民国的政治人心，就是这种现象：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政府考试文官，居然用“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和“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为题。不知道辨的是什么上下？定的是什么民志？不知道共和国家何以有君？又不知道共和国民是如何小法？孟子所谓人伦，是指忠君孝父从夫为人之大伦。试问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是否能容这“以君统民，以父统子，以夫统妻”不平等的学说？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国会议员居然大声疾呼，定要尊重孔教。按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孟子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荀子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董仲舒道：“《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这都是孔教说礼尊君的精义。若是用此种道理做国民的修身大本，不是教他拿孔教修身的道理来破坏共和，就是教他修身修不好，终久要做乱臣贼子。我想主张孔教加入宪法的议员，他必定忘记了他自己是共和民国的议员，所议的是共和民国的宪法。与其主张将尊崇孔教加入宪法，不如爽快讨论中华国体是否可以共和。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

分明挂了共和招牌，而学士文人，对于颂扬功德铺张宫殿田猎的汉赋，和那思君明道的韩文杜诗，还是照旧推崇。偶然有人提倡近代通俗

的国民文学，就要被人笑骂。一般社会应用的文字，也还仍旧是君主时代的恶习。城里人家大门对联，用那“恩承北阙”、“皇恩浩荡”字样的，不在少处。乡里人家厅堂上，照例贴一张“天地君亲师”的红纸条，讲究的还有一座“天地君亲师”的牌位。

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若是一但〔旦〕帝制恢复，蔡孑民先生所说的“以美术代宗教”，李石曾先生所说的“近代学术之进化”，张溥泉先生所说的“新道德”，在政治上是“叛徒”，在学术上是“异端”，各种学问，都没有发展的余地，贵学会还有甚么学问可讲呢？

1917 年 5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署名：陈独秀

道德之概念及其学说之派别[①]

三月十七日本校德育部开讲演会，陈君莅会，为说道德之概念及其学说之派别，洋洋千百言。归乃忆其大略，纪之如下。其详则本校别有记录可参考焉。

欲讨论道德问题，必先明道德之概念若何？然后立论始有范围。原夫道德观念之成立，由于人类有探索真理之心，道德之于真理，犹木之于本，水之于源也。宗教、法律与道德，三者皆出于真理。宗教以信仰为基础，法律以权力为运用，而有信仰所不能范，权力所不能及，则道德尚焉。由是观之，道德与宗教、法律，三者在真理之下。其内包与外延明，则道德之概念亦明矣！道德之概念明，则应知其与宗教、法律，皆真理之外形与名词，皆应与时变迁。吾人往往以为道德不能变易，吾人今日所遵之道德，即自有生民以来所共认之道德，此大误也。夫道德变迁之迹，实有显著不可掩之事实。如野蛮部落之民族，往往以能杀人为荣。有子成立，必教以杀人之术。杀人愈多，则受人之崇敬愈甚。此在吾人观之，似觉怪诞。然彼辈固以是为道德也。从可知道德之不必一成不变矣！今日国人对于道德之误解，盖有二端：其一以为天不变道亦不变。此其谬点，上已言之。盖道德与宗教、法律三者既为平等，则不能独异于他二者也。又一派人则以为科学发达之结果，道德二字，将不复存于人类社会中，此亦误也。夫道德之所由起，起于二人以上相互之际。与宗教、法律，同为维持群治之具。自非绝世独生，未有不需道德者。试问科学纵极发达，能使人人皆离群而索居乎？如其不能，则有二人以上之社会，即有道德寓乎其中。故谓道德有灭绝之虞者，此未深察之论也。

---

① 原标题为“记陈独秀君演讲辞”，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常乃悳记录。

道德之概念既明，乃可进而考求道德学说之派别。现今道德学说之在欧西，最要者有二派。其一为个人主义之自利派，其二为社会主义之利他派。此二派互为雄长于道德学说界中。自于吾国旧日三纲五伦之道德，则既非利己，又非利人。既非个人，又非社会，乃封建时代以家族主义为根据之奴隶道德也。此种道德之在今日，已无讨论之价值。其或有恋恋不舍者，奴性未除，不敢以国民自居者耳。若泰西二派之学说，则上知利根之士，犹迟回不决于此二者之间，是真吾人所应研究者也。

欧洲之文明，本有二原，一为欧洲古代遗传之文明，即希腊罗马之文明也；一为中世纪吸收外来之文明，即耶稣教之文明也。此二文明为欧洲文明之源泉。凡百学术，悉出于是。道德学说，亦不能外之。个人主义，乃希腊罗马遗传之思想，至近今而大昌。一变为达尔文之物竞学说，再变为尼采之超人论，三变为德意志之军国主义，皆此思想之递蜕也。社会主义，乃耶稣教文明，输入之思想，亦至近今而大昌。俄国之托尔斯泰，即力唱此学说，和之者甚众。与尼采之超人论，成对抗之势。逆料战事告终，道德学说，必生一大变动，则解决此二思潮之期不远矣。就根据之确实而论，自以自利主义为少胜。天下无论何人，未有不以爱己为目的者。其有昌言不爱己而爱他人者，欺人之谈耳。言爱他主义之极者莫若佛，不惟爱一切人也，乃并一切众生而爱之，其愿力何等宏大。然究其归宿，仍为自性涅槃，脱生死轮回，以至佛地计耳。是宁得谓非自利主义乎？故自利主义者，至坚确不易动摇之主义也。惟持极端自利主义者，不达群己相维之理，往往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极其至将破坏社会之组织。夫人者群居之动物也。文明愈进，则群之相需也愈深。试观吾人今日饮食衣服，乃至凡百什物，何莫非仰给于社会之互助。此岂一人之智力所能尽举。即曰能之，亦但有保守而无改良进步之余力，可断言也。故言自利主义，而限于个人，不图扩而充之至于国家自利，社会自利，人类自利，则人类思想生活之冲突，无有已时。他日道德问题之解决不外是欤！

1917年5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再答胡适之(文学革命)

适之先生足下：

惠书敬悉。鄙意区分中国文学之时代，不独已承钱玄同先生之教，以全宋属之近代，且觉中国文学，一变于魏，再变于唐(诗中之杜，文中之韩，均为变古开今之大枢纽)，故拟区分上古讫建安为古代期，建安迄唐为中古期，唐、宋迄今为近代期。玄同先生颇然此说，不知足下以为如何？

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率复不宣。

独秀

1917年5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附：胡适之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左右：

今晨得《新青年》第六号，奉读大著《文学革命论》，快慰无似！足下所主张之三大主义，适均极赞同。适前著《文学改良刍议》之私意，不过欲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耳。今果不虚

所愿，幸何如之！此期内有通信数则，略及适所主张。惟此诸书，似皆根据适寄足下最初一书（见第二号），故未免多误会鄙意之处。今吾所主张之八事，已各有详论（见第五号），则此诸书，当不须一一答复。中惟钱玄同先生一书，乃已见第五号之文而作者，此后或尚有继钱先生而讨论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顷见林琴南先生新著《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喜而读之，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之言曰：

> 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

"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声机器，何尝不能全像留声之人之口吻声调？然终是一副机器，终不能"道其所以然"也。今试举一例以证之。林先生曰：

> 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

此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不合文法，可谓"不通"。所以者何？古文凡否定动词之止词，若系代名词，皆位于"不"字与动词之间。如"不我与"，"不吾知也"，"未之有也"，"未之前闻也"，皆是其例。然"踣"字乃是内动词，其下不当有止词，故可言"而方、姚卒不踣"，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却不可言"方、姚卒不之踣"也。林先生知"不之知""未之有"之文法，而不知"不之踣"之不通，此则学古文而不知古文之"所以然"之弊也。

林先生为古文大家，而其论《古文之不当废》，"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

钱玄同先生论足下所分中国文学之时期，以为有宋之文学不独承前，尤在启后，此意适以为甚是。足下分北宋以承前，分南宋以启后，似

尚有可议者;盖二程子之语录,苏、黄之诗与词,皆启后之文学,故不如直以全宋与元为一时期也。足下以为何如?总之,文学史与他种史同具一古今不断之迹,其承前启后之关系,最难截断。今之妄人论诗,往往极推盛唐,一若盛唐之诗,真从天而下者。不知六朝人如阴铿,其律诗多与摩诘、工部相敌(工部屡言得力于阴铿。其赠李白诗,亦言"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则太白亦得力于此也)则六朝之诗与盛唐固不可截断也。此意甚微,非一书所能尽,且俟他日更为足下作文详言之耳。

白话诗乃蒙选录,谢谢。适去秋因与友人讨论文学,颇受攻击,一时感奋,自誓三年之内专作白话诗词。私意欲借此实地试验,以观白话之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盖白话之可为小说之利器,已经施耐菴、曹雪芹诸人实地证明,不容更辩;今惟有韵文一类,尚待吾人之实地试验耳(古人非无以白话作诗词者。自杜工部以来,代代有之;但尚无人以全副精神专作白话诗词耳)。自立此誓以来,才六七月,课余所作,居然成集。因取放翁诗"尝试成功自古无"之语,名之曰《尝试集》。尝试者,即吾所谓实地试验也。试验之效果,今尚不可知,本不当遽以之问世。所以不惮为足下言之者,以自信此尝试主义,颇有一试之价值,亦望足下以此意告国中之有志于文学革命者,请大家齐来尝试尝试耳。归国之期不远,相见有日,不尽所欲言。

胡适白　四月九日,作于美国纽约



答刘竞夫(孔教)

竞夫先生：

尊论比计孔、耶诸教为益社会之量，鄙意极以为然。教宗之价值，自当以其利益社会之量为正比例。吾之社会，倘必需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之，敢曰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以其利益社会之量，视孔教为广也。事实如此，望迂儒勿惊疑吾言。

独秀

1917 年 5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答余元濬(《青年杂志》)[①]

元濬先生：

惠书督励，至为感愧。《青年杂志》，即《新青年》之前身，二者皆仆所主撰。吾国教育，方始萌芽。方之欧美，犹未及万一。即此万一之萌芽，其成分十之八，仍属科举之变相。旧文教之延续，居其十之一有五，其真正近于欧美教育者，仅少而几于无有。甚愿国中教者学者，速速发心体会欧美文明教育之果为何物，否即教育日渐扩张，去欧美之文明仍远也。

独秀

1917年5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再答俞颂华(孔教)

颂华先生：

洛诵惠书，无任欣感。好学深思若足下者，仆虽备蒙教斥，窃所愿焉。惟愚见终有不敢苟同者，尚希进而教之。

第一，今之人类(不但中国人)是否可以完全抛弃宗教，本非片言可以武断。然愚尝诉诸直观，比量各教，无不弊多而益少。是以笃信宗教之民族，若犹太，若印度，其衰弱之大原，无不以宗教迷信，为其文明改进之障碍。法兰西人受旧教之迫害，亦彼邦学者所切齿；其公教会与哲人柏格森，俨如仇敌。此乃宗教之弊，事实彰著，无可讳言。

至于宗教之有益部分，窃谓美术哲学可以代之。即无宗教，吾人亦未必精神上无所信仰，谓吾人不可无信仰心则可，谓吾人不可无宗教信仰，恐未必然。倘谓凡信仰皆属宗教范围，亦不合逻辑。此仆所以不信"伦理的宗教"之说也。吾国人去做官发财外，无信仰心，宗教观念极薄弱。今欲培养信仰心，以增进国民之人格，未必无较良之方法。同一用力提唱，使其自无而之有，又何必画蛇添足，期期以为非弊多益少之宗教不可耶？此愚所以非难一切宗教之理由也。

复次则论孔教。孔教教义，多言人事，罕语天人关系，亦足下所云然。良以中国宗教思想，渊源甚古。敬天明鬼，皆不始于孔氏。孔子言天言鬼，不过假借古说，以隆人治。此正孔子之变古，亦正孔子之特识。倘缘此以为敬天明鬼之宗教家，侪于阴阳墨氏之列，恐非孔意。性与天道，赐也无闻，其他何论？欲强拉此老属诸宗教家，岂非滑稽？缪勒氏于印度宗教，亦未必了了，遑论中国，其言乌足据耶？《中庸》，天命，性，道教，四者联举，是为一物。以性释天命，则所率所修，均不外此。下文又云："道不可离，可离非道。"是盖与老氏道法自然；西哲所谓宇宙大法相类。天性以外，绝无神秘主宰之可言。乌可以其有天命与教之名词，

遂牵强以为宗教也？

孔子生于古代宗教思想未衰时代，其立言间或假古说以伸己意。西汉儒者，更多取阴阳家言以诬孔子，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且其说已成完全之系统，未可枝枝节节以图改良，故不得不起而根本排斥之。盖以其伦理学说，与现代思想及生活，绝无牵就调和之余地也。即如足下所主张之改良家族制度，倘孔教之伦理学说不破，父子析居，则有伤慈孝；兄弟分财，则有伤友恭。欲笃信孔教之民族，打破大家族制度，其事如何可行？足下欲奋如椽之笔，提倡小家族制度，以为事半功倍，不知将何说以处孝弟之道？倘无说以处之，特恐事倍而功半耳。

吾人讲学，以发明真理为第一义，与施政造法不同。但求别是非，明真伪而已，收效之迟速难易，不容计及也。哥白尼倘畏难而顺社会的惰性，何以发明天象？哥仑布倘畏难而不逆社会的惰性，何以发见新世界？一切科学家、哲学家，倘畏难而不肯违反俗见，何以有今日之文明进步？真理与俗见，往往不能并立。服从真理乎？抑服从俗见乎？其间固不容有依违之余地，亦无法谋使均衡也。高见如何，尚希续教。

独秀

1917年5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再答钱玄同(译音)

玄同先生：

仆于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及高等书籍中人名地名直用原文不取译音之说，极以为然。惟多数国民，不皆能受中等教育；而世界知识，又急待灌输。通俗书籍，杂志新闻，流传至广，关系匪轻，欲废译音，势所不可。由教育部审定强行，虽是一法，而专有名词，日新未已，时时赓续为之，殊不胜繁琐。鄙见与其由部颁行一定之译名，不若颁行一定之译音，较为执简驭繁，一劳永逸也。译音固不易恰合，但由部颁行自趋统一。足下所谓纵有不合，亦不得改，以期统一而免纷更是也。仆所拟译音之字，固不必尽是，而立法似未可非。倘获通人之改正，由部颁行之，后之译者按表译音，较之人人任意取舍，不稍善乎？汉字母音未定，各字发音，固皆声韵二音所合，以之译 b、c、d 等声，固有未当，然以之译声韵合成之 ba、ca、da 等音，似无不可。即有未合，而文字符号耳，由部颁行，以期统一，不愈于人自为之乎？高明以为如何？

独秀

1917 年 5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答李亨嘉(对德宣战)

亨嘉先生:

苟安忍辱,恶闻战争,为吾华人最大病根,数千年来屈服于暴君异族之下者,只以此耳。今之对德宣战,非以图近利(加关税缓赔款之类),非以助协约,非以报小怨(夺青岛之类),亦非以主张公理拥护公法,正欲扑彼代表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之德意志,使彼师事德意志诸国,知无道之强权,不可滥用,然后吾弱者始有偷生之余地耳。至于实力能胜任与否,在理论上不成问题,在事实上非单独与德宣战,殊无绝对失败之理。且既已绝交,势难反顾。日攻青岛以来,吾国已非中立;今仍欲骑墙,祸更不测。

吾国民偷目前之苟安,无远大之策略,欲以民意决定外交方针,愚所绝对不敢赞同者也(不但中国如此)。若国之大政,必事事少数服从多数,则吾国之恢复帝政,垂辫缠足,罢学校,复科举,一切布旧除新之事,足下能保不为多数赞成乎?

本志宗旨,重在反抗舆论。来书所谓代表舆论,乃同流合污媚俗阿世之卑劣名词,记者所不受,不忍受也。

记者

1917 年 5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答胡子承(思想革新)

子承先生左右：

辱赐书，过蒙奖励，且矜且惭。先生讲学万山中，不识世俗荣利为何物，所遇门下诸贤，大都洁行而朴学，知先生之德教感人也深矣，溥矣。以硕德名宿如先生者，道破旧式思想之污浊，提唱教育精神之革新，新教育真教育之得见于神州大陆也，当为日不远矣。

吾国今日教育界之现象，上焉者为盲目的国粹主义，下焉者科举之变相耳，此先生所谓伪教育也。现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观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东洋式之伪教育，胥反乎此，欲求竞进，乌可得哉！先生倘以为不谬，尚希时赐教言，且指斥所不备，幸莫大焉！

独秀谨复

1917年5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答张护兰(文学革命与道德)

护兰先生：

“不诚实”三字，为吾国道德文学之共同病根。一经足下揭破，其有不以足下之言为然者，必其人不诚实者也。

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其势目前虽不可侮，将来必与八股科举同一运命耳。

独秀

1917年5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答李杰(墨、庄、许之评价)[1]

李杰先生：

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奈均为孔孟所不容何。

独秀

1917年5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答刘半农

半农先生：

所示各条，均应力谋实行。鄙意欲创造新文学，“国语研究”当与“文学研究”并重。本志拟锐意征求此二种材料。至特辟一栏与否，似不必拘泥。高明以为如何。

独秀

1917年5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附：刘半农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惠鉴：

改良文学之事，关系甚重，苟不实心实力做去，恐此项学说，仍是昙花一现，不久即为学究派之腐说所战胜。故就鄙见所及，举关于实行一方面之事数项，条列如下，愿先生有以教之。

一、新青年杂志既抱鼓吹文学改良之宗旨，则此后本志所登文字，即当就新文学之范围做去。白话诗与白话小说固可登，即白话论文亦当采用。

二、孑民秋桐曼殊诸先生，均为当代文士所宗仰。倘表同意，宜请其多作提倡改良文学之文字。

三、关于改良文学之文字，当允许各报转载，勿以杂志之版权问题妨害学说之进行。

四、吾人今日所论之改良方法，仅举其落落大端。文学为一种精微玄妙之科学，其应行讨论之处，决非此落落大端所能尽，亦决非一时之中，三数人之心思才力所能尽。故青年杂志除时时登载此项论说外，

应特辟“文学研究”一栏，以容众见。凡有关于文学之问题，无论如何微细，亦一律刊入，以供同人讨论。

五、今日学国文者，多取前人所作文字为读本。平心而论，前人文字虽有不尽为吾人所满意者，然亦未必尽非不可效法，只须选刻之人，能破除迷信古人之念而已。故最好商诸群益或他书局，请其延聘长于国学而有新文学思想之人，刻选自古至今之文字，不论文言白话散文韵文，但须确有可取，即采入书中，以资雒诵。（私意此事对于后来学者颇觉重要。）

六、改良文学，是永久的学问。破坏孔教，是一时的事业。因文学随时世以进步，不能说今日已经改良，明日即不必改良。孔教之能破坏与否，却以宪法制定之日为终点。其成也固幸，其不成亦属无可奈何。故青年杂志对于文学改良问题，较破坏孔教更当认真一层。尤贵以毅力坚持之，不可今朝说了一番，明朝即视同隔年历本，置之不问。

刘半农白

时局杂感

两月以前，吾人对于外交问题，揽世界之大势，与国民以指针。不料朝野两方面，均属手挥五絃，目送飞鸿，意在政争，假外交为手段，以国家为孤注。呜呼！何其大胆妄为无爱国心一至此哉。

此次政变之是非利害，国内人自有公评，本志自无加以慷慨书空之必要。且不欲以此等卑污细事，费吾洁白青年读者之时间。惟愚对于时局，怀种种感想，不得不吐诸国人之前者，敢为读者一一陈之。

愚固迷信共和，以为政治之极则。政治之有共和，学术之有科学，乃近代文明之二大鸿宝也。然衡以国人信仰共和之量之度，遽言共和国体，今已稳固，余终怀疑。莽哉吾国民党人，既无法使国人信仰共和之度量日益增加，又无力使国中反对共和之蟊贼日益减少。日惟张空拳绳民贼以法度。狭隘无远识之党徒，对于比较的略知现代国家组织之敌党，日造恶言，逼使挺而走险。宪法空文，不能自行也。欧美文明制度，如何乞灵于空文，强使尽行于至野蛮不识字无经济能力之豚尾民族哉！援春秋责备贤者之意，政局至斯，吾国民党人当首任其咎。

自吾神经过敏之国民党人之眼观之，凡进步党人，皆阴谋家也，皆败坏国家之蟊贼也。然以愚耳目之所闻见，良心之所判断，进步党不乏贤达可敬之士。惟愚之评论进步党人，也急近功名，依附权贵，惮于根本之改革，是其所短耳。以此原因，进步党人每以能利用权门自喜而反为权门所利用，一点污于袁世凯，再见欺于督军团。国民党之荣誉，往往在失败。进步党之耻辱，往往在胜利。吾知该党贤达诉诸良心，必当惭恧复惭恧，忏悔复忏悔矣！呜呼一之为甚，不可以再，再又甚焉，不可三也。而今而后，吾国政治倘有政党活动之余地，吾国民党人对于进步党诸公，固应有相当之敬意。而进步党诸公，亦应有根本之觉悟。此觉悟维何，即公等倘欲使中国稍近现代国家组织，则公等之敌，非国民党

人。吾国民党人实公等之友也。吾国民党人，非于根本上反对立宪政治使之万万不能发生者。立宪政治者，现代国家存在之必然的条件，进步国民两党根本相同之政见也。吾故曰："吾国民党人，实公等之友也。"假敌灭友，在道德上非君子之行，在政略上亦非自全之道，窃为公等不取焉。

国家组织之作何状态，实以国中有力分子若何配布以为衡。配布得当，国基安宁，然后据此事实载之宪章，始可垂诸久远。盖国法之为物，充分得以实施者，条文多后于事实。若以理想制宪法若干条，去事实绝相远，其何以见诸施行哉。中国国家组织，自元设行中书省以来，分权制度，已早萌芽。清政不纲，省权益重，兵马财赋，多不统于中央。辛亥兵兴，势益分裂。倘顺此事实，创为联邦，则六年以来，政局纷争，必当稍杀。不幸野心家利用一二书生统一之误解，一般俗见，亦不解统一国家与单一国家之为二物（联邦虽非单一国家，却不害其为统一。章秋桐先生在民立报纸上屡申此义，奈国人不察也），勉强牵合，日言统一，日益纷争，国基迄不巩固。无他，国家组织偏于理想而远于事实之为害耳。复次论及国中有力分子应若何配布。则中国国家组织，亦宜分而不宜合。北洋系以普鲁士自居，力倡大权政治，军国主义。国民党以革新先觉自命，倾向平民政治，自由主义。此二派人之思想之政见，殆若南北两极之不相及，水火冰炭之不相容。求其调和相安，各得其所于同一国家组织之下，自非昏瞶，知其难也。同一北洋系，而冯、段又未必相容。同一民党，而孙、岑素不相得。同一护国军，而滇粤势不相下，分裂之象，已至于斯。倘不因势利导，使国中有力分子，各得其所，则各派健者，同室异心。貌饰调和，而心怀剿灭。剿灭不可能也，两败俱伤已耳。国家组织之偏于理想而远于事实也，其为害必至于斯。对于今之时局，有排难解纷之责者，曷深思之。

社会国家之进步也，其道万端，而始终赖为必要者，乃有大众信仰之人物，为之中枢为之表率。吾国自互市以来，日益贫弱，无一页光荣历史之可言者，正坐此耳。此百年中国内最知名之人物，莫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孙文五人。孙氏为人，尚未有定评。康则日夜自毁，殆已无可救治。袁世凯所制造之国民罪恶，今后数十年，且恐不

能洗净。曾、李功业，亦殊卑卑不足道。就吾人耳目所接近，求一公同崇拜足资模仿之人，竟藐不可得，此国人之所以日趋下流也。今之在朝者若黎元洪、段祺瑞，在野者若孙文、岑春煊、梁启超、唐绍仪、章炳麟，皆一时闻人，毁誉尚未大定者。愚甚望其以社会之中枢国民之表率自任，勿自杀。而社会为自救计，亦勿以细故而杀之，使一国人才完全破产也。社会得一闻人，必培养数十年，毁之至易，成之至难。愿社会珍重之，尤愿其人慎自珍重，勿为袁、康之续使吾人滋痛。吾思至此，吾心甚悲。

吾人理想中之中华民国，乃欲跻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驾而上之，以去其恶点而取其未及施行之新理想。乃事象所呈，使吾人之失望，出乎情理之外。于是不得不抛弃平昔之理想，以求夫最低限度之希望。此希望维何？曰："削除此自古与国家绝对不能两立之叛将骄兵耳。"自袁氏执政以来，故纵此骄兵叛将，为害遍于国中。段氏继之，亦未能制止。今且明目张胆，万恶不法之张勋、倪嗣冲，竟横戈跃马，逞志京津自称起义矣。国中贤豪长者，不思讨贼，且以调和之说进。呜呼！中华民国，尚复成何世界。此等凶顽，倘不铲除净尽，则一切理财、治军、兴学、殖产，均无从谈起，一切国会、宪法、新政、法理，皆属戏言。不独共和宪政不能施行，即君主制度亦不能成立。唐末藩镇，无其蛮横。明末厂逆，无其凶肆。即唐宗、汉祖复生，不能保皇冠不为其所溺。此时中国能铲除此等凶顽与否，非仅共和能否存在之问题，乃国家能否存在之问题也。因此等凶顽，必不能生存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国人不能自除之，将必由他人铲除之。由他人铲除之，则国不国矣。欲存国家，必去此凶顽。去此凶顽，然后财赋可理，政令可行，学可兴，国可保。然后始有共和可言，不然不但共和必无幸，国家之危且如累卵。

1917 年 6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署名：陈独秀

答钱玄同(世界语)[1]

玄同先生：

仆前答某君书，所谓“华美无用之文学”者，乃一时偶有一种肤浅文学观念浮于脑里，遂信笔书之，非谓全体文学，皆无用也。

世界语犹吾之国语，谓其今日尚未产生宏大之文学则可，谓其终不能应用于文学则不可。至于中小学校，以世界语代英语，仆亦极端赞成。吾国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新理想，当使欧美人震惊失措。且吾国学界世界语果然发达，吾国所有之重要名词，亦可以世界语书之读之，输诸异域，不必限于今日欧美人所有之世界语也。高明以为如何？

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挂不长久，今之左袒孔教者，罔不心怀复辟。其有不心怀复辟者，更属主张不能一致贯彻之妄人也。康南海意在做大官，尊孔复辟，皆手段耳，此伧更不足论。其徒梁任公尝直称其名曰康有为，深恶之也。

独秀

1917年6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答胡适之(书评)[①]

适之先生：

玄同先生谓聊斋志异全篇不通，虽未免过当。然作者实无文章天才，有意使典为文，若丑妇人搽胭抹粉，又若今之村学究满嘴新名词，实在令人肉麻。吾国札记小说，以愚所见，最喜《今古奇观》，文笔视聊斋自然得多，取材见识亦略高。所述杜十娘、宋金郎二事，旧剧家盛演之，观者咸大欢迎，而原书之声价反在聊斋下，毋乃世人惑于堆切之套语浮词乎。足下及玄同先生盛称水浒、红楼等为古今说部第一，而均不及《金瓶梅》，何耶？此书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而文章清健自然，远不及也。乃以其描写淫态而弃之耶？则水浒、红楼又焉能免。即名曲如西厢记、牡丹亭，以吾辈迂腐之眼观之，亦非青年良好读物。此乃吾国文学缺点之一，足下及玄同先生以为如何？

独秀

1917 年 6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近代西洋教育

——在天津南开学校演讲

今日之中国，各种事业败坏已极，承贵校诸君招来演说，鄙人心中想说的话极多，但是从何处说起呢？诸君毕业后，或当教习，或别入他校求学，大约不离教育界。现在就着教育事业，略说一二：

吾人提起“教育”二字，往往心中发生二种疑问：第一是吾人何以必须教育？第二是教育何以必须取法西洋？

第一种疑问，就是西洋也有一派学者，主张人之善恶智愚，乃天性生成，教育无效的。但是此种偏见，多数学者，均不承认，以为人之善恶智愚，生来本性的力量诚然不小，后来教育的力量又何尝全然无效？譬如木材的好丑和用处大小，虽然是生来不同，但必经工匠的斧斤雕凿，良材方成栋梁和美术的器具，就是粗恶材料，也有相当的用处。教育的作用，亦复如此。未受教育的人，好像生材；已受教育的人，好像做成的器具。人类美点，可由教育完全发展；人类的恶点，也可由教育略为减少。请看世界万国，那教育发达的和那教育不发达的人民，智愚贤否迥然不同，这就是吾人必须教育的铁证了。

第二种疑问，乃是中国人普通见解，以为西洋各国不过此时国富兵强，至于文物制度，学问思想，未免事事都比中国优胜；简单说起来，就是不信服西洋文明驾乎中国之上，所以不信服中国教育必须取法欧美。方才贵校校长张先生说：“此时西洋各国学术思想潮流，居世界之大部分，吾国不过居一小部分，只合一小部分随从大部分，不能够强教大部分随从一小部分：所以我们中国必须舍旧维新。”鄙人觉得张校长这话犹是对那没有知识比较中西文明优劣的人说法。其实吾国文明若果在西洋之上，西洋各国部分虽大，吾人亦不肯盲从，舍长取短。正因西洋文明远在中国之上，就是中国居世界之大部分，西洋各国居世界之最小

一部分，这大部分的人也应当取法这一小部分。所以鄙人之意，我们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的缘故，不是势力的大小问题，正是道理的是非问题。秋桐先生方才说道："西洋种种的文明制度，都非中国所及。单就经济能力而言，我们中国人此时万万赶不上。倘不急起直追，真是无法可以救亡。"鄙人以为秋桐先生此言，可谓探本之论。

吾人的教育，既然必须取法西洋，吾人就应该晓得近代西洋教育的真相真精神是什么，然后所办的教育才真是教育，不是科举，才真是西洋教育，不是中国教育。不然，像我们中国模仿西法创办学校已经数十年，而成效毫无。学校处数固属过少，不能普及，就是已成的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真精神尚远。此等教育，有不如无。因为教的人和受教的人，都不懂得教育是什么，不过把学校毕业当做出身地步，这和从前科举有何分别呢？所以我希望我们中国大兴教育，同时我又希望我们中国教育家，要明白读几本历史洋文，学一点理化博物，算不得是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我们教育若想取法西洋，要晓得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有几种大方针：

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

我国教育和西洋古代教育，多半是用被动主义，灌输主义，一心只要学生读书万卷，做大学者。古人的著书，先生的教训，都是神圣不可非议。照此依样葫芦，便是成功的妙诀。所谓儿童心理，所谓人类性灵，一概抹杀，无人理会。至于西洋近代教育，则大不相同了：自幼稚园以至大学，无一不取启发的教授法，处处体贴学生心理作用，用种种方法启发他的性灵，养成他的自动能力，好叫人类固有的智能得以自由发展，不像那被动主义灌输主义的教育，不顾学生的心理状态，只管拚命教去，教出来的人物，好像人做的模型，能言的鹦鹉一般，依人作解，自家决没有真实见地，自动能力。此时意大利国蒙得梭利(Moria Montessori)女士的教授法，轰动了全世界。他的教授法是怎样呢？就是主张极端的自动启发主义：用种种游戏法，启发儿童的性灵，养成儿童的自动能力；教师立于旁观地位，除恶劣害人的事以外，无不一任儿童完全的自动自由。此种教授法，现在已经通行欧美各国，而我们中国的教

育，还是守着从前被动的灌输的老法子，教师盲教，学生盲从。启发儿童的游戏图画等功课，毫不注意。拼命的读那和学生毫无关系的历史（小学生决不懂得自己与历史有什么关系），毫无用处的外国文，以为这就是取法西洋的新教育了。哈哈！实在是坑死人也！

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

孔特分人类进化为三时代：第一曰宗教迷信时代，第二曰玄学幻想时代，第三曰科学实证时代。欧洲的文化，自十八世纪起，渐渐的从第二时代进步到第三时代，一切政治，道德，教育，文学，无一不含着科学实证的精神。近来一元哲学，自然文学，日渐发达，一切宗教的迷信，虚幻的理想，更是抛在九霄云外；所以欧美各国教育，都注重职业。所教功课，无非是日常生活的知识和技能。此时学校教育以外，又盛兴童子军 Boy Scout 的教育，一切煮饭，烧菜，洗衣，缝衣，救火，救溺，驾车，驶船等事，无一不实地练习。不像东方人连吃饭穿衣走路的知识本领也没有，专门天天想做大学者，大书箱，大圣贤，大仙，大佛。西洋教育所重的是世俗日用的知识，东方教育所重的是神圣无用的幻想；西洋学者重在直观自然界的现象，东方学者重在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我们中国教育，若真要取法西洋，应该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

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

谭嗣同有言曰："观中国人之体貌，亦有劫象焉。试以拟之西人，则见其萎靡，见其猥鄙，见其粗俗，见其野悍，或瘠而黄，或肥而弛，或萎而伛偻，其光明秀伟有威仪者，千万不得一二！"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中国教育大部分重在后脑的记忆，小部分重在前脑的思索，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所以未受教育的人，身体还壮实一点，惟有那班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这种人虽有手脚耳目，却和那跛聋盲哑残废无用的人，好得多少呢？西洋教育，全身皆有训练，不单独注重脑部。既有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又有图画和各种游戏，练习耳目手脚的活动能力。所以他们无论男女老幼，做起事来，走起路来，莫不精神夺人，仪表堂堂。教他们眼里

如何能看得起我们可厌的中国人呢？

中国教育，不合西洋近代教育的地方甚多。以上三样，乃是最重要的。诸君毕业后，或教育他人，或是自己教育自己，请在这三样上十分注意。

1917年7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 署名：陈独秀



答李协丞(园林)[1]

协丞先生足下：

惠书及文，均一一读悉。大著及尊夫人之文，已陆续录之本志，拜谢拜谢。

欧洲良法美俗，足资吾国社会改良者，不少。足下倘有日记或札记载此等事，录赐本志，则裨益读者匪浅也。吾国有子弟不能教，有土地不能耕。为人类全体计，以大好河山，安插此辈游民，使他种勤俭多能者迫于衣食，岂得谓平。审是则人之谋我，何足异哉。国事方纷如乱丝，足下可再留欧数年。此时回国，无一事可做。国民毫无自觉自动之意识，政界有力者与在野之旧党相结合，方以尊孔教复帝制复八股为志，视欧洲文明及留学生如蛇蝎。于是风行草偃，即受教育之青年学生，亦多鄙薄欧化，以孔道国粹自矜，谓此足以善群治国。社会思潮，与百年前闭关时代无或稍异。如此国家，如此民族，谓能生存于二十世纪进化日新之世界，谁其信之。足下愤慨林政之不兴，然犹其一端，而非其全体非其本根也。率复，不尽欲言。

独秀

1917 年 7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答《新青年》爱读者(孔教)

《新青年》爱读者：

记者前获上海友人书，云《公民杂志》有一长文驳正本志非孔意见。当时闻而乐之，以为必有崇论宏议，足资攻错也。近购而读之，乃大失望。培风君之文，其要点不独于记者之说少所驳正，且竟完全赞同。使记者不获闻反对之快论，是以失望也。

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不过谓此等道德名词，乃世界普通实践道德，不认为孔教自矜独有者耳（参观《宪法与孔教》论文）。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己，忠恕有耻，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记者敢不敬其为人？惟期期以为孔道为害中国者，乃在以周代礼教齐家治国平天下，且以为天经地义，强人人之同然，否则为名教罪人。

前记者答俞颂华君书有云："孔子精华，乃如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今培风君亦云："礼果为孔子之道，则孔子之道诚不可用于今日。"是其所主张者，已与说者无殊。所不同者，其假定之前提，乃不以礼为孔子之道耳。

夫以礼非孔子之道，诚属创闻。儒家重礼，见薄于老庄，其言其事，不始于今日。若言礼不始于孔子，即非孔子之道，岂以忠恕之道为孔子所发明，前人未之言耶？细读培风君之文，知其于国学造诣尚浅，又不若康南海以礼教代法治之说，尚成一家言，有一驳之价值也。培风君倘能详实证明孔子不重礼教，亦记者之所愿闻。

独秀

1917年7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

再答吴又陵(孔教)

又陵先生：

惠书敬悉。

《礼运》大同之说，古之孔教徒鄙弃之，以为非圣人之言，以为虽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浅，以为杂而不伦。今之孔教徒以求容于共和国体，故不得已乃尊重昔之所鄙弃者，以为圣人之大义微言，以为孔子之所以师表万世者以此。此即所谓孔教改良耶？所谓孔教进化耶？抑何丑陋至于斯极也！

鄙意尤有进者：即使《礼运》出于孔子，而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者，乃指唐虞禅让而言。大同之异于小康者，仅传贤传子之不同，其为君主私相授受则一也。若据此以为合于今之共和民选政制，是完全不识共和为何物，曷足与辨哉！

独秀

1917年7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



答顾克刚（政治思想）

克刚先生：

愚非迷信政治万能者；且以为政治之为物，曾造成社会上无穷之罪恶。惟人类生活，既必经此阶级，且今方在此阶级中，则政治不得不为人类生活重要部分之一。倘漠视之，必为其群进化之最大障碍。盖一群之进化，其根本固在教育，实业，而不在政治，然亦必政治进化在水平线以上，然后教育实业始有发展之余地。

例若今日之中国政象如斯，吾人有何方法从事于教育实业之发展乎？

中国政治所以至此者，乃因一般国民雅不欲与闻政治，群以为政治乃从事政治生活者之事业，所以国民缺乏政治知识，政治能力，如外人所讪笑者。而今而后，国民生活倘不加以政治采色，倘不以全力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之可言，终于昏弱削亡而已。

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政治思想学说，亦重要思想学说之一，又何故必如尊函限制之严，无一语拦入政治时事范围而后可也？德意志、俄罗斯之革新，皆其邦青年学生活动之力为多。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之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

独秀

1917 年 7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

附：顾克刚致陈独秀（节录）

大志似乎三卷之内容不若二卷；而二卷《新青年》，犹不若一卷之

《青年杂志》也。……一卷之文重文学，二三卷之文重时事。述学说者，根本之图也；评时事者，逐末之举也。教诲青年，当以纯正之学说巩固其基础，不当参以时政，乱其思想也。（即以孔教问题而论，若是否可为青年修身之大本，固在学说范围；至于是否可定为国教，已入政治范围矣。……至于驳康氏书，及《孔教与宪法》等文，则时事之评也。）

顾克刚上

答卓鲁(革命问题)[1]

卓鲁先生：

革命者，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谓也。中国政治革命，乃革故而未更新。严格言之，似不得谓之革命，其他革命，更无闻焉。

独秀

1917年7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

附：卓鲁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惠鉴：

窃自民国以来，革命革命，既已脍炙人口。然革命二字，究作何解，莫不曰推翻满清专制之朝，而建中华共和之国而已。仆窃以为未足，及披辞源及日本法律经济辞典，其释革命则曰政治上之变更，其义似较广矣。然仆犹以为未安，及读贵志有文学之革命一篇，返复讽诵，豁然心悟。遂妄定其义曰：革命者进步改良之谓也。凡吾人对于宇宙间苟有所发明足以贡献于人群世界者，均得称之谓革命。故革命愈多，则收果更大。改专制而图共和，是政治之革命也。去古典而务实用，是文学之革命也。其他种种革命，均由此义而生可也。若仅曰革命乃政治上之变更，是变更仅及于政治，此政治之所以不能进步也。夫理者事也。理之不明，必事之未察。吾国革命，形式而已，安得卢骚之斗笔，撰为解释之文，将革命之原理，大揭晓于国人之前乎？先生志在民生，负有重望。贵志风行以来，蒙益良多，吾知法国之哲人，行将再生于中华矣。草草上言，尚希赐覆。此请浩安。

卓鲁顿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答沈藻墀(词章与古文)[1]

世之所谓词章者，乃兼韵文及骈文而言。所谓古文者，乃专指散文而言。其实以时代比论今古，六经诸子之文有韵而兼骈，犹在左、国、史、汉、韩、柳、欧、曾之前。若由今日世界文学眼光观之，无论今人、古人所作，凡用当时国语所造之文章以外，皆谓之“古体文”。固无分有韵无韵、骈与散也。今人模仿古人文体而为文，称曰“古文”，固是不通。称曰“古体文”，似无不可。鄙意文章分类，略为二种：一曰应用之文，一曰文学之文。应用之文，大别为评论、纪事二类。文学之文，只有诗、词、小说、戏(无韵者)、曲(有韵者，传奇亦在此内)五种。五种之中，尤以无韵之戏本及诗为最重要。

记者

1917年7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

附：沈藻墀致记者

记者足下：

近读贵志独秀半农诸先生之名著，对于文学上之分门别类，可谓无微不至，惟墀常见有一二学者，分古代之文为二种，一曰辞章，“如四六之文”，一曰古文，“如桐城派之文”，墀顾名思义，觉其界限既不明白，而在各义则又全然不通。夫辞章古文，同为古人所作，则统称之曰古文可也。今以辞章古文并列为二，试问古人所作辞章之文，是否亦为古文中之一种，又今之自号古文家者，其所作之文，一意摹仿古人之文，此种文

---

① 标题为本书编者加。

我人且弗论其内容之如何。但我人认为今人之作，然作者竟敢妄称曰古文，塀意此“古文”二字亦属不通。前贵志所刊独秀半农二先生之论文，皆拟分文学为二种，一曰应用之文，一曰文学之文（二先生所拟之名称略异而主旨则同），塀阅之不胜快活。盖分类甚简单，世间之文，皆可罗列于此二类中，今塀拟一详细之分法，不知适当否？望独秀半侬二先生正之。塀意我国文学，亦可仿西文之分法，如论文（Exposition）、描写（Description）、记述（Narration）、辩论（Argumentation）等类，此种分法，不过稍觉详细，然终不外乎“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二种而已。

上海大同学院沈藻塀启



答钱玄同(应用文改良十三事)

先生所说的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

独秀

1917年7月1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五号

附:钱玄同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鉴:

弟自读胡适之先生之《文学改良刍议》即拟撰一文,题为《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两月以来,执笔欲写者数次,皆以校课太多,忙忙碌碌于编纂讲义而阁起。兹先将改革之大纲十三事函告如下。

1. 以国语为之。

2. 所选之字,皆取最普通常用者,约以五千字为度(此数一时不能说定)。

3. 凡一义数字者(指意义用时完全一样,毫无差异者言),止用其一,亦取最普通常用者。

4. 关于文法之排列,制成一定不易之"语典",不许倒装移置。(中国字无语尾变化,若排列法无一定,必致主宾倒置,使观之者不能得正确之解释。故如"室于怒,市于色"、"昧雉彼视"等句法,必当严行禁绝。)

5. 书札之款或称谓,务求简明确当,删去无谓之浮文。〔如"辰维"、"忭颂"、"贱躯托福"、"德门集庆"种种肉麻可笑之句,必当删除,固无论矣。即如"阁下"、"足下"、"左右"、"执事"、"台安"、"道安"、"钧安"、"福安"、"顿首"、"叩上"、"拜手"、"再拜"之类,其实亦可全行删除。若抬头(双抬单抬,更不消说)空格偏写之款式"老伯"、"小侄"、"姻兄"、"世讲"之称谓亦当废止。弟个人之意见,以为除家族及姻亲中有称论者外,其余皆可以"先生"、"君"、"兄"三名词称之。大抵父

执、师长、年高者、学富者、我所崇敬者，可称“先生”。年相若者、道相似者、不客气之朋友、泛交、后辈，可称“君”或“兄”。〕

6. 绝对不用典。

7. 凡两等小学教科书，及通俗书报、杂志、新闻纸，均旁注“注音字母”，仿日本文旁注“假名”之例。

8. 无论何种文章（除无句读文，如门牌，名刺之类），必施句读及符号。〔句读如“，。：；”之类，或用“。：；”亦可，符号如“（）、“”、—（用于人名之旁）、‖（用于地名之旁）”之类。此事看似无关弘旨，其实关系极大。古书之难读误解，大半由此。符号尤不可少。〕惟浓圈密点，则全行废除。

9. 印刷用楷体、书写用草体。〔楷体各人各写无一定，书法家尤喜立异，惟《唐石经》字体最为平易正确，现在刻木浇铅之宋体字，什九与之相同。草书在魏晋隋唐之间极为通行。自张旭怀素以至祝允明王铎，喜作狂草，各式各样，信笔写去，以致草书专成美术，而不适于实用。今宜取《急就》、《月仪》、《出师颂》等等之章草，及《淳化阁帖》、《真草千文》、《书谱》等等之今草，择其书写简易、笔画分明者，写一定体（其有未备，亦可兼取行书），以供实用。此事弟数年前即拟为之，因循未果。今后得暇，当勉力成之。中国文字由大篆而小篆，而隶而草（草亦兴于秦末），本为由繁趋简，故周用大篆，秦用小篆，汉魏用隶，晋唐用草。在应用上为极合轨道之进化，既用草矣，万无重事倒走之理（草亦不能再进者，因照中国文字之形式，变至草书，已简至无可再简也）。然自宋以来，忽又废草不用者，厥有二因：(1)为张旭怀素等狂草所坏，字无定体，且任情缴绕联绵，不易辨认。(2)为可笑之仪文礼法所拘，以为写了草书，便不恭敬，故臣对于君，民对于官卑幼对于尊长，皆须写耗时费晷之楷体，及其末流，竟至有所谓“黑方光”之“馆阁体”。现在第一层之弊，但须勒为定体，不许瞎写，便可矫正。第二弊，简直不成问题，直当破坏此种可笑习惯而已。〕

10. 数目字可改用“亚拉伯”码号，用算式书写，省“万”、“千”、“百”、“十”诸字。〔如曰《说文》五百四十部、《广韵》二百有六韵、注音字母三十有九母，可作540、206、39也。此法既便书写，且醒眉目。古书中表数之句，更有难解者，如《尧典》之“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一语，骤视之，可作三千零六十六日（此从旬字逗），或三百二十二日（此从上六字逗）解。《史记》改为“三百六十六日”，固佳矣。今若改为“366”，岂不更为简明。〕

11. 凡纪年，尽改用世界通行之耶稣纪元（此事说来话长，当别为论，现在我自己可以先表明一句，我绝非耶教信徒，且我绝对以为今后世界只有科学

真理，彼宗教神话，断无存留之价值。如国人以此为太骇俗，或仍用民国纪元，其民国前一年辛亥，至用共和元年庚戌，则倒数之，称民国纪元前一年，至民国纪元前二七五二年，亦未尝不可。惟彼帝王纪年，三年一改，五年一换，盗贼、夷狄、骇竖、淫妪，无不具备，此断当废止不用）。

12. 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

13. 印刷之体宜分数种（如全方者、全圆者及丰锐停匀，毫无棱角者。隶书字体，与楷全同，惟笔势为异，亦可采用），以便印刷须特别注意之名词等等。

复辟与尊孔

张、康复辟之谋，虽不幸而暂遭挫折，其隐为共和国家之患，视前无减。且复辟之变，何时第二次猝发不可知，天下妄谬无耻之人，群起而打死老虎：昔之称以大帅，目为圣人者，今忽以“张逆”、“康逆”呼之；昔之奉为盟主，得其数行手迹珍若拱璧者，今乃弃而毁之；何世俗炎凉，不知羞耻，至于斯极也！

夫张、康夙昔之为人及其主张，举国所晓，岂至今日始知其悖逆？张、康诚悖逆矣，愚独怪汝辈夙昔并不反对张、康之主张，而以为悖逆，及其实行所主张而失败，乃以悖逆目之也。汝辈当知自今日之政象及多数之人心观之，张、康所主张并未根本失败，奈何以悖逆目之耶？

愚固反对复辟，而恶张、康之为人者也；然自“始终一致主张贯彻”之点论之，人以张、康实行复辟而非之，愚独以此而敬其为人，不若依违于帝政共和自相矛盾者之可鄙。夫事理之是非，正自难言；乃至主张之者之自相矛盾，其必有一非而未能皆是也，断然无疑。譬如祀天者，帝政之典礼也。袁世凯祀天，严复赞同之。及袁世凯称帝，严复亦赞同之。其事虽非，其自家所主张之理论，固一致贯彻，未尝自陷矛盾，予人以隙。若彼于袁世觊之祀天，则为文以称扬之，及袁世凯称帝则举兵以反对之，乃诚见其惑矣！

张、康之尊孔，固尝宣告天下，天下未尝非之，而和之者且遍朝野。愚曾观政府文官试题，而卜共和之必将摇动（见前《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今不幸而言中。张、康虽败，而共和之名亦未为能久存，以与复辟论相依为命之尊孔论，依旧盛行于国中也。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此义愚屡言之。张、康亦知之，故其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亦犹愚之信仰共和必排孔教。盖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

孔子之道，以伦理政治忠孝一贯，为其大本，其他则枝叶也。故国必尊君，如家之有父。荀、董以后所述尊君之义，世或以为过当，非真孔道，而孟轲所言，不得谓非真孔道也。孔孟论政，纯以君主贤否卜政治之隆污，故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篇》)答滕文公问为国之言曰："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赵注："人伦者，人事也。"非是。按人伦即指五伦。孟氏语陈相曰："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尚书》之所谓五典，五品，五教，皆即此也。)所谓保民，所谓仁政，已非今日民主国所应有，而当时实以为帝主创业之策略，故一则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篇》)。再则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孙丑篇》)。陈仲子，齐之廉士也；而孟氏乃以无君臣上下薄之，(《见尽心篇》)。犹之孔门以废君臣之义洁身乱伦责荷篠丈人。(见《论语·微子》章)。此后乎孔子者所述之孔道也。

前乎孔子论为治之道，莫备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传》云："近谓亲之，下谓失分。")《商书·仲虺之诰》曰："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传》云："民无君主，则恣情欲，必致祸乱。")《太甲》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又曰："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咸有一德》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盘庚》曰："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按此即韩退之"作粟米麻丝以事其上"之说所由出也。)《说命》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惟民从乂。"(《传》云："宪，法也，言圣王法天以立教。"又云："民以从上为治，不从上命则乱，故从乂也。")《周书·泰誓》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又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传》云："言惟君得专为福，为美食。")凡此抑民尊君之教典，皆孔子以己意删存，所谓"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者也。

孔氏赞《易》，为其大业。班固所谓"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即《十翼》也"是已。说《易》者其义多端，而要其指归，即《系辞》之开宗明义"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数语。《说卦》云："乾，健也；坤，顺也。"又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又云："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

坤为地，为母……为众。"《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家人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履卦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凡此皆与系辞之言相证明；皆所谓不易之道，易名三义之一也。(《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郑康成采此说作《易赞易论》云："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又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其张设布列不易者也。)孔氏视上下尊卑贵贱之义，不独民生之彝伦，政治之原则，且推本于天地，盖以为宇宙之大法也矣。《春秋》者，孔教大义微言之所在，孟轲以之比烈于夏禹周公者也。(《滕文公》篇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开卷即大书特书曰："王正月。"《公羊传》云："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注云："以上系于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施教，所制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春秋大义，莫大于尊王也可知。《孝经》纬曰："孔子云：'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是知孔子之道，《春秋》、《孝经》，相为表里；忠孝一贯，于斯可征。《天子》章曰："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士章》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曰："故以孝事君则忠。"《圣治》章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五刑》章曰："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此即君亲师并重之义。)《广扬名》章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论语》者，记孔子言行之书也。《八佾》章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子路章曰："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一言而兴邦乎？"《颜渊》章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注曰："加草以风，无不仆者，犹民之化于上。")《季氏》章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又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微子》章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韩非及后世暴君之欲加刑戮于隐逸也，皆取此义。)《泰伯》章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上所征引,皆群经之要义,不得谓为后儒伪托,非真孔教矣;然据此以言治术,非立君将以何者为布政施教之主体乎?

今中国而必立君,舍清帝复辟外,全国中岂有相当资格之人足以为君者乎?故张、康之复辟也,罪其破坏共和也可,罪其扰害国家也亦可;罪其违背孔教国国民之心理则不可,罪其举动无意识自身无一贯之理由则更不可: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故曰:张、康复辟,其事虽极悖逆,亦自有其一贯之理由也。

张、康虽败,而所谓“孔教会”、“尊孔会”,尚遍于国中,愚皆以为复辟党也。盖复辟尚不必尊孔,以世界左袒君主政治之学说,非独孔子一人。若尊孔而不主张复辟,则妄人也,是不知孔子之道者也。去君臣之大伦,而谬言尊孔,张、康闻之,必字之曰“逆”。以此等人而骂张、康曰“逆”,其何以服张、康之心?

说者或曰:孔子生于二千年前君主之世,所言治术,自本于君政立言,恶得以其不合于后世共和政制而短之耶?曰:是诚然也;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

1917 年 8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　署名:陈独秀



答陶孟和(世界语)

孟和先生足下：

来书论世界语，思精义繁，迷信世界语过当者所应有之忠告也。惟鄙意尚有不敢苟同于足下者，希略陈之。

来书谓“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此鄙人极以为然者也。来书谓“世界主义是一事，世界语又是一事，二者未必为同问题”，此鄙人微有不以为然者也。

世界语之成立，非即为世界主义之实现。且世界主义未完全实现以前，世界语亦未能完全成立。然世界人类交通，无一公同语言为之互通情愫，未始非世界主义实现之一障碍。二者虽非一事，而其互为因果之点，视为同问题亦非绝无理由。此仆对于世界语之感想，而以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也。譬之吾中国，闽、粤、燕、赵之人，相聚各操土语，其不便不快孰甚？普通官话(即国语)之需要，自不待言。今之世界人类需要取材多数通用之世界语，不能强人皆用英国语或中国语，犹之吾国需要取材多数通用之官话，不能强人皆用北京话或广东话也。足下倘不以此见为大谬，则于世界语三种怀疑，似可冰释。

世界万事，皆进化的也。世界语亦然。各国语何莫不然？虽不完全，岂足为病？极言之，柴门霍夫之世界语即不适用而归淘汰，亦必有他种世界语发生。良以世界语之根本作用，为将来人类必需之要求，不可废也。各国各别之语言，依各国各别之民族心理历史而存在，斯诚不诬；然所谓民族心理，所谓国民性，岂终古不可消灭之物乎？想足下亦不能无疑。足下谓世界语为无民族之语言，仆则谓世界语为人类之语言，各国语乃各民族之语言；以民族之寿命与人类较长短，知其不及矣。且国界未泯，民族观念存在期间，各国语与世界语不妨并存，犹之吾国不能因此时未便强废各省方言，遂谓无提倡普通官话之必要也。足下

倘无疑于全中国之国语，当亦无疑于全世界之世界语。

语言如器械，以利交通耳，重在一致之统一，非若学说兴废有是非真谬之可言。来书以孔子专制罢黜百家喻之，似不恰当。况提倡世界语者，未尝欲即废各国语耶？今之世界语中，东洋各国语无位置，此诚吾人私心之所痛憾；欲弥此憾，是在吾人之自奋。吾人之文明，吾人之艺术，果于世界史上有存在之价值，吾人正可假世界语之邮，输出远方，永远存在（此意已于三卷四号《新青年》答钱玄同先生书中略言之）。否则于人何尤？闭门造车，出门每不合辙。虽严拒世界语而谓人不我重，究于吾文明存在之价值有何补耶？

世界人类历史无尽，则人类语言之孳乳亦无尽。世界语所采用之单语，在理自不应以欧语为限。此义也，迷信世界语者当知之。务为世界之世界语，勿为欧洲之世界语尔。

仆犹有一言欲质诸足下者：足下轻视世界语之最大理由，谓其为人造的而非历史的也。仆则以为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是进化之障也。语言其一端耳。高明以为如何？率复不具。

独秀

1917 年 8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



三答钱玄同(文字符号与小说)

玄同先生:

《新青年》改用左行横迤,弟个人的意思,十分赞成,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但是改用白话一层,似不必勉强一致。社友中倘有绝对不能做白话文章的人,即偶用文言,也可登载。尊见以为如何?

文中符号,到不得已的时候,自然用得。说话停顿和语意未完的时候,自然当用虚点做符号,方能清楚。就是引用古书,或他人的话,中间不关紧要的,也可以省略,用虚点代之。本名旁加符号,往时本有此法。但是人名地名,要用单画双画分别不用,还要讨论一番。

中国小说,有两大毛病:第一是描写淫态,过于显露;第二是过贪冗长(《金瓶梅》、《红楼梦》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实在讨厌)。这也是"名山著述的思想"的余毒。吾人赏识近代文学,只因为他文章和材料,都和现在社会接近些,不过短中取长罢了。若是把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当做吾人理想的新文学,那就大错了。不但吾人现在的语言思想和元、明、清的人不同,而且一代有一代的文学,钞袭老文章,算得什么文学呢!但是外国文学经过如许岁月,中间许多作者,供给我们许多文学的技术和文章的形式,所以喜欢文学的人,对于历代的文学,都应该去切实研究一番才是(就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至于普通青年读物,自以时人译著为宜。若多读旧时小说,弹词,不能用文学的眼光去研究,却是徒耗光阴,有损无益。并非是我说老究的话,也不是我一面提倡近代文学,一面又劝人勿读小说,弹词,未免自相矛盾,只因为专门研究文学和普通青年读书,截然是两件事,不能并为一谈也。

此时用国语为文,当然采用各省多数人通用的语言。北京话也不过是一种特别方言,那能算是国语呢?而且既然是取"文言一致"的方

针，就要多多夹入稍稍通行的文雅字眼，才和纯然白话不同。俗话中常用的文话（像岂有此理，无愧于心，无可奈何，人生如梦，万事皆空，等类），更是应当尽量采用。必定要“文求近于语，语求近于文，”然后才做得到“文言一致”的地步。高明以为如何？

独秀

1917 年 8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

答冯维钧

维钧先生：

具有中学国文程度者，应读《马氏文通》、《助字辨略》、《文字蒙求》、《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等书，庶几于用字造句之法，稍有根底。具有高等大学国文程度者，倘志在文学，研究名家诗文集，自不待言。而《尔雅》、《扬氏方言》、《许氏说文》、《论衡》、《广雅》、《文心雕龙》、《史通》、《艺苑卮言》、《文史通义》等书，亦不可不精读也。西洋文学史及现代文学潮流，亦宜研究以观其通，庶免闭门造车之诮。中学校亦应略习文字学。惟不宜过深，若文字蒙求之类足矣。大学文科，自应以小学为主要科目。盖国语学、发声学、比较言语学、皆近代微妙最新之科学。是则吾国声音训诂之学，乌得不于大学求深造之士，未可以"小学"之名而轻之也。大学预科应以何者为模范文，则文法理工各科，应有区别。此事烦重，非短纸可罄。若《史通·六家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国故论衡》、《文赋》等，乃关于学术变迁文章流派重要之作，文科预科中自应注重者也。此复不备。

独秀

1917 年 8 月 1 日 《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

附：冯维钧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鉴：

先生议论新颖，思想高超，每读大作，辄爱不释手。兹有疑问数则，前曾请示多人解释，俱未能满足。先生学贯中西，素所钦仰，如蒙不弃，进而教之，幸甚。疑问列下：(一)具中学之国文程度者，应读何书，获益

可期最多,进步可期最速。(二)具高等大学之国文程度者,应读何书获益可期最多,进步可期最速。(三)中学校应否将文字学列入课程,大学文科应否列小学为主要科目。(四)大学预科国文课程,应以何者为模范文。关于学术之文,如《史通·六家篇》、《荀子·非十二子篇》,关于文章之公式利病源流派别之文,如《陆机文赋》、《国故论衡》等,应否注重。以上数条,鄙人怀疑已久,请先生在下期《新青年》通讯门内裁答为幸。此上。即颂著安。

冯维钧谨启

致蔡元培[①]

孑民先生赐鉴：

前月廿六日手示并演说稿均已读悉，本月二日书亦收到。书记徐、郑二君已接谈数次，校中近状藉以略知。此间报名学生只百余名。工业校校长唐君赴无锡未返，彼曾派书记三人相助大学招考之事。闻之徐书记，去岁招考帮忙书记只一人，考毕酬劳十五元。此次三人各酬若干，届时再为酌定。独秀因此间尚有琐事料理未清，本月内恐未克动身赴京。顷接尹默兄来书，据云先生日来颇忙，亟需有人相助。鄙意或请胡适之君早日赴京，稍为先生服劳。适之英汉文并佳，文科招生势必认真选择，适之到京即可令彼督理此事。适之颇有事务才，责任心不在浮筠兄之下，公共心颇富，校中事务，先生力有不及，彼所能为者，皆可令彼为之。此时与彼言定者，只每星期授英文学六时，将来必不只此（或加诸子哲学，或英文学史，俟独秀到京再为商定）。希与以专任教员（聘书可用新章教授名目）之职（月二百四十元可矣，惟望自八月份起）。彼到京即住校中（鄙意新落成之寄宿舍且多请几位久留欧美，起居勤洁之教员居住其中，以为学生之表率）。先生倘以为然，望即赐一电，以便转电适之来沪乘车北上。专此。

敬请道安

独秀上言　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日

---

① 上海市档案馆马长林先生于1986年第2期《档案与历史》披露《陈独秀致蔡元培函一件》，据该信原件及信封，此信寄自上海。

游仙诗联[①]

九天珠玉盈怀袖，
万里仙音响佩环。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陈独秀诗存》 署名：独秀

① 此联引自冯友兰《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回忆录中："陈独秀作过几首游仙诗，其中有一联是：九天珠玉盈怀袖，万里仙音响佩环。"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83 辑，1982 年第一版。此联大约写于 1917 年。

答刘延陵(自由恋爱)

延陵先生：

尊意分“自由恋爱”与“极端自由恋爱”为二，且赞成其一而反对其一，愚诚不解；恐看时误会者，不只愚一人也。盖既已赞成恋爱，又复赞成自由恋爱，尚有何种限制之可言，而不谓为极端主义乎？

“自由恋爱”，与无论何种婚姻制度皆不能并立；即足下所谓论理的婚姻，又何独不然？盖恋爱是一事，结婚又是一事；自由恋爱是一事，自由结婚又是一事；不可并为一谈也。结婚者未必恋爱，恋爱者未必结婚，就吾人闻见所及，此事岂抽象之玄想？

堕胎溺儿诸事，诚即足下所谓“婚后之不德”；其主因乃在避贫与苦耳，字之以极端自由恋爱，殊不伦也。西方堕胎溺儿，多避贫畏苦；东方溺儿，且因轻女；于恋爱何涉焉？数获手教，恕不一一作复。

独秀

1918年1月15日 《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



人生真义

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这两句话实在难得回答的很。我们若是不能回答这两句话,糊糊涂涂过了一生,岂不是太无意识吗?自古以来,说明这个道理的人也算不少,大概约有数种:第一是宗教家。像那佛教家说:世界本来是个幻象,人生本来无生;"真如"本性为"无明"所迷,才现出一切生灭幻象;一旦"无明"灭,一切生灭幻象都没有了,还有甚么世界,还有甚么人生呢?又像那耶稣教说:人类本是上帝用土造成的,死后仍旧变为泥土;那生在世上信从上帝的,灵魂升天;不信上帝的,便魂归地狱,永无超生的希望。第二是哲学家。像那孔、孟一流人物,专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一大道德家大政治家,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又像那老、庄的意见,以为万事万物都应当顺应自然;人生知足,便可常乐,万万不可强求。又像那墨翟主张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为人生义务。又像那杨朱主张尊重自己的意志,不必对他人讲甚么道德。又像那德国人尼采也是主张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的天才,成功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做寻常人以上的"超人",才算是人生目的;甚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说话。第三是科学家。科学家说人类也是自然界一种物质,没有甚么灵魂;生存的时候,一切苦乐善恶,都为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死后物质分散,另变一种作用,没有联续的记忆和知觉。

这些人所说的道理,各个不同。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应该怎样呢?我想佛教家所说的话,未免太迂阔。个人的生灭,虽然是幻象,世界人生之全体,能说不是真实存在吗?人生"真如"性中,何以忽然有"无明"呢?既然有了"无明",众生的"无明",何以忽然都能灭尽呢?"无明"既然不灭,一切生灭现象,何以能免呢?一切生灭现象既不能免,吾人人生在世,便要想想究竟为的甚么,应该怎样才是。耶教所说,

更是凭空捏造，不能证实的了。上帝能造人类，上帝是何物所造呢？上帝有无，既不能证实；那耶教的人生观，便完全不足相信了。孔、孟所说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只算是人生一种行为和事业，不能包括人生全体的真义。吾人若是专门牺牲自己，利益他人，乃是为他人而生，不是为自己而生，决非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墨子的思想，也未免太偏了。杨朱和尼采的主张，虽然说破了人生的真相；但照此极端做去，这组织复杂的文明社会，又如何行得过去呢？人生一世，安命知足，事事听其自然，不去强求，自然是快活的很。但是这种快活的幸福，高等动物反不如下等动物，文明社会反不如野蛮社会；我们中国人受了老庄的教训，所以退化到这等地步。科学家说人死没有灵魂，生时一切苦乐善恶，都为物质界自然法则所支配，这几句话到〔倒〕难以驳他。但是我们个人虽是必死的，全民族是不容易死的，全人类更是不容易死的了。全民族全人类所创的文明事业，留在世界上，写在历史上，传到后代，这不是我们死后联续的记忆和知觉吗？

照这样看起来，我们现在时代的人所见人生真义，可以明白了；今略举如下：

一、人生在世，个人是生灭无常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

一、社会的文明幸福，是个人造成的，也是个人应该享受的。

一、社会是个人集成的，除去个人，便没有社会；所以个人的意志和快乐，是应该尊重的。

一、社会是个人的总寿命，社会解散，个人死后便没有联续的记忆和知觉；所以社会的组织和秩序，是应该尊重的。

一、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都是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的。此处可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

一、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过是维持社会不得已的方法，非个人所以乐生的原意，可以随着时势变更的。

一、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的。若是上帝所赐，何以厚于今人而薄于古人？若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何以世界各民族的幸福不能够一样呢？

一、个人之在社会，好像细胞之在人身；生灭无常，新陈代谢，本是

理所当然，丝毫不足恐怖。

一、要享幸福，莫怕痛苦。现在个人的痛苦，有时可以造成未来个人的幸福。譬如有主义的战争所流的血，往往洗去人类或民族的污点。极大的瘟疫，往往促成科学的发达。

总而言之：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我敢说道：个人生存的时候，当努力造成幸福，享受幸福；并且留在社会上，后来的个人也能够享受。递相授受，以至无穷。

1918年2月15日 《新青年》第四卷第二号 署名：陈独秀

驳康有为《共和平议》

一月前，即闻人言康有为近作《共和平议》，文颇冗长可观，当时以不能即获一读为憾；良以此老前后二十年，两次谋窃政权，皆为所援引之武人所摈斥（戊戌变法，见摈于袁世凯；丁巳复辟，见排于张勋），胸中郁抑不平之气，发为文章，必有可观；又以此老颇读旧书，笃信孔教尊君大义，新著中必奋力发挥君主政治之原理，足供吾人研究政治学说之资，虽论旨不同，无伤也。乃近从友人求得第九十两期合本《不忍》杂志读之，见有《共和平议》及与《徐太傅书》，一言民主共和之害，一言虚君共和之利（前者属于破坏，后者属于建设；不读后者，不明其主论之全旨，故此篇并及之），不禁大失望！

《共和平议》凡三卷二万四千余言，多录其旧作及各报言论，杂举时政之失，悉归罪于共和，词繁而义约，不足观也；与徐书，颇指斥专制君主之非，盛称虚君共和之善，且譬言虚君共和之君主，如土木偶神，如衣顶荣身之官衔，一若国家有此土木偶神，有此衣顶荣身之官衔，立可拨乱而反治，转弱而为强，其言之滑稽如此！

《共和平议》卷首题言，用《吕览》之例，有破其说者，酬千元。吾观吕氏书，其自谓不能易一字，固是夸诞，然修词述事，毕竟有可取处；若康氏之《共和平议》，虽攻之使身无完肤，亦一文不值！盖其立论肤浅，多自矛盾，实无被攻之价值也。

康氏原作，文繁不及备录，兹今录其篇目，要义可见矣。

导　言

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帝制。

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专制。

求共和为慕美国，适得其反而为墨西哥。

求共和若法今制，适得其反而递演争乱，复行专制，如法革命之初。

民国求共和设政府，为保人民和平、安宁、幸福、权利、生命、财产，而适得其反：生命、财产、权利、安宁，皆不能保，并民意不能达。

求共和为自强、自立、自由，一跃为头等国，而适得其反，乃得美、日协约之保护如高丽，且直设民政如属地，于是求得宣布中国死刑之日。

《新闻报》论日、美协同宣言曰：代议员绝非民意；号民国而无分毫民影。

民国六年未尝开国民大会，所有约法，参议院，国会，行政会议，约法会议，宪法，皆如一人或少数武人专制之意，而非四万万民意。

中国共和根本之误在约法为十七省都督代表所定，而非四万万人之民意。

民国政府明行专制必不开国民大会，故中国宪法永不成而无共和之望。

中国即成共和之宪法，亦虚文而不能行。

中国武人干政，铁道未通，银行听政府盗支，无能监理，与共和成鸿沟，绝流无通至之理。

中国武力专制永无入共和轨道之望，不能专归罪于袁世凯一人。

武人只有为君主之翼戴，或自为君主而与民主相反不相容。

中国若行民主，虽有雄杰亦必酿乱而不能救国。

中国必行君主则国必分裂。

中国若仍行民主始于大分裂，渐成小分裂，终遂灭亡。

日本《每日新闻》论中国政局之支离灭裂，蹈俄国、波斯、突厥之覆辙。

以上卷一。

此卷各篇之总义：谓今之中国武人专政，国民无力实行共和，徒慕共和之虚名，必致召乱亡国。愚以为立国今世，能存在与否，全属国民程度问题，原与共和君主无关；倘国民程度不克争存，欲以立君而图存，与欲以共和而救亡，乃为同一之谬误。以吾国民程度而言，能否建设民主共和，固属疑问；即以之建设虚君共和制，或立宪君主制，果足胜任而愉快乎？敢问康氏及读者诸君以为如何？无论民主共和，或虚君共和，或君主立宪，只形式略异；而国为公有，不许一人私有，武人专政，则一也。吾国民果能遮禁武人专政，使国为公有，是岂有不能实行民主共和之理？倘曰未能，虽有君主，将何以立宪乎？更将何以虚君共和乎？纷争日久，国力消亡，外患乘之，覆灭是惧，此象共和君主之衰世皆有之，非独见诸共和时代也。不必远征往史，即前清道、咸之间，庚子之乱，取侮召亡，岂非眼前君主时代之事乎？

以上诸问，康氏倘不能解答，其主论之基础完全不能成立。

以下列举其荒谬之想，矛盾之言，以问康氏，以告国人。

康氏全文发端，即盛称共和之美曰："夫以专制之害也，一旦拨而去之，以土地人民为一国之公有，一国之政治，以一国之人民公议之；又举其才者贤者行之，岂非至公之理至善之制哉？"又曰："鄙人昔发明《春秋》太平世无天子之义，《礼运》大同公天下之制，与夫遥望瑞士、美、法共和之俗，未尝不慨然神往，想望治平。"后文乃谓："吾国人民，本无民主共和之念，全国士夫，皆无民主共和之学。"又谓："若美、法诸国，设代议士而号称民意，而选举之时，皆以金钱酒食买之；不过得一金钱一酒食之权云尔，非出于真知灼见是非好恶之公也，何民意之足云！"是不独其言前后自相矛盾，且对于美、法共和而亦加以咀咒，况堕地六年之中华民国乎？康氏咀咒中国之共和，非谓其求共和为慕美、法适得其反，而咀咒之乎？今并美、法之共和而亦咀咒之，可见中国共和政治，即比隆美、法而非适得其反，亦不免康氏之咀咒也。以法、美之共和，尚为人所咀咒；堕地六年之中华民国，虽为人所咀咒也，庸何伤？康氏须知善恶治乱，皆比较之词；今世共和政治，虽未臻至善极治，较古之君主时代之黑暗政治，岂不远胜乎？（即吾国之共和，虽尚无价值；而杀人夺货之惨酷，岂不愈于三国唐末五代之事乎？）且今世万事，皆日在进化之途，共和亦然，

共和本无一定之限度，自废君以至极治之世，皆得谓之共和，虽其间程度不同，而世界政制，趋向此途，日渐进化，可断言也。因其未至，而指摘之，咀咒之，谓为不宜，必欲反乎君政，将共和永无生长发达之期，不亦悖乎？康氏若效张勋、辜鸿铭辈，自根本上绝对排斥共和，斯亦已矣，然明明主张无天子公天下之义，又盛称共和拨去专制之害矣；复谓今非其时，但强行之，徒以乱国；夫共和果为善制，择善而行，岂有必待来年之理？吾人行善，更不应一遇艰难，即须反而为恶。譬之缠足妇人，初放足时，反觉痛苦不良于行，遂谓天足诚善，今非其时，复缠如旧，将终其身无放足之时矣；又如人露宿寒郊，僵冻欲死，初移温室，不克遽苏，而云仍返寒郊，始能续命乎？其谓共和虽善，此时行之中国而无效，不如仍立君主者，何以异是？

康氏谓："今中国六年来为民主共和之政，行天下为公之道，岂不高美哉？当辛亥以前，未得共和也，望之若天上；及辛亥冬，居然得之，以为国家敉宁，人民富盛，教化普及，德礼风行，则可追瑞士，媲美、法，可跻于上治，而永为万年有道之长矣，岂非吾人之至望至乐？嗟乎！宁知适得其反耶！"又曰："求共和为自强、自立、自由，一跃而为头等国，而适得其反。"夫民国六年操政权者，皆反对共和政治之人。共和名耳，何以责效？即令执政实行共和，国利民福，岂可因之立致？美、法、瑞士之兴隆，更非六年所可跻及（美法无论矣，即日本之改革，内无阻力，尚辛苦经营数十年，始有今日）。共和虽善，无此神奇。康氏讥国人误视共和为万应丸药，其实国人何尝如是，有之惟康氏自身耳；且其指摘六年以来之秕政，不遗余力，既云宁知适得其反，又云为民主共和之政，行天下为公之道，跌宕为文，固以作态，绳之论理，将焉自诠乎？

求共和适得其反，而得帝制，而得专制，诸共和先进国非无其例，何独以此归罪于吾国之共和耶？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现实，往往复反专制或帝制之理由，乃因社会之惰力，阻碍新法使不易行，非共和本身之罪也。其阻力最强者，莫如守旧之武人（例如中国北洋派军人张勋等）及学者（例如中国保皇党人康有为等）。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黑暗尤甚，此亦自然之势也。然此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灭，胜利之冠，终加诸改革者之头上；此中外古今一切革新历史经过之惯例，不

独共和如斯也。平情论事，倘局视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于阻碍改革者之武人学者是诛，而归罪于谋改革者之酿乱，则天壤间尚有是非曲直之可言乎？此理此事，不必上征往古，取例远西，即以近事言之，戊戌变法，非吾国文明开发之始基乎？当时见阻于守旧之军人（荣禄、袁世凯等）、学者（张之洞、叶德辉等），致召庚子之难，一时复旧，残民之政，远甚于变法以前，平情论事，不于当时守旧党荣、袁、张、叶是诛，而归罪于谋变法者康、梁与夫死难六贤之酿乱，则天壤间尚有是非曲直之可言乎？康氏咀咒共和，无所不用其极，乃至以破坏共和者洪宪帝、督军团之所为，亦归罪于共和，休矣康氏，胡不自反！

吾人创业艰难，即一富厚之家，亦非万苦千辛莫致；况共和大业，欲不任极大痛苦，供极大牺牲而得之者，妄也。其痛苦牺牲之度，以国中反对共和之度为正比例。墨西哥及法国革命之初，所以痛苦牺牲剧烈者，正惟狄亚士拿破仑辈反对共和剧烈之故耳，岂有他哉？中华民国六年之扰乱，亦惟袁氏及其余臭反对共和之故耳，岂有他哉？康氏倘不忍使祖国递演争乱，如墨西哥如法国革命之初，正宜大声疾呼，诏国人以"天下为民公有之义"与夫"《春秋》太平世无天子"、"《礼运》大同公天下"诸说，使窃国奸雄，知所敛抑，奈何日夜心怀复辟，且著书立说，咀咒共和，明目张胆，排斥民本主义，将以制造无数狄亚士拿破仑、袁世凯以乱中国哉！

康氏既曰："以土地人民为一国之公有，一国之政，以一国之人民公议之，又举其才者贤者行之，岂非至公之理至善之制哉？"又曰："共和为治，非以民为主耶？考美国宪法，最重之权利法典，为保人民身体之自由，及财产之安固，各国同之，美各州宪法，尤重此义，皆首举之，有二十六州，明定之曰：人民皆享受保护其生命自由与天然权利；又曰：凡自由政府，以人民之权威为基础；政府为谋人民平和安宁幸福及保护财产而设之者。南州路易诗烟拿之宪法，尤深切著明曰：凡政府自人民而起，本人民之意志因人民之幸福而设立；其唯一之目的，在保护人民使享有生命自由财产。此数语乎，真共和国之天经地义矣！"又曰："夫民意乎，岂非民国之主体乎？"又曰："欧美之政体，只争国为公有，而不争君主民主。"又曰："吾三十年前，著大同书，先发明民主共和之义，为中国人最

先。”又曰：“以数千游学之士……拾欧美已过之唾余，不中时之陈言，曰自由也，曰共和联邦也……”又曰：“今民国群众所尚，报纸所哗，则新世界之所谓共和、平等、自由、权利、思想，诸名词也……以风俗所尚，孕育所成，则只有为洪水猛兽布满全国而已！”又曰：“鄙人不以民主为然也。”又曰：“吾国人醉于民本主义以为万应丸药，无人知其非者！俄、波、突厥亦然，甚矣，醉药之易于杀人也！”忽称自由权利为天经地义，忽又称为洪水猛兽，不中时之陈言；忽而赞美国为公有，凡政府自人民而起，为人民而设之说，忽又指斥为民本主义争国为公有者乃饮药自杀；忽自称为发明民主共和之先觉，忽又自称不以民主为然。是殆图便骋词，任意取舍，遂不觉言之矛盾也！

康氏所谓中国不宜民主共和，而宜虚君共和之理由有三：曰武人专政，曰铁道未通，曰银行听政府盗支。按此三者，本国之大患，无论若何国体，若何政制，都不相容，不独限于民主也。民主共和而武人专政，则为狄克推多；虚君共和而武人专政，则为权奸；其义一也。

康氏谓：“君主国之制，自上及下，故将校得藉君主之威灵而驭下，而后其下懔威而听命焉！民主国之制，自下以及上，故将校藉士卒之力而后其上畏威而听命焉。无世爵之延，以结其不叛之心；无忠义之名，以鼓其报效之气；故不足以收武人之用，而反以成其跋扈之风也。”夫以盛时而言，康氏见德、日军人服从其君主，独不闻法将霞飞，威震邻邦，而俯首听命于国会乎？以衰世而言，汉之莽、卓，唐之藩镇，独非君主时代之事乎？即以近事证之，辛亥之役，即不废帝政，袁世凯握八镇之兵，行操、莽之事，挟天子以令诸侯，视六载伪共和，不更暗无天日乎？（即就康氏自身而论，戊戌亡命所受之痛苦，岂不较今为甚？）再以最近事证之，去年复辟之役，康氏所谓：“复辟可反攻以讨逆，旧君之义可废，何有于法。”可见帝政复兴，亦无以结其不叛之心，鼓其报效之气也。

又康氏与徐东海书云：“惟绍帅专心兵事，其政治大计，皆付托左右，遂至其左右隐操大权，刚愎自用而专断。……先是吾代草诏书，用虚君共和之义，定中华帝国之名，立开国民大会而议宪法，即召集国会而速选举，其他除满汉，合新旧，免拜跪，免避讳，等诏，皆预草数十，以备施行，及见排不用……”呜乎！大权犹未操，已是何等景象！武人秉

政而谓能国为公有，虚君言治邪？嗟嗟康氏，幸不为蔡伯喈耳，见排不用，犹未为大辱也！

康氏曰："凡共和之国，必须道路交通而后民情可达；又必道路交通，而后无恃险阻兵，以酿战事。……今吾国创造铁路，南不能至川、滇、黔、粤，北不能通新疆、甘肃、陕西；故西南得以负险而称兵，政府亦不能陈兵旅拒之；其初敢抗拒政府者，肇于僻远之云南，渐及负险之四川。"夫道路交通，固立国之要政，何独限于共和耶？岂君主国与夫虚君共和国，道路皆不必交通，民情可不必宣达耶？康氏所理想之虚君共和，不识是何等黑暗景象！西南义师，正以道路修阻，得扑袁帝而保共和；康氏所云，为袁帝鸣不平则可，若引此以为中国不宜共和之证，却正与事实相反。

康氏曰："凡共和之国，必在财政与国民共之，而政府不能分毫妄支焉，今中国、交通两银行，皆为政府所欲为，国民虽有资本，国民虽有贮金，而政府妄支，以养私人，以行暗杀，以战敌党，而国民不能知其数，更不能监理之，坐听其亏空，停止兑现而已。"按袁皇帝盗国币以行暗杀，以战敌党，以致停止兑现，此正政府不行共和之果，非中国不宜共和之因；倒果为因，殊违论法。而康氏或曰：国民何以不能监督政府，听其妄支妄为，不行共和，此非中国不宜共和之因乎？然则国民若不能监督政府之妄支妄为，即君主国又何以立宪，又何以虚君共和，国为公有乎？

康氏以此三种理由，谓中国不宜民主共和，而宜虚君共和，毋宁谓中国不宜共和，而宜君主专制；毋宁谓中国不宜共和，而宜酋长专制；更毋宁谓其不能存在于今世；良以今世国家，若武人专政，道路不通，国民无力监督政府之妄支妄为，未有不灭亡者也，岂独不能共和哉！

康氏所指摘民国六年以来之政象，谓为共和所致者，如下：

> 袁世凯称帝——失去外蒙、西藏道里物产无算——各督跋扈，狎侮轻玩中央——无国会，无宪法——督军团跋扈于前，西南割据于后——烟酒盐关教育实业之拒派遣——府院争权——令长吏授意，举其私人为议员——增兵至八十师团，兵费至二万万两——不经国会公决而组内阁，而借外债，而宣战——解散国会，召集参议而废约法——增外债数万万——围议院迫议员——政府妄支国币

以养私人，以行暗杀以战敌党——中国银行积款八千万已为洪宪盗而称帝——矫诬民意强迫议员签名布告中外以拥袁帝——总统总理日日盗取银行——政费日增，赋敛日重，富者远徙，民生日蹙——诸将争权，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无算，生机断绝——私抽赋税，妄刑无辜，民不堪命——六年以来无预算决算之表示，民不敢过问——新税加征，公债强迫——元年京、津之变，损失逾万万——袁世凯月用八十万金，其施之于侦探暗杀五百万金——六年四乱，商务大败，银行停止兑现，纸币低折——袁称帝而川、湘、粤大受蹂躏——开平之煤，招商局之船，汉冶萍之铁厂，亦可押于外人——袁世凯善用金钱收买，习而成风——癸丑江、赣、粤、楚之战，死民无数——贤才摧弃，若赵秉钧宋教仁以暗杀死，谭典虞、汤觉顿无辜被戮——对于蔡锷、曹锟、张敬尧、梁士诒等赏罚错乱——非法之假政府逮捕真国会之二百议员——密订军械借款及凤皇山铁矿合办之约。

上列政象，有一非反对共和之袁世凯及其爪牙"会议徐州，决行复辟，出名画诺，信誓旦旦之十四省督军"(用康氏与徐东海书中语)。之所为乎？此正不能厉行共和之果，而谓为共和所致，且据此以为中国不宜共和之因；倒果为因，何颠倒一至于此！

康氏谓民国六年，未尝开国民大会；又谓代议员绝非民意。试问康氏所谓国民大会，乃不用代议制乎？夫国民直接参政，诚属共和之极则，然非分裂至极小之国家，或自由都市，此事如何可期？康氏最恶分裂，又反对代议制，不知有何法以通之？倘谓君主国无论大小，国民大会皆可不用代议制，斯真梦呓矣。此时世界立宪国家，无论君主民主，皆采用代议制者，良非得已。代议员之意，固与国民总意(国民总意，亦只多数而非全体)。有间；然不愈于君主一人或权贵少数人之意乎？康氏非难共和，并非难代议制，则世界民主共和君主立宪皆无价值，奈何独指此以为中国不宜共和之征乎？代议制虽非至善之法，然居今日遽舍此而言立宪，直藉口欺人耳，盖国民直接参政之时期尚远，必待此而始可共和，始可立宪；吾不知康氏所主张之虚君共和制，将以何法使吾"四万万人，人人自发其意"乎？"若中国土地之大，人民之多，万事之赜，若

事事待于合议，则意见各殊，运动不灵，大失事机；故瑞士议长之制，国民公决之法，共和至公至平之制也；但中国之大，则难行也。”此非康氏之言乎？夫自知其难行，而执以非难今日之共和，岂非藉口欺人乎？

康氏又谓：“中国若行民主，虽有雄杰亦必酿乱，而不能救国。”并引墨西哥之狄亚士为证。康氏不知共和国行政首长不贵有雄杰也。狄亚士之乱墨西哥，正因其自恃雄杰不循共和轨道之故。康氏游墨诗有云：“专制犹存乱岂平？”可谓知言矣。康氏盛称狄亚士，而惜其“若在中土，虽唐太宗、宋艺祖、明太祖何以加焉！不幸生于墨西哥为民主之国，而以专制治。夫以墨积乱三百年，非专制不能为治；然既为民主国而专制，即大悖乎共和之法，而大失乎人心矣”。康氏参政院《提议立国之精神议书后》中，亦有相类之论调曰：“今墨乱已三百年，而今乱日臻；南美共和廿国，殆皆类是；盖未可行共和而宜专制者，若误行之，祸害必大。”康氏论墨西哥事，既以非“专制不能为治”为前提，又惜狄亚士以共和专制而败，然则舍君主专制，墨固无治法矣。康氏数以墨乱戒中国，且云：“中国之广土众民，远过于墨；鉴于去年府院争权，尤非专制不能定乱。”夫既曰，“非专制不能为治”，“宜专制”，“尤非专制不能定乱”。其心其志，盖已昭然；何国为公有云乎哉！何虚君共和云乎哉！呜呼康氏！一面主张国为公有，讥民国政府“为专制君主之私有其国”，讥“国人不通政学，不知欧美政体之徒争国为公有，而不争民主君主之虚名”；而一面又主张专制。呜呼康氏！果何以自解？吾知康氏所精通之政学，一言以蔽之曰：藉口欺人而已！

民国两年已失蒙、藏、辽地二万里。

民国之内乱如麻，川、粤惨剧将演于各省，而国民日危。

近者，长沙内变，惠、潮兵争，而宁波又独立，浙江又风起云涌矣。凡此皆由南北争权利为之，而实共和为之也。湘、粤、浙之同胞乎，憾共和可也！

曹、王、陈、李四督最后忠告之通电。

民国之兵只可自乱。

民国之兵费必亡国。

民国数年之外债过于清室百年，再增一倍半，即可如埃及之

亡国。

民国苛敛，数倍清室，加之丧乱频仍，致民生凋敝，四海困穷。

民国之官方只同盗妓。

民国之贤才必隐沦摧弃。

民国高谈法治，而法律赏罚皆颠倒奇谬，甚于野蛮无法。

民国之物质扫地同于野蛮。

民国之媚外类于尼固黑奴。

民国之学术只导昧亡。

民国之教化崇尚无良、无耻、无恒，沦于禽兽。

民主政府内争者必一切不顾，甘卖国而竞当前之权利，而吾国民听其鬻若南洋之猪仔。

凡共和政府必甘心卖国，若近者军器同盟及凤皇山铁矿其一端。

李烈钧致南京李督军，武昌王督军，南昌陈督军电。

民国之政俗坏乱，人莫不厌之、愤之、忧之、怒之。

吾旧论中国行民主必不能出美洲、墨国、印度乱惨分立之轨道，不幸而言中。

以上卷二。

是卷各篇之总义：乃举所有中国丧权辱国兵争民困一切政治之不良，悉归罪于共和民主。夫共和果为如是不祥之怪物耶？君主政治之下，此等不良之政象，果无一能发生者耶？康氏所举事实，虽不尽诬，使民国字样，悉易以中国，则予固无词以驳之。若其归罪于共和，则共和不受也。若其归罪于伪共和则可，而真共和不受也。真共和而可不经国会许可，与外国订丧失蒙、藏之条约耶？真共和而有“以十五条易帝制”，听外人设警察之事耶？真共和而有谋复帝制，废弃国会，非法内阁，致滇川、湘、浙、粤之兵争耶？真共和而可以国币贿买海陆军，以制造内乱耶？真共和而可不经国会之认可，大借外债，以增军队杀敌党行专制耶？真共和而可任意苛敛浪费，无须国会之预算决算耶？真共和而文官可以妻妾营差、武官则不识字之督军（此等督军，只可与言复辟尊孔），遍国中耶？真共和而贤才隐沦且遭暗杀耶？真共和而有法律无效

之事耶？真共和而有空言礼教不尊重科学，力图物质文明者耶？真共和而容有因内争卖国之政府耶？真共和而可不经国会之认可，而订军器同盟私卖矿山之约耶？凡此康氏所痛恨者，吾人亦痛恨之。正惟痛恨之，乃希望实行真共和始有以救之；若君主专制，则无济也。盖君主专制之国，无法律，（专制国之法律，君主得以个人私意兴废之），无民权，无公道，政无由宁，乱无由止。康氏谓中国非专制不能定乱，康氏独不思六朝五代晋室八王及欧洲中世之黑暗，皆帝王专制而非共和耶？

康氏或曰：专制定乱，纵不可必；然非至大同之世，真共和又岂可期；伪共和实为召乱之媒，故不若虚君共和，既去帝王专制之弊，又无以兵争政之忧，不亦善乎？按此亦似辩而实非也。夫自政治原理言之，虚君共和与民主共和，本非异物；施行此制时所需于国民之德之力，均不甚相远；所不同者，惟元首世袭与选举之别耳。康氏论选举制之弊曰："行总统制，则必由专制而复于帝制，人民不服，必复乱；行责任内阁制，则府院不和，必各拥各省督军以内乱。"又曰："美总统之制，仅统内阁之群吏，于各州自治无预也。中国之总统，则统各省之行政；其事权之大，百倍于美总统矣。然中南美之总统也，必以兵争。"又曰："法责任内阁之制，乃鉴于革命八十三年之乱，不敢复行旧总统制也；见英行虚君共和制之安乐也，乃仿行之，以总统为虚君也，岂知英之虚君，世袭而非选举，论门第而不论才能，故不与总理争权，故能行之而安也。"夫总统制与内阁制，各有利弊，本政治学者所苦心讨论之问题，然未闻有以虚君制能解决此难题者。盖虚君制虽不发生总统选举问题，而内阁制之弊依然存在也。内阁而亦世袭耶？则必无此事理。内阁而由君主任命耶？则专制而非虚君矣。内阁而由国会推举耶？则今之英制与法无异。虚君制之内阁，即不与虚君争权，保无以兵争总理之事乎？且保无欺虚君之无权，效操、莽之篡窃乎？依人为而言政制，盖无一而可者。若云预防流弊，则采用康氏所深恶痛恨之联邦制，更益以责任内阁，岂不足以防总统之专制乎？兵争总统之事，不当稍杀乎？倘云诸制悉非至善，则舍从康氏"非专制不能定乱"之，本怀，固无他法矣。

中南美廿民国除智利、阿根廷外皆大乱。

俄改民主共和必内乱且分裂，苟不改，渐或致亡。

民主政体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

民主能行于大国，只有一美，然美有特因。

天下古今民主国无强者。

罗马与英皆由民主改君主而后盛强。

吾三十年前著大同书，先发明民主共和之义，为中国人最先。

美国共和之盛而与中国七[之]相反，无能取法，误慕师之，故致乱。

法国取法美国尚致乱，何况中国相反之极？

中南美洲廿共和国全师美国，尚致乱，何况中国去美之远？

法共和制不良，中国不可行。

葡制与中国不同，不能行。

瑞士制为小国联邦，与中国相反，尤不能行。

吾有自创之共和制立虑不能行？

中国古今无民主，国民不识共和而妄行，故败。

以上卷三。

此卷各篇之总义：乃谓民主共和政体，不能造成强大国家，遂不能应国际之竞争；是以行之欧美，尚利不胜害，况无共和学识与经验之中国乎？

余第一欲问康氏者：今世强大国家果皆君主乎？君主国果皆强大乎？民主国果无一强大者乎？康氏倘未能用统计形式，确定此大前提，则所谓“民主共和不能造成强大国家”，与此反证“非君主不能造成强大国家”之说，故当然不能成立。康氏亦尝称美国共和之盛矣，即法兰西可谓非今世强大国家乎？康氏不尝称雅典、罗马共和时代之武功乎？中南美虽曾经专制者之扰害，然今日果皆大乱如康氏所云乎？近世衰乱而亡之国，若波兰，若印度，若缅甸，若安南，若朝鲜，有一非君主国乎？有一可归罪于共和者乎？且何以近世国家行民主共和而灭亡者，反未之闻也？

第二欲问康氏者：即云共和不能造成强大国家，而近世国际竞争场里，除东洋式昏乱之君主专制国外，果非强大国家，无一存在者乎？弱小而文明国若荷、比、瑞士人民之幸福，果不及强大而野蛮之俄罗斯人

乎？此次欧战之结果，除国民消极的自卫外，积极的侵略的强大国家之观念，保无破坏乎？今日之中国，当以宁政苏民，徐图发展为要务（专制政体之下，政无由宁，民无由苏，民力国势，莫由发展），果有造成强大国家之必要与可能乎？

第三欲问康氏者：欧美之行共和，果皆利不胜害，不若君主国一一强盛乎？美法无论矣，瑞士之安乐如何？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未可以目前政象薄之（此义非短篇所能罄，当专论之）。若论中南美诸共和国，智利、阿根廷固康氏所称许；他若巴西、秘鲁诸邦之富盛，不远愈于康氏所梦想之大清帝国乎？康氏蔑视南美之谬见，章秋桐君在《甲寅杂志》中已力证其妄，康氏岂未见之耶？一八二五年，美国建革命纪念碑于 Bunker Hill 时，大雄辩家 Daniel Webster 著名之演说中有云：

> When the Battle of Bunker Hill was Fought, the existence of South America was scarcely felt in the civilized world. The thirteen little colonies of North America habitually called themselves "Continent". Borne down by colonial subjugation, monopoly and bigotry, these vast regions of the south were hardly visible above the horizon. But in our day there has been, as it were, a new creatio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emerges from the sea. Its lofty mountains begin to lift themselves into the light of heaven; its broad and fertile plains stretch out, in beauty, to the eye of civilized man, and at the mighty bidding of the voice of political liberty the waters of darkness retire.

Webster 氏谓"此南方广土，蹂躏于殖民者屈服垄断顽固之下，不见天日，今始得有一新生命，南半球乃由海底而起。"康氏乃谓为岁岁争乱，视若地狱；又曰："共和国者，共乱国也。"（康氏谓共和国武人争政为共乱国，吾谓君主国武人专政为军主国，军主国有不终归大乱，不可救治者乎？）呜呼康氏！咀咒共和，至于斯极！倘有好事者译以告欧美人，当大怪笑至陋极臭之豚尾奴，何以狂妄糊涂如此！

第四欲问康氏者：共和若必由有经验而成，则终古无经验，将终古

无成理矣？且最初之经验，又何所托始乎？若不信古无而今有，则古无康有为，何今无经验而竟有之？康有为又未尝为《不忍》杂志，何今竟有之？《不忍》杂志前无《共和平议》一文，何今竟有之？康氏须知自盘古开辟，以至康有为撰《不忍》杂志，其间人事万端，无一非古无而今有也，何独于共和而疑之乎？康氏尝述春秋太平世无天子之义，礼运大同公天下之制；又谓易赞群龙无首为政治之极轨；又称周召共和；又自称先发民主共和之义为中国人最先。又曰："共和民主国，岂待外求于欧美哉？吾粤之乡治，久实行之。吾中国地大而治疏，上虽有君主之专制，而乡民实行自由共和。"又曰："九江乡绅多，无尤强大者，故无争，能守法；此与雅典略同，真吾国共和之模范也，何必欧美？其不能穷极其治乐者，则以统于大国之下，无外交，无国史，故不焜耀耳。"今奈何忽一笔抹杀，谓"吾国人民，本无民主共和之念；全国士夫，皆无民主共和之学"。又谓："中国古今无民主，国民不识共和。"又谓："共和为中国数千年未尝试验之物。"嗟嗟康氏！任意骋词，大有六经皆我注脚之概，奈自相矛盾何！

帝制初改共和，照例必经过纷乱时代，此本不足为异；康氏纯以目前现象乱不乱为前提，遂不惜牺牲六年四战以鲜血购来之共和，欲戴清帝，以求定乱。然又云："今上海租界，已是小共和国，于中国共乱亦能不乱；然执政者谁哉，吾滋愧言之！"夫康氏政见，但求不乱耳，何必问执政者为何族！又何必言之滋愧！

卢骚所谓"民主之制宜于二万人国"之说，乃指人民直接参政而言；若用代议制，更益以联邦制，"民主政体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之说，已完全不能成立。何以证之？请观美、法。康氏所谓大国不能共和之理曰："小国寡民，易于改良；其最要则不治兵，故无武人，故无武人之干政，即无改君主之事变。"又曰："若国土既大，则靖内对外，不能不待兵力；既用兵，则最强武者遂为国之君主矣；诸强者并立，则必以兵争政矣。"又曰："大国必待兵，待兵则不能禁武人干政，故不能行民主共和也。"夫武人干政，甚至以兵争政，固非共和之道；然以国为公有之虚君共和国家，即不妨武人干政，以兵争政乎？若曰未可，则大国不但不能行民主共和，亦并不能行虚君共和也。民主虚君，既均不能行；则治大

国舍从康氏“非专制不能定乱”之本怀，固无他法矣。康氏须知今世国家，无论大小，皆有相当之兵力；倘民权未伸，舆论无力，豪强皆可盗以乱政，此固无择于国之大小君主共和也。若执此以为民主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之理由，康氏所谓为兵争政乱之南美诸邦，有一大国乎？亦自相矛盾而已！

康氏谓民主能行于大国，只有一挟有天然海界之美，以其四无强邻也。不知近代世界交通便利，宛若比邻；欧人足迹，无所不至；远洋荒岛，皆有主人；民主政治；若不能行之美国而致衰乱，天然海界，乌足以庇之？法兰西属地人口之众，不可谓非大国，岂亦有天然海界，四无强邻耶？

国家制度，犹之私人行为，舍短用长，断无取法一国之事，更无必须地理历史一一相同，然后可以取法之理。乃康氏举中国不同于美者七事，谓为无能取法；谓中国若欲师美，“请先掘西藏、印度、波斯、安南、中亚细亚为一大太平洋；迁西伯利部之俄罗斯于欧洲，而听其为殖民地，移日本于南美洲，以为大东洋；则四无强邻，高枕而卧，可以学美矣。（一）又必烧中国数千年之历史书传，俾无四千年之风俗以为阻碍；又尽迁四万万人于世界之外，但留三百万之遗种（倘留三百万零一人，不知能师美国否？），以耕食此广土而复归于朴塞。（二）又令于明、清两朝时，先改为十三国殖民地（十二国不知可行否？），设十三议院，及十三总统；然后今乃费尽诸志士才人之心肝口舌，以八年奔走之力说合之。（三）又令英、俄、德、法、日本尽废其铁路、轮船、铁船、飞船、无线电，种种奇技异器。（四）国内又尽去百万之兵，只留警察；若能是，则学美之总统制可也，为联邦制亦可也。（五）然尚须上议院监限其总统之权。”夫必地理历史一一酷肖如此，然后可以取法他国政制，则世界各国，皆应自为风气，未可相师矣，有是理耶？康氏固以英之虚君制教国人者；试问英之地理历史，有一与吾华相同者乎？康氏其有以语我？虚君共和外，康氏复有自创之共和制，自谓：“上禀孔子群龙无首之言，外采希腊、罗马、德、瑞、美、法之制，内采唐虞四岳，周召共和之法，合一炉而冶之，调众味而和之，其或可行乎。”其制维何？即于国会外，立元老院为最高机关，各省还公举元老一人，额数二十八，轮选七人为常驻办事员，分掌外

交、兵事、法律、平政、国教五事，公举议长副议长各一，其议长之制如瑞士。

按康氏此制，所谓元老院职掌之五事，皆不越行政范围，与立法事无关涉；所不同于总统府者，惟人数加多，不由国会选举耳；而康氏不曰改总统府为元老院，乃曰于国会外立元老院诚令人索解不得也。人数加多，且分掌大政，适与内阁各部为骈技，则院院之争，不将较府院尤烈乎？元老不由国会选举，而由各省区公举；夫公举法固不识如何，在康氏理想，被选举者必为该省区之贤豪无疑；所不解者，此等贤豪，何以不能屈尊于国会或内阁，必别立元老院始许为国宣劳也？近世政制之患，首在立法行政之隔阂耳；康氏此制，匪独不能沟通此二者，且以促进行政纷争之程度，瑞士之制，果如是乎？康氏赞成君主，则主张君主制可也，不必诡曰虚君共和。康氏赞成民主，则主张民主共和可也，不必别立此非驴非马之元老院。盖康氏所谓之元老院制，既非图行政立法之沟通，又不足以言行政部选举制，只为行政部增一促进纷争之赘疣耳；犹不若废去国会内阁，直效希腊贤人会议，罗马元老院及三头政治之为痛快也。吾知康氏之主张虚君共和，意在虚君而不在共和；其自创之共和制，意在元老院而不在共和。康氏脑中，去君主贵族，无以言治；殆犹犬马之舌，习于粪刍，舍此无以为甘美也。

康氏理论之最奇者，莫如"凡共和政府，必甘心卖国"。呜呼，是何言也！谓全世界凡共和政府皆如是耶？不知康氏将何以证实此前提之不误？谓以袁、段政府，代表全世界凡共和政府耶？则亦必无此理。

康氏全文之结语曰："要之一言：民国与中国不并立，民国成则中国败矣，民国存则中国亡矣。"康氏倘易其词曰："民国与大清帝国或中华帝国不并立，民国成则帝国败，民国存则帝国亡。"则谁得而非之？或云："民国即亡，而中国犹可存。"此亦不得而非之。以政制虽变更，而国犹存在也。若今后共和不亡，民国俨然存在，不知更指何物为中国，而谓之败谓之亡也？岂非大清帝国或中华帝国，即不可谓为中国乎？康氏其有以语我？

吾文之终，有应忠告康氏之言曰：

一、凡立论必不可自失其立脚点。康氏倘直主张其君主制，理各

有当，尚未为大失；今不于根本上反对共和，而于现行制度及目前政象，刻意吹求，是枝叶之见也，是自失其立脚点也。

二、凡立论必不可自相矛盾。他人攻之，犹可曰是非未定也；自相矛盾，是自攻也，论何由立？

今之青年，论事析理，每喜精密，非若往时学究可欺以笼统之词也。康氏倘欲与吾人尚论古今，慎勿老气横秋，漠视余之忠告。

1918年3月15日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署名：陈独秀



丁巳除夕歌(一名《他与我》)

古往今来忽有我，
　岁岁年年都遇见他，
明年我已四十岁，
　他的年纪不知是几何?
我是谁?
　人人是我都非我，
他是谁?
　人人见他不识他，
他何为?
　令人痛苦令人乐，
我何为?
　拿笔方作除夕歌，
除夕歌，歌除夕；
　几人嬉笑几人泣：
富人乐洋洋，
　吃肉穿绸不费力，
穷人昼夜忙，
　屋漏被破无衣食，
长夜孤灯愁断肠，
　团圆恩爱甜如蜜，
满地干戈血肉飞，
　孤儿寡妇无人恤，
烛酒香花供灶神，
　灶神那为人出力，

磕头放炮接财神，

　财神不管年关急，

年关急，将奈何；

　自有我身便有他，

他本非有意作威福，

　我自设网罗自折磨，

转眼春来，还去否？

　忽来忽去何奔波，

人生是梦，

　日月如梭，

我有千言万语说不出，

　十年不作除夕歌，

世界之大大如斗，

　装满悲欢装不了他，

万人如海北京城，

　谁知道有人愁似我？

1918年3月15日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署名：陈独秀



随 感 录

学术与国粹①

学术何以可贵？曰，以牖吾德慧，厚吾生；文明之别于野蛮，人类之别于其他动物也，以此。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此学术之要旨也。必明乎此，始可与言学术。盲目之国粹论者，不明此义也。吾人之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只当论其粹不粹，不当论其国不国；以其无中外古今之别也。中国学术，隆于晚周，差比欧罗巴古之希腊。所不同者，欧罗巴之学术，自希腊讫今，日进不已；近数百年，百科朋兴，益非古人所能梦见；中国之学术，则自晚周而后，日就衰落耳。以保存国粹论，晚周以来之学术，披沙岂不可以得金？然今之欧罗巴，学术之隆，远迈往古；吾人直径取用，较之取法二千年前学术初兴之晚周、希腊，诚劳少而获多。犹之欲得金玉者，不必舍五都之市而远适迂道，披沙以求之也。况夫沙中之金，量少而不易识别；彼盲目之国粹论者，守缺抱残，往往国而不粹，以沙为金，岂不更可悯乎？

吾人尚论学术，必守三戒：一曰勿尊圣。尊圣者以为群言必折中于圣人。而圣人岂耶教所谓全知全能之上帝乎？二曰勿尊古。尊古者以为学不师古，则卑无足取。岂知古人亦无所师乎？犯此二戒，则学术将无进步之可言。三曰勿尊国。尊国者以为鄙弃国闻，非励进民德之道(用《重组中国学报缘起》之语)，夫尊习国闻，曾足以励进民德乎？国闻以外，皆不足以励进民德乎？吾以为此种国粹论，以之励进民德而不足，杜塞民智而有余(古人以尊国尊圣故，排斥佛教，致印度要典，多未输入中国，岂

①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以下两小节同。

非憾事？奈何复以此狭隘之眼光，蔑视欧学哉）。

国粹论者有三派：第一派以为欧洲夷学，不及中国圣人之道；此派人最昏瞶不可以理喻。第二派以为欧学诚美矣，吾中国固有之学术，首当尊习，不必舍己而从人也。不知中国学术差足观者，惟文史美术而已；此为各国私有之学术，非人类公有之文明；即此亦必取长于欧化，以史不明进化之因果，文不合语言之自然，音乐绘画雕刻，皆极简单也；其他益智厚生之各种学术，欧洲人之进步，一日千里，吾人捷足追之，犹恐不及，奈何自画？第三派以为洲人之学，吾中国皆有之。《格致古微》时代之老维新党无论矣；即今之闻人，大学教授，亦每喜以经传比附科学，图博其学贯中西之虚誉；此种人即著书满家，亦与世界学术，无所增益；反不若抱残守缺之国粹家，使中国私有之文史及伦理学说，在世界学术史上得存其相当之价值也。例如今之妄人，往往举《大学》“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说，以为孔门经济学；不知近世经济学说，“分配论”居重大之部分，《大学》未尝及之；即“生产论”及“消费论”中，赀本劳力与时间问题，原则纷繁，又岂“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之简单理论所可包括；不但不能包括，且为“生产过剩”之原则所不容；倘执此以为经济学，何异据《难经》以言解剖，据《内经》以言病理，据《墨经》以言理化，据《毛诗》、《楚词》以言动植物学哉？

国　会

世人攻击国会议员最大之罪状有二：一曰捣乱，一曰无用。所谓捣乱者：大约以其时与政府冲突，或自相冲突；所谓无用者，大约以其未尝建立利国福民之事业。为此言者，盖不知国会之为何物也。国会唯一之责任与作用无他，即代表国民监督行政部之非法行动耳；此外固无事业可为，安得以有用无用评判之耶？吾国会时与政府捣乱者，正以实行监督政府之非法行动，若大借款，若外蒙俄约，若宋案，若伪公民团围攻议院事件，此之谓尽职，此之谓有用。其或自相冲突，亦因发挥民主政治之精神，与政府与党相搏战耳，此得谓之无用耶？国人须知国会之用

处，正在捣乱。若夫不捣乱之参政院及今之参议院，斯真无用矣。

元　曲

上海某日报，曾著论攻击北京大学设立“元曲”科目，以为大学应研求精深有用之学，而北京大学乃竟设科延师，教授戏曲；且谓“元曲”为亡国之音。不知欧、美、日本各大学，莫不有戏曲科目。若谓“元曲”为亡国之音，则周秦诸子，汉唐诗文，无一有研究之价值矣。至若印度、希腊、拉丁文学，更为亡国之音无疑矣。此次北方发生之 Pest，西医曾以科学实验之法，收养此种细菌，证明其喜寒而畏热，乃无识汉医，玄想以为北方热症，且推原于火坑煤炉之故，不信有细菌传染之说，妄立方剂；而北京各日报，往往传载此种妖言，殊可骇怪！国人最大缺点，在无常识；新闻记者，乃国民之导师，亦竟无常识至此，悲夫！

1918 年 4 月 15 日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署名：独秀



四答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

玄同先生：

吴先生“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之说，浅人闻之虽必骇怪，而循之进化公例恐终无可逃。惟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各国反对废国文者，皆以破灭累世文学为最大理由。然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康有为谓美国共和之盛，而与中国七相反，无能取法，其一即云：“必烧中国数千年之历史书传，俾无四千年之风俗以为阻碍”。在康氏乃故作此语，以难国人；在吾辈则以为烧之，何妨？)至于废国语之说，则益为众人所疑矣。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狄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名悉用原语，无取义译；静状介连助叹及普通名代诸词，限以今语；如此行之，虽稍费气力，而于便用进化，视固有之汉文，不可同日而语。先生谓为“还是半斤与八两，二五与一十的比例”，恐未必然也。至于用西文原书教授科学，本属至顺；盖学术为人类之公有物，既无国界之可言，焉有独立之必要？先生及读者诸君以为如何？谨复。

独秀

1918 年 4 月 15 日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

有鬼论质疑

吾国鬼神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种无意识之宗教观念最为有力。今之士大夫，于科学方兴时代，犹复援用欧美人之灵魂说，曲征杂引，以为鬼之存在，确无疑义，于是著书立说，鬼话联篇，不独己能见鬼，而且摄鬼影以示人。即好学尊疑之士，亦以远西性觉（Intuition，日本人译为直觉，或云直观，或云观照。吾以为即释家之所谓“自心现量”，乃超越感官之知觉也，与感觉 Sensibility 为对文）。哲学方盛，物质感觉以外，岂必无真理可寻？遂于不能以科学解释之鬼神问题，未敢轻断其有无。今予亦采纳尊疑主义，于主张无鬼之先，对于有鬼之说多所怀疑，颇期主张有鬼论者赐以解答。

吾人感觉所及之物，今日科学，略可解释。倘云鬼之为物，玄妙非为物质所包，非感觉所及，非科学所能解，何以鬼之形使人见，鬼之声使人闻？此不可解者一也。敢问。

鬼果形质俱备，惟非普通人眼所能见；则今人之于鬼，犹古人之于微生物，虽非人人所能见，而其物质的存在与活动，可以科学解释之，当然无疑。审是则物灵二元说，尚有立足之余地乎？此不可解者二也。敢问。

鬼若有质，何以不占空间之位置，而自生障碍，且为他质之障碍？此不可解者三也。敢问。

或云鬼之为物有形而无质耶？夫宇宙间有形，无质者，只有二物：一为幻象，一为影象。幻为非有，影则其自身亦为非有。鬼既无质，何以知其为实有耶？此不可解者四也。敢问。

鬼既非质，何以言鬼者，每称其有衣食男女之事，一如物质的人间耶？此不可解者五也。敢问。

鬼果是灵，与物为二，何以各仍保其物质生存时之声音笑貌乎？此

不可解者六也。敢问。

若谓鬼属灵界，与物界殊途，不可以物界之观念推测鬼之有无，而何以今之言鬼者，见其国籍语言习俗衣冠之各别，悉若人间耶？此不可解者七也。敢问。

人若有鬼，一切生物皆应有鬼；而何以今之言鬼者，只见人鬼，不见犬马之鬼耶？此不可解者八也。敢问。

1918年5月15日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署名：陈独秀

答汤尔和(学术思想)[1]

尔和学兄左右：

惠复拜谢。吾国学术思想，尚在宗教玄想时代，故往往于欧西科学所证明之常识，尚复闭眼胡说，此为国民根本大患，较之军阀跋扈犹厉万倍，况复明目张胆，倡言于学校，应受绅士待遇之青年学生，亦尊而信之，诚学界之大辱，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来书虽系弟私人请益，以关系学术，故揭告读者，谅不以为忤也。以后倘有大著赐登本志，指导青年逃出迷途，则幸甚。

独秀

1918 年 5 月 15 日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答张缪子(新文学及中国旧戏)

缪子君鉴:

尊论中国剧,根本谬点,乃在纯然囿于方隅,未能旷观域外也。剧之为物,所以见重于欧洲者,以其为文学美术科学之结晶耳。吾国之剧,在文学上、美术上、科学上果有丝毫价值耶?尊谓刘筱珊先生颇知中国剧曲固有之优点,愚诚不识其优点何在也。

欲以"隐寓褒贬"当之邪?夫褒贬作用,新史家尚鄙弃之,更何论于文学美术?且旧剧如《珍珠衫》、《战宛城》、《杀子报》、《战蒲关》、《九更天》等,其助长淫杀心理于稠人广众之中,诚世界所独有,文明国人观之,不知作何感想。

至于《打脸》、《打把子》二法,尤为完全暴露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而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绝对相反之地位。若谓其打有定法,脸有脸谱,而重视之邪?则作八股文之路闰生等,写馆阁字之黄自元等,又何尝无细密之定法,"从极整齐极规则的工夫中练出来",然其果有文学上美术上之价值乎?

演剧与歌曲,本是二事;适之先生所主张之"废唱而归于说白",及足下所谓"绝对的不可能",皆愿闻其详。

独秀

1918 年 6 月 15 日 《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

答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悔
(论信仰)[1]

南丰美以美会基督徒悔:

足下指斥恽君[2]之说,愚未能代答;惟鄙意以为尊谓信望为两事,固无不可;然宗教家之信望,均以神为目标?必以归纳法证明神之真实存在,然后依以求智,方不失为刚愎,方不坠于迷信,故恽君以基督教之释智为未足也。尊谓寻求上帝,为知识之开端;愚为依他求知,依他途之起点;固不独基督教然也。吴稚晖先生有言:我辈虽非国民党信徒,而死后飏骨为灰,无一粒非国民党而为他党;此言余亦云然。至国民目为暴烈份子与否,固无所容心焉;倘有人竟以暴烈称之,则殊惭愧;可怜之支那人,尚何暴烈之可言!

独秀

1918 年 6 月 15 日 《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 指恽代英。

答崇拜王敬轩者(讨论学理之自由权)

崇拜王敬轩者:

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而答词之敬慢,略分三等:立论精到,足以正社论之失者,记者理应虚心受教。其次则是非未定者,苟反对者能言之成理,记者虽未敢苟同,亦必尊重讨论学理之自由虚心请益。其不屑与辩者,则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辩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

独秀

1918 年 6 月 15 日 《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

附:崇拜王敬轩者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读《新青年》,见奇怪之言论,每欲通信辩驳,而苦于词不达意,今见王敬轩先生所论,不禁浮一大白。王先生之崇论宏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又是乎?此启。不备。

崇拜王敬轩先生者　四月二十日

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

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甚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我以为谈政治的人当分为三种：一种是做官的，政治是他的职业；他所谈的多半是政治中琐碎行政问题，与我辈青年所谈的政治不同。一种是官场以外他种职业的人，凡是有参政权的国民，一切政治问题，行政问题，都应该谈谈。一种是修学时代之青年，行政问题，本可以不去理会；至于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推哑呢？

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

第一当排斥武力政治

以理论言，单独武力，决不能建设现代的国家。以事实言，袁世凯、张勋相继以武力政策，都归失败；不但其自己失败，国家也因之到了破产地位；倘有继之者，其效果也可想而知。目下政治上一切不良的现象，追本求源，都是"武人不守法律"为恶因中之根本恶因。无论何人，一旦有枪在手，便焚杀淫掠，无所不为，国法人言，无所顾忌，尚复成何世界！此种武力政治倘不废除，不但共和是个虚名，就是复辟立君也没有办法；不但宪政不能实行，就是专制皇帝，也没有脸面坐在金銮殿上

发号施令。所以我们中国要想政象清宁，当首先排斥武力政治，无论北洋派也好，西南派也好，都要劝他们把这有用的武力，用着对外，不许用着对内；必定这一层办得到，然后才配开口说到什么政治问题。否则将是无论北洋武人执政也好，西南武人执政也好，终久是个“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有什么政〔治〕法律之谈呢？（日本楠濑中将说道：“中国目前最要者，与其谓为南北妥协，宁在改革督军政治；若不改革，即聘百顾问，亦终难改善国政。”这话可算说得切中要害。）

第二当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

现在世界各国中，象德意志虽说是以普鲁士为中心势力统一联邦，象日本虽说是以萨、长军阀为中心势力统一三岛，但是德意志各联邦，也不是事事仰普鲁士的鼻息；德、日各政党盘踞之国会，都有绝大的威权，也非普鲁士及萨、长军人可以任意指挥，随便破坏的；况且近年以来，普鲁士及萨、长军阀的威权，也都有日渐收缩之势了。试问我们中国那一党人那一派人，配说有普鲁士或萨、长军阀的勋劳和实力呢？袁世凯以数十年的辛苦经营，尚且不能以一派势力统一国家；其余各党各派的内容，都是四分五裂，本身尚不能统一，如何当作统一全国的中心势力呢？这种迷梦倘不打破，各派人都想拿自己之势力来统一中国，而各派都统一不成；即使一时成功，也断断不能持久；互相统一，互夺政政，争夺不休，必至外国人来统一而后已。所以我始终主张北洋、国民、进步三党平分政权的办法，又赞成一党组织内阁的梦想。我们中国人无论何党何派，自己甘心在野，容让敌党执政的雅量，实在缺乏的很。老实说一句：一碗饭要大家吃，若想一人独吃，势必大家争夺，将饭碗打破，一个人也吃不成！

第三当决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

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

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这两样孰好孰歹，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必议论；但或是仍旧用中国的老法子，或是改用西洋的新法子，这个国是，不可不首先决定。若是决计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譬如既然想改用立宪共和制度，就应该尊重民权，法治，平等的精神；什么大权政治，什么天神，什么圣王，都应该抛弃。若觉得神权君权为无上治术，那共和立宪，便不值一文。又如相信世间万事有神灵主宰，那西洋科学，便根本破坏，一无足取。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象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中国目下一方面既采用立宪共和政体，一方面又采唱尊君的孔教，梦想大权政治，反对民权；一方面设立科学的教育，一方面又提倡非科学的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的邪说；一方面提倡西洋实验的医学，一方面又相信三焦[①]，丹田，静坐，运气的卫生：我国民的神经颠倒错乱，怎样到了这等地步！我敢说：守旧或革新的国是，倘不早早决定，政治上社会上的矛盾，紊乱，退化，终久不可挽回！

国家现象，往往随学说为转移。我们中国，已经被历代悖谬的学说败坏得不成样子了。目下政治上社会上种种暗云密布，也都有几种悖谬学说在那里作祟。慢说一班老腐败了，就是头脑不清的青年，也往往为悖谬学说所惑；我所以放胆一言，以促我青年之猛醒！

1918 年 7 月 15 日　《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　署名：陈独秀

① 三焦，中医学名词。有“主持诸气”的作用。膈以上，曰上焦；脐以上，曰中焦；脐以下，曰下焦。

随 感 录

韩 世 昌[①]

社会之文野，国势之兴衰，以国民识字者之多寡别之，此世界之通论也。吾国人识字者之少，万国国民中，实罕其俦。不但此也，此时北京鼎鼎大名之昆曲名角韩世昌竟至一字不识，又何怪目不识丁之行政长官盈天下也！——更何怪不识字之国民遍国中也！

自由正义与和平

德意志以军国主义为厉世界，吾人之所恶也，列国讨之，亦以尊重自由正义与和平，不得不掊此军国主义之怪物。独不可解者，北京、东京两政府，方极力模仿普鲁士以军阀势力耀武于国中，奈何亦自标扶持自由正义与和平之旗帜而对德宣战耶？毋怪德人齿冷！

科学与神圣

宇宙间物质的生存与活动以外，世人多信有神灵为之主宰，此宗教之所以成立至今不坏也。然据天文学家之研究，诸星之相毁，相成，相维，相拒，皆有一定之因果法则。据地质学家之研究，地球之成立，发

①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以下各小节同。

达，其次第井然，悉可以科学法则说明之。据生物学者，人类学者，解剖学者之研究，一切动物，由最下级单细胞动物，以至最高级有脑神经之人类，其间进化之迹，历历可考，各级动物身体组织繁简不同，势力便因之而异。此森罗万象中，果有神灵为之主宰，则成毁任意，何故迟之日久，一无逃于科学的法则耶？有神论者其有以语我！

学术独立

中国学术不发达之最大原因，莫如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史学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史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春秋》，着眼大义名分，甘以史学为伦理学之附属品。音乐亦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而音乐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圣功王道，甘以音乐学为政治学之附属品。医药拳技亦自有独立之价值也，而医家拳术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道术，如何养神，如何炼气，方"与天地鬼神合德"，方称"艺而近于道"。学者不自尊其所学，欲其发达，岂可得乎？

阴　阳　家

吾人不满于儒家者，以其分别男女尊卑过甚，不合于现代社会之生活也。然其说尚平实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的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故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阴阳家之假托也。一变而为海上方士，再变而为东汉、北魏之道士，今之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实学不兴，民智日僿，皆此一系学说之为害也。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

1918 年 7 月 15 日　《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　署名：陈独秀

偶像破坏论

“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这几句形容偶像的话，何等有趣！

偶像何以应该破坏，这几句话可算说得淋漓尽致了。但是世界上受人尊重，其实是个无用的废物，又何只偶像一端？凡是无用而受人尊重的，都是废物，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世界上真实有用的东西，自然应该尊重，应该崇拜；倘若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人人尊重他，崇拜他，才算得有用，这班骗人的偶像倘不破坏，岂不教人永远上当么？

泥塑木雕的偶像，本来是件无用的东西，只因有人尊重他，崇拜他，对他烧香磕头，说他灵验：于是乡愚无知的人，迷信这人造的偶像真有赏善罚恶之权，有时便不敢作恶，似乎这偶像却很有用。但是偶像这种用处，不过是迷信的人自己骗自己，非是偶像自身真有什么能力。这种偶像倘不破坏，人间永远只有自己骗自己的迷信，没有真实合理的信仰，岂不可怜！

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古代草昧初开的民族，迷信君主是天的儿子，是神的替身，尊重他，崇拜他，以为他的本领与众不同，他才能居然统一国土。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

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事到如今，这等不但骗人而且害人的偶像，已被我们看穿，还不应该破坏么？

国家是个什么？照政治学家的解释，越解释越教人糊涂。我老实说一句，国家也是一种偶像。一个国家，乃是一种或数种人民集合起来，占据一块土地，假定的名称；若除去人民，单剩一块土地，便不见国家在那里，便不知国家是什么。可见国家也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并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保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藉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若说到国家自卫主义，乃不成问题。自卫主义，因侵害主义发生。若无侵害，自卫何为？侵害是因，自卫是果。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什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但是世界上多数的人，若不明白他是一种偶像，而且明白这种偶像的害处，那大同和平的光明，恐怕不会照到我们眼里来！

世界上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和我们中国女子的节孝牌坊，也算是一种偶像；因为功业无论大小，都有一个相当的纪念在人人心目中；节孝必出于施身主观的自动的行为，方有价值；若出于客观的被动的虚荣心，便和崇拜偶像一样了。虚荣心伪道德的坏处，较之不道德尤甚；这种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却是真功业真道德的大障碍！

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1918年8月15日 《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 署名：陈独秀

再质有鬼论[①]

余作《有鬼论质疑》言过简，读者每多误会；承易乙玄君逐条驳斥，使余有申论之机会，感甚感甚。同社友刘叔雅君，别有文难易君，鄙意有未尽者条列于下：

(1) 鄙论原意乃谓：既云鬼形鬼声可诉诸感官，则无论真幻，均属感觉以内之事，并非科学所不能解释之玄妙也。幻为非有，即有时直接印诸感官而终为非实有，如海市空花是也。真为实有，即有时不能直接印诸感官而终为实有，如微生物等是也。无论真幻，既可直接呈诸感官，胡云非感觉所及，非科学所能解耶？灵力之有无且不论，今姑假定其为有，或即以 Energy 当之，亦未有不利用感官而能见闻者（佛说自在通之一境，与基督教之"上帝"，同为未有确证之玄想耳）。况主张有鬼者明言目见其形，耳闻其语；是所见所闻之对象，与能见能闻之感官，二者具备；则当然为感觉以内之事，科学所能解释也。科学不能解释幻象光学，诚闻所未闻。以显微镜观微生物，仍属感觉以内之事，倘其物绝对不能呈诸感官，虽以显镜不能见也。易君所举近世心理学者之说，不知出于何人何书？以心脏悸动计等，为证明有鬼之器械；此器械想为易君所发明，与心理学家所用者确非一物也。

(2) 鄙论原意乃谓：二元论者谓物界之外，另有灵界；鬼倘有质，则亦物耳；何灵之有？何二元之有？此正攻击二元论者之论界观念，奈何谓我斤斤以物灵二元为说乎？倘信二元论，焉有主张无鬼之理？

(3) 易君理论上幽界之证明，及以"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为前提，在论理学上可谓奇谈矣。今之问题，乃以种种方法，证明鬼之有无；若鬼之有质与否，占领空间与否，幽界有无与否，皆方法之一；不图易君竟

① 本标题为编者所加。易乙玄《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一文，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

移尚未确定之断语为前提，以为证明之证明，不知何以自解？至于实质上之证明，易君所谓事实，器械，试验，并一简单之例证而无之；如此证明，不得不叹为希有也。易君所信之幽界，不知即在此地球，抑在他星球？鬼若有质，似未能越此适彼，来往自由。即令幽界在他星球，而鬼又能来往自由；彼来在此地球时，亦不能不占空间之位置，碍人自碍也。

(4) 易君固主张鬼之有形无质者也。“有质即非鬼矣”，此见极为明达。鄙论前三条，皆以难“鬼为物质”之说，此不足以难易君，而易君实不必加以呵斥也。惟鬼果无质，则所谓有，所谓存在，将等诸天道思想等抽象名词耳；何得组织一幽界，且来往显界，其形其声，使人见闻，而人将与之交通耶？既非物质，又何以有衣食男女之事耶？(此义尚望易君详为解答。)

(5) 此条质疑，易君一字未答，惟以窃取王充之言见责。夫讨论事理，贵取众材以为归纳式之证明；古人之言，焉足取为标准；以“圣教量”不若“比量”之正确也(参看《随感录·圣言与学术》)。因此鬼之有无，《论衡鬼语》之言，皆不足为据。鄙人主张无鬼，重在归纳众理，决不取前言以为证也。且王充之意，谓鬼若为人死后之精神，衣服无精神，应随人体朽败，不应随鬼再见也。鄙意则谓鬼既非质，自无男女衣食之必要。二者论点截然不同，更无所谓“窃取”，愿易君再详细一读。

(6) 鄙论原意，正以讥讽见鬼者之妄言欺世耳。乃易君反责鄙人妄下肯定断案，可谓粗心之至。易君倘于此能下一否定断案，鄙人固极端赞成，但恐自古讫今能见鬼者均不欲引君为同调耳。

(7)(8) 凡讨论一问题，范围以内之材料，自当广搜博采，期于证明，此归纳法所不拒也。易君对于鄙论之疑点，何以往往不加解答，但以一笼统语抹杀之曰：“何必学书呆子读法呢？”“先生越说越远了。”夫学书呆子读法，与鬼之有无有何关系？讨论材料，不厌繁富；只要不出问题之范围，何妨越说越远？鄙论之各条疑问，倘无人完全解答，又何能证明有鬼？易君对鄙论提出疑问之材料，何以不加研究？或云“今尚未达到时期”；或云“此乃研究鬼之最后的问题，此时则无暇及之也”。而一方面又强谓“鬼之存在，已无疑义”；“只能证明有鬼而已”；“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乃一考其实，易君所谓有鬼，竟无丝毫之证

明。易君所谓“以言学理，以言事实，以言器械，皆可用以证明之”。奈何仅有此简单之空言，而不肯详实见教也？倘曰有之，原文具在，读者诸君可以覆案也。

易君倘谓鬼之有无，非人间之观念语言所可解释，“将以此问题暂置他方，与鄙人以正义相见”，则立盼明教，幸勿食言。

独秀识　八月一日

1918年8月15日　《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



随 感 录

圣言与学术[1]

印度因明学家言，尽论辨之则，统依三量：一曰自心现量，一曰比较量，一曰圣教量。夫现量乃玄妙难言之境，以之立正破邪，将何以喻众？比量乃取众象以求通则，远西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是其类也。圣教量者，乃取前代圣贤之言，以为是非之标准也。圣贤之智慧，固加乎并世之常人；能谓其所言无一不周万类而无遗，历百世而不易，有是理乎？倘曰未能，则取其言以为演绎论法之前提，保无断论之陷于巨谬乎？吾国历代论家，多重圣言而轻比量，学术不进，此亦一大原因也。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欤。

基督教与迷信鬼神

吾友某君与余言：吾辈虽不赞成基督教，然吾国人若信基督教，岂不愈于迷信鬼神，崇拜动物乎？一日，余以此语李石曾先生。季先生则云："宁任其迷信鬼神，崇拜动物，勿希望其信基督教；因鬼神动物之迷信，较基督教之迷信，浅薄而易解悟也。中国人种种邪说迷信，固极可笑；然当以科学真理扫荡之，不当以基督教之迷信代替之。"斯言也，吾无以难之。

①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以下各小节同。

社会裁制力

世间事物，皆有善恶两面，社会裁制力亦然。易卜生所攻击者，乃社会裁制力之恶面；若彼贪鄙无耻辈，亦恒为社会所不容，此其善面也。吾中华之社会裁制力则只有恶面而无善面；故特立独行之士罕若凤毛，贪鄙无耻之人盈天下也。中国社会之不及欧西也以此。

伪善的基督教国民

《兴华杂志》第三十一册录载《美以美会韦会督关于时局之伟论》一文，并附以感言，余读之不得不愤恨基督教国民之伪言欺世也。当吾国与德意志决裂之初，余以正义故，以自由故，以反对武力专制故，固与汪精卫，蔡孑民，张溥泉，王亮畴，王儒堂诸先生热心赞成与德宣战；不惜与吾友马君武，徐季龙诸先生立于反对之地位。君武先生且以余在本志宣布赞成绝德之论文，怒而取消其投稿之约；当时颇以君武为迂怪。及今思之，殊自惭悔也。据《兴华》记者之言，曾热心从事反对对德宣战之运动，使当时与余相见，必有剧烈之争论；今日对于《兴华》记者之言，不得不洒同情之泪矣。余责韦会督之言为伪言欺世。兴华记者即或以为过激，然亦必未绝对不表同情也。彼信奉基督教之协约国，动以尊重自由人道，反对德意志之武力专制为旗帜；——韦会督有言曰："为世界自由而战。""德国激起此次大战争，毁坏人类自由，强制他国服从其命令，狂暴无理，自私自利，以致行不顾言，不履行所订条约，不守人类公共法则，蹂躏妇女，虐待残杀无助之孩童，惨杀非战斗无辜之人民，只求得胜，无恶不为；如此之国，是为妖孽。"——却直接间接扶助德意志式之妖孽横行远东；吾力争自由正义者伏地呻吟可怜之声，尔伪善之基督教国民，其亦闻之否耶？

信神与保存国粹

印度某妇人，孪生二子，其一则生而瞽目者也。妇病濒危，乃许愿于神，献以一子；其后病愈果以一子弃置河中，饱鼍鱼之腹。由是妇人出入，辄抱其瞽目之子。他人见而异之曰："何不以此瞽子献神乎？"妇人曰："是乌乎可？献神之物，为选精良佳品，况一子乎？"(录《兴华》杂志第三十一册，第十六叶)印度人信神之愚如此。德国普鲁克陀尔福女士，初欲皈依佛教以安心立命，见印度之一喇嘛僧，问改宗佛教之可否。喇嘛僧正襟言曰："女士莫如学基督教。宗教如言语，弃国语者妄，弃己国之宗教者亦妄。"(见第十五卷第六号《东方杂志》译载之《中西文明之评判》文中)呜呼！此喇嘛僧可为保存国粹大家也矣。诚如其言，则一民族之思想，永应恪守生民之典型，绝无革新之理，此印度人笃旧之念至深，而其国所以日益削弱也。

1918年8月15日 《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 署名：陈独秀

对 Esperanto 在学术上的价值的意见[1]

Esperanto 在学术上，尚属因袭的而非创造的；在言语上，尚属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孟和先生之不满意于此语也，殆以是故；余亦云尔。弟鄙意与孟和先生微有不同者：今之 Esperanto，或即无足当“世界语”之价值；而世界之将来，倘无永远保守国别之必要，则有“世界语”发生及进行之必要；以言语相通，为初民社会之一大进化；其后各民族间去小异而归大同也，语言同化乃为诸大原因之一；以此推知世界将来之去国别而归大同也，虽不全以“世界语”之有无为转移，而“世界语”（非指今之 Esperanto）之流行，余确信其为利器之一，并希望孟和先生予以赞同者也。

独秀

1918 年 8 月 15 日　《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

《东方杂志》第十五卷六号，译载日本《东亚之光》杂志《中西文明之评判》一文，同号该志论文《功利主义与学术》，又四号该志之《迷乱之现代人心》，皆持相类之论调。《东方》记者既译载此文，又别著论文援引而是证之，其意可见矣。余对于此等论调，颇有疑点；条列下方，谨乞《东方》记者之赐教：

（1）《中西文明之评判》文中，其重要部分，为征引德人台里乌司氏评论中国人胡某之著作。按欧战前后类于此等著书，惟辜鸿铭氏有之，日本人读汉音辜胡相似，其或以此致误。辜老先生之言论宗旨，国人之所知也，《东方》记者其与辜为同志耶？敢问。

（2）弗兰士氏谓：台里乌司氏承认孔子伦理之优越；又云：胡君对于民主的美国宁对于德国之同情较多。夫孔子之伦理如何，德国之政体如何，辜鸿铭、康有为张勋诸人，固已明白昌言之，《东方》记者亦赞同之否？敢问。

（3）《功利主义与学术》文中有言曰："二十年来，有民权自由之说，有立宪共和之说；民权之与自由，立宪之与共和，在欧美人为之，或用以去其封建神权之旧制，或藉以实现人道正义之理想，宜若非功利主义所能赅括矣。而吾国人不然，其有取乎此者，亦以以盛强著称于世之欧美人尝经过此阶级，吾欲比隆欧美而享盛强之幸福，不可不步趋其轨辙耳。"诚如《东方》记者之言，岂主张国人反对民权自由，反对立宪共和，不欲比隆欧美不享盛强之幸福耶？敢问。

（4）自广义言之，人世间去功利主义无善行。释迦之自觉觉他，孔子之言礼立教，耶稣之杀身救世，与夫主张民权自由立宪共和诸说，以去封建神权之革命家，以及《东方》记者痛斥功利主义之有害学术，非皆

以有功于国有利于群为目的乎？余固彻头彻尾颂扬功利主义者也。功之反为罪，利之反为害，《东方》记者倘反对功利主义，岂赞成罪害主义者乎？敢问。

(5)《东方》记者误以贪鄙主义，为功利主义，故以权利竞争为政治上之功利主义，以崇拜强权为伦理上之功利主义，以营求高官厚禄为学术上之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果如是乎？敢问。

(6)《东方》记者谓："此时之社会，于一切文化制度，已看穿后壁，只赤条条地剩一个穿衣吃饭之目的而已。"夫古今中外之礼法制度，其成立之根本原因，试剥肤以求，有一不直接或间接为穿衣吃饭而设者乎？个人生活必要之维持，必不可以贪鄙责之也。《东方》记者倘薄视穿衣吃饭，以为功利主义之流弊；而何以又言"犹有一事为功利主义妨阻学术之总因，则此主义之作用，能使社会组织剧变，个人生计迫促，而无从容研学之馀暇，是也。"原来《东方》记者亦重视穿衣吃饭如此，岂非与"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之非功利主义相冲突乎？敢问。

(7)《东方》记者以反对功利主义故，并利益多数国民之通俗书籍文字而亦反对之；然则《东方》记者之所为文章，何以不模仿周诰殷盘，而书以篆籀，其理由安在？敢问。

(8)《东方》记者以反对功利主义故，并教育普及亦而反对之；竟云："教育普及，而廉价出版物日众，不特无益学术，而反足以害之。"夫书籍之良否，果悉以售价之高下为标准乎？上海各书局之出版物，售价奇昂，果皆有益于学术者乎？欧美各种小册丛书，售价极廉，果皆无益于学术者乎？倘谓一国之文化，重在少数人有高深之学，不在教育普及；则欧洲中古寺院教育及今之印度婆罗门亦多硕学奇士，以视现代欧美文化如何？敢问。

(9)伧父君《迷乱之现代人心》文中，大意谓："中国周、孔以来，儒家统一，思想界未闻独创异说者，此我国之文明，即我国之国基。乃自西洋学说输入，思想自由，吾人之精神界中，种种庞杂之思想，互相反拨，遂至国基丧失，可谓之精神界之破产；于是发生政治界之强有力主义，此主义即以强力压倒一切主义主张；当是非淆乱之时，快刀斩乱麻，亦不失为痛快之举；古人有行之者，秦始皇是也；今人有行之者，德意志

是也；惟此种强力，吾国此时尚不可得，乃发生教育界回避是非之实用主义；此主义为免思想界各种主义相反相抵之纷扰，亦自可取；惟其注重物质生活，而弃置精神生活，其弊也。中国胡氏，德人台里乌司言之颇中肯。吾人今日迷途中之救济，决不希望陷于混乱矛盾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已国固有之文明。”云云。余今有请教于伧父君者：

（一）中国学术文化之发达，果以儒家统一以后之汉、魏、唐、宋为盛乎？抑以儒家统一以前之晚周为盛乎？

（二）儒家不过学术之一种，倘以儒术统一为国是为文明，在逻辑上学术与儒术之内包外延何以定之？倘以未有独创异说为国是为文明，将以附和雷同为文明为国是乎？则人间思想界与留声机器有何区别？

（三）欧洲中世，史家所称黑暗时代也，此时代中耶教思想统一全欧千有馀年，大与中土秦汉以来儒家统一相类；文艺复兴后之文明，诚混乱矛盾；然比之中土，比之欧洲中世，优劣如何？

（四）近代中国之思想学术，即无欧化输入，精神界已否破产？假定即未破产，伧父君所谓我国固有之文明与国基，是否有存在之价值？倘力排异说，以保存此固有之文明与国基，能否使吾族适应于二十世纪之生存而不削灭？

（五）伧父君谓：“吾人在西洋学说尚未输入之时，读圣贤之书，审事物之理，出而论世，则君道若何，臣节若何，……关于名教纲常诸大端，则吾人所以为是者，国人亦皆以为是，虽有智者不能以为非也，虽有强者不能以为非也。”伧父君所谓我国固有之文明与国基，如此如此。请问此种文明，此种国基，倘忧其丧失，忧其破产，而力图保存之，则共和政体之下，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当作何解？谓之迷乱，谓之谋叛共和民国，不亦宜乎？

（六）伧父君之意，颇以中国此时无强有力者以强刃压倒一切主义主张为憾；然则洪宪时代，颇有此等景象，伧父君曾称快否？

（七）伧父君谓：“古代教育，皆注重于精神生活；今之教育，则埋没于物质生活之中”。又云：“吾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济，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固有之文明。”请问伧父君古代之精神

生活，是否即君道臣节及名教纲常诸大义？或即种种恶臭之生活？（伧父君所称赏之胡氏著作中，曾谓：中国人不洁之癖即中国人重精神不重物质之证。）西洋文明，于物质生活以外，是否亦有精神文明？我中国除儒家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以外，是否绝无他种文明？除强以儒教统一外，吾国固有之文明是否免于混乱矛盾？以希望思想界统一故，独尊儒家而黜百学，是否发挥固有文明之道？伧父君既以为非己国固有文明周公、孔子之道，决不足以救济中国，而何以于《工艺杂志》序文中（见第十五卷第四号《东方杂志》）又云："国家社会之进行，道德之向上，皆与经济有密切之关系。而经济之充裕，其由于工艺之发达。十余年以来，有运动改革政治者，有主张提倡道德者；鄙人以为工艺苟兴，政治道德诸问题，皆迎刃而解。非然者，虽周孔复生，亦将无所措手。"是岂非薄视周公孔子而提倡物质万能主义乎？今后果不采用西洋文明，而以固有之文明与国基治理中国，他事之进化与否且不论，即此现行无君之共和国体，如何处置？由斯以谈，孰为魔鬼？孰为陷吾人于迷乱者？孰为谋叛国宪之罪犯？敢问。

（10）《中西文明之评判》之中有云："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此言果非梦呓乎？敢问。

（11）胡氏谓："中国之文化为完全，较之欧洲文化，著为优良。"又云："至醇至圣之孔夫子，当有支配全世界之时；彼文人以达于高洁，深玄，礼让，幸福之唯一可能之道；故诸君（指西洋人）当弃其错误之世界观，而采用中国之世界观，此诸君唯一之救济也。"此固不但谓非中国固有之文明，不足以救济中国，更进一步，而谓"欧洲人非学于我等中国人不可。"（胡氏原语）案辜鸿铭氏夙昔轻视欧洲之文明，即在欧人之伦理观念（即此文之所谓世界观），以其不知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诸大义也。辜氏于政治，力尊君主独裁之大权；不但目共和为叛逆，即英国式之君主立宪，亦属无道。彼意以为一国中，只应有上谕而不应有宪法。宪法者，不啻侵犯君主神圣，破坏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之怪物也。此等见解之是非，姑且不论；《东方杂志》记者诸君倘以为是，则发行此志之商务印书馆何以不用欧洲文译中国书，输出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诸优良文明以救济世界；却偏要用中国文译欧洲书，输入混乱矛盾之文化，以乱我中

国圣人之道，使我中国人思想自由，使我中国人国是丧失，精神界破产，迷乱而不可救济耶？敢问。

（12）台里乌司氏谓："欧洲之文化，不合于伦理之用，此胡君之主张，亦殊正当；胡君著作之主旨，实在于此。彼以其二千五百年以来之伦理的国民的经验，视吾欧人，殆如小儿；吾人倾听彼之言论，使吾人对于世界观之大问题，怅然有感矣。"彼迂腐无知识之台里乌司氏，在德意志人中，料必为崇拜君权反对平民共和主义之怪物，其称许辜氏之合理与否，兹不必论。独怪《东方》记者处共和政体之下，竟译录辜之言而称许之。岂以辜氏伦理上之主张为正当耶？敢问。

（13）台里乌司氏谓："欧洲之道义，全属于物质的。伦理之方面，即以赏罚之概念为主。中国在纪元前五百年，既有大心理学者，从精神之根本动机，说明善为自成与自乐，非依酬报而动者。"按此即伦理学上动机论与功利论之分歧点，亦即中西文化鸿沟之一也。此二者之是非且不论，今所欲论者，动机论之伦理观，岂中国所独有而欧洲所无乎？所以造成今日欧洲之庄严者，非进化论发达以来，近代 Utilitarianism 战胜古代 Asceticism. 及基督教之效乎？敢问。

（14）胡氏谓："欧洲人在学校所学者，一则曰知识，再则曰知识，三则曰知识；中国人在学校所学者，为君子之道。"夫个人人格之养成，岂不为欧校所重？即按之实际，欧人中人格健全所谓 Gentleman 者，其数量岂不远胜于我中国人乎？崇拜孔夫子之中国人，其人格足当君子者，果有几人？且智力德三者并重，为近代教育之通则；若夫 Herbart 派之专事外行之陶冶，及胡氏所谓学为君子之道，果为完全教育乎？敢问。

（15）台里乌司氏称："中国人三岁之儿童，在学校中学中国大思想家之思想；德国人在学校，于自国文化之高顶，绝不得闻。"夫教儿童以大思想家之思想，果为教育心理学原则之所许乎？试观中国、印度及回教各民族之儿童教育，皆以诵习古圣经典为重，其效果如何？敢问。

（16）台里乌司氏承认孔子伦理之优越，而视欧西之伦理，为全然物质主义。且推赏胡氏之著作，谓微妙锐利，无逾于此书。而胡书中曾谓中国人不洁之癖，为中国人重精神而不注意于物质之一佐证。不知

所谓精神者，为何等不洁之物？敢问。

以上疑问，乞《东方》记者一一赐以详明之解答，慎勿以笼统不中要害不合逻辑之议论见教；笼统议论，固前此《东方》记者黄远庸君之所痛斥也。

1918 年 9 月 15 日 《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 署名：陈独秀

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词[①]

大学学生之目的，可别为三类：（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应用；（三）得毕业证书。向第三目的者，必不多。向第二目的者，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既有此研究学理之目的，不可不有方法。方法有三：一曰，注重外国语。以最新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外国专门学术之书，用华文译出者甚少，故也。二曰，废讲义。以讲义本不足以尽学理，而学者恃有讲义，或且惰于听讲也。三曰，多购参考书。校中拟由教员指定各种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学校无多许经费，以购同样之书数十种，故望学者能节不急之费以购参考书也。

1918 年 9 月 21 日 《北京大学日刊》

① 标题为本书编者加。

答易宗夔(论《新青年》之主张)

宗夔先生：

承示深为感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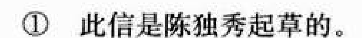
仆等主张以国语为文，意不独在普及教育；盖文字之用有二方面：一为应用之文，国语体自较古文体易解；一为文学之文，用今人语法，自较古人语法表情亲切也。

今世之人，用古代文体语法为文以应用，以表情者，恐只有我中国人耳。尊意吾辈重在一意创造新文学，不必破坏旧文学，以免唇舌；鄙意却以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犹之欲兴学校，必废科举，否则才力聪明之士不肯出此途也。方之虫鸟，新文学乃欲叫于春啼于秋者。旧文学不〔过〕啼叫于严冬之虫鸟耳，安得不取而代之耶？

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力而牵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先生以为如何？率覆不备。

胡适之　陈独秀[①]

1918 年 10 月 15 日　《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



① 此信是陈独秀起草的。

克林德碑

京中各校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战胜；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万种欢愉声中，第一欢愉之声，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来举国蒙羞的'石头牌坊'（即克林德碑，北京人通称呼石头牌坊）已经拆毁了。"余方卧病，不愿出门：一来是觉得此次协约战胜德国，我中国毫未尽力，不便厚着脸来参与这庆祝盛典；二来是觉得此次协约国胜利，不尽归功军事。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庆祝协约国战争胜利，不如说是庆祝德国政治进步。至于提起那块克林德碑，我更有无穷感慨，无限忧愁；所以不管门外如何热闹，只是缩着头在家中翻阅闲书消遣。

我在闲书中看见罗惇融氏两篇文章：一曰《庚子国变记》，一曰《拳变馀闻》。这两篇文章，和这一块克林德碑却大有关系；兹将其中顶有趣味的几处钞出来，给大家一读：

> 义和拳源于八卦教，起于山东堂邑县，旧名义和会，东抚捕之急，潜入直隶河间府景州献县。乾字拳先发，坎字继之。坎字拳蔓延沧州静海间，白沟河之张德成为之魁；设坛于静海属之独流镇，称天下第一坛，遂为天津之祸。乾字拳由景州蔓延于深州、冀州，而涞州，而定兴、固安，以入京师。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二系，皆出于义和会，此后皆称义和团。……京师从授法者，教师附其耳咒之，词曰："请请志心归命礼，奉请龙王三太子，马朝师，马继朝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月光老师，长棍老师，短棍老师。"要请神仙某，随意呼一古人，则孙悟空，猪八戒，杨香，武松，黄天霸，等也。又一咒云："快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门动，一指地开门，要学武艺，请仙师来。"一咒云："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

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于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神兵。”诸坛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诸葛武侯，赵子龙，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

慈禧太后以戊戌政变，康有为遁，英人庇之，大恨。己亥冬，端王载漪谋废立，先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载漪使人讽各国公使入贺，各公使不听，有违言，载漪愤甚，日夜谋报复。会义和团起，以灭洋为帜，载漪大喜，乃言诸太后，力言义民起，国家之福；遂命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先后行，道之入京师，至者数万人。义和拳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画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

义和团自谓能祝枪炮不发，又能入空中指画则火起，刀槊不能伤；出则命市向东南拜。都人崇拜极虔，有非笑者则僇辱之。仆隶厮圉，皆入义和团，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护。稍有识者，皆结舌自全，无有敢公言其谬者矣。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义和团既藉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大罪也。

以启秀、溥兴、那桐入总理衙门，以载漪为总理。日本书记杉山彬出永定门，董福祥遣兵杀之，裂其尸于道。拳匪于右安门焚教民居，无老幼男女皆杀之。继焚顺治门内教堂，城门昼闭，京师大乱。……正阳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拳匪纵火焚四千馀家，……火延城阙，三日不灭。……载漪等昂言以兵围攻使馆，尽歼之。

开御前会议，载漪请围攻使馆，杀使臣，太后许之。

下诏褒拳匪为义民，给内帑十万两。载漪于邸中设坛，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匝月，亦毙之。

太后召见其大师兄，慰劳有加。士大夫之谄谀干进者，争以拳

匪为奇货。知府曾廉遍修王龙文三献策，乞载漪代奏："攻交民巷，尽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仗终和，与衔璧舆榇何异？"载漪得书，大喜曰："此公论也。"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御史陈嘉言自云："得关壮缪帛书言，夷当自灭。"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二千馀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当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

太后谕各国使臣入总理衙门议，德使克林德先行，载漪令所部虎神营伺之于道，杀之，后至者皆折回；徐桐、崇绮闻之，大喜，谓"夷酋诛，中国强矣。"太后命董福祥及武卫中军攻交民巷，炮声日夜不绝。拳匪助之，披发禹步，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洋兵仅四百，董福祥所部万人，攻月馀不能下，武卫军死者千人。……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歼逆夷。"……御史彭述谓"义和拳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太后亦欲用山东僧普法、余蛮子、周汉，三人者，王龙文上书所谓三贤也。

天津陷，……京师大震。彭述曰："此汉奸张夷势以相恫吓也。姜桂题杀夷兵万余，夷方穷蹙，行乞和矣。"时桂题方在山东，未至天津也。

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太后闻天津败，方旁皇；得秉衡言，乃决战。……洋兵既将逼京师，乃变计欲议和……以桂春、陈夔龙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肯行，覆书词甚慢。彭述请"俟其出，张旗为疑兵，数百里皆满，可以怵夷。"闻者笑之。是日李秉衡出视师，请义和拳三千人以从。秉衡新拜其大师兄，各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拥秉衡而行，谓之八宝。北人思想，多源于戏剧；北剧最重神权，每日必演一神剧《封神传》、《西游记》其最有力者也。

无何，通州陷，李秉衡死之。……敌兵自通州至，董福祥战于广渠门，大败。……七月二十日黎明，北京城破。

五月中，有黄莲圣母，乘舟泊北门外，船四周皆裹红绉；有三仙姑，九仙姑，同居舟中。——直督裕禄迎入署，朝服九拜，弗为

动。……圣母坐神橱中，垂黄幔，香烛敬供，万众礼拜，城陷逃去。拳匪散为盗，劫圣于舟中；审为圣母也，缚而献诸都统衙门，获重赏；一仙姑投水死；一仙姑与圣母同被执，皆僇之。

义和拳称神拳，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庚子四五月间，津民传习殆遍；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皆言灭洋人。忽传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神为合后；增财神督粮；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来会师。其所依据，则《西游记》、《封神传》、《三国演义》、《绿牡丹》、《七侠五义》诸小说，此中所常演之剧也。

匪扬言海口起沙横亘百里外，阻夷船，团中海乾神师为之也。既而一僧来，自称海乾，众虔奉之；着黄缎服，手念珠，持禅杖，受众供养；城陷后，不知所终。

拳匪之祸，成于匪首张德成、曹福田。……德成语其众曰："顷睡时，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见洋人正剖妇女，以秽物涂楼上，为压神团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敌，盗得洋炮机管，炮不得然矣。"更率众周行镇外，三匝；以杖画地曰："此一周土城，一周铁城，一周铜城，洋人即来，无能越者。"……无何城陷，张匪挟巨赀行；至王家口，索盐商王姓具供张……王不能堪，村人愤甚，乃共谋刺之；共捕德成，馀匪尽逃，德成叩头乞饶。众曰："试其能避刀剑否?"共斫之，成血糜焉。……福田不敢与洋人战，日列队行周衢，遇武卫军，则缚而僇之，报聂士成落垡一战之仇也。……绅商虑开战则全城糜烂，力请于裕禄议和，裕禄令请命于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将，尽歼洋人，吾何敢悖命敕。"……众以商民生命为请。福田曰："死者皆劫数中人。吾扫荡洋人后，犹当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完此劫数。"及马玉昆兵败，津城陷，福田易装遁。……潜归里，里人缚送之官，磔之于静海县。

徐桐以汉军翰林至大学士，以理学自命，日诵《太上感应篇》，恶新学如仇。门人李家驹充大学堂提调，严修请开经济特科，桐榜二人之名于门，拒其进见；其宅在东交民巷，恶见洋楼，每出城拜客，不欲经洋楼前，乃不出正阳门，绕地安门西出。……拳匪起京

师，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其赠大师兄联云："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大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神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这一篇过去的历史，本无甚足道；但是今日提起那块克林德碑，便不由人要回顾这一段可笑可惊可恼可悲的往事。古人说："往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首先钞出来给我健忘的国民一读，然后再发起我的意见。

原来这块克林德碑，是庚子年议和时设立，向德国赔罪的。为何要设立此碑向德国赔罪呢？因为义和团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各国联军打破了北京城，为须要中国在克林德被害的地方设立一块石碑，方肯罢休；你说中国何等可耻！义和团何等可恶！

现在德国的民党，正在要革那皇帝和军国主义的命，协约国乘势将德国打败；我们中国人也乘势将这块克林德碑拆毁；大家都喜欢的了不得，都以为这块国耻的纪念碑已经拆毁，好不痛快！在我看来，这块碑实拆得多事。因为这块碑是义和拳闹出来的，不久义和拳又要闹事，闹出事来，又要请各国联军来我们中华大国朝贺一次；那时要设立的石碑，恐怕还不只一处，此时急忙拆毁这一块克林德碑，岂非多事？

何以见得义和拳又要闹事？这是诸君必然要质问我的。诸君！诸君！莫道我故作惊人之语！诸君若不相信，请听我将义和拳过去现在及将来发生的原因结果，略说一番：

这过去造成义和拳的原因，第一是道教。义和拳真正的匪魁，就是从张道陵一直到现在的天师。道教出于方士，方士出于阴阳家——与九流之道家无关，此说应有专篇论之。——这是我中华国民原始思想，也就是我中华自古讫今之普遍国民思想，较之后起的儒家孔子"忠孝节"之思想入人尤深。一切阴阳、五行、吉凶、灾祥、生克、画符、念咒、奇门、遁甲、吞刀、吐火、飞沙、走石、算命、卜卦、炼丹、出神、采阴、补气、圆光、呼风、唤雨、求晴、求雨、招魂、捉鬼、拿妖、降神、扶乩、静坐、设坛、授法、风水、谶语，种种迷信邪说，普遍社会，都是历代阴阳家方士道士造成的，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所以彼等开口便称奉了玉皇大帝敕命来灭洋人也。

第二原因，就是佛教。佛教造成义和拳，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佛教哲理，承认有超物质的灵魂世界，且承认超物质的世界有绝大威权，可以左右这虚幻的物质世界。超物质的世界果有此种威权，义和拳便有存在的余地了。一方面是大日如来教（即秘密宗）种种神通的迷信，也是造成义和拳的重要分子。所以义和拳所请的神，也把达摩、济颠和《西游记》上的唐僧等一班人都拉进去了。

第三原因，就是孔教。孔子虽不语神怪，然亦不曾绝对否认鬼神；而且《春秋》大义，无非是“尊王攘夷”四个大字。义和拳所标榜的“扶清灭洋”，岂不和“尊王攘夷”是一样的意思吗？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戏，乃是造成义和拳的第四种原因。这“脸谱”、“打把子”的中国戏剧，不是演那孔教的忠孝节义，便是装那释、道教的神仙鬼怪；有时观音、土地和天兵天将，出来搭救那忠孝节义的人，更算得三教同归了。义和拳所请的神，多半是戏中“打把子”、“打脸”的好汉，若关羽、张飞、赵云、孙悟空、黄三太、黄天霸等，是也。津、京、奉戏剧特盛，所以义和拳格外容易流传。义和拳神来之时，言语摹仿戏上的说白，行动摹仿戏上的台步；这是当时京、津、奉的人亲眼所见，非是鄙人信口开河罢！

最近〔后〕第五原因，乃是那仇视新学妄自尊大之守旧党。庚子事变，虽是西太后和载漪因为废立的事仇恨各国公使，然还是少数；当是政府中人，因为新旧之争，主张纵匪仇洋者，实居十之八九，徐桐、刚毅、启秀，其代表也。这班人不知西洋文明为何物，守着历代相传保存国粹妄自尊大的旧思想，以为我们中华大国先圣先贤的纲常礼教，灿然大备，那外洋各国的夷人算得什么。戊戌年康、梁主张效法西洋，改变旧法，被旧党推倒，也就是这个缘故。所以戊戌年谭、林等六人被逮时，西太后召见刑部尚书赵舒翘，命严究其事，赵对曰：“此等无父无君的禽兽（康有为听者！）杀无赦，不必问供。”他们眼里，以各国夷人不懂得中国圣贤的纲常礼教，都是禽兽；至于附和而且主张效法那禽兽的中国人，不更可杀吗？所以他们戊戌年将一班附和禽兽的新党杀尽赶尽，还不痛快；到了庚子年，有了保存国粹三教合一的义和拳出来，要杀尽禽兽，他这班理学名臣，自然十分痛快，以为是根本解决了。徐桐赠大师兄的对

联，正是这班人的思想之代表。

以这过去五种原因，造成了义和拳大乱；以义和拳大乱，造成了一块国耻的克林德碑：这因果分明的事实，非是鄙人杜撰得来的。以过去的因果推测将来，制造义和拳的五种原因，现在都依然如旧；义和拳的名目，此时虽还未发生，而义和拳的思想，义和拳的事实，却是遍满国中，方兴未艾；保得将来义和拳不再发生吗？将来义和拳再要发生，保得不又要竖起国耻的纪念碑吗？诸君倘不信吾言，请观下列之事实：

扶乩的风气，遍于南北；上海的盛德坛，算是最有名了；所有古代的名鬼，一齐出现；鬼的字，鬼的画，鬼的文章，鬼的相片，无奇不有，实在比义和拳还要荒唐。

长江一带三教合一的泰州教，京、津一带静坐授法的先天道，都在那里鬼鬼祟祟的活动，这派头不和白莲教、义和拳是一鼻孔出气吗？

北京城里新华街修了一条马路，本打算直通城外；只因为北京的官场和商民，都恐怕拆城坏了风水，这条马路只造到城根而止，你说可笑不可笑！

安庆修理宝塔，动工的日子，要算算和省长的八字冲犯不冲犯。北京选举总统的日子，听说也曾请有名的算命先生，推算和候补总统的八字合不合。

济南镇守使马良所提倡的中华新武术，现在居然风行全国。我看他所印教科书(曾经教育部审定)中的图像，简直和义和拳一模一样；而且他所作的发起总说中，说道："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之武术者。前庚子变时，民气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隶之主动力；惜无自卫制人之术，反致自相残害，浸以酿成杀身之祸。良蒿目时艰，抚膺太息……"岂不是对于义和拳大表同情吗？

湖南督军张敬尧带兵到四川到湖南打仗，到处都建造九天玄女庙；出战时招呼兵士左手心写一"得"字，右手心写一"胜"字，向西对九天玄女磕几个头，保管得胜。诸君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

皖南镇守使马联甲的侄女得了疯病，用五千元请张天师来治，那天师带领一班法官，请到天兵天将，用掌心雷将妖捉去；天师所过的芜湖、安庆、九江等地方，众人围着求符咒的不计其数。这是何等世界！

山东东河、平阴、茌平、肥城等县，发现了三阳教匪（教首为王会臣、李同升等），在各乡镇集传教，说入教的人能避刀枪；无知愚民人会学习者，日见其多。

天津南开学校开教职员游艺会的时候，有一位国文主任某君，讲一篇历史的谈话，说曾国藩是蟒蛇精转胎，他身上的癣，就是蛇皮的证据。有一天去见张天师，天师不肯见他；他再三要见，见面之后，他的蛇魂便被天师收去，随即无病而死。哈哈！这就是北方一个著名的学校的教育！

天津庆祝协约战胜，各界游行街市，内中最奇怪的是南开学校做了一个船名叫“国魂舟”，学生二人扮做关羽、岳飞坐在舟中。校中复以《国魂舟感言》为题，考试学生的国文；一般学生的文章，无非是称赞关、岳二位武圣为中国的国魂。这还不算奇怪，最好的有二位学生文章内中有云：“噫，其中亦不思吾国魂舟中曾有关公、岳飞其人乎？洋人洋人，毋笑吾驽弱为！”“安得有如关、岳者昂坐舟中，而使黄毛碧眼之辈，伏跪膝下，而大快人心者耶！”唉！呀！曹、张（是义和拳两位大师兄；不是现在两位大督军）出产地之青年思想，仍旧是现在社会上，国粹的医、卜、星、相，种种迷信。那一样不到处风行，全国国民脑子里有丝毫科学思想的影子吗？慢说老腐败了，就是在东西洋学过科学的新人物，仍然迷信国粹的医、卜、星、相的人，我还知道不少咧！

政府当局的人，目下为时势所迫，也说要提倡新学，也说要输入西洋文化，这不过是表面上敷衍洋人，怕外交团不承认他的位置罢了。其实他们脑子里，装满了和新学和西洋文化绝对相反的纲常名教，和徐桐、刚毅是一流人物，还不及徐、刚诚实；所以开口一个礼教，闭口一个纲纪；象那非纲纪礼教无君臣上下的西洋文化，岂不是他们的眼中钉吗？

现在的新派人物，虽说没什么思想学问，但总算是倾向共和科学方面；在代表专制迷信的旧人物看起来，这些新人物，无非是叛逆，是异端邪教；所以时时刻刻想讨灭这班叛逆异端邪教，方足以肃纲纪而正人心。这就是中国自戊戌以来政变的根本原因了。

照上列的事实看起来，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

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象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那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1918年10月15日[①] 《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 署名：陈独秀

① 本期出版时间1918年10月15日，显系11月15日之误。而本期的实际出版时间是在1919年1月。我们对五卷五号至六卷六号每期《新青年》的出版时间作了查考，依次为：1918年10月15日、12月15日，1919年1月15日、2月13日、3月15日、4月15日、5月、11月1日；实际出版时间依次为：1919年1月、2月、3月、4月中、4月底、7月、9月、11月。至六卷六号，刊物所标出版时间与实际相符。

答张寿朋(文学改良与孔教)

寿朋先生：

康有为为人好歹，我们不去论他。至于他跟着张勋复辟，正是他的好处，因为他相信孔教，便要实行孔教教义，孔教的政治思想；他这始终一贯的精神，到可佩服；你为何要骂他出乖露丑呢？倘若康、张的事业成了功，必定大下上谕要尊崇孔子圣人之道；那时颂扬圣君(溥仪)贤相(康有为)的，恐不止足下一人。如今康有为失败了，跟着下井投石，以成败论人，大可不必！

足下颂扬了半天孔子好，而所以然的好处，却没有一字。鄙人说孔子不好，却确有证据，并非不虚心不看书轻易说话。前几号本志，鄙人曾有好几篇非难孔教的论文和答人的通信，请足下细细研究一遍；"若那时再有疑义，提出几条问题出来，鄙人便当略抒所见，以酬足下之雅意"。若空说孔子好，孔子不好，都不足以服人。像足下此次空空的颂圣文，以后恕不答复。

陈独秀

1918年12月15日 《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



答莫等(鬼相之研究)

莫等先生：

足下提出的意见，已经王先生用“化学”的见解，陈先生用“科学方法论”的见解，说得颇清楚，不用鄙人多答的了。但是鄙人也有几句话奉告足下，请研究时要留意：宇宙间万象森罗中，有客观的实质和主观的幻觉二种。实质有对境，如高山流水等。幻觉无对境，如海市空花等。有对境者为实象，无对境者为幻象。实象之组织未改变时，时时可入吾人的感官。幻象便时隐时现，因为本无是物，不过是吾人主观的幻觉；不若那有对境的实象，人人可见，时时可见，不随吾人主观改变的(有时有部分的改变，也是吾人主观的幻觉)。即假定鬼相是人身的放射物，当然是有对境的实象；而何以时隐时现呢？

陈独秀

1918年12月15日 《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

附：莫等致陈独秀

独秀先生：

读贵志第二号，知对于有鬼问题，又有所争辩。此事固由一辈人，闭眼胡说，或牵合附会所致。然亦以世界学者无明了的解释，不能予世人以满足，而诞幻之说遂乘之以生。此在外国犹然，某某辈盖无足责也。鄙人对此问题，研究有日，从根本上可以断定无鬼。而于摄鬼相念写等事实，则积极是认之(此等事实，散见于东西书籍，确凿可信者甚多，不胜枚举。“后有辩论，当随时援引。”最近如俞复、杨廷栋等，均云摄得鬼影，语亦可信。俞复更云能于无光处摄影及摄得山水等影，愈可证后理之确凿也)。兹略陈

意见如下：

人之所以觉知物质者，以其有微细分子之放射波动以太，而神经为之感动也，此种放射人类亦有之。外物与吾本无直接关系，其所以能入觉官者，以有色声香味等性也。据近世物理学化学之研究，色等本无自性。不过物质放射一种极微分子（此种极微分子，将来亦可望见及。以现时所用极外显微镜，可以见百万公分之一去从来假定之有机体分子不远矣），调动其附近以太而传播于吾人觉官之结果。此等极微分子之放射，无论何物何时皆有之。如热虽在冰点下二百余度，犹放射不绝。声亦无时不放射。但每秒不达十六次以上颤动，则吾人不闻。光尤然。法人鲁滂至谓世界实无黑暗。彼乘夜而出之鸟兽，可以有见。吾人感官特不发达耳。此言物体寻常之放射也。至物质解体时尤有特殊之放射。其强烈之度，更千万倍于此。依现在所发见，此等物质已有多种。其中如镭锭者，无所不存在。虽泥土空气，均有极微之量。若能集合少数便有极强之光熟〔热〕。依鲁滂说，物质在世界，无时而不消散。此种解体，为直接之消散。而寻常则平衡未破，消散尚少，故其发射有微著不同耳。吾人既为物体之一，当然有寻常之放射。至特殊之放射，依理亦可有之。但非必与物质有同一之状态也。（解剖人体，所含元素，人而不同。或其中混有此等放射物少量，凝集网膜，便足通过障碍而远见。鄙旧日曾以此释透视之事，近读日本文学博士福来友吉透视与念写一书，始知其误。彼实验两妇，能于三枚或十二枚之乾片中，书写清朗之文字，而上下则无痕迹。“此事经多人立证甚可信。福来氏书十余万言，插真迹图数十幅，专纪之，唯并无论断。”可见非直接放射所致也。）

人当精神凝集时，可以任意变动身体之各部分，及其发生物。手足筋肉，属于随意筋，人可以自由运动之无论矣。其有不随意者，依于精神集注之结果，亦得变动。如入催眠状态时，依于术师之命令，能使人身变成坚木，可以抵御刀针等暴力。又可以使为种种之活动，或变易声音等（尚有奇异现象甚多，兹嫌词费，不及陈），此均关于实质之变动也。至其发生物如分泌之多少，血液之停流，体温之升降，机感之盛衰，呼吸之迟数等，更无一不可随意变动。此在常态心理时亦有发见，唯不能如变态时之显著耳。

据上二则，则人类身体有发生物，亦有放射物。发生物如血液涕唾

等，固有形质；放射物如香气光线等，亦有形质（麝香镭锭虽极少量可耐数百年，然非永不缺少，则有形质可知）。不过其分量不同，斯隐显有异。实则同为一体所发生，可以随意凝集于内，亦必能随意凝集于外。既能凝集则摄鬼影念写等，均可解释。即是等术者，可以使动光类放射物透过障碍（此是有限度的），而集影于乾片，故成所谓鬼影及念写也。

此外对于热力等之化用，亦可与以同一之解释。如印度术士之咒水令沸，及日人武内天真能令时计笔筒自行移转等（吾乡有降神女人，能令水热，言者凿凿，惜未一见。吾颇欲使入催眠状态者试之。又欲变通勃兰塞及魔摆等法，设一种易移动之物，而使催眠者移动之。“陈百年先生谓西洋曾有人实验魔摆，不能自动，此诚然。以纵有放射力当有限度，不能从室外撼此一丝之物也。”均未果。世有好事者，不妨先我一试也），与此更可互为佐证。

鄙人旧曾搜集此种事例不下百数十条，颇欲以归纳法发见其一定之法则。近已稍稍就绪，唯尚无余暇以足成之。兹先以一部分发表于贵志，颇欲引起海内学者之研究，或加以是正，则真理出而邪说息，世人亦可以免于眩惑。否则枝枝节节而求之，虽日办万言无当也。贵同人多明达之士，其亦以为然否乎？余不尽。

莫等上



答爱真(五毒)

爱真先生:

尊函来劝本志不要“骂人”,感谢之至。“骂人”本是恶俗,本志同人自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答足下的盛意。但是到了辨论真理的时候,本志同人大半气量狭小,性情直率,就不免声色俱厉;宁肯旁人骂我们是暴徒是流氓,却不愿意装出那绅士的腔调,出言吞吐,至使是非不明于天下。因为我们也都“抱了扫毒主义”,古人说得好,“除恶务尽”,还有什么客气呢?

鄙人现有两句话请问足下:(一)玄同先生说“谬种”,说“妖孽”,固然是骂人;而足下说“毒气”,说“毒物”,是不是骂人呢?(二)足下列举毒物五种,因为我们骂人,也在这五种范围以内;但不知骂人的毒是归那一种呢?

足下既然厌恶那五种毒物的热度,一天高似一天;又抱了扫毒主义,那是好极了。但是奉劝足下:以后就是有人把毒气喷到你脸上,千万不要“骂人”,要紧要紧。

独秀

1918 年 12 月 15 日 《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



《每周评论》发刊词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

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

德国倚仗着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败,稍微懂得点公理的协约国,居然打胜了。这就叫做“公理战胜强权”。

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

1918年12月22日 《每周评论》第一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两 团 政 治

中国人，上自大总统，下至挑粪桶，没有人不怕督军团，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了；但是外交团比督军团还要利害。列位看看，前几天督军团在北京何等威风！只因为外交团小小的一个劝告，都吓得各鸟兽散。什么国会的弹劾，什么总统的命令，有这样利害吗？这就叫做“中国之两团政治！”

义和拳征服了洋人

有人说，现在法国使馆也在那里扶乩请神，岂不是洋人也相信鬼神了吗？我道：却不尽然。原来官场腐败，中外相同。而且外国虽有极少数好奇的学者，爱谈鬼怪，不像中国神奇鬼怪是全国人普遍的思想。

战争的责任者

协约国以德皇为欧洲大战的责任者，要求荷兰国交出来审问治罪。我们中国此次南北战争，国家人民，也都吃苦不小，请问担这责任的人到底是谁？

公仆变了家长

古时专制国，皇帝就是家长，百姓就是弟子。此时共和国，总统算是公仆，国民算是主人。家长式的皇帝下一道上谕，拿那道德不道德的话来教训百姓，原不算稀奇。现在公仆式的总统也要下一道命令来教训国民，这是怎么一回事？

1918年12月22日　《每周评论》第一号　署名：只眼

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

欧战后世界上各国的思想制度，都要大大的改变，这是逃不出的事实，人人都承认了。但是欧美方面，将来是如何改变，暂且不去论他。单讲我们东洋民族，对于世界这样的大变动应有何种觉悟，何种要求，才能够适应这样大变的潮流，共图人类的幸福呢？

鄙人以为我们东洋民族，对于战后的觉悟和要求，最要紧的是对外对内两件大事。

对外的觉悟和要求，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

本年正月八日，美国威尔逊总统，在国会宣布的条件第十四条，就是确定约章，组织国际联合会。其宗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又九月二十八日，自由公债开幕时，威总统演说"组织国际联合会基本问题"中，有几句道："一国或数国之武力得以自由操纵他国人民之命运乎？"强国得任意凌辱弱国而侵夺其人民之利益而为己国用乎？"吾人当视最弱国之利益，犹神圣不可侵犯若最强国之利益也。"（译文全照蒋梦麟君所译的威尔逊《参战演说》）

照威尔逊总统的说话，当然没有人种的偏见。这回和平会议，我们东洋各国列席的委员，应该联合一气，首先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当作东洋各国第一重大的要求。此案倘能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了。较之取消限制移民，取消领事裁判权，改正协约关税等，枝枝节节的提议，大方的多，扼要的多。此案若是不能通过，要想永久的平和，岂不是做梦吗？天下事不平则鸣，恐怕大战争又在眼前。

对内的觉悟和要求，是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

用兵力侵略土地镇压人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纵然不说大同主义,不说弭兵主义,照德国战败的情形看起来,就算将来战争仍不能免,也不是军国主义军阀执政的国家能得最终胜利的了。因为军国主义的国家,人民出血汗担负的赋税,大部分用在海陆军。一班在职的军人,不能做工生产。海陆军年年扩充起来,岂不要弄得民穷财尽吗?况那班军阀,无论如何贤良有功,他那种武断政治,总是别种阶级人民自由发展的障碍,终久要惹起社会的不平。这不就是德国战败的原因吗?

至于那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军阀,那弊病更是不消说的了。一国的教育实业倘能够充分发达,就是胜利的根本,并不在乎要有多数常备兵(美国就是榜样)。因为国民有了教育海陆军人可以临时征集的。

战时最要紧的是军器和粮饷,这两样非有多数的科学家和实业家如何办得了呢?那一样是军人自家的本领呢?所以有人说,现代的战争不是军人战争,简直是科学和经济的战争。

照此看来,战时还不能单倚仗着军人,平时为什么要养着这班无用而且害人的军人,好叫那班军阀们耀武扬威的拿势力来欺压平民呢?

现时东洋各国的当局,像中国的徐总统,像日本的原内阁,都从文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东洋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大家要明白东洋永久的和平,必须以国民的亲善为基础。因为国民的亲善,才算真亲善;有真亲善才有真和平。单单军阀的亲善,不但是假亲善而且是破坏和平的种子。此时要提防的,正是他们军阀在那里秘密亲善,来干些鬼鬼祟祟的勾当。只要有一方面军阀出头推翻文治主义的当局,那时国民的亲善,东洋的和平,便成画饼了。

1918年12月29日 《每周评论》第二号 署名:只眼

随　感　录

大红顶子红缨帽

清室虽然退了位，每月初一十五，满街都是出入清宫戴大红顶子的主人，戴红缨帽子的奴仆。提起德国、俄国皇室的悲惨，我狠替清室和这班戴大红顶子的红缨帽子的担忧。

异哉搭现问题

铁路，电话，都是政府的营业；中交票，都是政府发出的纸币。现在京奉火车要搭现，电话也要搭现。奉天人和北京总商会的抗议，交通部竟置之不理。难道铁路，电话，不是政府办的吗？难道中交票不是政府发的吗？为什么自己发的纸票子自己不用呢？堂堂政府的交通部，这样不说理，还在那里说什么道德，说什么法律，说什么养民哩！——算了罢，简直打起脸来就得了！

野　　心

本月十六日，威尔逊总统在巴黎议事厅宣言云："美国加入欧战之时，非独因为中欧帝国之宗旨不合，应受各国爱慕自由公理者所抵抗，但因其图谋破坏法律之野心，已见于实行，激动吾人之心。"前几天，冯国璋总统也说："予意和平之进行，当力图永久之和平，而勿为目前敷衍

之计。根本解决则在打消各方军阀谋扩充个人势力之野心。但使今日具有武力之人，能发生一种觉悟，知武力之不可恃，法律之不可违，民意之不可抹煞，勿凭藉地位以逞私见而动辄发难，则国家从此可以安定。"这两位总统的名言，我都佩服得很。可见得一国中有了扩充个人势力破坏法律的野心家，不但国内人民要反对他，就是外国人也要兴师问罪哩！

倒军阀

日本东京庆祝协约战胜的时候，庆应大学学生五千人，开提灯大会，前竖一面大旗，上面写了"倒军阀"三个大字，游行时经过的衙署都招待他们，惟有参谋部合陆军部不理。我们天津的庆祝会，南开学校的学生却异想天开，做一个"国魂舟"，两位学生装扮关羽、岳飞坐在船内，游行街市。一个是反对武人政治（乃木、东乡，真算得是中国关、岳一流人物，何以日本青年不崇拜他，还要反对他呢?），一个是崇拜忠孝节义时代的武人。现在两国的青年思想如此不同，将来的国运就可想而知了。

1918年12月29日 《每周评论》第二号 署名：只眼